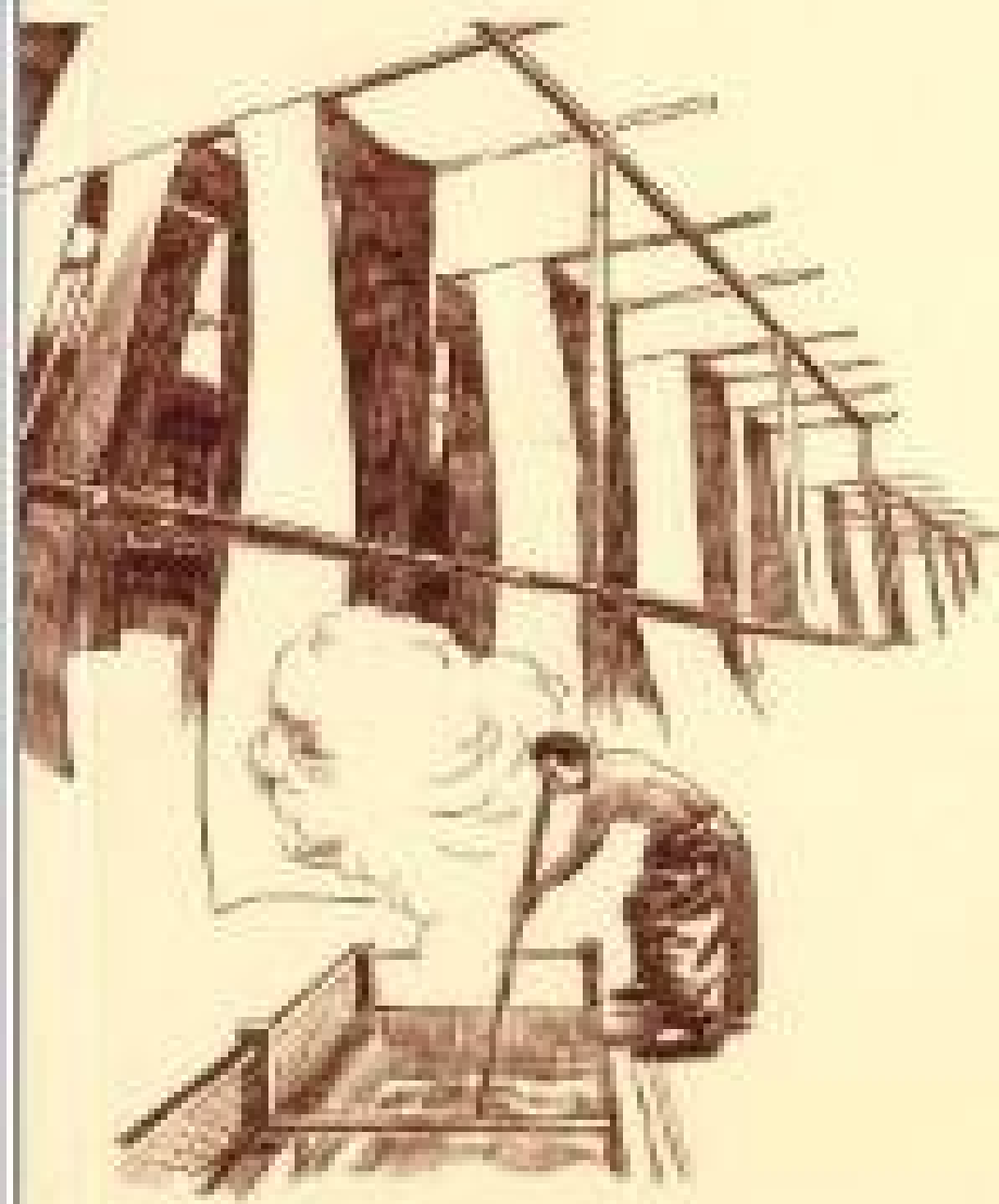


# 大染坊

陈杰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 目录

[献词](#)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后记](#)

## 序

没有兴趣，也就无所谓文学。买书要花钱，读又搭上一些时间，如果枯燥无味，那么这本书是不合格的——文艺作品首先应当有趣，然后才是它的社会功能。这是我对文学的全部理解。我自己读书也是如此，不管名著与否，如果不能从阅读中得到快乐，我会把它扔出很远。

希望本书合格。是为序。

作者











































## 第二章

### 【 1 】

满清退朝，辫子没了。扔了这个标志，更显得乱七八糟，发型更加混乱。有秃头，分头，背头。老年人剪了辫子之后，任头发散在脑后，成了半毛。

秋后的一天早晨，周家的通和染坊已经焕然一新。门面新装修过，门板上黑漆熠熠有光。当初的那块旧招牌也成了金字，并且门市两边还有了对子：“筹来天南海北色，嘉惠街坊四邻人。”黑底绿字，出自周掌柜之手。经过多年的磨练，笔画里还真有点孙过庭的意思。

今天第一天开张，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周掌柜站在门侧，见人就作揖，眉开眼笑兼扬眉吐气。周掌柜气色光润，上身穿着柞丝绸带内衬的马褂，下身是长开衩的“跨马裙”，礼服呢皮底尖口鞋，神采奕奕。

寿亭站在柜台外的店堂中央应酬生意。上身穿着波斯青对襟细布便褂，脚上是白底黑帮的“踢死牛”布鞋。“一刀裁”

的短头发，眉清目朗，干净利索，人很精神。

柱子在染坊里大声吼叫，指挥生产。伙计们乱窜乱转，不知如何是好。柱子急了，过来抢过一个伙计的活计，亲自示范。

“这样干，会了吗？”

“会了，二掌柜的。”

柱子向后退了几步，从一个全新的立场上审视。

门前树着个多半人高的招牌，黄纸黑字：“翻新开张，惠顾四方。染三搭一，天天新浆。”

鞭炮响起，孩子欢笑。待青烟散去之后，孩子们扑过来捡没响的爆仗。

街对面，站着些看热闹的人，面对此景，艳羡不已，议论纷纷：

“周家那祖坟好，合着发这个财！”

“什么祖坟好，还不是亏了陈六子。这孩子多机灵，见人不笑不说话。说来也怪，什么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特别中听。”



说这话的是位中年妇女。

“他这是对主顾，有说有笑。你没见过他骂人，伙计们要是把活干差了，他日娘操祖宗地骂。”

“要按你那意思，干差了活该夸奖？真是。”这位是个中年汉子。

另一位老者插进来说：“他陈六子再能，要不是当初我让他在炉洞子里暖和那一宿，早不知道死了几回了！哼！”

刚才夸寿亭的那个中年妇女不愿意了：“八叔，你这话说得不对。你让人家寿亭暖和那一宿，人家忘了吗？八月十五是五色的礼，到了年下，整个的后肘给你送。八叔，可别这样说了，让人家寿亭听见咋想！”

老者向后退了一点，连连说：“也是，也是。”

中年汉子过来取笑：“八叔，当初你要是把寿亭领进家里，现在的这个光景就是你的。八叔，你是行了好，可还没行到家！”

老者自语着：“我卖水，六子去了也没用。”说完，渐渐退出评论者的行列，向茶水炉子走去，随走随摇头。

大昌染坊的王掌柜走过来，大家停止了议论，都下意识地把手目光投向对面热闹处。

王掌柜自觉没趣，也没向这边靠，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

他盯着减价的招牌，无奈地叹了口气，摇摇头，神色中透着灰心。这边的热闹更衬得他寥落。他抬头望了望天，长出一口气，踉跄地向自己的店铺走去??

王掌柜进了店铺，他太太伸过脸来问：“说是又减价了？”

王掌柜低着头：“嗯。”

妻子见他脸色不好，抓紧把那紫砂茶壶递过来。王掌柜心不在焉，接过来就喝，刚吸了一口，烫得蹦起来。他恶狠狠地瞪着眼：“你想烫死我呀！”

妻子吓得向后一退。

王掌柜原地转了一圈，举起那茶壶，奋力摔在地上。

王妻下意识地一捂脸，然后看看丈夫，蹲过来捡地上的茶壶碎片??

## 【 2 】

下午，王掌柜家，一桌酒席。饭铺里送菜的提盒放在一边。

王掌柜家虽说不上豪华，但也是殷实户，八仙桌子靠山几，条几中央放着座钟，两边各放一个博山段家窑出品的粉彩帽筒，图案是莺莺听琴之类。帽筒里插着鸡毛掸子和一个大号的痒痒挠。全字中堂是过年新挂上的，中间写的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馆阁体，端端正正。两边的对子是冯梦龙的旧句，也在一个方面反映出王掌柜在生意上的处境：“任凭波浪翻天起，自有中流稳渡舟。”

院子里，王掌柜的大儿子坐在小马扎上写大仿，书桌是个凳。看上去有七八岁。小儿子有五六岁，正在一个劲地抽陀螺。

寿亭进院，来到写字的大儿子跟前，摸摸他的头：“兄弟，好好写，好好念。你六哥就是吃了不认字的亏。”

大儿子停笔抬起头来说：“六哥，我爹说你都快把他逼死了。”

寿亭笑笑：“你爹是生我的气，嫌我当初没冻昏在你家门口。兄弟，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这是前世的缘。写吧。”

王掌柜迎出来，寿亭急忙走向前：“叔，咋还请我吃饭呢！”

王掌柜笑笑：“我不请你吃饭，你就不让我吃饭了！”说着掀起门帘，寿亭笑着进了屋。

王掌柜堂而皇之右首上坐，伸手让寿亭坐在下首椅子上。

寿亭笑笑：“叔，咱爷儿俩差着一辈呢，我坐在你跟前，也好给你倒倒酒。”随手搬个凳子坐在桌角，紧靠着王掌柜。

王掌柜伸手拿酒壶，寿亭抢在前面拿住，按下王掌柜的手：“叔，我整天忙得天昏地暗，也难得给你老人家倒个酒。”说着把酒倒上，表情十分谦恭，像个听差。

王掌柜说：“你也满上。”

寿亭笑笑：“叔，父子不同席，叔侄不对饮，这规矩可不能破。再说了，我也是尿壶放在搁几上——不是盛酒的家伙。”

你喝，叔，我给你端起来。”说着把酒端起。王掌柜看了寿亭一眼，叹口气，一饮而尽。

寿亭接着给王掌柜斟酒。

王掌柜喝了一口酒，叹了口气：“寿亭，咱爷们儿相处也快十年了。你没来之前，我是周村城里第一大的染坊。这周长福也不知道哪辈子积下的德，让你昏在他门口。明明是个要饭的，大字不识一个，我就不明白你这是哪来的本事！”说罢摇头叹气。

寿亭笑笑：“叔，本事谈不上，一个小染匠，还说什么本事呀！至于我爹哪辈子积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老人家当辈子行了好，所以我才玩命地干。”寿亭的话字字铿锵。

王掌柜苦笑一下：“好嘛，你是玩命干了，我可受不了了。

你没来之前，周家那染坊都想卖给我了。可偏偏你来了，这是命呀！”

寿亭委屈地说：“叔，你嫌我？”

王掌柜说：“不是嫌你，寿亭呀，你快把你叔挤煞了！”

寿亭傻里透精：“叔，瞧您老这话说的！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我那边看着挺热闹，白忙活，不赚钱。”

王掌柜说：“还想怎么赚钱？这几年，周家添了十八口染缸，连着买了仨铺子。往下该买我这大昌染坊了吧？”

寿亭又给王掌柜斟酒，他自己根本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好像是专门来侍候人的：“叔，咱们门靠门，周记和大昌是一回事。过去讲的是‘家贫望邻富’，我那买卖好了，来往的人多，你这里也跟着沾光。”

王掌柜把眼一瞪：“寿亭，拿你叔耍着玩吧？你那价钱那么低，让我怎么干？还沾光？尽给我说些甘甜不垫饥的。”这时，王掌柜已经有些酒意。

寿亭往后拉了一下凳子，装作茫然地说：“不低呀，叔。

你这话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不低。你那里买卖多，一缸颜料染十几匹布。用的又是德国颜色，又鲜亮，又不掉色。”

“叔，你这话就不对了。那德国颜料又不是光卖给周家，不卖给你。你也能用呀。要是你那些伙计不会用，派两个灵透的去我那儿，我说给他们怎么使。”

王掌柜用鼻子哼了一声：“寿亭，这不用你教。我现在是一缸颜料用半月，就是这样，还赔本。那德国料不能过夜，你买卖多，当然行。十几匹布一齐下，既合算，又漂亮。我敢吗？”

那德国料放上一天，第二天变色了。你让我一缸料染一匹布？”

寿亭收敛笑容，正色道：“叔，这怨不得我。我不能为了照顾你，把布染得乌了巴叽的。那不仅不能照顾你，连周记也得完蛋。买卖少，咱找缘由，为什么买卖少，咱找到了缘由也就找到了病根，咱想法儿治，不能你这边长肺病，我也得跟着咳嗽。”

王掌柜见寿亭眉毛立起来，口气又缓和了些：“好，你用你的德国料，叔不说了。你把那价钱抬起来，这可行吧，寿亭？”

“叔，你知道，我原来是个要饭的，俺爹收了我，也就是收了个劳力，我是跟着干活，做不了主。哪有伙计支使柜上的？”

院子里，写大仿的大儿子停下了笔，把凳子朝门口搬，两眼乱转，想听听屋里说什么。

王掌柜自己拿过酒壶，一头将酒壶倒杵在茶碗里，端将起来，一饮而尽。然后碗往桌上一墩，盯着寿亭说：“寿亭，叔看你是个明白人，我有句话对你说。这么着，叔也别给你说些用不着的了。”他身子向后一挺，“你把价钱提起来，少用或者不用那德国料，年终大昌挣的钱里有你二成。这可行了吧？”

寿亭惊异地摇摇头，然后眉毛渐竖：“叔，我陈六子是个要饭的，我都饿得快死了，也没偷过人家一个棒子；冬天脚都冻烂了，我去要饭，人家那棉鞋就晒在窗户台上，我也没偷来穿。我活得就是个直立，这种吃里扒外的事，陈六子今生不干！”

寿亭说罢从裆里抽出凳子放回原处，站起来走了。院中，他见王掌柜的大儿子看他，就大声说：“兄弟，好好念，念好书，直直立立地做人！”

王掌柜透过帘子，看着寿亭离去。

寿亭回到周家，饭都摆好了，一家人等着他回来。大家见他面有怒气，都多少有些害怕。柱子站起来就想走：“我和伙计们一块儿吃去。”

寿亭吼道：“在这里吃！”

柱子胆怯地看他一眼，坐回原处。

周掌柜小声说：“老王气着你了？别和他一样。”

采芹不怕他：“别人气了你，别回家来撒气！喝口酒吧。”

说着碰了寿亭一下。

寿亭的怒气减了一些，眉毛也落了下来。

周太太赶紧拿过酒：“快倒上，给柱子也倒上，你爷仨喝两盅。”

寿亭说：“街坊邻居地住着，没往死里挤你，就是留着面子，他娘的，还往我嘴里按苍蝇！”说罢，端起酒来一饮而尽。

柱子端起酒来不知如何是好，寿亭一看他，吓得他一下子把酒倒进去。

采芹看着柱子笑。寿亭问：“你笑什么？”

采芹说：“我笑什么？我笑柱子这一辈子不容易，碰上了你。”

寿亭也笑了，夹一块鸡蛋放在柱子碗里。

王掌柜的内弟一挑门帘从里屋走出来。这人三十五六岁，土分头，脸上骨多肉少。时下虽然已到秋后，可还穿着香云纱的褂子。这香云纱看上去像黑油布，实际上是很薄的一种丝织布料，也叫拷纱。“这个鸡巴要饭的，还他娘的挺难对付。”

王掌柜泄气地晃晃头：“唉！这样的人咱也遇不上，咱就在这里坐着等死吧。这周村城里大大小小十九家染坊，早晚早晚，早早晚晚都得让他顶死。”

内弟拿过酒瓶，把酒顺到壶中，先给姐夫倒上，自己也满上一盅，冲着王掌柜一举，干了下去。“啧啧！”他一咧嘴，“姐夫，还是我说的那法儿灵，绑了他，看他怎么硬。”

“老三，”王掌柜把眼一瞪，“这勾结土匪可是犯法呀！”

王太太过来倒水，添油加醋地说：“这也比等死强。三儿说得有理。咱绑了他，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害怕就行了，咱又不伤他。雇土匪也花不了几个钱。”

王太太梳着一个蝎子纂，个子却挺高，显得不甚协调。她见大儿子在门口，赶紧出来：“上西屋写去。小孩子家，净听大人说话。”

大儿子不敢抬头，端着他那套家什朝西屋走去。

王太太放下帘子：“他爹，我看就这么办吧。三儿，可千万不能伤人呀。现在周家成了大买卖，咱就是和人家打官司，也打不过人家。记下了？”

内弟冷冷一笑：“我非让他叫了爹不可。”

王掌柜叹口气，端过面前的酒，一饮而尽，随手把盅子扔了，盅子在桌上滚动。

### 【 3 】

早晨，周记染坊门里，寿亭把褡子往肩上一背，冲着采芹幸福地傻笑：“采芹，我天不黑就能回来。咕嘟下豆腐等着我。”

采芹说：“嗯。你去收账，人家要是当时给不了钱，你可别着急，更不能骂人。你在咱家里怎么骂都行，可出去万不能。”

记下了？”她的口气像母亲。

寿亭挠挠头：“我是骂咱那些伙计，他们干点事儿，让人着急。我反正又没骂过你。”

采芹笑了：“人家整天侍候着你，再赚得你骂？真是！快走吧。你走了，柱子他们也轻快一天，省得听你骂。当初我要是知道你有这毛病，就不让收下你。收了账早回来！”

“就去收几家，都是大户。小户人家也不用去催，人家有了钱就自动送来。”

“那就快去快回。”

寿亭答应着，抬头看了看天：“嗯。这天眼看就冷了，锁子叔还有瞎婶子那棉衣裳你还得赶紧做。说不定下场雨就能冷了。”

采芹说：“我都拆洗完了，全是去年的新棉花，做起来就是。”

寿亭说：“唉！人老了，经不住冻了，你再给他絮上一层。”

“这还用你操心！咱爹在口外有个朋友，前些日子就打了信，说是让给锁子叔

买个西口滩羊的皮筒子，好做个皮袄，给瞎婶子买个皮坎肩子，兴许这几天就能捎来。咱爹说，人老了以后，离了皮衣不暖，离了肉食不饱。你先拐个弯，割点肉给锁子叔送去。”

寿亭很感激：“唉，还是咱爹会办事。我心里就锁子叔这点念想。”

采芹怕寿亭难过，就故意说：“就不念着我？”

寿亭转哀而笑：“念！念！回吧。”

寿亭走去，采芹站在门外目送他，寿亭随走随扬手让回。

#### 【 4 】

周村城里，广源粮号，门口竖着些装粮食的粗布布袋，袋口挽着，展现着里面的粮食。

寿亭来到粮号门口。掌柜的正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看别处，一见寿亭在跟前，赶紧跑下来：“陈掌柜的，来了，里边坐。”

掌柜的有三十多岁，胖乎乎的，挺和善。

寿亭笑笑：“不进去了，我锁子叔那粮食送了吗？”

“送了，陈掌柜的，五十斤三合面，二十斤白面。不是我不按你的意思办，陈掌柜的，你锁子叔还是留下了五斤面，其他的又给送回来了。陈掌柜的，你这人孝，满周村城没有不知道的。可是你让我把面罗三遍，面罗得那么细，锁子叔又给我送回来，我卖给谁去呀？谁吃得起呀？”说着拉着寿亭往店里走，“我说，陈掌柜的，一会儿呀，你费费心，拐个弯儿去一趟你锁子叔家，让他每月给我个准数，到底是要多少面。你看看，这是上个月送回来的十五斤，这是这个月的，我撑不住呀！”

寿亭坐下：“没什么撑不住的，送回来的这些面，你就按罗两遍的价钱卖，中间的那个差，算我的。”

“谢谢陈掌柜的。狗子，快倒茶！”他朝里喊。

寿亭制止：“我坐不住。李哥，你这街上一溜七八家粮号，我没找别人，是看着你实诚。你罗三遍也好，罗两遍也好，长上俩钱儿也没事儿，你可千万给够秤。俺锁子叔要面子，他要是吃了不够，也不会找我说。李哥，你可给我记着，锁子叔对我有活命的恩情哪！”

掌柜的有点慌：“陈掌柜的，我敢吗？就是敢也不能那么办呀，那缺大德呀！”说着急得跺脚。

寿亭站起来：“好了，好了，我是这么嘱咐你。以后，头天送了粮，第二天就到我柜上支钱。你知道我不认字，时间长了我忘了。”

说着寿亭出来。

掌柜的在后面追着送。

广济药铺，金字招牌。两旁的对子是：“云贵川浙地道药材，丸散膏丹遵古炮制。”寿亭刚到门口，撩帘的已把门拉开：“陈掌柜的。”

寿亭点点头。

药铺掌柜的一见寿亭，招呼就从柜台里传出来：“稀客，稀客。陈掌柜的，坐坐。”这位有四十多岁，黑对襟夹袄，头戴瓜皮帽。墙边一个半圆桌，寿亭坐下，掌柜的吩咐冲茶。寿亭说：“刘掌柜的，我坐不住，忙。这治咳嗽的药有好的吗？”

“你锁子叔咳嗽？”

“这天眼看着就冷，我怕他那饿痨再犯了，先吃上点儿药滋润着。”

掌柜的低头唏嘘不已：“唉，陈掌柜的，你要是发不了财，那就没了天理。你这知恩图报，谁见了，都比你矮半截。唉！”

杜先生——”他冲着柜台喊，杜先生快步来到柜台这边，“新近的陈李济枇杷膏来十瓶，打个六花包，陈掌柜的好提着。”

杜先生答应着去了。掌柜的转向寿亭：“陈掌柜的，这药是新从广东进的，治你锁子叔那病最好，平和。陈掌柜的，别人的钱我挣，这药，我多少钱进的多少钱给你，就冲你这番心思。”杜先生把药递给寿亭。

“刘掌柜的，你的心意我领了，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打发个伙计到我柜上去结账。告辞！”寿亭说着站了起来。

## 【 5 】

几个老者坐在太阳下聊天，锁子叔倚着墙，低着头，大概是睡着了。



寿亭一手提着药包，一手提着一块当腰肉，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来。那块肉约有五斤。

一个老者拿手推了一下锁子叔的膝盖：“锁子，醒醒，你干儿来了，陈六子，陈掌柜的。”

锁子叔睁开眼寻找：“在哪？”

寿亭看见了锁子叔，三步两步走上来，先和那些老者打招呼：“叔叔大爷好呀！”

“好！好！”

寿亭弯腰挽起锁子叔：“锁子叔，我不是不让你在外头打盹吗？”

锁子叔笑笑，老眼昏花地看着寿亭：“来啦，六子。走，家去。”

寿亭搀着他，他手里提着马扎走去。

那些老者羡慕地望着这爷儿俩走去，赞许地点头，感怀地叹气。

锁子叔住的房子，原本是个大户人家，现在败落了。虽是青砖大瓦，但门楣却已破旧。

瞎婶子正在洗衣裳，手在搓板上搓，但听见了寿亭的动静，停下手，认真听。

寿亭搀着锁子叔进了院，瞎婶子忙在衣襟上擦擦手，伸着手说：“是俺儿来了吗？”

寿亭放下锁子叔，赶紧迎上去：“婶子，是我呀！”说着主动伸过脸让瞎婶子摸。

瞎婶子摸着：“俺儿都瘦了。”

“没瘦。婶子，来，咱屋里去。”寿亭搀着瞎婶子进了屋。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床，还有两个箱子，冲门是桌椅。

寿亭扶二老坐下，自己坐在凳子上。

“锁子叔，我说了多少遍了，还是雇个丫头子，别再让俺婶子侍候你了。”

锁子叔摇头：“这——满周村人都说我，摔跟头拾了个金元宝。再雇丫头，人家就笑话了。”

寿亭不以为然：“谁笑话谁？不用管那些。这事我做主了，明天就办。”

瞎婶子急了：“六子，这万万使不得！要是那样，你就是成心折你锁子叔的寿。不行，不行！”

房东听见寿亭来了，从北屋出来，朝这边走来。他三十多岁，面目黄瘦，身上的衣服料子不错，但都破了。

他笑嘻嘻地进来，冲寿亭鞠躬：“陈掌柜的，这有日子没来了。”

寿亭转过身，把凳子侧放，房东坐在了床边上。“整天忙活，今天也待不住，我来看看锁子叔，还得出去催账。”

房东一听寿亭坐不住，搓着手，嬉皮笑脸：“嘿嘿，嘿嘿。”

寿亭有点不耐烦：“你有事？”

“嘿嘿，陈掌柜的，你能不能先给点房钱？”

寿亭的眉毛当时就立起来：“今年全年的钱我都给你了，还他娘的给什么房钱？”

“今年的给了，是给了。我是说陈掌柜的帮帮我，先支上明年的。”

寿亭正色道：“老李，你这房子我本来是想买下的。一是俺锁子叔老两口住不了，再说了，我要是一下子把钱给了你，你一个月就能抽光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好端端的一个家，让你卖得还剩什么？抽大烟，多少人家抽败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要是给了明年的房钱，你几天就抽干净了，那你明年怎么吃饭？出去，我得和锁子叔说话。”

老李站起来，但脸上的笑却还在：“戒了，戒了。嘿嘿，陈掌柜的，给一块钱也行。”

“一块？”寿亭一眼看见了门前的那个衣裳盆，“把你老婆叫过来。”

“叫她干什么？”

“快去！”

老李吓得跑向自己屋。

寿亭对锁子叔说：“锁子叔，俺婶子也老了，眼又不济。

你俩安安生生的，也少了我一份子心事。我让老李他老婆帮你洗洗涮涮的，同院住着，近便。我看那娘们儿还正道，就是嫁错了男人。挺好的一个人，一辈子也就这样毁了。”

锁子叔忙说：“不行，不行，人家是房东，李家当初也是大户人家，也是周村城里有名的富户。”

寿亭笑笑：“狗屁富户！此一时，彼一时。咱先让这大户人家侍候侍候咱。”

老李领着他老婆进来了，寿亭赶紧站起来，让着那妇女坐下，然后探身说道：“嫂子，我有这么个事儿托付你。俺叔老了，俺婶子眼又看不见，挺难。我看你也闲着没事儿，你就帮着这老两口子洗洗涮涮，也帮着做做饭，你也算有了个挣钱的差使。现在是八块大洋一亩地，一块大洋买俩丫头子。甚至不花钱光管饭，也有抢着来的。我也不给你讲价钱了，这样，我三个月给你一块大洋，你要是把我这二老侍候好，到了年下，兴许还多给。拿着，这仨月的工钱清了。”说着掏出一块大洋，递给那妇女，根本没给对方喘气的机会，直接就是命令。

那妇女喜形于色，把大洋抱在手里，连连作揖：“陈掌柜放心，放心，我一定让你叔你婶子穿得干干净净，他俩的饭也归我做。做完了他俩的，我再做自家的。陈掌柜放心。”

老李瞅着他老婆手里的那块大洋，两眼发直。寿亭面色严厉：“老李，我先把话说到头里。我陈六子不是有钱没处花，是因为我叔住在这里。我给了嫂子一块大洋，是为侍候我锁子叔，不是让你抽大烟的！嫂子，这钱不能给他。老李，你也不能要。你要是胡搅蛮缠，让我知道了，我一脚踢死你！听见了？”

“知道，知道。”二人说着出去了。

锁子叔说：“哼，一会儿他就要了去。”

寿亭笑笑：“那咱就不管了，只要她侍候好你俩就行！叔，婶子，我得走了。”

瞎婶子站起来：“咱啥时候成亲呀？”

寿亭拉着婶子的手：“婶子，快了，你就等着吧。到时候我让你和俺锁子叔坐在上首大席上，我和你侄媳妇过来给你行大礼。”

寿亭出门时，老李的老婆已经开始洗那盆衣裳了？

## 【6】

城外，一片还没收割的庄稼地，天色渐晚，寿亭背着褡子往回走，手里提着截柳树棍。

他路过一个土崖子，这时，从上面跳下两个人，一闷棍打在他头上，另一个拿麻袋套在他头上——一处破旧的关帝庙，门前有火把，站着几个土匪。

借着那火把的火还能看清庙门上的对子，红漆早就褪去，字迹也有些斑驳。横批是“亘古一人”，上联为“写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下联为“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冲门的关羽金身破旧；旁边的周仓手里的刀头也没有了，只攥着一根棍子；关平上身不在，只有半截腿。

土匪知道寿亭跑不了，也没绑着，只用一根绳子松松地把他拦在关平那半截腿上。寿亭神情镇定，微笑着看那几个人。

七八支火把熊熊燃烧，庙里人影憧憧。

土匪头领凑过来，这人二十七八岁，光头浓眉，少个门牙。

“兄弟，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寿亭一笑：“大昌染坊。有话就说吧，能答应我就答应，我答应不了的，你宰了我也没用。”

土匪跟进一步：“好，痛快！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大昌染坊出的‘签子’？”

寿亭乐了：“嗨，这还不容易？我就是一个染匠，既没钱，也没地，也没得罪人。不是大昌能是谁？哥，有话你就说吧。”

土匪挺高兴：“兄弟，一看你就是个明白人。咱弟兄们也是受人之托，事儿很简单，把你那价钱抬上去，也别用什么德国染料。你只要答应这些，我就放了你。你痛快，我也痛快。

怎么样？”

寿亭装傻：“大哥，这事大昌染坊的王掌柜的找过我。他们这是给你出难题。你想呀，我是个伙计，这事我能做得了主吗？”

土匪怒目：“那就绑你掌柜的！”

家里，采芹站在街边瞭望，望穿双眼。

周掌柜急得在屋里来回转圈。

桌上的饭都摆好了，寿亭的那碗豆腐也凉了。周太太面露焦急，又强忍着不表现出来。她试着说：“她爹，该不会让土匪绑了吧？”

周掌柜猛然停下来，回眸视妻。他想了一下，摇摇头：“不能。土匪绑票是要钱，可咱没收到‘票儿’呀？不能，不能。兴许是碰到熟人了。采芹说他今天还到他锁子叔那里去，还能是在锁子哥那里吃饭？”

周太太摇摇头：“不会，他不会在锁子哥那里吃饭。就是在那里吃，他也得打发个人来送信。要不这样，让柱子去锁子哥那里看看？”

周掌柜忙说：“可不行！要是一看没在那里，锁子哥知道寿亭到这没回来，还不得急死？瞎嫂子还不得疯了？不要紧，再等等，再等等，兴许咱说着道着就能一步迈进来。”

大昌染坊的王掌柜从门缝里向外看，他看见采芹焦急地站在街心。

王妻过来了，小声说：“回来没？”

王掌柜一甩手：“都是你兄弟出的这主意！要是弄出个好歹来，全得进局子。”

“没事，不是说好就是吓唬吓唬吗？”

“那是土匪！知道吗？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六子性情又刚强，宁折不弯。双方要是钱起火来，土匪还不杀了他？你回去吧，我自家在这里看着就行。”

破庙里，土匪头子用酒洗刀，然后拿着刀在灯下照。

寿亭坐在那里看着，好像盼着土匪动手。

土匪头子见他面容平静，有些为难：“兄弟，我是邹平常山柳子帮，常来你周村办差使。既然自报了家门，就不怕你告官。常山的局子我也敢炸。兄弟，自打干上这一行，我就没想着这辈子落个囫囵尸首。咱俩也无冤，也无仇，认识了，咱好说好散，家里也等着你。这样，你把价钱抬起来，又多挣了钱，你也少受了罪。别逼着哥哥动手，见了彩。这荒坡野地的，何必呢？”

寿亭替他解忧：“大哥，我过去是个要饭的，你这一行我见过。当初咱还差点成了同行——就是因为我年岁小，跟不上趟，人家没要我。大哥，咱这么说，各行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就捅我两刀交差吧。兄弟不怪你，你这也是买卖。”

土匪有点急：“嘿，有点儿意思！头一回见。”

王掌柜的内弟老三沉不住气了，从门外冲进来：“他妈的，老子这就撕了票，让你他妈的充硬汉！”说着就要去夺刀。

那土匪头子把眼一横：“老三，杀人撕票可不是这个价。

要杀，我放了他，你自己再去杀。”

老三嘟嘟囔囔地退到一边。

土匪说：“兄弟，就这么着吧！我看你是条汉子，不忍下手，想交你这个朋友。听我的，把价钱抬上去！”

寿亭说：“大哥，这价钱是我让掌柜的落下来的，全周村城都知道，我要是再抬上去，还有人信得过我陈六子吗？大哥，人活一口气，佛求一炷香。关二爷就站在这里——当初曹操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十二人，他老人家都不动心。我陈六子宁可让掌柜的来收尸，也不能坏了人家的买卖。”

土匪急了：“好呀，小子！你算是让我开眼了！来，先给他上炷香！”

他的手下早把香点着了，那炷香有烟囱那么粗，香头燃着，熠熠放光。那家伙用嘴一吹，呼呼地冒火。他双手捧着走向寿亭。

土匪向上一扬手：“把他的衣裳扒了，我看看这一炷香下去，你还说什么！”

寿亭的衣裳被扒下来，绳子也松开了。

寿亭赤着上身，说：“好吧，大哥，我答应你，把价钱抬上去，也不再用德国料子。关二爷当初降曹，土山约三事，也是被逼无奈。你把那香递给我，让我对着关二爷讲讲，不是我陈六子不肯受苦，是怕家里惦记着，我想早回去。”

土匪高兴了：“这就对了嘛，什么叫识相？这就是识相，好汉不吃眼前亏。”说着，示意手下把香递给寿亭。

寿亭把香接过来，冲着香头呼呼地吹了两口气，香火更旺。

他倚定关二爷的脚台，微微一笑，回手把香摁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嗤——”一股黄烟升起。然后保持姿势，转身面向关二爷：“关二爷，我算条汉子吗？你老人家说句话！”随之，他又回过身来，土匪开始后退。他和颜悦色地问：“行了吗，大哥？”

土匪傻了，那几个拿火把的不敢再看，把脸转了过去，有的把眼都闭上了。

寿亭向前一步问：“大哥，你要是觉得不过瘾，我再来一下？”说着把香拿开，有些香头还粘在胸口的肉上，细烟缕缕。

他正要挪地方，土匪头子急上前，双手夺下：“兄弟，好样的！”

快快，快拿香油，你他娘的快呀！”

老三见事不好，撒腿跑了。

## 【 7 】

寿亭躺在炕上，采芹坐在旁边，心疼地掉泪。寿亭攥着她的手，冲她苦笑：“过去要饭，三天两头让狗咬着，比这疼得多。那时候，狗咬着还没人管，看这，还有人心疼。”

采芹的泪落在那双握着的手上：“疼煞我了，这王家咋这么坏？”

寿亭笑着：“妹子，这人生下来就是受苦，我这还算命好的，遇见咱爹咱妈，还遇见你。唉，这不比那天冻煞强？”

采芹把头伏在寿亭的脸上，泪如雨下，嚤嚤有声，身体抽搐着??

早上，织染街西头，两头毛色放光的骡子飞驰而来，两个人骑在骡子上，旁若无人，风掀衣襟，能看见腰里的盒子炮。

骡子停在了通和染坊门口，街上的人都驻足观看，小声议论。

二人下了骡子，从骡子上拿下一个油罐子和一根带蹄子的猪腿，抬头看看招牌，推门而入。

周掌柜和太太都在，一见这二人，知道来了土匪，面有惊色。其中没拿东西的那一个对周掌柜一抱拳：“周掌柜吧？”

周掌柜忙还礼：“是是是！”

土匪把东西放在柜台上：“我是常山柳子帮的王志武，昨天得罪了陈六哥，我大哥打发我来赔个不是。”

周掌柜不知道说什么好，周太太赶紧倒茶，让着那人坐下。

王志武坐下之后说：“六哥这样的人，我们没见过。我们回到客栈之后，就打听这陈六子是个什么人。客栈里的人都熟悉六哥，说当年一个老头子给了六哥半块饼，六哥至今不忘，现在六哥发了财，供了十年的白面。我大哥听得都掉了泪，大骂自己绑错了人。他佩服六哥的人性，又不好意思来，就让俺兄弟来了。这罐子是獾油，一个肘子。周掌柜，你进去问六哥一声，只要六哥一句话，我们就把老三宰了，给六哥出气。”

周掌柜慌了：“不用问，不用问，香是你六哥自己搥的，不碍老三的事。二位英雄，咱是买卖人，图个安生。我求二位了。”说着就下跪，土匪赶紧搀住。

“那好，就按你的意思办，放了老三这个下三滥。我大哥回常山了，他说了，等六哥好了，他在周村最大馆子摆席，要和六哥喝几碗，交下这个朋友。好，告辞。”说罢，抱拳而去。

周掌柜赶紧送出来，二人再抱拳，土匪扬长而去。

站在街对面的人目送着??

## 【 8 】

掌灯时分，街上的人少了，王掌柜先探头看看街上有没有人，然后迈脚出门，手里提着礼物。

寿亭躺在床上，刚吃完饭，采芹正给他擦嘴。

周掌柜进来了，采芹忙躲开。周掌柜小声问：“寿亭，老王来看你，见不？”

“见。”他挣扎着想起来。采芹忙按住：“他绑了咱，他还有理了？”

柱子在一旁怒目而视，双拳紧握，咬牙切齿，腮后槽牙肌肉绷动。

王掌柜提着点心盒子进来，一见寿亭就扑来：“寿亭哪——大侄子！都是那个吃喝嫖赌的东西干的。大侄子，你让老叔怎么说。”王掌柜顿足捶胸。

寿亭伸手拉他坐下：“叔，您坐，三舅是为您着急，这不是什么大事，您老就放心吧。这街坊邻居地住着，又是同行，有点争执不算什么。”



王掌柜拉着寿亭的手，热泪盈眶：“大侄子，叔老了，你兄弟还小，我进了局子，这一家子就托付给你了。”说着要下跪，周掌柜提住他。

寿亭说：“叔，您老这是什么话！这好好的，怎么出来局子了？没事。我是和柳子帮开个玩笑。没事，叔，我说没事就没事。你让三舅回来吧，这事过去了。香是我自己搥的，怨不着三舅。”

王掌柜说：“大侄子，这染坊我是不干了，你好了，就盘过来吧。”

寿亭收敛笑容，正色道：“叔，你这是成心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借着这点儿事，抢人家的买卖。”

你还让我在周村城里做人不？”王掌柜相当意外，用另一种眼光看着寿亭。

寿亭接着说：“叔，以后呀，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就当没这事。我这回见了土匪，也算长了见识。咱们门挨着门，远亲不如近邻呢。你放心，叔，不仅干，以后我还得帮着你干。回头你打发两个伙计来，我教他这里头的窍门。”

王掌柜回到家里，一头大汗，妻子赶紧递过手巾，然后忙着倒水。

王太太问：“他告局子吗？”

王掌柜一拍大腿，接着又松下来：“唉！没想到呀，人家一句难听的都没说。这是干的什么事儿。让老三回来吧，人家不追究。这小子，将来准能成大事。”

王太太冲着菩萨合掌膜拜，口中念念有词，菩萨无动于衷。

王掌柜喝口水，气急败坏地把茶碗一扔：“我就是不明白，我也是初一十五地烧香，咱怎么就拾不着这样的伙计呢？”

柱子愤愤不平：“六哥，你也忒好心了。告了他，让官府拿了这个老王八。”

寿亭淡淡一笑：“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就这样吧。咱不告，满城的人都为咱传名。这一城的人都说他不仁义，他那买卖还能有个好？哼！土匪也算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人了，谁再想雇土匪绑咱，那就得先想好了。这不是什么坏事。柱子，这两天我动不了，柜上的买卖你多盯着。”

柱子答应着出去了。刚到门口，寿亭又喊住他：“你嘱咐咱那些伙计，这事千万不能让锁子叔知道。”

柱子答应着去了。

采芹给寿亭擦脸，说：“周村城里都传遍了，锁子叔能不知道？我看还是我明天早晨去一趟，省得他乱着急。”

“好好，这主意好。”

采芹说：“你咋对老王家那么好，气死我了。”

他拉住她的手：“我——”他的声音很小，装着有气无力，采芹赶紧把耳朵凑上去：“你怎么着？”

“我操他祖宗！”

采芹打他一下：“又骂人！真是！”

寿亭不笑了，他攥着采芹的手说：“采芹，你记着，周村城里这些开染坊的，谁离得咱近，谁就得先关门。王家是头一个。我陈六子就是他灭门的灾星。早早晚晚，周村城里就只剩下咱通和。”

采芹低下头：“六哥，咱过平安的日子吧。咱的买卖已经够好了，钱多了没用。我这想起来，咱那小的时候多好呀，也没有心烦的事儿。现在咱的买卖是大了，可你倒是让我整天揪着心。”

寿亭说：“妹子，开弓就没有回头的箭，这买卖不是干大了，就是干没了。这也由不得我呀！”











































## 第四章

### 【 1 】

春天，青岛的樱花开了。

早晨，海水清澈，海鸟飞翔。海边齐腰深的水里，一个老者穿着胶皮裤在乱摸东西。摸一会儿，从水里拿出个物件放到身上的篓子里。那边，一个破衣烂衫的小女孩提着篮子，裤腿高卷着，赤着脚，沿着海边找寻。发现个小蛤蜊之类便喜不自禁，收归已有。

沿海的马路清静安宁，地面湿润，两边是新出芽的法国梧桐。洋人的别墅上，长青藤也开始抽出卷曲的叶芽。一个金发少妇牵着白色狮子狗晨遛，边走边对狗进行教育。几个外国水兵跑步经过，回头和她打招呼。那女人眉飞色舞，两眼放光。

远处是白色的外国轮船（免费书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寿亭在车间里忙着，大喊大叫，手舞足蹈，指挥生产。后面的染槽子里冒着热气。

车间里有三趟槽子。寿亭跑到一个槽子边，用铁舀子撩起染浆看色值，然后大声命令：“王长更，加一磅硫化青。”

一个很伶俐的小伙子应着：“好嘞！硫化青一磅。”

一个小伙计捧着个现成的纸包跑过来。

寿亭又跑到另一个槽子边，把手放在水面上，感受水温：“温度好了，开始下布。”

众工人一齐应着，两个工人把本来悬在槽子上的布落下来。

机器开始转动，把染过的布慢慢卷起。

寿亭对旁边的一个瘦子说：“登标，这布头过得太快，颜色不实，回转机器，重染布头。记住，这是第二回了。要是下回再这样干，我宰了你！”

登标忙答应着，冲向机器：“回车，重染布头。记着，下回电机为八十转。”

机器开始回转。

寿亭连跑带走地去了第三趟槽子，拿过布来看。一个领班的小伙子凑上来问：“掌柜的，行吗？”

寿亭说：“不错，行。”

家驹站在车间门口，看着寿亭跑来跑去，过意不去地叹口气。一个伙计跑过来：“东家，有事找掌柜的？”

家驹笑笑：“没事，你忙吧。看着掌柜的那茶别凉了。”

伙计答应着去了。家驹走开了，抬头看了看天。账房老吴过来了。

“东家。”

家驹皱着眉：“我说老吴，你说说掌柜的，别和工人一块儿吃饭了，让他和我一块儿吃。”说着继续向前走。

老吴跟着：“怕是不行。别说和你一块儿吃饭，就是伙房里给他碗里多盛上块肉，他都骂。”

家驹叹口气：“唉，你去吧。我去给六哥买斤点心，夜里也好垫垫。”

家驹走了，老吴站在原地叹息。

## 【 2 】

周家院中，周掌柜打完太极拳，收势站稳，释放气息。然后从石榴树上拿过毛巾，仪式性地擦擦脸。看着一树新绿，自言自语道：“又是一年春草绿，真快呀！”

这时，对面南屋里传来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周掌柜大声疾呼：“她娘！福庆哭了，快去看看！”

周太太在围裙上擦着手，从屋里跑出来，不满地说：“就是不哭，也得让你这一嗓子给吓哭了。”

屋里，采芹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哭声止住。她抚摸着孩子那毛发稀疏的头颅，说：“你这个臭爹，也不回来看看咱，光剩下干工厂了。娘要是当初知道他这样，咱就不跟他了。你说呢，福庆？”

福庆只顾吃奶，哪懂母亲甜蜜的抱怨。

周太太进来了：“咋哭了？”说着过来探察。

采芹抬起眼来对娘笑笑：“这孩子饭量大，刚喂了他，又要吃。娘，你坐下。”说着向一边挪了挪。周太太坐下，摸着孩子的头。

采芹说：“这个小六子，知道添了儿子，也不说回来一趟看看。”

周太太宽慰道：“男人没当过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喜是喜，但不揪心。可是要让他见一面，就不一样了。”

“娘，我想抱着福庆去青岛，也好让他看看孩子。”

周太太严肃起来：“这可不行，孩子还太小。这天也稳不住，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别再闪着了。”

“这个小六子，一干起活来什么都忘了，就像得了‘野马猩’（马的一种传染性热病，得病后跑死为止，此病二十世纪初新疆传入中国，现已绝迹）。卢家这回可真雇着驴了。”

周太太不悦：“那卢少爷人是挺好，可干不了什么，厂里都得寿亭顶着。芹儿，寿亭这样的男人不好找，可别怨他。等夏天，我让柱子送你去青岛，也让柱子媳妇抱上他儿子。寿亭见了准高兴。”

采芹想着那一幕，表情神往??

### 【 3 】

早晨，车间里，寿亭干了一夜，两臂渍着染缸里的蓝颜色，脸上也有几处。旧褂子改作工作服，用围裙当腰带扎住，挽着袖子。那十几个伙计的打扮大致也是这一派。

染槽边，他领着人把最后一批布一一捞出，这才拿块包皮布擦手，长长地出了口气：“嗯——”

他朝车间门口走了几步。站了一夜，腰腿僵直，他拉过一个木箱慢慢地坐下，掏出土烟点上。监工的把头吕登标划着了洋火躬身给他点上。

吕登标虽是把头，但看上去和工人一样，只是神色有点横。

他欠身对寿亭说：“掌柜的，总算在停电前染出了这一槽子。



这就上拉宽机，一刻钟准能全部完事。掌柜的，你就回去歇着吧。”

寿亭没看他，眼向着车间外看。外面亮，他的眼觑着，像是忧虑。他递给吕登标一支烟，轻叹了一口气：“唉，光染出来没有用，还得卖呀！”

把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跟着点头，脸上的表情与他掌柜的保持一致。少顷，他吩咐登标：“你让工人们干完之后把机器刷出来。告诉大伙儿，抓紧吃饭，吃完饭赶紧睡觉，来了电，接着干。”

吕登标连连点头，转身奉旨大喊：“掌柜的说了，干完了抓紧刷机器，刷完了机器先吃饭，抓紧睡觉，来了电接着干。”

咱先说好了，到时候我就喊一声，谁要是起不来，这一夜就算白干了。都听见了？”

工人们应声寥寥，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他一边喊，寿亭一边用眼剜他。

登标问：“掌柜的，还有什么事？”

寿亭撑着膝头站起来：“你他娘的这是怎么说话！一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好好地说？什么就叫一遍？叫两遍还累煞你？什么玩意儿！”

登标下意识地后退一小步。

寿亭走过去几步，说道：“伙计们，这一夜忙活得不轻。

我让伙房蒸发面馍馍，煎了咸鱼，放开了吃，吃饱了早歇着。

咱大华染厂要是挣了钱，年下大家都有份。”

工人们很高兴。

寿亭转身瞅着登标：“你不能歇着，吃完了饭到我那里去。”捻灭烟径直走去。早晨，家驹租来的府第——一座灰色的哥特式小楼，虽是旧了些，但那品位却在。院子里紫穗丁香正开放。鹅卵石甬路弯出个写意的“S”，从门口通向楼前。

这大概是当初主人姓氏的打头字母。甬路两边是爱尔兰茸草，颜色浅淡，柔软细致。白色的木栅栏短围栏，新近漆过。一个底气不足的青岛地方巡警过来动一下短门，抬头向上看了看，无恙，又向下一个门走去。

楼上，家驹穿着睡衣下床。

室内的陈设都是西式的，桌脚床腿全是圆的，还旋了些花样，生硬地模仿中世纪奇蓬达尔风格。

二太太坐在镜子前面用“热筷子”（是个带夹子的铁管，把铁棍烧热了插在里面）卷刘海，没理会家驹下床。二太太看来是个刚毕业的学生，二十出头，黑长裙，深蓝多半袖圆领短褂。虽是穿着入时，但眉目间透着小家薄相，衣着粉黛怎么也遮不住寒酸透出。

家驹见无人侍候，轻咳了两声权作提示，二太太如旧，并无反应。他忍不住了，并且认识到还是语言比咳嗽更有表现力：“衬衣！”

二太太没回头，依然扶着头发：“在椅子上。”

家驹咽了一口气，他看着镜子里太太的容颜，面有厌恶：“衬衣！”音量加了些，调门却没提。

二太太双手捏着那筷子，跑到椅子那里，拿过衬衣甩给家驹。家驹的脸被包住。

家驹拿开衬衣，轻叱道：“像个什么样子！”

“嘻??”二太太高兴，显然对自己的魅力估计偏高，并没去回头看家驹。

当当当！有人轻叩门。

二太太发号施令：“进来吧。”

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端着西式早餐进来，低眉敛目，过去放到桌子上：“太太，先生的牛奶这上吗？”

二太太转脸向小丫头：“等一会儿。”

小丫头倒退着出去。

家驹为了减少穿裤时的心理成本，没再叫，拿过裤子看看，又看看二太太，无奈地摇摇头，回忆当初翡翠在侧时的情景。

他轻轻地叹口气：“唉！”

“叹什么气？想你大老婆了？”

“是，正在想。”

“娶了我后悔了？”

“十分后悔。后悔当初不听六哥之言，自己找来些不痛快。”

“别张口闭口六哥六哥的，什么呀，连个字也不识，完完全全一个土老巴子。”

家驹冷笑一下：“我要把你这话学给六哥，他就敢扇你的脸！还是六哥说得对，就是娶，也得先送回老家学学规矩。”

“扇你的脸！还送回老家去学规矩，学你大老婆怎么侍候你？我是堂堂青岛女子高中的毕业生。你大老婆和你六哥一样，也是个土老巴子，一身土腥味儿。”

家驹穿好衣服，表情并不激烈：“不错，是个土老巴子，是一身土腥子味。可是翡翠家‘一门忠烈，世代簪缨’！这是张之洞题的。张之洞是谁知道吗？她爷爷也就是我姥爷，前清的武科，随着左宗棠远征新疆，出生入死，血洒沙场。比你爹强得多！我是说气节。在洋人码头上做个小书记员儿，你就自认了不起了。哼，可笑！”说着进了洗漱间。

这时，小丫头端着牛奶适时地进来了。二太太见有第三者出现，就没再跟踪继续战斗，只是长长地吞了口气，把那热筷子摔在梳妆台上。

小丫头吓得一哆嗦，眼睛乱转，渐知不是冲自己，这才小心退出。

家驹洗漱完毕出来，坐在二太太刚才的位置，冲着镜子往头上抹油。二太太的左手扶着床头，看向家驹，冷热兼有地说：“行了，家驹，你那头够亮了。整天油头粉面的，也不知道想干什么！”话里带着敲山震虎的意味。

家驹不为所震：“想再找一个。”

二太太一撇嘴：“这我相信。”

家驹跟进：“相信就好，省得到时候没准备。”说着起身过来吃早餐，并没在乎二太太脸上的颜色。二太太生气，把身子扭过去，等着家驹来哄她。家驹看了笑笑，继续吃饭。

二太太见家驹不理她，自动转过身来，坐过来正面进行挑衅：“在家里这么横，到了厂里像个跑堂的。还东家呢，你六哥喊一嗓子，你就吓得和兔子似的趴

在那里，大气儿也不敢出。”

家驹把牛奶杯往桌上一墩：“你这是怎么说话？今天停电，昨天晚上六哥在厂里干了一夜。我也该盯着，可六哥说咱刚结婚，怕你受冷落。你这人怎么好坏不分呢？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就回张店老家，省得给我添乱。”说时，用手背向外打发。

二太太向前一伸头：“没门儿！”身子又收回来。

家驹厌烦地闭着眼：“不管有门儿没门儿，你只要嫁给我，就得听我的。当初咱只是朋友，你说你怀孕了，咱这才结了婚。

我本来是想找点共同语言，觉得你也受过新式教育，不会差到哪里去。万万没想到你这样。女人最有利的武器是温柔，不是尖酸刻薄。我现在才知道，外国人的话根本没谱儿，还是中国人看中国人看得准，‘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点不错！”

二太太一撇嘴：“哼，还留学生呢，满脑子旧思想。”这时，她的样子是让家驹生气的那种天真。家驹已经对她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也不再从口头上震慑。他慢慢地站起来，看着二太太，二太太侧身不看她。两道目光射在二太太的耳根处，这不起什么作用——耳朵无法解码眼睛的内容。他越看越气，拽把桌布一掀：“去你妈的新思想！”碗盘飞起，二太太惊起。

家驹抓过礼帽，大模大样地往头上一扣，四平八稳地走出去。

二太太目送着他，呆立，然后如新式话剧中女主人公伤心的姿态，趴在餐桌上哭起来。

#### 【 4 】

寿亭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在那把太师椅上，雄视着屋里的人物。

家驹坐在办公桌右侧的椅子上。他没有办公室，这把椅子就是他办公的地方。他抽着烟，把烟灰弹在寿亭的烟缸里。

账房的吴先生站在寿亭桌前，这就算开会。吴先生比他俩大几岁，有三十岁的样子，蓝布长大褂，个子也不高，头发渐已凋谢，看上去精明老练又老实。他躬着身，拿着账本，要向寿亭汇报工作。

寿亭坐在太师椅上抽土烟。那把椅子是纯粹的中国式样，但他面前的办公桌却是西式的，还是漆得最时髦的“蜡格漆”

（英国产，细腻油亮）。这两件办公家具显得十分对立，像是当下一战中的国际形势。他这办公桌上没什么文具，只有一个印台和一个手摇电话。再就是家驹从西洋带回的搪瓷缸子，这是他送给寿亭的礼物，寿亭十分爱惜。

家驹的对面是一个长条连椅，客人来了就坐在上面。

吴先生端着账本，面有困惑：“掌柜的，咱染得不少，可卖得不多。出货还是不快。我看咱的机器得停停了。”说完，下意识地向后挪两小步。

寿亭点点头，端过西洋搪瓷缸子大口喝水，然后看着窗外，定睛不动。

家驹又拿出一支烟，多此一举地把烟装在烟嘴里，拿着不点。他试着说：“六哥，咱做点广告吧，我写了个稿子，念念你听听？”

寿亭还是向外看：“念吧。”他揉揉眼，并不看家驹。

家驹把烟横搁在桌上，清清嗓子：“青岛大华染厂的飞虎牌染色布，不掉色，不缩水，红布似那关云长，黑布似那黑张飞??”

寿亭抬手打断：“停停停！关张赵云都是些不沾边的事儿。

哪跟哪儿！你这是见了丈母娘叫大嫂子——根本不着调。”

家驹的才华受到否定，拿着稿子有点傻，嘴也半张着。

吴先生想乐又不敢，把头低着，下意识地倒退一点。

寿亭猛地站起，转到屋中空场上，抽着烟在屋里来回走。

吴先生退向一边，让出场地，目光跟着寿亭的运动路线来往。

寿亭运动了一阵，站到了家驹面前，家驹忽地站起来，身子向后一缩：“六哥。”

寿亭气笑了：“我又不揍你，你往后退什么？家驹，咱现在的货，多是让乡下的小布贩子弄了去。这些人批量小，给的价钱还低，这不是正道，绝对不是正道。这是我在周村时用的办法，不行，得改。这是青岛，有海有船，过了海就是东三省。

我过去的法儿在这里不灵——供饘灶王爷和供饘玉皇大帝不能是一个供饘法儿。我七八天睡不着了，也出去转了四五天，得想法儿。再这样下去别说挣钱，

不赔就不错。”说完又开始转。

家驹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六哥？”

寿亭咳了一阵，看了一眼手里的半截烟，扔向门后：“我琢磨了好几天了，咱要是想干大，就得让商家有利可图。一是要抓住外埠的大买家，另一个，就是要让青岛这十八家布铺都卖咱这飞虎牌。”他又去桌上摸烟，一看扔在那里的半截烟还在燃烧，又过去捡起来，继续抽。吴先生看了也笑。

家驹把烟点上，看着烟嘴上的图画说：“谈何容易。孙明祖在这里经营多年，那些客商都是他的老主顾，怕是一下子拉不过来。”

寿亭猛然一变脸，声音也很高昂：“他娘的，洋学生那么难对付，你都能弄回家去，就勾不来一个客商？”

家驹自知刚才的话太重，忙陪着笑脸，表情也尴尬：“六哥，这不是一码事。”

寿亭冷冷一笑：“什么不是一码事？男的女的都是为了钱。

你要是没钱，二太太跟你？”

吴先生一看形势不妙，拿着账本想撤。寿亭喊住他：“老吴，别走！”

老吴原地转回身：“掌柜的。”

寿亭招手让他近前：“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嗓门儿高，不是冲你，也不是冲东家，我是着急。咱还有事要商量。”他转向家驹，“我说，家驹，你换个地方住吧？”

家驹拿着烟停在那儿，纳闷地看着寿亭。

寿亭接着说：“二太太跟了你，本想着是享福，你呢，是想找他娘的什么共同语言！结果，她福也没享上，你那共同语言也没找着。你俩是公鹅鸽碰上了母斑鸠，远看模样差不多，实际上不是一类。这样，你换个地方住，去住渤海大酒店。带着二太太。费用算柜上的。看着海，谈着情，她享福，你也再找找你要的东西，兴许能弄出个四五六来。”寿亭说完笑了。

家驹不解：“六哥，你这是??”

寿亭一扬手：“我没说你犯什么错，不是把你轰出去，是让你去办大事。我让

王长更盯了十来天了，孙明祖的客商一共有两路，东北来的那一路下了船就住渤海大酒店，坐火车来的那一路住李仓客栈——这一路不用你管，你就在渤海大酒店盯着，只要见是来趸布的，二话不说，见面请客。把你那中文洋文都有的片子往上一递，那些人就得傻眼。然后就往咱厂里拉。

你是留学生，有派头，能唬住人，又是专学染织的，这在青岛也是独一份儿。咱现在的布和孙明祖的价钱一样，他和咱有协议，不能降价。但是咱刚开始干，咱要是规规矩矩的，永远干不过孙明祖。咱怎么办呢？好，咱暗地里拉拢那些客商，一匹布里多给他五尺，不信他们不动心。”

家驹感到疑惑：“六哥，这行吗？”

寿亭烦了：“怎么不行？沈阳也有染厂，他为什么坐着船，舍着命到青岛来？还不是图便宜？咱的布为什么比沈阳便宜？

还不是钻空子？——洋人收税收不着，北洋政府又不敢跑到洋人的地盘上来收税。大家都是图钱，还什么孙明祖的老主顾！

咱给他的利大，他就是咱的老主顾。咱是干的时间短，不如孙明祖那栈桥牌有名，可咱染的那布生生高出他一头来。两家的布放在一块儿，他就是关公后边那周仓——根本不是一道局。

你看看孙明祖染的那布，黑不溜秋的，什么玩意儿！家驹，你放开了请，请上三桌拉一个主顾来，就是头功。请客你比我内行。只要你能和那些人吃上饭，剩下的事我来办。”

家驹点头：“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

老吴跟着点头。

寿亭开始给老吴下命令：“你去渤海大酒店定房，先定半年。那些客商都常来，账房都认识他们。你让他见了趸布的，立刻上楼告诉东家。家驹，你就在房间等着，陪着二太太谈恋爱。请客吃饭办大事。你告诉渤海那掌柜的，挣了钱，也有他的份儿。现在这人哪，都得给他弄个猴儿牵着，他要是得不着便宜，帮你干事？休想！”

老吴问：“我这就去？”

“咱订他半年的房，还给他还价吗？”

“还价吗？照着脚后跟上还。一码儿是一码儿。”

老吴告退。

家驹站起来，为难地说：“六哥，你在染槽子边上跑来跳去的，我坐在酒店里看风景，我心里不是滋味儿。”

寿亭一瞪眼：“我在染槽子上闹腾，是为了咱这买卖；你在酒店喝酒捞肉，也是为了咱这买卖。把客商拉来，就是头功一件。回去收拾东西，也让二太太高兴高兴。”

家驹愤愤地说：“我刚从家里撒了疯出来，把台桌都干了。”

我要是这回去，她别以为我怕了她。”

寿亭点根烟：“家驹呀，咱也不是外人，你是我兄弟。你家大太太我也见过，别看是小脚，领到哪里也不寒碜。你完完全全可以领到青岛来，既有疼，又有爱，该有多好。你 just 不听我的，非得发丧弄上套和尚道士——添一份子乱。兄弟，本事大不如不摊上，摊上了就将就着吧！”说着拍拍家驹的肩。

家驹想起翡翠来，面有愧色，继而说：“六哥，这半年房钱也是不少。”

寿亭宽慰他：“家驹，我没上过学，也不认字儿，就是知道点事儿，也是你天天给我念报纸念来的。可咱是买卖人，这干买卖有些钱可以省下，有些钱就是要花了。你省下了盐，就能酸了酱。咱花的是小钱，挣回来的是大钱。别想钱的事，回去收拾吧。领上老二奔渤海，也让她高兴高兴。”

家驹乐了：“六哥，给她起的这个名好，以后我就叫她老二。”

寿亭叹口气：“唉，老二就老二吧。兄弟，别再弄出老三来呀！”

元亨染厂，孙明祖坐在沙发上听账房汇报销售情况。他满意地点头。

明祖有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人虽不胖，但脸上肉多。

中式打扮，绸子对襟夹袄上还挂着怀表。头发很亮，向后梳着，上唇有短胡子，浓密整齐。他掏出手绢来，包住鼻子弄了两下：“嗯，很好，很好，就照这样干。我看陈六子撑不到年底。”

要不是青岛税少，他早滚蛋了。”他站起来跑到纸篓那里吐了口痰，擦过嘴说，“都说这陈六子有两下子，我也没看出他那两下子在什么地方。开工的时候也不短了，还是和乡下那些小贩子打交道，不用说往外埠发货了，本埠的布铺都不愿意卖他那烂货。”



账房刘先生极瘦，脖子挺长：“说陈六子厉害，那是赵东俊吓唬你。现在他的布全下了乡，根本赚不到钱。前天我到布铺里走了一圈，根本看不见他那飞虎牌。”

这时，一个摩登女人进来了。她有二十三四岁，身着米色制服裤，紫红夹克衫，烫发披肩，高大性感。刘先生冲那女子躬躬身，笑笑：“贾小姐来了。”说着自动退出，顺手把门带上。

孙明祖捻灭烟站起来，张着手走过去：“思雅，我一看见你这打扮儿就冒火。”说着就搂她。

贾小姐也不挣扎，只是笑着说：“当心进来人。”

“这是咱的厂，进来人怕什么？”

“要是你老婆进来呢？”

“那正好，省得我说了，成亲。”说着就制造事端。

贾小姐虽然穿着新派，但仍不脱中国古典，半推半就含羞带笑，撩得那孙明祖欲火中烧??

## 【 5 】

李仓客栈，光线阴暗。掌柜的正在闭着眼听戏，摇头晃脑，怡然自得。吕登标进来了。他慢慢地走到柜台前，举起拳头猛砸下去，惊得掌柜的应声而起：“保护费我交了。”登标哈哈大笑。掌柜的定睛一看，自己也笑了：“哟！是吕把头，你没吓死我！我还以为是何大庚的人来了呢。”

登标一笑：“何大庚，还他娘的何二庚呢！”

掌柜的笑笑：“吕把头，有事儿？”

吕登标从绸子夹袄中掏出烟来，递一支给他：“刚才差点吓死你，这马上就得乐死你。有趸布的吗？”

“今天没有。你来接谁？”

登标把肘枕在柜台上，抽着烟说：“谁也不接，我是打麻将在上家——截和儿。陈掌柜的让我给你俩钱儿花花。”

掌柜的高兴地说：“陈掌柜的给我钱？为什么？”

登标用眼扫了下四周，放低了声音：“陈掌柜的要放个人在你店里。”

掌柜的有些慌：“什么人？不是贩大烟的吧？”

“你他娘的才贩大烟呢！”

登标说着，向门口立着的那个人一招手，那人快步走过来。

掌柜的看看他，表情紧张。

登标一乐：“放个人帮着你干活，陈掌柜的还给你钱，这好事没碰上过吧？”

“这是——”掌柜的更慌了。

登标拉过那伙计：“就让他在这里盯着，只要元亨染厂的客商一来，你就告诉他，他就回厂送信，我就过来接人。陈掌柜的说了，每年给你十块大洋。先给五块，这是定钱。”说着把五个大洋顺到柜台上。

掌柜的大喜：“我还以为干什么犯王法的事儿呢，这好办。

元亨染厂的西路客商都住这儿，保证一个也跑不了。陈掌柜的我也见过，那是痛快人。行，放心，我准给你全截住。”

登标问：“这些贼羔子趸布的都是什么地方人？”

掌柜的内行：“这些人多是潍县胶县一带的，最近还来了些黄骅任丘天津附近的。青岛的洋布便宜，加上路费趸回去也合适。”

登标点点头，他让伙计门外站着。那小伙子点点头，出去了。登标盯着掌柜的，叹口气：“高掌柜，我也挺穷??”

掌柜的忙拿出两个大洋放在登标手边，同时向门口看了看。

登标没拿，依然盯着掌柜的，把手从臂弯里拿上来，伸出了

三个指头，在掌柜的眼前晃。

掌柜的想了想：“行，就按你的意思办。”又从柜下拿上来一个大洋。

大街上，寿亭心不在焉地走着，边走边到处看。

青岛最大的布铺——万方布庄，门楣上金字起凸。门两边的石条门厢上镂着对子：“粗麻细纱勤耕事，蜀锦杭绸好还乡。”寿亭虽不认字，还是抬头看了看门面，然后抬脚进了布铺。

店里很冷清。寿亭虽然穿着平常，但有点气度。一个伙计赶紧过来问：“掌柜的，要点什么？”

寿亭笑笑，大声叫板：“什么也不要。告诉你马掌柜的，就说大华染厂陈寿亭来访。”说着立在店中央，四处察看。

马掌柜闻声而出，抱拳相迎。寿亭朗朗地大笑着：“马掌柜的气色不错呀！”

“托福！托福！”二人向内堂走去。

布铺后堂，寿亭和掌柜的近坐说话。掌柜的表情为难：“陈掌柜的，你的布确实染得好，既鲜亮，又脆生，特别是那衣久蓝，真上眼哪！可就是牌子新，老百姓没买过，怕掉颜色，价钱上也不比元亨的低，所以卖得不快呀！”

寿亭一笑：“牌子是新，可你也不能十匹布给我卖仨月呀！”

掌柜的不好意思：“陈掌柜的，你是大买卖，我是小买卖，小买卖讲的是转得快。你那布卖得慢，我就不敢再进货。我不是不帮忙，是实在没办法。”

寿亭微笑着盯着他：“我给你送办法来了。”

掌柜的转忧为喜：“噢？陈掌柜见多识广，快给我说说，咱也发点小财。”

寿亭乐了：“我让你发小财？好！发小财！你店里几个伙计？”

“三个。你问这个干什么？”

寿亭不理他：“年下回家你给他们多少‘喜面儿’？就是过年的钱。”

掌柜的笑了：“陈掌柜的，你染布是内行，可开布铺你就外行了。给什么钱？咱管他饭还给他钱？哪有那样的好事。满街全是要饭的，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得知足，还给钱？全青岛的布铺没一个给工钱的。不过，嘿嘿，大伙计也就是他们的大师兄，在咱这里干的时候长，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就给他块布，捎回去给他爹做个褂子，这就不错了。这是掌柜的赏的，他爹就得拿着这块布满村里显摆，这是他儿子挣回来的。要是给了钱，他爹还不得烧出毛病来？”

寿亭也笑了，拍着他的肩：“老兄，你这是借驴拉碾——白使唤呀！这样，让你的伙计年下到我柜上去领钱，每人一个大洋，让他们使劲给我推销飞虎牌，怎么样？”

掌柜的高兴：“好，好！陈掌柜的，你把那钱给我，我发给他们，省得他们一个一个地去麻烦你。”

寿亭笑着摇头：“给了你，你就不给他们了。你的，我另外给。这样，你卖我一匹布，我就多给你二尺的钱，也就是两毛，卖五匹就是一块。现在乡下的地不到十块钱一亩，你要是卖上二百匹，年下就能买十亩地，这是不是个小财？哈哈??”

掌柜的连连作揖，随后撇下寿亭跑出去：“你们几个都进来！”伙计们进来了，站在那里听吩咐。“这是大华染厂的陈掌柜的。咱从今天开始，使劲推销飞虎牌，来了截布的，就说飞虎牌好，颜色鲜活不掉色。陈掌柜的说了，你们要是卖好了，年下每人给你们一个大洋。快谢陈掌柜的！”

伙计们齐谢，寿亭还礼：“弟兄们，我陈六子说到做到，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先打发人把钱送来。使劲给我卖，卖好了，发了财，一块不过瘾，咱就两块。怎么样？”

伙计们乐不可支。

这时，账房在门外柜台上算账，眼珠乱转，不动声色。寿亭看着他的后背，笑笑。

掌柜的送寿亭出来，路过账房身边的时候，寿亭顺手拉了他衣襟一下。

寿亭在离布铺不远的电线杆底下蹲着抽烟，两眼乱看，等着账房。一辆洋车过来了，欠身问寿亭：“先生，坐车吗？”

寿亭笑笑：“你看我这样像坐车的吗？”

车夫怯生生地说：“先生，我今天第一天拉，我哥说，只要看见褂子上没补丁的，就得过去问问。”

寿亭按着腿站起来：“今天第一天干？”

“是，先生。”

寿亭问：“从这里拉到前海沿多少钱？”

车夫想一下：“二分，先生随便给，一分也行。”

寿亭看看那小伙子的脸，那小伙子打量自己。

寿亭轻轻地叹口气：“唉，万事开头难呀，兄弟。我当初还不如你呢。好，咱俩碰了面儿，就是前世的缘。我在这儿等人，不能坐你的车，拿着一毛钱吧。”说着把一个小纸票递给车夫。

这事来得太突然，车夫吓得往后退。寿亭笑了：“我既不是码头上的恶霸，也不是绑票的土匪，我是大华染厂的掌柜的。

你的车有车租，一天挣不着钱，就得自己赔上。刚干，不会干。

这干买卖什么时候都能赔，就是一开张不能赔。拿着，兄弟。”

这时，寿亭看见账房朝这边走来，把钱塞到车夫的号衣口袋里，迎着账房走去。

车夫的手伸进口袋，拿出钱来，看着寿亭背影，表情木然，随后拉着那空车扭头走，边走边回头。

“陈掌柜的，找我有事？”账房回头望布铺。

寿亭也没看他，眼看着马路对面：“使劲卖，每匹布里有你一尺的好处。年下到我那里去领钱。”

账房抱拳胸前：“陈掌柜的放心，这事我准办好。飞虎牌卖得好，咱就少进元亨那栈桥牌。陈掌柜的，我走了。”

寿亭扔掉烟蒂，抬眼望向街尽头，嘴角是一丝轻蔑的笑意。

寿亭又进了另一家布铺。

他站在店堂正中：“通报葛掌柜的，就说大华染厂陈寿亭来访。”

## 【 7 】

这是渤海大酒店的餐厅。傍晚，窗外的海正在涨潮，轰轰有声。家驹和二太太在那里等客人。他身着白西装，叼着象牙烟嘴，架着二郎腿，表情悠闲。二太太还是那套学生行头，只是妆化得浓了点，原来的小家薄相又透出轻佻。家驹不愿看她，望向外面的海。

二太太给家驹倒茶，坐回去后说：“六哥看上去土，可出手很大方，是干大事的人。”

家驹不屑地说：“你不是说六哥是个土老巴子吗？哼！”

“我是嫌他反对咱俩恋爱，所以才这样说的。他是有本事，可他不懂新式的男女感情。”

家驹从烟嘴上推掉烟蒂：“他不懂新式男女感情？哼，六哥谈恋爱的时候，你兴许还没上学呢！他和六嫂十五岁就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是书里才有的恋爱。你懂个屁！”

二太太正想说自己是不懂屁，这时客人来了。家驹马上换上笑脸：“任掌柜的好！”

任掌柜的抱拳，家驹把手伸过去。任掌柜顿了顿，忙伸手握过来：“卢先生好，好！”

家驹转身介绍说：“这是我二太太，也是我的私人秘书——王桂珍。”

王桂珍颌首淡笑，妖媚地把手伸向任掌柜，任掌柜表情慌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伸上来？

海浪涌上了窗子，又很快地退下。

那三人举起了红酒，不知祝福些什么？

明祖和贾小姐也走进餐厅。这时，贾小姐一眼看见了任掌柜，拉了明祖一下：“看，长春的老任。”

明祖寻找，发现目标，很纳闷地摇头：“他俩怎么认识的？”

贾小姐只看家驹：“卢家驹是有点风度，你看那派头。”

明祖不无妒意地说：“派头？他那合伙人更有派头，连个字也不认。我说，这老任来了，怎么也不给咱说一声？”

贾小姐说：“甭管了，明天他准到咱厂里来。咱换家馆子吃饭吧。”明祖点点头，和贾小姐撤了出来。

晚上，福庆睡着了，采芹坐在桌前，独对孤灯，思念着寿亭。灯里的火苗跳动，屋里的影子摇曳。采芹双手托着腮，神往地看着前方，她想起了一些往事，不由得笑了。笑过之后，脸上是苦楚的相思。慢慢地，她要说话，可嘴动了几下，却出不来声音。她无奈地摇头，过去看看孩子，福庆在梦乡里。采芹伏下身去，轻轻地吻了一下儿子，又把脸贴在儿子的小脸上，然后给儿子向上拉了一下小被子。又回到桌前，看着灯发呆。

“六哥，你真这么忙吗？”声音那么弱，那么长。

柱子两口子此刻正在屋里喝茶。媳妇说：“他爹，我看六嫂这两天不高兴，是不是想六哥呀？”

柱子叹口气：“不光她想，我都想。我说，你会写字，不行明天你过去和采芹商量商量，给六哥写封信。咱爹虽会写，可这不方便。”

柱子媳妇看上去挺利索，薄嘴唇，细长眼，皮肤白净。

“这——写是行，可六哥自己念不了，还得卢少爷念。这夫妻之间的书信外人念??不大合适吧。你说呢，他爹？”

柱子想想：“没事儿，也就是说说心里话，又没别的。我说，也别等明天了，你这就去采芹那里，先去陪她说说话。

媳妇答应着起身。

柱子叹口气：“唉，还是唱戏的说得对，‘嫁夫不嫁买卖汉，一辈子夫妻两年半’。这一年见个一回两回的，也真是急人。快，快去，六哥也是想采芹，快去商量着写，拿着你那套家什，今天晚上就写。”

柱子说着双手给太太捧过砚台：“咱爹什么都好，就是当初忘了教俺仨认字儿。这倒好，采芹写不了，六哥看不懂，可急死我了！”

柱子叹口气：“不光她想，我都想。我说，你会写字，不行明天你过去和采芹商量商量，给六哥写封信。咱爹虽会写，可这不方便。”

柱子说着双手给太太捧过砚台：“咱爹什么都好，就是当初忘了教俺仨认字儿。这倒好，采芹写不了，六哥看不懂，可急死我了！”









































## 第六章

### 【1】

下午四点多钟，家驹在家里洗漱，以备精神焕发地去会贾小姐。他在那里洗脸，二太太捧着毛巾一旁侍候。家驹脸上带着水，侧着脸说：“我是这样说，并没让你这样做。”

二太太低着头：“你说得对，女人最大的武器是温柔。”

家驹，以前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无所谓什么原谅。咱俩本来不认识，两个生人突然在一起生活，相互不适应这很正常。”说着继续洗脸。

二太太表情更加温顺：“晚上回来吗？（免费书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还不一定，看客人是不是去崂山或者打不打麻将。我尽量回来。”家驹接着手巾来擦，接手巾的一刹那，嘴角有一丝胜利的微笑。

家驹往脸上抹雪花膏，二太太先期来到梳妆台前，拿好头油预备着。家驹坐在梳妆台前，二太太递上头油之后，又去衣橱里取出领带捧在手里。

“家驹，咱什么时候回张店？我好给咱爸咱妈买点礼物。”

要走就得快走，我的肚子再大了就不方便了。”

让二太太这一温柔，家驹有些惭愧，打好领带之后，双手放在二太太的肩上。二太太就势伏在他胸前：“你答应我，别再去找欧桂花，她不是好人。”

家驹借着搂住她的机会，抬起手来看了一下手表：“六哥说得对，得留着钱干大事业，不能再乱花钱。”

二太太在他怀里说：“我当初是让你的风度给迷住了，不管你家里是不是有太太，无意中伤害了你张店家里的太太。以后我就叫她大姐吧，反正她也比我大。当初我想嫁给你，我爸妈都反对，但是我爱你，谁也不能阻止我。可是欧桂花就不一样了，她是看见你的钱，是冲着你是大华染厂的东家来的。现在大华比以前有名，还上了电台，她更不会放过你。家驹，我给你生第一个孩子，这是咱俩爱情的结晶，是纯洁的。”

家驹的眼珠乱转，随声应付：“是纯洁的，第一个孩子??”家驹想走，但当时的情势又使他不能生硬地离开，就借势拿烟，推开了二太太。

家驹点着烟，在餐桌前坐下来。二太太冲着外面轻唤：“小红，先生的咖啡好了吗？”

小丫头端着咖啡过来放下。二太太问：“你还吃点点心垫垫吗？”

“不用了，这就走。”

二太太对丫头说：“那你去吧。”丫头出去了。她出来门，捂着嘴笑。

家驹抽着烟说：“咱爹那里倒是不用买什么礼物。只是你自己多带点衣服。张店是个县城，虽说旁边就是洪山煤矿，可是冬天不兴生炉子，怕你一下子受不了。你没在乡下或者县城里生活过，去体会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二太太把手放在家驹的手上：“咱爸咱妈都那么大了，他们都不怕冷，我更没事。我回去以后好好的，让二老高高兴兴的，和大姐也搞好关系。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家驹，当初你一登上讲台，我就看傻了，你穿着白西装，那么潇洒。你讲的什么我全没听见，光看你了。我现在得到了你，我要好好珍惜，不让别人来碰你，你是属于我的，家驹，你永远是我梦里的白马王子??”

家驹怕缠绵下去一时难脱身，就看表，佯装惊异：“哟，我可得走了。”说着站起来。

洋车等在院门口，他下楼上了车，回头望时，见二太太正从窗口处，甜蜜地笑着向他招手。家驹忽然觉得自己很虚伪。

临海大酒店是一座三层的楼，是走了样的西式建筑，门前有柱子也有白石拱顶，本是想豪华，但这一弄看上去倒像个西洋的中学。

家驹穿着灰西装来到门口，门童把门拉开。虽说是中餐馆，但那些服务生倒是西式打扮，短立领的白制服，带着牙线的紫红裤子，头上还扣着顶浅筒帽。如果说饭店像中学，那这门童就是中学乐队的号手。

家驹遵循西洋传统，手里还拿着一簇花，以康乃馨为主，加配石楠竹及苏铁，看上去像求婚。他进门之后两眼乱找。门童问：“是大华染厂的卢董事长吗？”家驹一愣，随之说是。

门童说：“贾小姐让你在餐厅六号台等她，她一会儿就下来。这边请，卢先生。”门童把手伸向前方，引导航向。

家驹没动，站在原地问：“她住在这儿？不是不让元亨??”

门童说：“对，住 201 房。贾小姐说你也可以直接上去。

先生要上去吗？”

家驹想了想，还是跟着门童去了餐厅。

吕登标从结账台上回过身来，看着家驹走去，捂着嘴乐。

这餐厅靠着海，家驹点上支烟慢慢抽着，看着窗外的景色。

他向上推了一下眼镜，想着可能发生的事情，嘴角上，有一丝笑意。那束花躺在餐桌上，等着被献出去，然后再回来。

家驹背对着餐厅门口，但当贾小姐出现时，他从周围人们的目光里，就知道身后出了情况。他从容地转过身，随之站了起来，脸上出现了惊异和喜悦。

贾小姐妩媚地笑着，向家驹款款走来。她胯骨很宽，人也高大，长发披肩卷曲。下身穿着米黄色的马裤，小腿侧部是一排扣子，半截小腿套在棕红马靴里。上身是银灰色的东洋绸灯笼鼓袖的衬衫，束在腰里。还扎着三指宽的水手皮带。她这一身行头，衬得餐厅里其他几个新式女性保守委顿，光彩全无，像是夏天太阳底下的电灯。

家驹伸手拿过那束花，笑笑，献上。

贾小姐先闻闻花，随之嫣然一笑：“卢先生久等了。”伸过手来让家驹亲吻。家驹没想到她这套西洋路数如此地道，稍一停顿，一是意外，再就是怕周围的人嗤笑。但那有红指甲的手就在那里，他已经退路全无，于是躬身轻吻手背：“贾小姐真是楚楚动人。”

贾小姐轻描淡写地勾了他一眼：“谢谢。打动卢先生可不容易。”家驹拿起菜单，推了推眼镜正要点菜，贾小姐从上边一把拿了过去：“不用点了，今天我请卢先生，已经安排好了。”她象征性地回脸对服务生说：“上菜吧！”服务生深鞠一躬，去了。

二人相对而笑，脉脉含情，眉来眼去。春天似乎不只在外面。一个涨潮的海浪打在窗上??

家驹脱掉西装，另一个服务生马上接过去，同时把衣撑伸入西装的肩，反叠过来，十分地道。

家驹卷起白衬衫重新坐好，用手撑住台边，正式进入操练状态。

贾小姐看到了家驹手腕上的方形手表：“这手表真别致，浪琴？”说着就拿住了家驹的手。家驹的表情出现浅层次的慌乱，忙给贾小姐更正：“摩凡陀。是上学的时候买的。”

贾小姐点点头，把家驹的手放回原处。大面积的侵占转为小范围的骚扰——用手指轻抚。家驹深谙此道，亦将手放在她的手背上，做原地运动。他不由得喟然长叹：“知己——红颜——春日——海天，这才是新式的四具美！”

贾小姐虽是穿着新派，但那文化水准未必听得懂家驹的话。

家驹见周围的人向这边看，不等贾小姐的恭维到来，就说：“speak in English, please?（请用英语好吗？）”

贾小姐笑笑：“我的英语还不足以与卢先生交谈。”贾小姐看他一眼，然后把目光投向窗外，笑着，笑得很甜蜜遥远。

她也没让家驹把手拿开，听任他私下里抚慰。

菜上来了。贾小姐缩回手来：“菜上来了。”

另一个服务生用盘子端过一瓶红酒，请家驹鉴定。家驹拿过来看看瓶贴：“scotch whisky（苏格兰威士忌），这酒比中国白酒都猛烈。”

贾小姐甜蜜地挑衅：“卢先生怕吗？”

家驹笑笑，表示这不过是小场面，自己不怕。

服务生把酒往杯里灌，家驹看看酒杯，再看看服务生：“boy（男孩，在餐厅中专指服务生），这酒不能倒这么多。”

服务生刚想停下，贾小姐说：“倒吧，这是中国。”

家驹也承认贾小姐说的是实情，就由着服务生倒了大半杯。

二人举起酒，在眼前深情一停，碰杯。

登标手扒着餐厅的门边，脸也贴在门边上，把两道目光使劲伸将进去。看着家驹和贾小姐轻声说笑，鼓鼓捣捣，他满脸艳羡，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垂头丧气。

这时，海边华灯初放。

旁边小桌上的一对新式男女自知抵不住这对近邻，站起来走了。路过时，那男的还向家驹他俩轻轻躬身。

贾小姐铲一只海参要喂家驹，家驹看看四周，想接过勺子自己吃，贾小姐向旁边一躲。家驹无奈，就像被形势所迫的证券交易商，稀里糊涂地赶紧张口吞进。

贾小姐喝了几杯酒，脸颊潮红温烫，人也显得更妖冶动人。

她问家驹：“你在国外那么久，怎么没带一个洋小姐回来？”

家驹的烟飘近她，她厌烦而又妩媚地用手驱赶。

家驹借势出击：“那时候老实，只知道家里给订了亲，所以没往这方面想。唉！是不是很傻呀？”

贾小姐一歪头：“现在后悔了？”

家驹笑笑：“无所谓后悔，现在想找个洋小姐也不是难事，只是中国女人已经够好了。”说时，眼睛盯向贾小姐。

贾小姐抿嘴一笑，把酒再举起??

天黑实了，再也看不见外边，那瓶酒也喝完了。家驹的脸上出了油光。

服务生又拿着一瓶酒过来，躬身问贾小姐：“小姐，还要打开吗？”

家驹已有醉意，左肘枕着台面，右手在头上摆：“思雅，今天就这样吧。别再开了，我行了，再有一小杯就醉了。”

服务生拿着酒走了。

贾小姐两眼放亮光：“卢先生醉了？”

家驹索性跃出战壕：“光这酒还不要紧，主要还有你这人。

良宵美宴，海景佳人，真是人生一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今天之约，是一个灿烂的记忆，它会在人生的阅历中闪着光芒，让我终生难忘。”说罢又把头垂回去。

贾小姐看着他的头顶笑：“家驹，我也一样。‘舍家趁夜随君往，何惜红颜当酒垆。’古人都那么浪漫，我们??”

家驹一听这话，酒减了一些：“是这样，有时是要放弃一些东西。我们走吧，再这样下去，我大概会此情难抑。思雅??”

贾小姐本想去挽家驹，可他却真的自己站了起来。贾小姐笑笑：“你这是有酒做着防护，说出一些心里话。”

家驹已经完全暴露，也就只能承认现实：“一切都是随遇而安。”说着搀着贾小姐堂而皇之地向外走。

他俩相携着走向餐厅门口，那束花被遗落在桌上。

家驹搀着贾小姐来到楼梯口——其实他俩是相互倚着，才不至于全摔倒。她借醉撒娇，把头倚在家驹的肩上，闭着眼命令：“送我上楼！”

家驹搀着她上楼。

服务生帮他们打开门，家驹搀着她进了房间。这是一个套间，外面有沙发。家驹想扶她坐下，刚往沙发那里走，贾小姐就下达了下步的行动指示：“扶我去床上！”

家驹扶着她到床边，看样子是想渐渐松手扶着她躺下，这时，贾小姐由侧转正，抱定了家驹，二人缓缓地倒下去。

一阵热烈的忙??

序曲过后，贾小姐闭着眼交代下一步的工作：“把靴子脱下来??”

登标连蹦带跳地奔下楼，绸褂子衣襟向后飘着，飞奔出酒店。

账房有三十多岁，站在柜台里笑了。

## 【 2 】

大华染厂的伙房就是餐厅，那边的大锅里热气缕缕袅袅，屋中央吊着一盏小电灯，衬得屋里昏暗。十几张粗木桌子，围坐着一些工人。寿亭蹲在板凳上和工人一起吃饭。他光着膀子，左手里是个大窝头，右手端着黑碗喝稀饭。中间是一大盘子咸菜。吴先生坐在寿亭旁边，吃得较斯文。

登标擦着头上的汗，走到寿亭身后，神秘地说：“掌柜的。”

寿亭侧回头，然后夹了一下子咸菜放在稀饭上，和登标一起出来。

登标喘着：“掌柜的，东家和大洋马上了楼。”

寿亭把碗放在窗台上：“噢，你看见了？”

“嗯，我亲眼看见的。”

寿亭乐了：“你估摸着能弄出点实事来？”

登标也笑了：“掌柜的，你是没见，那大洋马太馋人了。

我说不出她那股子味来。这么说吧，别说东家，就是你，掌柜的，兴许也扛不住她。”

寿亭又气又乐：“去你娘的，我扛什么呀！人家又没找我。

登标，你说，她为什么舍身陪东家？”

登标摇头。

寿亭接着嘱咐：“这事，对谁也不能说，特别是年下回家，更不能对你表姐说。买卖人，这种事儿免不了。”

登标：“掌柜的放心，我不说。说了之后我翠表姐更伤心。

掌柜的，你说，东家咋那么招女人喜欢呢？”

寿亭笑笑：“这是让咱们给比的。你看咱这些人，土了巴叽的。东家和咱们比起来，就像谷子地里蹿高粱，人家能看不见？”

登标点头，认为说得有道理。

寿亭忽然醒悟：“快，快去给二太太送信儿，就说东家陪客商打麻将，今天晚上兴许回不来。送完了信，你再去宾馆门口守着，别让东家回了家。要是一旦弄到两岔里去，二太太还得来找我闹。”

登标为难：“你是说东家能在那里住一夜？”

寿亭笑了：“一夜不一夜说不准，反正一时半会儿完不了。

你先去守着吧。”

“他要是夜里在那里住下，我也一直守着？”

寿亭一瞪眼：“怎么着？要不你去车间干活，我另让人去？”

登标见势不好，没敢说别的，撩起衣襟擦擦汗，走了。

寿亭回手从窗台上端过稀饭，笑着摇摇头。吴先生跟出来了：“掌柜的笑什么？”

寿亭说：“美人关，美人关，连皮带肉地往下粘。没治！”

我说老吴，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热咱东家？”

老吴很外行地摇摇头：“掌柜的，这事儿你都弄不懂，我就更别说了。你要是说做账嘛——”

寿亭打断他：“我又没问你账。我是想，这大洋马不缺吃不缺穿的，这是想干什么呢？难道是‘王司徒用计间董吕，凤仪亭吕布戏貂婵’，想离间我和东家？”

老吴说：“掌柜的，甭管谁戏谁了，这回你可得摠着。东家已经有俩貂婵了，再弄回一个去，咱年下怎么见老东家？我现在就犯愁。”

寿亭端过窗台上的饭碗，对老吴说：“不管怎么着了，明天咱就知道了。这一时里，东家是山顶上的碌碡往下滚，想刹也刹不住了。”

### 【 3 】

早上，贾小姐走进元亨染厂的明祖办公室。明祖站起来，下意识地在贾小姐身上找受伤线索：“怎么样？”

贾小姐坐下：“什么怎么样？”

明祖赶紧赔笑脸：“我说那方子。”

贾小姐审视着自己的手背：“还有些周折。”

明祖凑过来：“噢？现在还不行？”

贾小姐保持原姿势：“那方子是陈六子自己配的，投料的时候谁也不让看。”



明祖有点急：“这么说咱白陪他??”

贾小姐抬起眼来：“白陪什么？净胡思乱想。卢家驹去要了，他说问题不大，等会儿给个信儿。”

明祖退回来：“这方子是一个工厂的命根子，怕是不那么简单。”

贾小姐说：“什么不简单？东家说了掌柜的就得听。我看陈六子离开卢家驹，自己也没法儿干。”

明祖笑笑：“我看卢家驹要不来那方子。等会儿你给他打电话，看看咱俩谁说得对。”

阳光从南窗里射进来。寿亭在办公室，与吴先生对账。吴先生合上账本夹在腋下，说：“掌柜的，你好几天没睡觉了，还是先睡一会儿吧。”

寿亭揉揉眼，点上支烟：“老吴，咱只有一趟槽子，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干，也不到孙明祖的四分之一。趁着现在卖得好，多挣点儿钱，回头咱再上一套机器。你把钱拢一下，回头让东家先和德和洋行聊聊，怎么着也得再上套机器。就是上套机器，也得用四五年才能撵上元亨。”

家驹进来了，形态有些垮，眼神躲躲闪闪，不敢正视寿亭。

他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就想去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寿亭笑着问：“才一夜就扛不住了？”

家驹摆摆手：“六哥，别提了，我遇上难事了。”说着坐到他那椅子上，把寿亭的烟缸拉过来。

寿亭站起来：“怎么着？大洋马想嫁给你？”

家驹点烟：“那倒简单了。老吴，你先出去一下。”

老吴看看家驹，眼里带着乐子走了。

家驹看着老吴带上了门，站起来凑到寿亭跟前：“六哥，我作了大孽了！”

寿亭也紧张：“怎么了，快说，你他娘的快说呀！”

家驹摇摇头：“唉，六哥，大洋马要咱染布的方子。”

“什么？”寿亭的眼瞪圆了。

家驹不敢抬头：“我知道她请我吃饭准没好事，可没想到这一手。都怨我，喝了口酒。”

寿亭气得在屋里乱转，像是上了发条：“你知道吧？那是咱的命！这孙明祖也忒不是玩意了，这是刨咱的祖坟呀！你他娘的也没数。你先问准了什么事，然后再脱裤子啊！你倒好，不管什么后果，你先把事办了。”他指着家驹，“你说，这怎么办吧？”

家驹已泄劲：“不给她也就是了，我回头给她点钱。”

寿亭又在屋里转了两圈，更加愤怒：“放屁！大洋马是元亨的股东，咱俩的房子都是租的，人家住着自己的小洋楼，一般的小钱根本看不到眼里。好，咱给大钱，可这老吴是你爹派来的，这钱他能给？就算能给，这也忒贵了，比娶仨姨太太都贵。”

家驹下巴落到最低：“是她自己主动勾的我，就是不给她钱，她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寿亭又气又乐：“现在是??都把我气糊涂了。她要的不是钱，是方子。你没说这方子只有我自己知道？”

家驹还是不敢抬头：“说了，她让我向你耍，还说让我再给她挖个懂行的伙计。”

寿亭逼近他：“你答应了？”

家驹向后退守：“在那个时候，好比在泰山的十八盘上，想站也站不住。我什么都忘了。”

寿亭一跳坐到桌子上，口气突然松下来：“家驹，你没问问她厂里要不要我？你娘也不知道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点心！”

家驹脸上淌下黄汗，手垂着：“六哥，要不我先回张店躲上一个月？”

寿亭又从桌子上下来：“家驹，咱给布铺里让利，让你在渤海大酒店截客商，事儿巧，正好赶上学生游街，咱这买卖才算缓过苗儿来。你倒好！真是没用，没打着兔子反倒崩瞎了自家的眼。”

家驹站立在原处独自忍受，等待最后结果。

寿亭接着说：“家驹，孙明祖那么喜欢大洋马，可没收她当姨太太，就是为了把她用到买卖上。人家美人儿都能舍出去，这买卖还能干不好？咱给布铺里的那点好处，他用不了几天就能弄明白。就算咱当时有点名，可栈桥牌是多年的老字号，元亨厂又大，想把咱干挺了还不是很容易？咱的长处就是布色好，这是我多年摸索出来的，这是咱的命呀！家驹！祖宗！现在你睡了大洋马，咱就是死赖着不给方子，她也不能把咱怎么样。

可是，家驹，那咱可成了无赖了。你可是留学生呀！”寿亭这时眼睛乱转，嘴角上也渐出笑意，气不如刚才足了。

家驹抬起头来：“那我怎么办，六哥？”

寿亭在屋里来回走：“这孙明祖也忒不是东西了，使出这样的毒计。我怎么事先没想到呢！”

吴先生进来了，只是进来一步，不敢深入：“掌柜的，楼下有东家的电话。”

家驹问：“什么人打来的？”

吴先生看看寿亭，然后对家驹说：“是个女的。”

“不接！”家驹烦躁地摆手。

寿亭一伸手：“慢！接！看看她说什么。”

“她准是问那方子。”

“给她！慢！给了她咱怎么办呢？不过，人得有信用，特别是对女人。我还有套备用的，咱还能让她撵不上。家驹，这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呀！去，答应人家吧。人家大洋马也是有名有姓的主儿，也是青岛数得着的美人儿，人家哼哼唧唧地陪了你一晚上，是得给人家点东西。去吧，接电话，方子伙计都给。”

家驹用手绢抹一遍汗，想谢寿亭又不敢，头颅保持着原来的角度转身出去了。老吴跟在后面。寿亭大喊：“老吴，你回来！”

老吴表情痛苦：“掌柜的，真给她那方子？咱??”

寿亭抬手打断他，叹口气：“唉，要不有什么办法？你去车间，把那——”寿亭想着，“把王长更叫来，人家不仅要方子，还让给她个伙计。这回倒利索。”

老吴说：“掌柜的，这王长更可是挺能干呀！”

寿亭也无奈：“就这么着吧！”

#### 【4】

贾小姐在明祖办公室里打电话。明祖站在她后面，身子前倾，努力想听清通话内容。

贾小姐放下电话：“办好了，陈六子同意给方子，家驹还给挖了伙计。这下行了吧？”

明祖刚想高兴，转而思忖：“这陈六子怎么这么大方？不对，他准捣鬼，肯定捣鬼。我听赵东初说过，这陈六子脑子极快，贼心跟最多。不行，这事得慎重。”

贾小姐哼了一声：“慎重什么？咱又不是拿来就用，咱得翻来覆去地试，真行咱才用，不行咱还用呀！我说过了，家驹是东家，陈六子是掌柜的。东家说什么掌柜的能不听吗？家驹让着陈六子，是图省心，大事还是家驹说了算。”

明祖摇摇头：“他这东家要真能这样干，我看这大华染厂撑不了几天。陈六子投错了主儿喽！”

家驹回到寿亭办公室，眼里含着泪，嗫嚅道：“六哥，都怨我??”

寿亭摆摆手：“嗨，事儿出了，说什么也晚了。我让老吴去叫王长更，人家不是还要个伙计吗，给他个好的。”

家驹又想道歉，寿亭止住他：“家驹，以后看着谁好，咱直接娶过来，别招猫惹狗的，弄不好更贵。”

王长更进来了，寿亭示意他稍等。“家驹，你这一夜也没闲着，陪着客商打了一夜麻将，那也不是个轻快活儿，早回去歇歇吧。我得给长更交代几句，去了把布给人家染好。”

家驹犹豫了一下，出去了。

寿亭让长更坐到桌前。这小子有二十四五岁，剃着光头，两眼挺大，挺机灵。

寿亭过去关上门，又拉了一下门，确认已关好。

二人低声密谋??

“长更，你明天早晨跟着东家去元亨，办完了事你就回周村，我这就让人给柱子写信，过了年你再回来。”

长更点头：“掌柜的放心，这事我能办好。”寿亭拿过桌上的三包东西：“这三包东西你拿着，方子我给东家。这元亨染厂我去过，他有个样子槽。他得了咱这新方子肯定不敢大批染，他要先在样子槽里试着染样子。你记着，在水又烫手又不太烫手的时候，再下这东西。不能让人看见。千万记着，早下晚下都不行。他连染上三次心里有底了，才敢大批染。如果他三次以后还试染，你就回来再拿几包。一般不会超过三次。”

长更问：“他要开了大机器那我怎么办？还往里放这东西吗？”

寿亭听了哈哈大笑??

## 【 5 】

第二天早上，孙明祖在办公室里和家驹说话。贾小姐在一边坐着，不住地用眼瞟家驹。明祖表情混乱。

明祖说：“我去车间看看。”说着，不等家驹反应，出去了。

贾小姐一见明祖退出，就朝家驹走来。家驹下意识地进入防守状态。贾小姐过来搂住他：“亲爱的。”家驹慌神，忙推开她：“不行，明祖进来怎么办？”

贾小姐虽说是舍身取配方，但也是真挺喜欢家驹。她人太大，坐在家驹的腿上高出一截，很不方便继续操练，于是就下来，拉家驹去长沙发上坐，然后拿过家驹的脸来就吃。家驹见其浓情似火，也不能拒绝，只得应对，但是少了些英勇。稍后，贾小姐提出一个周期性的可行性计划：“咱们每个礼拜见一次好吗？家驹，我是真的喜欢你。”

家驹说：“我也很喜欢你。可我觉得咱俩的来往是不纯洁的，我已经很自责了。”

车间里，李先生像个药房里的伙计，一边看着方子，一边让那几个伙计称这称那。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点头。

王长更伸手试水温，一包东西倒进去。

明祖过来了，长更上去就鞠躬：“东家好！”

明祖对李先生说：“你看看，人家卢先生的伙计多有规矩。”

长更，以后在元亨，你就是第二主机。”说着，把手放到长更肩上，“我绝对亏待不了你，让你在这里干一年，顶在大华干三年。好好干，咱真发了大财，你一样是股东。”

长更再鞠躬：“全靠东家养活。”

明祖乐了，哈哈大笑起来。

元亨染厂虽然大，但环境和大华差不多，也是黑乎乎的，热气腾腾，那硫酸味呛得明祖打了两个喷嚏。李先生忙过来说：“董事长，你回去吧。这里的硫酸味道太浓，你受不了。我烘干完了立刻送上去。”

明祖又到槽子边上看了看，转身走了。

办公室里，家驹又回到了单人沙发里，贾小姐坐在扶手上。

家驹多次让她下来，她搂着家驹就是不肯，一会儿亲家驹的头一下子，惊得家驹直看门：“快下来，明祖别一步进来喽！”

贾小姐又亲了他一下：“进来了怕什么，我又不是他的。”

尽管这样说，还是下来坐到另一只沙发上。

家驹长出了一口气：“唉！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没让陈掌柜的骂死。”

“你还怕他？那个土孙？”

“不是怕。这方子是人家的，当初入股算成了股本，让我拿出来给你，人家肯定不高兴。好在陈掌柜的还有备用的，这才把这老方子给了我。”

贾小姐立刻收敛温柔：“你把那个方子也要来。”

家驹冷冷地说：“思雅，行了，我也得吃饭哪！大华也得发展呀！别说陈掌柜的不能给，就是能给，我也不同意。以后咱再来往，就是风月友谊，别再和买卖掺和到一起好吗？”

贾小姐对家驹下一步的工作方针还没表态，明祖已经在敲门了，她站起来过去把门打开。明祖进来了，冲着家驹胡乱表示。

李先生拿着一块布进来了，明祖赶紧站起来看。

李先生说：“真是不错，和大华的布样一模一样。”说着拿着另一块布样进行

比对。

家驹成了内行：“你这是急着看样子，烘干急了点，要是正常烘干，可能还鲜亮。”

明祖兴高采烈：“好好，再染遍样子。”

李先生走了，明祖拿着那块布爱不释手。贾小姐和家驹用眼交流。

明祖放下布样，过来拉住家驹的手：“卢先生，你回去替我谢谢寿亭，改天我请他吃鱼翅席。这可帮了我大忙了。”

贾小姐把二郎腿拿下来，准备送客。

## 【 6 】

寿亭在办公室里嘿嘿独笑，然后转成了哈哈大笑。

家驹进来了：“六哥，你在笑什么？”

寿亭收住笑声：“我笑什么？笑有你这样的东家。你腾着云，驾着雾，什么都敢答应。”

家驹尴尬地傻笑：“你把咱那方子给了元亨，咱以后怎么办？”

寿亭脸一沉：“怎么办？等死呀！年下回去我要是给你爹说了这一段儿，兄弟，你就在张店趴着吧！”

家驹慌忙说：“六哥不会，六哥不会。都怨我，都怨我。”

那洋酒也太厉害，比你喝的那‘烧刀子’还厉害。这人哪，不能喝酒，一喝上酒，什么都忘了。唉，还是古人说得对，英雄难过美人关哪！”

寿亭腾地跳起来：“什么？你是英雄？有你这样的英雄？”

家驹忙更正：“我是说，英雄都难过美人关，何况我呢！”

寿亭坐回去：“家驹，刚才我在想，幸亏你没赶上前清。

要是在前清，你再干李鸿章那个差使，那才热闹呢！”

家驹见寿亭的情绪有好转，也就松弛下来，接着话头说：“我比人家差远了，

李鸿章敢往英国外交部的红地毯上吐黏痰，我可不敢。”说完自己带头笑起来。

寿亭拿过两张报纸扔给家驹：“这报纸两天没念了。你昨天是鹌鹑抱着窝进来了黄鼬——惊了蛋儿。今天你又出使元亨。

这两天的报纸一块念，补上。”

家驹见一切恢复正常，表情也轻松了，清了清嗓子：“先念外头的事儿，还是先念青岛的事儿？”

寿亭点上烟，指示道：“先捡着和咱染厂沾点儿边的念，随后再念那些用不大着的。至于那些娶媳发丧，还有那些獾生了个狗之类的狗屁新闻，今天就省了吧！”

明祖和贾小姐正在亲昵，有人敲门，明祖站起，整顿一下，喊道：“进来！”

李先生又拿着布样进来：“东家，挺好，这回烘干稍微慢了一点，真是更鲜亮。”

明祖拿着布看，稍顿，他问：“李先生，他那方子和咱们有什么不一样？”

李先生想了想：“区别相当大，根本就不是一路。咱是纯色为主，加色辅助。陈六子这方子全是中间色，多色调配，找不出哪一个为主来。我在另一个小槽里试了一下，稍微有点出入都不行。另外就是他添了点助色剂。我觉得，这是他和咱最不一样的地方。一般染蓝，一加助色剂就偏黑。他这个不添助色剂，那颜色就在上头浮着。董事长，这方子可不能外传，咱有了这方子，全山东谁也不怕。包括济南三元染厂，别看他厂大。”

明祖点点头：“嗯。这方子就你拿着，别人连看也不让他看。你去吧，再染一遍，要是没有问题，开大机器染。从今天开始，你和新来的王长更到小伙房吃饭。工钱吗，你肯定长，那小子的工钱再另说，咱先看看他那本事。但有一条，你帮着我留住这小子。我看他抽烟，打发人给他买一条子炮台。跟着陈六子有什么出息，给那么点钱，整天吃咸鱼。那咸鱼比咸菜都便宜。”

李先生一听长工钱有自己，早已是点头哈腰，又听能到小伙房吃饭，更是受宠若惊：“要是再试一遍没事，我看咱今天夜里也别停下，连轴转。”

明祖点点头认同：“可以，记着那方子，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就是你也不能带出元亨染厂。”

李先生表决心，然后出去了。



明祖又来到沙发边：“思雅，这回你可办了大事了。咱这布要是和大华染得一样，用不了几天，陈六子就得卷铺盖走人。”

贾小姐越发有理：“我说吧，掌柜的再能，也得听东家的。”

明祖叹口气：“唉！这不读书不行呀，不认字，陈六子就吃了这个亏。《老子》上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可惜他不懂。从此，大华将风光不再。哈哈，多亏你呀，宝贝！”

说着把思雅揽入怀中。

贾小姐挣开：“别试了，快开大机器染吧。”

明祖想了想：“再试一次，真的没问题了再开大机器。哼，我十五天之内就能将陈六子逼得无路可走。”

## 【 7 】

天晚了，寿亭下楼正要回家，刚从窗台上拿过锁，王长更来了：“掌柜的。”

寿亭有些惊异：“你怎么回来了？”

“他的四台机器全开了，今天夜里也不歇着，一次投染了二百匹。掌柜的，人家那么多机器，咱什么时候能撵上人家呀！”

寿亭笑笑：“很快，很快就撵上他。我说，你还得回去，起码再待三天。”寿亭仰脸向天，算计着，“白天黑夜不停地干，烘干，再加上拉宽拉长，还有整平烫熨。”他转向王长更，“咱得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他每天染多少匹你给我记下来，天天回来报信儿。再待上三天，要不他们记不住。”

长更愣愣地答应着：“掌柜的，三天以后呢？”

寿亭说：“三天以后再说。你先回去。也可能待两天就行，现在定不下。到时候我让吕把头去告诉你。”











































## 第八章

### 【1】

早上，天阴着，空气很潮湿。

青岛大华染厂门口，门房在用左手扫地——他的右手被机器轧掉了。人们都穿上短袖的衣服，他却依然穿着长袖白布褂。

右袖口瘪着，装在衣袋中。

寿亭在路上拾了一块炭，如半块砖大，他挺高兴，边走边看那块炭（免费书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门房见了寿亭，笑脸迎上去：“掌柜的早。”说着就接过那块炭。

“拾了块炭，发了个小财，送到锅炉房去。”

“哎，我知道。”

寿亭刚想走，可又停下来。他看了看天，指着门房那半截胳膊问：“这天不好，断了的那个地方疼不？”

门房笑笑：“就是觉得紧绷绷的，倒是不疼。嘿嘿！”

寿亭拍拍他的肩头，叹口气，低着头走了。

那门房看着寿亭的背影，又看看自己的断臂，也叹了一口气，拿着那块炭向锅炉房走去。

### 【2】

爱丽舍俱乐部，中英文对照的小招牌立在院门边。小洋楼爬满青藤，鲜花开放。

家驹看着窗下的景色打领带。他又看向远方，远方是海。

床上，新派妓女睡意未去：“才几点就走，真是??”说着翻了个身，又翻回来，然后坐起，“你二太太也走了，你也自由了。晚上还来吗？”

家驹假意地叹了口气，并没回头：“唉，晚上来不了。”

“那你还走这么早。”说着不满地努起嘴。

“不能去晚了，六哥特别恨迟到。”

“你那六哥我见过，土了巴叽的。没见过你这样的，东家倒让掌柜的管着。”

“只有他管着，我爹才放心。”

“晚上真的不能再来了吗？”她还抱着最后一点希望。

“晚上来不了啦！我要陪德和洋行的内德吃饭。六哥一心想干大，要添设备，我得出面谈呀！”

妓女下床穿上拖鞋：“买设备还用你谈？全青岛谁不知道你是甩手大爷？”

家驹一笑：“你懂什么，甩手最好。”

妓女轻哼了一声：“该不会是约未来的三太太吧？”

家驹轻蔑地笑：“其实，找三太太也好，到你这里来也好，都一样花钱。到你这里来更贵。”他打完了领带，去衣橱里拿西服，“不找了。俩太太就够乱了。女人跟着我，享不了福。

家里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唉！”家驹穿上了西装，不经意地回头打了个招呼，怏怏地走了。

妓女来到窗前，想等着和家驹招手，可她突然改变了主意，不屑地哼了一声，转回来一头栽回床上。

### 【 3 】

滕井在东亚商社的小院子里浇花。侍女跪在那里擦门，三木从里面出来，侍女忙坐回脚上，双手扶腿，给三木鞠躬。三木也点了下头，拿着一张纸走到滕井身后：“社长，电报稿拟好了，请你过目。”说着双手呈上。

滕井接过来看，边看边点头，然后递还三木：“嗯，很好，很好。”

“现在可以发吗？”

“可以。三木君，你看这样好不好？除了三菱公司之外，再各发一份给殖产机器公司和日本机器公司，看看他们能不能造这种设备。陈寿亭要的这套设备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好几个配套附机需要订做。”

“好。”三木抬起头来看看滕井，“社长，我们是不是再联络一下元亨染厂的孙明祖？如果我们一次购入两套，国内企业给我们的价格可能会低一些。”

滕井放下喷壶，笑笑：“他暂时不会要的，他还没有从上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也不愿意和陈寿亭再发生磨擦。以我的观察，他就是真想购入设备，也不会与大华一起买。他怕再中了陈寿亭的什么计。”滕井轻快地笑着。

三木也笑了，随后他对滕井进言：“我们也得小心中他的计，这个人的心眼太多。”

滕井摘去植物上的一个黄叶：“这个人虽然心眼多，但是挺讲规矩。其实，他所有的计都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选择。

比如这一次，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告诉我们了，他也正与德和洋行的德国人谈这笔交易。他让卢家驹把清单送来，写得这么详细，就是想让我们报出底价。”滕井淡淡地笑着。

三木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我们和德国人争来争去，两家可能都得不到好处，反倒让陈寿亭占了便宜。我刚才回忆了一下，自从我们与陈寿亭交易以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利润最少。远远少于元亨染厂。社长，我们很可能不会从这套设备中获得利益。”

滕井抬手让他停下：“我们宁可得不到利润，也不能把交易让给德国人。三木君，只有我们的交易量大，政府才会重视我们，才会对我们在海外的活动提供帮助。本土的企业也是如此。他们不了解支那，总想把产品卖到支那来，但又找不到很好的代理商。这套设备订单，就是我们实力的证明。三木君，这套机器表面上看来价格不高，约四万元中国币，但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的，它的国家很大，而货币总量却很少，所以币值很大，也十分坚挺。如果把这笔款子换算成日元，数字就相当惊人。这样的交易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对国内的企业来讲，也会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

三木信服地点头，然后又问：“社长，有一个问题我早想问你。”

“什么问题？”

三木一副请教的姿态：“在白坯布与染色布之间有那么大的差价，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本土把布染好之后再运到支那来？

如果那样，中国的染厂就会倒闭，包括陈寿亭。”

滕井轻叹口气：“这是国家的政策，我们无可奈何。白坯布属于出口工业中的棉纺丝织类，可以得到政府的扶持，不仅税率极低，政府还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们的纺织业发展很快；而染色布和印花布就属于民用工业，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个建议我曾向厚生省提出过，他们也没有答复我。但是，他们不知道，支那虽然工业落后，但它的印染工业目前却比本土发展快。正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政策，给了支那印染业发展的机会。我们呢？却处在他们的下层，只为他们提供原料。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支那人就会把我们的坯布染上色，再卖给我们，让我们运回本土去卖。”滕井说完之后，转身看着海，抬手示意三木去发电报。

三木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却引起社长忧国忧民，于是三木用力鞠了一个躬，快步进了商社。

#### 【 4 】

明祖办公室里，刘先生正在和明祖说事。贾小姐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刘先生拿着那张纸：“董事长，我们先回了德国人？就说咱暂时不添机器？”

明祖同意：“不添，不添。不过，陈六子如果上了这套机器，就真的与咱分庭抗礼了。唉！这套机器我早就想上，一时糊涂，输了一局。刘先生，先回了内德吧，就说我们再考虑考虑。”

贾小姐闻声抬头朝这边看了一眼。明祖知道她在看自己，嘴角略带一点嘲笑，并没有理睬她。

刘先生点头：“董事长，我就不明白，这种滚筒机中国只有两套，全在上海，陈六子连个字也不认，他怎么知道要买这种机器？”

这回明祖主动看了贾小姐一眼：“他是不认字，可那卢家驹是在德国专学的染织，虽然不会干，可是什么样的机器好，他还是知道的。”

刘先生点头。贾小姐放下了报纸准备发言，明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下面的街，然后边转身边说：“这套机器用人又少，占地方又小，还特别快。现在想起来，咱们早就输给陈六子了。”

去年陈六子把他那台崭新的德国海德堡印花机卖给咱，咱只看见便宜了，没想到咱操作不了，现在放在那里一点用没有，陈六子却把废铁变成了钱??”

还没等明祖叹气，贾小姐就插进来说：“他卖机器的时候，就是他最困难的时



候。我问过卢家驹。当时我就说不让买，你和李先生极力主张买，李先生还说他同学会开。别说他同学没来，就是来了，把花布印出来了，那花布有市场吗？现在想起来后悔了，其实早该后悔。”

刘先生一看要起内战，也没告别就溜出来，随手把门带上。

明祖不高兴：“你嚷什么？还当着老刘。”

贾小姐站起来，用嚷告诉明祖她嚷的是什麼：“咱不能就这样算了，咱不能看着那个乡下人在青岛兴风作浪。我自己出钱，买了这套机器，和他对着干。赔了算我的，挣了算股份。”

贾小姐的头发近来没烫，人显得老了些，说话时头发甩来甩去显得很乱。

明祖一看弹压无效，抓紧改变策略，走过来说：“咱买也买得起，只是现在用不着。咱那批回染的布刚刚卖完，这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思雅，咱把目光放远一点，市场很大，没有必要和陈六子怄气。现在大华虽说发展很快，可是要真正撵上咱，还得有段时间。其他的几个染厂又都很小，市场基本还是咱占着大头，没有必要和陈六子直接干。”

在明祖说话期间，贾小姐摆了好几次手，但明祖坚持说完这个自然段。这时轮到她发言了，她却气得把词忘了，吸了口气说：“气死我了！我咽不下这口气，还得和他干。”明祖笑笑，伸过手来要搂她，贾小姐不让搂，把他的手推开，“把手拿开！气死我了！”

明祖乐了：“我都不生气，你气什麼？大华那飞虎牌正在上升的势头上，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和他干。再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思雅，咱还是想想怎么样能把现有的机器用足吧！”

新广告你写好了吗？”

“没有！”贾小姐说着拿包要走。明祖忙问：“你要去哪里？”

“我去找内德，那套机器我买定了。”

明祖有点烦：“不行，你就是买了，我也不让你往厂里安。”

贾小姐一扬眉：“那我自己开染厂。没见过你这么无能的。”说着就往外走。

明祖忙上去拉住她：“好好好！买！”贾小姐的劲儿小了些，有回来的意思。明祖接着补充：“买是买，但现在不买。”

咱等着陈六子安装好了，咱过去看看再说。这种机器咱们从来没见过，昨天我问李先生，他说他也没见过。别说得挺好，买回来不好用，就像买的那印花机。坐下，坐下，消消气。”

贾小姐正往回坐着，一听这话又弹起来：“噢，这说来说去，还是不买呀？”

明祖硬是拉她坐下，接着进行纵深解释：“思雅，事情都过去了，咱也别说怨谁了。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怕这是陈六子的计。他知道咱暂时困难，没有太多的余钱，故意让内德来告诉咱他要买机器，想激起咱的火儿来，让咱也买一套这样的机器，把咱仅有的这点儿流动资金变成固定资产。”

没有流动资金，咱就没法儿正常开工。要是那样，咱可是谁也怨不着呀，是咱自己往火坑里跳的呀！明白了吗，思雅？咱现在是休养生息，以待来日，还是与陈六子相安无事为上。你说呢，思雅？”

贾小姐用另一种目光看着明祖，停了一会儿，她喃喃地说：“还真得防着他这一手儿。”说着拉过明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把身子俯了过去。

## 【 5 】

卢老爷来看周掌柜。他从车站走出来，一辆小驴车赶紧上去招徕：“大爷，去哪？”

卢老爷打量打量他，见这汉子有三十多岁，看上去很老实，就问：“去周村街里，通和染坊，多少钱？”

“嘿嘿，不超过二分，兴许还不要钱呢！”他不容卢老爷分说，就将他手里的蒲包和两条大咸鱼接过来，放到车后，然后扶着卢老爷上了车。

小驴车起步。周村车站离着周村城里有二里地，汉子在前头赶着车，卢老爷在后头看风景。走出有一里的样子，小驴车来到一个小石桥上，那汉子把车停下了。卢老爷立刻警惕起来：“你要干什么？”

那汉子虎着脸过来问：“不干啥，我问问你贵姓？”

卢老爷更慌：“我姓卢。”

那汉子表情松弛下来，笑了，接着又要去牵驴。卢老爷挺纳闷，一把拉住那汉子的衣袖问：“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那汉子笑了：“大爷，你别见怪。我姓杨，在周村车站赶驴也好几年了。凡是

坐我车的人，到了这个地方我都得问问贵姓。凡是姓杨的，我就不要钱，凡是姓潘的，我就立刻把他轰下来。嘿嘿！”

“你这是为什么？”

“因为潘仁美害了杨继业还不算，还害杨七郎，真是奸臣！”

弄得国家没了栋梁，害得杨家全成了寡妇。佘太君那么大了，还得挂帅出征。这潘仁美真不是东西！他那儿子潘豹也不是个好鸟！”

卢老爷哈哈大笑，示意那汉子继续走：“哈哈，你这是听《杨家将》听得入了迷。这潘杨讼并不见于正史。哈哈，宋朝离着现在八九百年了。再说了，潘姓是个大姓，又不只是潘仁美一家。以后可别这样了。”

那汉子也笑：“我听书只要听到这一段儿，那气就不打一处来。上回我又听到这一段，气得我从书棚里出来，一脚把老潘家那个茶水摊子给踢了，结果还赔了人家三毛钱。大爷，你说，这些奸臣为什么总想害忠良呢？他们又能得到啥？”

卢老爷看着那汉子这么执着，收住了笑：“这姓潘的在历史上也有许多忠良，比如潘安，不仅人美？”卢老爷看着天，寻找着中国历史上更有力的潘姓人物，“还有东吴的大将潘璋，一刀差点把曹操那头砍下来。”

卢老爷的车一到，柱子忙迎出来，接过卢老爷手中的礼物，让着卢老爷去了堂屋。堂屋内，周太太倒茶，神色兴奋。周掌柜坐在下首，也是笑脸相候。屋外，采芹纳着鞋底在窗下窃听。

卢老爷发言了：“周掌柜的，寿亭这孩子是能！这才去了一年半，把本钱挣回来不说，又另外挣了俩厂的钱。这不，又要添机器啦！没想到，没想到。这是信。”

“噢？”周掌柜把信接过去，无声诵读。他看完之后回手放进条几上的小盒子里，开始寻找发财根源：“都是大少爷懂行，寿亭也就是出出力。”

卢老爷叹口气：“唉，周掌柜的，咱不是外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咱那孩子去德国学的这一行，可听说他根本不到车间里去，那些机器没一样会开的。不会开机器也不要紧，也没让他开机器，你可别七个馍馍上供——弄些神三鬼四来呀！这不，家里，咱给他娶了媳妇，他不让跟着去青岛。不去就不去吧，嘿！没几天，自己在那里找了个学生，肚子大了，送回来生孩子。你说说，周掌柜的，让咱怎么办呀！不对她好吧，那肚子里还怀着咱家的孩子；对她好吧，咱又觉得对不住大媳妇。

这一阵子可把我愁煞了！你那老嫂子比我还为难，那大媳妇是她侄女。”

周掌柜会打太极拳，于是就用太极八卦之法化解：“卢老爷，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买卖人，整天在外面见人。大少爷人又长得好，又是留学生，那些女学生见了，能不往上扑吗？再说了，青岛那地方又灯红酒绿的，男的女的搂着跳舞，这硫磺木炭紧靠着火绒，就是不炸也得出股子黄烟。这怨不得大少爷。再说了，那么大的买卖，找个洋学生也不是什么大事，难免，难免。你别往心里去，长了就好了？”

采芹听到这里针锥子扎在手上，她用嘴吮着。

周掌柜发表完硫磺理论之后，试探着问：“那寿亭没别的吧？”

“人家寿亭一门心思就是挣钱，这些烂事人家从来不沾。”

采芹在窗外笑了。

“噢，那还好，那还好。”周掌柜说，神色稳定了些。

“还不光这。寿亭和那些工人们一块儿在厂里吃饭，伙房做什么人家寿亭就吃什么；可家驹，得让饭馆子送饭。周掌柜的，我就不明白，从小我的家教那么严，可怎么没起作用呢？”

周掌柜很得意，但没说什么。

卢老爷接着说：“那账房老吴是我派去的，老吴来信说，寿亭一天到晚在厂里，从配料到卖布，全是他一个人撑着。周掌柜，要不是有寿亭，就冲他弄那女学生，冲他天天吃馆子，我就把他召回来。”说着击节叹气，“唉，周掌柜的，你说咱家世代书香，知书达理的，怎么生了这么个孩子！这两天我算想明白了，这上学，还是得在中国，这外国，说什么也不能去。”

周太太过来添茶：“卢老爷，你别总想着大少爷的这些小事儿。当东家的下馆子，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当初咱这作坊雇着个师傅，他那点手艺几天就让寿亭全学会了。就是这样的人，还天天吃白面呢！”

卢老爷感叹：“他们开业一个月之后，我就去了一趟青岛。”

唉，看着寿亭那么忙，看着家驹天天穿着西装，除了喝茶就是抽烟，我都觉得不平。家驹这孩子临下生的时候，你那老嫂子有些难产。当时我慌，洗了手，撒了一卦，得了个‘泰’卦。

周掌柜的，这六十四卦讲的就是否极泰来，这‘否’卦和‘泰’卦紧挨着。当时我就放了心，结果一会儿家驹就生出来了。就这一卦，就说明这小子今生有福。他这一辈子，有寿亭帮着，准是掉不到地下。人是个命呀！寿亭打小就受苦，这发了财，还是没逃出受累来。这孩子好呀！我是打心里喜欢呀！”

采芹在外边笑了，认为自己的选择完全正确。接下来是怎样保住胜利果实。

周掌柜对卢老爷这番话半懂不懂，但还是说：“大少爷年下的时候我也见过。虽说是富家子弟，但并不猖狂。人也挺好的。他和寿亭在一块儿，兴许得吃点气。寿亭那脾气急，张嘴就骂人，我看大少爷少受不了他的气。”

卢老爷接过来来说：“周掌柜的，寿亭要是那种斯文人，咱这买卖就合不了伙了。我就是要弄这么个人放在他旁边。我去青岛的时候给寿亭说了，骂不管用，就用脚踹他。”说罢，二人大笑起来。

卢老爷忙着赶回去的火车，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采芹走进屋，对周掌柜说：“爹，我明天搭车去青岛，去找寿亭。”

周掌柜感到突然：“芹儿，寿亭脾气急，还是先打个信问问，先给他说声吧！”

采芹勃然变色：“他还敢把我撵回来？除非他也找了洋学生。”采芹不等爹答复她，回了自己的屋，周太太赶紧跟过去。

周掌柜无奈。

火车上，采芹抱着福庆，柱子两口子坐在她对面，也抱着孩子。柱子提心吊胆地问：“采芹，六哥不会把咱骂回来吧？”

我这心里怎么就是不踏实呢！咱先说好了，这可不是我让去的，到时候你可得给我做主。”

采芹笑笑：“你都快问了八遍了。不能！不仅不骂你，说不定还请你喝酒呢！看把你吓的。还反了他呢！”

柱子媳妇说：“六嫂，我见了六哥也是怕。”

采芹笑着说：“没见过你俩这么没用的。怕他干什么？”

柱子媳妇说：“六哥也没骂过我，都是柱子回去学的。他说他一看见六哥眉毛

立起来，那心就哆嗦。他想六哥，就整天说六哥，说得我心里也没底了。”

采芹气得笑：“让你俩这一说，我是嫁给阎王了。没事，我专门拾掇他。”

## 【 6 】

卢老爷与老伴坐在那里喝茶。卢老爷说：“我看还是让小媳妇过来住吧。一个人在个庄户院里，还怀着孩子，这不合适。”

老太太有些为难：“过来是行，可住到哪里呢？”

卢老爷说：“论说妻妾不能同房，可家驹不在家，就让她和翡翠住到一块儿。两个人说说话，我看也没什么。”

老太太反对：“还得等等，再放她一阵子，先让她风干风干再说。再说了，咱也得让翡翠看出来。”

卢老爷刚想继续发言，这时，老太太看见翡翠往外走，隔着帘子喊：“翠儿！去哪？”说着就跑到院子里。

翡翠原地站住，低着头，等着老太太发问。老太太过来拉住她的手：“你这是去哪？刚怀上孩子，不能乱跑，别碰上不吉利的东西给咱冲了。”说着扶着翡翠朝西屋走。

二人进了屋，翡翠让婆婆坐下，自己也坐下：“姑，我是想去庄户院看看。”

“去看那小婆子？看她干什么？又不缺她吃，又不缺她喝的。”

翡翠捻动着衣角，低着头说：“家驹哥走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让我常过去看看。”

“他好意思说。哼！”老太太看上去很生气。

翡翠抬起头来说：“姑，她已经进了咱家的门，已经成了咱家的人，再冷落她我觉得不好。再说，她也识字，又天天给家驹哥写信，要是让家驹哥知道咱冷落她，我怕他回来熊我。”

再说了，家驹哥在青岛，那买卖上本来就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六哥一个人忙活，心里本来就过意不去，要是再加上家里这套不痛快，整天喝酒消愁，六哥的脾气又急，人家不骂他吗？姑，我都容得下，你就别了。人家生完了孩子，兴许还得回青岛，积下些恨怨不是好事。姑，让她到南屋住也行，让她到我屋里来也

行。她在城里长大，没受过什么摔打。她才刚二十，一个人住在庄户院里，别再弄出什么事来。”

老太太叹气：“唉，这是什么事呀！”

二太太的肚子鼓出来了，可是气色精神却很好。虽然一人在庄户院里，打扫得却很干净。她看着一本有关婴儿喂养的书，还不停地做笔记。这时，老太太进来了。她赶紧起身，甜甜地叫了一声“妈！”随之扶老太太在椅子上坐下。

老太太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关切地问：“那孩子这一时里正长着，你怎么只吃干粮不吃菜呢？”

二太太说：“妈，我和翡翠姐姐都怀了孕，你就让人给我们俩单独做饭。我问过了，你和爸爸家骏他们只吃咸菜，我看着那肉菜实在咽不下。妈，就让我和大家吃一样的饭吧，啊？”

老太太急得拍腿：“嗨，你管那些干什么！这不光为了你自己，还有肚子里那孩子。孩子，现在那些事儿都过去了，我和你爹在那里说，这要是一前一后连生上两个大胖小子，那是多大的喜呀！”

二太太低下头：“妈，我来了这一段时间，真是体会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你还有翡翠姐姐的善良与宽容。唉，我要不是从心里爱家驹，真是没有勇气待下去了。你们对我越好，我越觉得自己不对。”

老太太拉着她的手：“不说这些了。一会儿你就搬过去住，等一会儿翡翠就过来接你。孩子，你要理解娘的难处，你过去之后，我兴许不能给你好脸色，我那是假的，是做样子的。孩子，等将来你当了婆婆，就知道我这一时里的难处了。好，我得走了。”老太太不等二太太说话，起身出来。二太太送到屋门口，望着老太太的背影苦笑。

## 【 7 】

下午，车间里热气腾腾，寿亭光着膀子和工人一起干活，当年搥香的那个地方有个疤，亮光光的，像个护心镜。他跑来跑去，四处指点江山。

一个十分敦实的小伙子过来说：“掌柜的，七号灰色染槽的水冒气了。”

寿亭交代一下这边的工作，跟着小伙子走过来。槽子边上，放着一桶鱿鱼。寿亭先用手试试温度，摇摇头说：“还不行，再加热。”那小伙子点头，寿亭又回到了这边。工人们让出地方，寿亭走上前，一个小伙计赶紧递上一窄条白纸，寿

亭捏着纸的另一头，把纸涸进去。少顷，拿出来，看了看，又走到车间门口光亮处看，然后大喊：“加一磅零一平茶碗黑矾，一整饭碗硫酸。小心别烧着手，戴上胶皮手套子。准备下布。”

工人们应声忙活着。

寿亭又走到七号槽子跟前。那小伙子说：“掌柜的，我看太热了，手都下不去了。”

寿亭把手放在水面近处，感受一下温度，摇摇头说：“再加热。”

小伙子想提出异议，寿亭当时就急了：“你他娘的听见了吗？加热！”

小伙子应声跑过去，再次推上电闸。回来之后，寿亭对他说：“在所有的颜色里，灰最难染。染料多了就成了黑或者深灰，染料少了就染不上，全靠这温度。水温太低，粘不住；水温太高，硫酸就较劲，就能把布烧烂了。知道吗？”

小伙子挠着头笑。寿亭轻打他一下：“你还想给我当师傅。

我干买卖以来，辞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师傅。你看着！”说着从旁边桶里拿起一条鱿鱼，提着尾部，把那鱼头上的爪子涸到槽子里。鱼爪立刻卷起来，寿亭扬手大喊：“停止加热，半桶凉水！”

小伙子随手提过半桶凉水倒入。寿亭再试，鱼尾还卷：“把舀子递给我。”

小伙子直接舀起一舀子水，寿亭接过来，加入了一半，再试，鱼尾还是卷，又把剩下的半舀子加进去。鱼尾还是卷，但似乎卷得慢一些了。寿亭高喊：“开机，下布！”

七八个工人忙起来，机器轰轰隆隆地转起来，大卷筒的布从上面流下，涸入槽子之后，又被这一端的机器卷起。

寿亭叫过那个小伙子，把着手里的鱿鱼说：“一刻钟一试，这鱼尾巴卷到这个程度为准。凉了就加热，热了就加水。染砸了我揍死你！还自称什么七号槽主！记住，就到这个成色。”

说着把那条鱿鱼的尾部掐去，剩余部分横摆在一块木板上。

小伙子笑着：“掌柜的，咱要是天天染灰布多好，伙计们就能天天吃鱼了。”

寿亭突然想起事来：“我说，试水温的这些鱿鱼送到伙房的时候，告诉那些做



饭的傻瓜，蘸了颜色的这一截子务必去掉。

上次我就看见咱那汤里有没弄干净的地方。这矾这酸全有毒。

别让那些傻瓜要了咱的命。记住了？”

小伙子认真地点点头：“记住了，掌柜的，你快去抽根烟歇歇吧！”

寿亭后退一步，拿出根烟来点上，叉着腰，看着伙计们干，然后感叹地说：“这是在青岛，有鱿鱼。过去在周村，我是用手试呀，连上烫，带上硫酸烧，我那手指头整天烂乎乎的。

唉！”说着顾影自怜地叹口气，走了几步，找了一个木箱慢慢坐下来。

那小伙子拿着鱿鱼跑过来：“掌柜的，是这个成色不？”

寿亭看看：“嗯，行，就这样。”

小伙子回身大喊：“接着下！”然后给寿亭端着一饭碗白水过来，“掌柜的，你先喝口水歇歇。”

寿亭接过水来大口喝着。那小伙子又说：“掌柜的，我看还是用温度表吧，还是那玩意儿更准。”

寿亭放下碗：“什么？用温度表？你知道吗？那水温表是德国来的，一根就是三块大洋。上回我听了东家的话，进了十根，还没用一个月，全烫烂了。那水银还蹿出来落到槽子里，毁了一槽子料。十根就是三十块，这桶鱿鱼呢？才一毛钱。咱还能解馋。你怎么不知道勤俭过日子呢！再说了，要是都知道了多少度，不就都会了？别的厂给钱多，挖走咱一个人怎么办？

我告诉你这鱿鱼打卷的程度，就是信得过你这王八蛋。滚，少在这里给我支招儿！”

小伙子笑着跑回去。

寿亭也笑了。

账房吴先生来了，走到寿亭身边小心翼翼地：“陈掌柜，德和洋行的内德来了，还带了个翻译。”

寿亭不回身：“让他和东家先谈着。”

吴先生嗫嚅地说：“东家他??他又出去了。”

寿亭扔下手中的布，回身把眼一瞪：“去哪了？”

“电报局的那个女的又来了，东家怕在厂里吵起来不好看，就叫着那女的出去了。”吴先生见寿亭脸色骤变，吓得不敢抬头。

“去哪了？把他找回来！现在这女人真不要脸，一旦让她沾上，想抖搂都抖搂不下来。上回让我数落得差点没了气儿，趁我不在又来了，真是不要脸！”

工人们见寿亭冲着账房吼，就回过头来看，见寿亭一回头，又都吓得赶紧回头干活。

“别找了，掌柜的，东家这一时也没心思，就是叫回来也管不了什么用。掌柜的，你消消气，还是你去见那德国人吧。”

吴先生陪着笑脸。

“哼，他娘不知道怎么养的他。不行，得去叫他，告诉他这是工厂，不是吊膀子的地方。去叫他！”

老吴说：“这回不怨东家，我见东家让她走，她就是不走。”

寿亭叹口气：“赶明天我得说说他，说什么也不能再穿那破

西装了。”

吴先生跟进说：“是是是，不能再穿西装了。陈掌柜的，其实人家德国人和东家谈过了，说接下来的事要和你当面谈。

东家给人家说，他根本做不了主。”

寿亭冷冷一笑：“哼，没见过这样的。打水，拿衣裳。”

一个小伙计飞也似的端着一脸盆清水跑过来，吴先生拿着衣服等候着。

寿亭开始洗脸。

寿亭和吴先生往车间外边走。这时两个工人准备抬硫酸，一个工人二十多岁，一个十几岁。他俩把绳子套进坛子鼻儿，插上扁担就要抬。

寿亭一看这场面，扬手大叫：“不行，那是硫酸！”

晚了，工人已经把坛子抬离了地面。坛子鼻断了，坛子破裂，硫酸溢漾，一地黄烟。寿亭一个箭步蹿上去，猛力把那孩子推开，那孩子倒退几步，坐到地上。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着硫酸向自己流来，吓傻了，慢慢地向后退着。寿亭一步迈过去，捡起扁担朝他杵去。那小伙子被捅出去五六步，一腚坐到地上。总算没烧着他俩的腿。

其他的工人围过来。

那俩工人傻了，坐在地上只剩下害怕，都忘了站起来。寿亭拿过绑布的竹批子，没头没脸地向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抽去。小伙子蹲在地上，抱着头。寿亭一边打，一边怒骂。吴先生用力抱住他。

寿亭气得呼呼直喘：“我说过多少次了，抬硫酸要用垫子，就是不听！就是不听！他娘的，要是真烫着，你让我怎么对你家里交待！”

吴先生推着他走，他一路骂骂咧咧，边走边回头。

办公室里，内德和翻译坐在连椅上等着。内德有三十多岁，身材高大，穿着格子布的西装。那翻译二十多岁，穿着白衬衣，头戴鸭舌帽，帽顶上还有个小布扣。

寿亭呼的一声撞开门，怒气冲冲地进来了。内德很意外，连惊带礼貌地站起来要握手，寿亭没理他，从他身边走过，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内德把手一摊，耸一下肩，很尴尬。寿亭冲着吴先生吼道：“让他俩上外间等一个钟头，我正在气头上，什么事也说不了。快让他们出去！”

内德和翻译对视一下，摊摊手。吴先生过来，让着他去了外间。

外间里，吴先生给他俩端过水来，对着内德赔笑脸。“杜先生——”他对翻译说，“你给内德先生解释解释，陈掌柜的就这脾气，一会儿就没事了。刚才工人不按规定抬硫酸，差点烧着。他整天忙里忙外的，也是心焦。陈掌柜的少年得志，十五岁就当掌柜的。”

翻译说：“我听说陈先生过去曾经要过饭??”

吴先生赶紧用手指里面，示意翻译停下：“可别说这！”

他又用手指了一下里面，“要是让陈掌柜的听见，你这买卖就别做了。

内德也用眼瞪翻译，翻译赶紧改口：“我是说，我听说过陈先生的本领，也听说过他的脾气。不过内德先生是有身份的人，这样鲁莽很不合适。这不是对待合

作伙伴的方式。”

吴先生笑笑：“杜先生担待。陈掌柜的这就给内德先生留了面子，因为是洋人。要是你自己来，他一嗓子就把你轰出去。”

杜先生，你是不知道，陈掌柜的除了他丈人不敢骂，谁都敢骂。

土匪都拿他没办法。青岛码头上的地痞厉害不？可就是不到这里来闹。这你知道。何大庚从自己的腿上往下割肉，他割一块，陈掌柜的吃一块，生吃！何大庚一看镇不住，关上门认了陈掌柜做大哥。你是来谈买卖，谈成了买卖是目的，别挑这些小事，别把大事耽误了。”

内德听得懂汉语，只是说得不好：“嗯，我知道，陈是个传奇人物。”

寿亭想喝水，可搪瓷缸子里没有水，他就过去对着水管子喝了一阵。他抹了一下嘴，大声喊老吴。

老吴闻声而至：“掌柜的。”

“你办两件事。”

“是！掌柜的，你说。”

“从柜上拿两块钱，记到我账上，给刚才那个贼羔子送去。”

我打了他，事后想想觉得忒重。还是个半大孩子，这事儿也难免。别让我吓得他跳了海。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就说陈寿亭错了，给你赔不是。”

“好，好，我这就去办。陈掌柜的，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个枣吃。”

“你说什么？”寿亭的眼又瞪起来，“打一巴掌给个枣吃？”

我打他，是因为他错了；给他两块钱，是因为我错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是是是是是??”

“第二件，买机器的那个单子在你那里，你抄一张，再给查西汀洋行的英国人送去。咱要货比三家，让他们这些狼羔子争肉。最后肉是咱的，给他们的全是骨头。”

“这事儿对，就得让他们争。我把内德先生叫进来吧？”

“叫进来吧，好好的，生了一顿闲气。”

“陈掌柜的??”吴先生支吾，他见寿亭又把眼瞪起来了就赶紧说，“人家是来谈买卖的，别对人家横鼻子竖眼的。”

“老吴，我这气刚消了，你别再激我的火。我不管什么德国人还是他娘的日本人，他们是拱着来和咱做买卖，是想挣咱的钱。你记着，老吴，我在周村，你在张店，咱俩都能吃得上饭。咱之所以跑到青岛来挣钱，就是为了有了钱高声说话。有钱就是祖宗，就是他们的祖宗！”

老吴连连说是，倒着退了出去。

这时，登标满脸喜气地跑进来：“掌柜的，你家大嫂来了。

还有个伙计，叫柱子，也带着媳妇。”

寿亭一惊：“在哪？”

“楼下吴先生那里。”

寿亭刚想去，接着想起了一件事：“登标，那个叫柱子的不是伙计，是我兄弟。你先下去陪着，说我正和洋人谈买卖。

先公后私，我谈完了买卖就下去。”

登标点着头：“掌柜的，东家也回来了，正在下面陪着大嫂说话呢。东家让我告诉你一声，晚上他请客，不让你在厨房里吃饭。”

寿亭想了想：“不用，你让伙房蒸馍馍，炖鱼，大伙一块吃，都高兴高兴。去馆子花钱太多。告诉东家，免了。”















































## 第十章

### 【1】

家驹家的小楼上，翡翠在幼儿室里帮着佣人给那三个小的孩子洗澡。佣人负责洗，她负责给洗好的裹上毛巾被，抱回房间。那三个孩子大的有四五岁，小的有两三岁。二女一男，看上去都很听话。翡翠把其中最小的一个抱回去，放到床上，亲一下孩子：“盖好被被，娘去抱你五姐。”小男孩瞪着眼看她。

翡翠又亲他一下，去了洗澡间。

孩子们的书房里，二太太戴着眼镜给孩子们批改家庭作业。

被批改的那个男孩站在二太太的旁边，另外的两个坐在桌子对面等着，也是很规矩。二太太对站在身边的男孩子说：“寿之，这字是出手宝。题都做对了，但字写得不好。以后还得留意。

好了，你可以去洗澡了。”

寿之给妈鞠了一个躬：“谢谢妈。”

二太太笑笑：“去吧。亭之，把你的作业拿过来。”

亭之双手把作业递过来，然后转到二太太身边，恭听批语。

二太太拿着笔一行一行地往下顺，掀过一页，改了个地方。

“岳母刺字是刺了四个什么字，亭之？”

亭之抬眼小心地回答：“精忠报国。”

二太太摸了一下他的头：“那你为什么写成忠心报国？”

亭之不好意思地笑：“我滑了手了。”

二太太正色道：“别的字可以写错了，这几个字不能写错。

过年的时候，爷爷专门给你们三个讲过岳母刺字的故事。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去写十遍。”二太太说罢把作业发还。亭之鞠一躬，去了那边。

三女儿双手把作业交给二太太，然后也转过来。二太太看着，没有发现什么

问题，对她笑笑：“咏芝，你字写得很好，题也都对了，可是还是写得慢。考试的时候都有时间限制，以后要写得快一点，不能大家都吃饭了，你还没写完。好，爸爸回来我对他说，让他表扬你。”

咏芝鞠躬一躬：“谢谢妈。”然后退出。这时，大太太进来了，咏芝改口叫：“娘，我去洗澡了。”鞠躬出去。

大太太一指那边写精忠报国的亭之：“又没做对？”

二太太摘下眼镜：“出了点小错，我罚他多写。大姐，你快坐下歇歇。”

大太太抱怨地坐下：“他就是粗心，不如寿之咏芝。”

二太太一拍她的手，示意不要再说下去。

## 【 2 】

海边，明月当空。沈小姐扶着一棵小树，表情平静。她自嘲地苦笑着，目光看着泛起白光的大海，慢慢地向下走去。

海正在涨潮，海浪涌向沙滩。

沈小姐站在海边，海浪向她涌过来，没过她的膝，然后又退回去。她站在那里，任浪来回。她面向着大海，喃喃地作最后的自白：“长鹤，你要是牺牲了，那我很快就会见到你。你要是活着，那你就永远见不到我了。同学说你在青岛，我坐船来找你，找遍了青岛所有的医院。是老天让我和你分开。长鹤，我本该穿着你给的开司米来见你，可是，上帝把那么一点点东西也给拿走了。长鹤，我来了。”她的脸上既有海水也有泪，她慢慢地向海心走去。

海浪把她打倒，她站起来继续向里走，水淹过了她的胸，沈小姐主动躺下去，水把她没过了。可这时，一个大浪打来，把她推回四五米。她苦笑笑，继续向里走，一个更大的浪打来，把她推到很浅的地方。她坐在水里，看着月亮和满天星斗，喃喃地说：“是天??”一个浪迎面打来，中断了她的自语，她站起来，继续向里走去??

寿亭一边看海一边走，抽着烟，不住地挠头，低低地骂了句：“他娘的！”他在离海浪两米左右的沙滩上坐下来，抽烟远望。明月如水，海浪很高，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下。

寿亭突然瞪起了眼，他看见了沈小姐。这时，沈小姐已经坐在海浪打不到的地方，嚤嚤地哭着。风吹来，冻得她瑟瑟发抖，头发贴在脸上，情形狼狈。

寿亭赶紧站起来，随手把烟蒂扔进浪里，快步走过来。他可能是酒劲上来了，起身的时候晃了一下。

沈小姐抱着膝盖，浑身湿透，虽是自杀未遂，但眼里却没了生存的欲望。

寿亭先咳了一下，权作提示，走过来蹲在她旁边：“妹子，怎么犯傻呢？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何必寻短见？”他的酒气熏得沈小姐向后挪了一下，也是害怕。

寿亭笑了笑：“妹子，我喝了口酒，不用怕，我不是坏人。

我是大华染厂的掌柜的。也是心里乱，从海边走着回家，刚点根烟，就看见你??”

沈小姐回过身来，怯怯地打量了一下他：“你怎么知道我寻短见？”

寿亭一听她能说话，就高兴了：“嗨！妹子，我在海边住了十年了，常见这一出。这都是洋小说闹的。看上几本子就中邪，就没头没脑地自由恋爱，恋不成就想不开，不是上吊就是跳海。嗨，妹子，等这股子劲过去之后，回头再想想，那叫傻！

起来，这里太冷。快，先找个暖和地方换件干衣裳。你自己起，我是个男人，不能拉你。快，还站得住吗？”

风吹来，沈小姐抖得更厉害，上下牙嘚嘚直响。她听了寿亭的话，慢慢地站起来，可是站不稳。寿亭急忙伸手扶住她，接着忙把手拿开。“我先给你找个地方住下，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他一回身，冲着马路大喊，“洋车！洋车！”马路很高，寿亭看不见洋车，就说，“妹子，你在这里等着，我上去喊洋车。”沈小姐点点头。寿亭向马路跑去。

海边马路对面是英国华纱布青岛公司，三个洋车夫借着那门口的电灯下棋。寿亭大喊：“洋车！”

三个洋车夫一听人喊，弃棋拉车齐奔过来。寿亭面对三个洋车夫有些为难：“他娘的，刚才我在下面喊，一个人也不应，这好，三个都过来了。谁先过来的？”

一个瘦子见利忘义：“掌柜的，刚才你喊我就听见了，这也是我先过来的。”

那两个车夫正想争辩，寿亭抬手制止：“你俩回去下棋吧，是你们自己把财放跑的。你，跟我下去。”

瘦子车夫欢快地答应着，跟着寿亭下了马路。

路灯昏黄，街道显得很旧。女子抱着肩缩在车里，偷眼看寿亭。

车夫抬起车把问：“掌柜的，咱去哪？”

“渤海大酒店。你他娘的快拉，没见这人都快冻煞了吗？”

快，跑起来！”

车夫并没动：“先生，你也上来，我好跑起来。”寿亭笑笑，用手推动了车，手扶着车帮说：“怪不得你拉洋车呢，根本就不知书达理。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哼！快拉！”

沈小姐说：“大哥，不要紧，你上来吧。”

寿亭把手从车帮上拿开：“妹子，你别管我了。你一个人还

轻快，他还能跑起来，我能跟得上。快跑，说你哪，你这个傻瓜！”

女子在车里很感动。

门童一见寿亭，就朝里面喊：“陈掌柜的来了，里面快接着！”

账房闻声弃台而出，跑到了门口。

寿亭三人进来了，账房一看寿亭，赶紧迎上来：“陈掌柜，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女眷是——”

寿亭有点不耐烦：“你甭管是谁了，把你那些老妈子找来，让她们侍候着这小姐先住下，洗洗。叫开衣裳铺的门，按这小姐的身量买两套衣裳。”

“好，好，这就办！刘妈——李嫂——”

两个老妈子过来，她们先冲着寿亭行礼。寿亭摆手：“这里冷得浑身筛糠，还行的哪门子礼！快，快扶小姐上楼，把那洗澡的水弄热点儿，你俩听着，往好里侍候。”

两个女佣接旨，扶过小姐。小姐也想谢，寿亭又摆手：“你也免了。快，快上去拾掇拾掇吧！恋爱就恋爱吧，跳的哪门子海！快上去！”

一干人走向楼梯。沈小姐边走边回头，泪水罩着她感激的目光。

账房端过茶敬上：“陈掌柜的，你先喝口茶。还有什么吩咐？”

寿亭一饮而尽：“嗯，这么着，一会儿你上去问问，看看人家吃饭没有。还她娘的吃饭，命都不要了，准没吃饭。弄点饭，面条，对，面条就行。弄得热一点。你再去找个西医来给她看看。跳了海，准得发烧。你可给我听明白了，是西医，不是中医。我就信不过那些糟老头子，三个指头号脉，还他娘的闭着眼，装模作样，什么事也得让他耽误了。”说时，学中医闭眼号脉的样子。

“是是是。老刘，快去海员诊所，叫刘所长，让他快来。”

“一共就他自己，还刘所长呢！”寿亭嘟嘟囔囔。

老刘答应着去了。

他把事情安排完了，心里挺舒畅，把那车夫叫了过来，问：“喂，伙计，过来过来。”

车夫笑着凑上来：“陈掌柜的。”

“嗯，学得还挺快，知道我姓陈了。”

“嘿嘿！”

“我说，兄弟，你这辈子走过运吗？”

车夫一愣：“陈掌柜的，我要走运还能拉洋车吗？”

“噢，没走过运。那你拉洋车一回挣着过一块大洋吗？”

“掌柜的，你这是拿穷人开心呀！我俩月也挣不了一块大洋呀！”

“哈哈??好好好！”他拍着车夫的肩，“你没走过运，也没挣过一块大洋。好！今天我喝了点酒，高兴！我让你跑了这几步，就挣一块大洋，走上一回运。老高！”账房赶紧凑过来。“拿纸笔来！”账房不解地看着他，寿亭把眼一瞪，账房赶紧递过纸笔，放平摆好。

寿亭像书法家似的一拉袖口，认认真真的在纸上画了一个圈。画完之后还自我欣赏。“嗯，好，好！”说完把纸递给车夫，“这就是一块大洋，明天去大华染厂账房去拿。”

车夫拿着那张纸，大睁着眼：“掌柜的，画的大洋呀！”

这——”

寿亭一戳那纸：“这就是大洋，我让你走回运。”

车夫为难地问：“掌柜的，这——”

账房凑上来：“这是大华染厂的陈掌柜的，陈掌柜的不会??不，不愿写字，这就灵。要是取不来钱，我给你。真是！”

车夫拿着带圆圈的纸，傻站着。

寿亭对账房说：“我说，老高，我看，这小姐不像是放鹰撒鹞子的‘仙人跳’，你就管吃管住吧。要什么，只要不离谱儿，你就给她弄。等过几天她消停了，抓紧打发她走。我一块儿结账。”他的酒劲上来了，晃了一下。账房赶紧把他扶住：“陈掌柜的，你这人的心还真好，谁遇上你算是烧高香了。”

“你他娘的抬我！结账的时候我要看明细。我粗归粗，可不是孙种！”

“那当然，那当然。”

寿亭晃得更厉害，他醉眼朦胧地转向车夫：“兄弟，把哥哥送回家吧，这一忙活酒劲上来了。”

“掌柜的，我要是明天真能拿到一个大洋，这辈子，我什么时候见了，什么时候拉你。”

车夫搀着他向门口走去。

账房送出来，寿亭突然喊道：“快打发人去买衣裳！”

“你放心吧，陈掌柜的，我要是办不好，赶明儿，你骂死我！”

楼上，那沈小姐洗完澡出来，死而复活，人生体验多了一些，好像一下子也成熟了。她看上去很美，身材修长，气质文雅。她拿毛巾揉着湿发，老妈子赶紧接过来，扶她坐在沙发上，替她擦头发，然后拿过梳子把头发给她梳向后面：“小姐真漂亮呀！”沈小姐苦笑一下。

张嫂向房间走来，身后的服务生端着托盘，里面是一碗面和四盘小菜。她让服务生在门口等着，自己进来问：“小姐，是先吃饭还是先让大夫上来？”

沈小姐想了想：“先吃饭吧，大夫就不用上来了，我觉得自己没事。我在学校

里的时候是运动员，体质很好。”

张嫂去门口接饭。刘妈转过来说：“就是没事也得看看，以防万一。再说大夫也来了。送你来的那陈掌柜的脾气急，他要是知道没按他说的办，根本不结账。”

张嫂把饭摆在旁边的桌上。沈小姐问：“送我来的人是谁？”

张嫂表情一收：“哟！那可是大财主。大华染厂的陈掌柜的。”

“叫陈什么？”

“这不知道。只知道他不认字，脾气急。可是都说这人心眼儿不坏。”

“你们对他很熟悉？”

“也说不上熟悉，只是都知道他不少故事。我兄弟就在大华染厂，前年去的，他说陈掌柜的当初是个要饭的，到现在也不忘本分，对工人也挺好，就是好骂人。他——”

刘妈刚想讲故事，沈小姐打断她：“他走了吗？”

张嫂接过来：“走了，拉洋车的扶着他走了。我看他快醉了。小姐，你就放心地住，缺什么你就说，反正全是陈掌柜的结账。你这不是第一个，你就放心吧！小姐，你先站起来，我给抻一下身量，好去买衣裳。”

沈小姐的目光有些神往，慢慢地站起来。张嫂抻着她的身长，裤长，在这个过程中，沈小姐一直呆呆地看着前方。张嫂抻完之后说：“小姐，你等着，我这就回来，我捡着好的给你买。”

沈小姐这才醒过神来：“别，普普通通就行。别乱花人家的钱。”

张嫂看了看她，出去了。沈小姐转过头对刘妈说：“你也出去吧，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屋里就剩下了她自己。她来到餐桌前，看着那碗面，拿起了筷子，然后又放下。她回头看了一眼放在一边的湿衣裳，然后站起来进了洗澡间，抬手抹去镜子上的雾气，看着自己的面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苦笑。她就那样站着，脑子里响着寿亭的声音：“恋爱就恋爱吧，跳的哪门子海！”



家驹现在的小楼就洋气了很多，外面是竹子扎的矮栅栏，院内还放着白色秋千式的晃椅。楼前一盏灯，照得院子更显幽静。

小丁给家驹拉开了车门，家驹下来了。小丁说：“东家，慢走。”家驹没看他：“想着，一早送三掌柜的上火车。想着，先到码头上拿螃蟹，是两篓子。”

“放心，东家，您慢走。”

佣人出来开门，家驹抬头一看，楼上有两间屋亮着灯，笑了。

楼前灯下，二位夫人双双迎候。家驹走上来，笑笑：“你俩还没睡？”

二太太让着翡翠先说话，翡翠看看老二，说：“六嫂说你回来得晚，我就和二妹打扑克等着。”

家驹走在前面：“以后不用等。你俩快去睡吧，今天我自己睡。孩子们都睡了？”说着就上楼。二位夫人在后头跟着。

翡翠说：“睡了。”接着试探着说，“喝茶喝饿了吧，再吃点东西？”

家驹上着楼：“吃点也行。这西餐说起来还是不如中餐。

加上说话，也忘了吃了。”

二太太赶紧冲着楼上说：“刘妈，给老爷热上牛奶，烤烤面包。家驹，六哥愿意去济南吗？”

“再说吧。”家驹心不在焉地回答着。身后的二太太交流一下眼色。

早晨，寿亭从家里出来。老孔早已准备好了洋车。院子门外那棵法桐树下，昨晚那车夫坐在那里。他虚坐在车把上，得意地用嘴一吹那大洋，吹一下，接着放到耳朵上听。接着又吹一下，十分高兴。他一见寿亭，立刻跑过来。寿亭笑笑：“你真是狗窝里放不住干粮！先拿回来了？”

“是是，陈掌柜的，我主要想看看你画的那圆圈灵不灵。”

“怎么样，灵吧？”

“嘿嘿，当然灵。你那账房一看就知道是你画的。陈掌柜的，我拉你上工吧！”

“不用，老孔，你也不用送我了，我想走走，看看街上的事。”说着就走。

车夫撵上来问：“陈掌柜的，还是让我送你一趟吧！要不我心里不得劲儿。”

“哪来的那么多讲究？不用送。”

车夫笑着问：“陈掌柜的，我就是不明白，你画个圈柜上就能支大洋，我要是再画上一个呢？”

寿亭气乐了：“你要是再画上一个，这一个也得不着了。

那就是你这人贪心太重。”他弹了一下车夫的额头，走去。

街上，满是东北逃出的难民。寿亭的眉头皱着，不住地摇头。

厂门口，有二十几个难民坐在那里，看样子是几家人商量好了一起出来逃难。还有孩子在吃奶。一个妇女在扒翻着小女儿的头发，从中寻找虱子。那两个门房轰他们走，可那些人就是坐着不动。寿亭过来皱着眉头问：“怎么回事？”

还没等门房说话，那些男人就把寿亭围上了。其中一个大个子用手一扫，那些人没了动静。他代表大家对寿亭说：“掌柜的，我们这些人在东北就是干染厂的，你收下我们吧，我们不要工钱，管饭就行。”

寿亭打量打量他，又看看那些人：“干染厂的？干他娘的什么染厂？”

“沈阳普多染厂。我是电工，他是染工，手艺都很好。”

寿亭又扫了扫这些人，叹了口气：“他娘的，小日本净给我添乱。他们占了东北，让你们上我这里来吃饭。”他一指，门房立刻挤进来。“来了就来了吧！你，领着他们先去伙房吃口饭。吃完了饭，让老婆孩子去工棚住下，男爷们儿都去我那里报到。你再去车间要点试样子的底布，给他们每人做件衣裳。

把他们身上的那些破烂，全填到锅炉里烧了。那上头全是虱子！

东北的虱子个大，还会飞。”

门房连连应诺。

寿亭接着指示：“你去招呼一声，让咱厂里的那些家眷娘们儿，也帮着他们做衣裳。不用好，能穿就行。这一套弄利索了，你去让锅炉房送点水，让他们洗个澡，男先女后，男人干净。记着，烧了那些破衣裳。我好不容易把全厂的虱子灭干净了，不能再传上。要是落到布上一个，咱这布就别卖了。”寿亭说完之后谁也

不看，昂首走去。

那些人感激地望着他的背影。

#### 【4】

寿亭办公室里，家驹老吴都在，一见寿亭进来，家驹忙起立。

“我他娘的就是不明白，整天吹牛，连个小日本都顶不住。”说着坐到桌子上，“你拿着那张纸比画什么？什么事？”

“六哥，这一船一船的难民往这来，这不，让咱捐钱呢！”

家驹递过那张纸。

寿亭接过来，看也没看直接撕了：“咱捐了。我刚收下二三十口子难民。还他娘的捐这捐那，捐什么也没用。你要是把小日本揍出去，我把这染厂都捐了。净他娘的屁话！”

吴先生端过茶来：“掌柜的，先喝一碗。”

寿亭笑了：“还真得喝一碗，气得我口干舌燥的。”

渤海大酒店的账房进来了。他冲着家驹老吴抱拳行礼，然后直奔寿亭：“陈掌柜的，那小姐走了。”

家驹诧异地看着寿亭。

寿亭也有些意外：“走了？这么快。去了哪里？留下个什么话儿没有？”

“留下了。是这么回事，她是东北大学的一个学生，与东北军的一个军长相好。日本人打沈阳，那军长受了伤，没了音信儿。她后来听说军长在青岛治病，就跑到青岛来找，找遍了所有的医院也没找着，东西也让人家偷了，一着急，跳了海。

可是一想，跳了海，就再也见不着那军长了，又上来了。这才碰到陈掌柜的您。这是信。”说着把信递给寿亭。

老吴给账房端来碗水。

寿亭气得直笑：“你知道我不认字儿，想看我的笑话是吧？”

给东家。”

“是是是！”

家驹接过信，慢慢打开：“哟，这字写得不错呀！”

“你管那字干什么，念！”

家驹笑了，念道：“敬启陈掌柜恩人：小妹昨日海边寻短，幸得恩人救助，感激万分。小妹乃东北大学学生，与霍长鹤军长相知，情深似海。长鹤虽有家室，小妹不图名分，痴心追随左右。日前，沈阳一战，长鹤荣伤。闻知其在青岛，远道来寻，不得下落，行囊被窃，全无归计，故而绝望。后遇陈掌柜古道热肠，小妹得以衣食。日后定当报答。小妹有姨在济南，今日前去投奔。从渤海酒店柜上支走大洋二十，权作暂借。稍事安顿，随后寄还。爱人之夫，有违四德，无颜面辞陈掌柜，故呈书信。来日方长，容当后报。小妹沈远宜再拜。即日。’六哥，你真有一套！”

寿亭一拍大腿：“好嘛，刚收了二十多人，又没了二十大洋，今天这是想干什么！”气得自己也笑起来。

“六哥，你只要喝上口酒，那善心就摠不住，我是服了你了。”

“嗨，不就是二十块大洋吗？在咱手里就是多一个少一个的事，在人家手里，就能活命。咱要不是积点德，这买卖能干大？给了就给了吧。老吴，给他结账。”

酒店账房挺高兴，刚想走，寿亭叫住他：“我说，老高，我让你管吃管住，可没让你给她钱呀！我要是不认账你怎么办？”

高掌柜忙说：“当时我也这么想，可我转念又一想，你要是不认账，我顶多就是亏二十个大洋，可我要是不给那小姐，就害了陈掌柜的名声。所以我就给了。”

寿亭哈哈大笑：“好，会说话。老吴，记到我账上，如数结账。”

老吴把账单递给寿亭。他拿过印台问老吴：“今天礼拜几？”

“礼拜三。”

“嗯，礼拜三用这个指头。”说着用中指按了红印。

老吴和账房出去了。

家驹又气又乐：“六哥，这军长的小情人肯定错不了。昨天晚上我说陪你走走，你就是不让，结果放走了大美人。你说可惜吧！”

“你小心那军长找回来，崩了你。”

家驹笑起来。

吕登标进来了：“掌柜的，我把那伙子难民带来了，见见吧？”

寿亭冷眼上下看他：“我给你说过几回了？嗯？上了工把这身皮扒下来。你那绸夹袄是借的呀！嗯？”

“是，这不还没进车间嘛！这就扒，这就扒。”

“还有一件事你记住，这个八月十五，你没收工人的礼，不错。年下回家也不能收。登标，在乡下，蒸个馍馍就走亲戚，多么难！都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去年你家用大筐箩盛馍馍，你当我不知道？后来馍馍长了毛，你老婆满庄里送人。今年你要是再弄这一套，我砸断你的狗腿！听见了？”

“听见了，听见了，绝不收??”

寿亭不耐烦地摆摆手：“把那大个子叫进来，就是那个电工。”

电工被登标带进来：“掌柜的，我姓白。”

家驹坐在椅子上饶有兴味地看着他。

“这是东家。”

“东家好！”

家驹不动声色，浅浅地躬了下身。

寿亭问：“你叫白什么？”

“白金彪，就是老虎腰里长翅膀的那个彪。”

寿亭闻声站起：“嘿，这名儿行！我属虎的，咱这牌子又是飞虎牌，你倒好，老虎长翅膀，行，有点意思！”

家驹在一旁笑他。

白金彪没见过这一派，吓了一跳。

吴先生拿着张纸进来，看来是有事。寿亭一摆手，让他等一下。

“掌柜的，我们这些人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不要工钱，管饭就行。普多染厂也是机器染，我们这些人都会干，就是那东北实在没法待了。小日本见东西就抢，见着女人就往上扑。

掌柜的，我们这些人刚才托付我，让我代表他们谢谢掌柜的大恩大德。”

“去去去去，不用感激我什么大恩，等我死了，真心哭两声就算报答了。你——”他指着登标，“领着这些人，他们都干过染厂，过去干什么，现在还让他们干什么。工钱和其他工人一样。老吴，就从今天给他算。多给这小子一块，我看着这小子挺顺眼。老虎腰里长翅膀，嗯，还他娘的有点儿意思。”

他们走了。

登标来到门外，问道：“没见过这样的掌柜的吧？”

金彪忙说：“真是汉子！唉！”

老吴把那张纸递给家驹：“掌柜的，东家，商会让去开会，说是要大伙一块儿抵制日货。”

“嗯？一块儿抵制日货？”寿亭的眼瞪得溜圆。

“是这么说的，王会长点名让掌柜的去开会。”

“六哥，咱们从东亚商社订的布??”

寿亭忽地又站起来：“老吴，关上门！”

老吴知道有大事，表情立刻紧张起来，半跑着过去把门关严，然后又忙跑回来：“掌柜的。”

寿亭瞪着眼说：“你去码头上问一下，问问那日本船西红丸停了几天了，再问问西红丸下一锚抛在什么地方，我好知道它装什么货回去。我和东家去开会，不管东亚商社来电话还是来人，都说我不在。就是滕井亲自来，也给我把他打发了。咱们吃下他这船坯子布。”

“六哥，这行吗？”

“你先等一会儿。”寿亭用手一拨，家驹被放到了一边。

“老吴，本埠布的行市又涨了多少？”

“各商号都抵制日货，本埠布的行市一路上涨。各工厂一看涨，又都不卖。咱卖吗？”

“他娘的，我问你涨了多少！”

“一成。”

“好！”寿亭跳上桌子，一拍大腿，“把厂里的布全卖了。

保本压仓的那一万匹昨天也全染完了，一块儿卖了，抓紧换成钱，少要票子，要银元黄金。这么说吧，用银元提货，一块钱里让一分，用金子让五厘。金子麻烦，还是多要多大洋。”

老吴试探性地提醒：“掌柜的，咱要是卖了那压仓保本布，可就一点退路也没有啦。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咱可怎么办呀！”

“什么？风吹草动？咱这就要兴风作浪，有风吹也是咱鼓捣出来的。没事儿，卖！就按我说的办。去，去办，越快越好。

全卖了！”

老吴答应着去了。寿亭激动得在屋里来回走。家驹的目光跟着他转：“六哥，这有准儿吗？”

“什么有准儿？家驹，发大财的机会来了。你等着看，看你六哥给你玩一把。这一出戏猛一下还想不出名来，就叫‘关云长单刀会鲁肃’吧！我这就给他演一出《单刀会》。”

“六哥，可是人家会骂咱卖国贼。”

“谁是卖国贼？堂堂东北军都顶不住日本鬼子，咱一个开染厂的能干什么？咱就是不买这船布，把大华染厂关了行吧？

日本人也走不了呀！再说，咱这不是卖国，咱这是帮着国民政府办日本鬼子，正是报纸上说的‘从长计议’，怎么还他娘的卖国呢？咱国里有蒋委员长，就是咱想卖，蒋委员长能让咱俩卖吗？净他娘的胡扯！”

家驹气笑了：“我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狗屁！没有咱俩，这国该亡还是亡，该兴还是兴，你还以为咱俩是人物呢！净些废话！”

家驹没词了，只是站在那里笑。

“家驹，我说，这是个机会。咱抛开抵制日货不说，这日本布占中国市面的二成半。这天马上就冷，老百姓都得做棉衣裳。布铺里不卖日本布，本埠的布又不够，价钱只能一个劲地猛升。老百姓还买得起呀？日本布卖不了，就得降价。一边升，老百姓买不起；一边降，那布又便宜又好，你让老百姓怎么爱国？抵制日货，这事长不了。”

“嗯，有道理。”

寿亭接着说：“再说了，咱们在这之前早就订了货，滕井也他娘的不走运，以往都是船晚来，这回却早到了二十多天，生生就是来给咱送钱。要是搁到平时，这很正常，咱也就收下了。现在抵制日货，谁也不敢办。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滕井找个地方存放二十天，到了交货期，你能不要？谁能赔得起那么大的违约金？咱税也纳了，捐也交了，军队都扛不住，咱俩也别羊群里蹿出个驴来——充那大牲口了。”

家驹信服地点头：“是这样，是这样。六哥，你想怎么办？”

“怎么办，我现在还没想好。记着，这几天你先别出去玩，有事派你用场。”

“六哥，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说，说完咱抓紧走。”

“这船布咱自己用不了，得卖一些。这钱不是咱染厂挣的，六哥，你能不能不给我爹说？”

“为什么？”

“六哥，家里的那些烂事儿我不愿意说。这些年，咱分的那钱都让我爹买地了。”

“这人真是没法说，老爷子一贯反对买地嘛，这几年也不知道是动了哪根筋，弄上那么多地。嗨，年下我还得和老爷说道说道。”



“六哥，你不知道。家骏觉得工厂是咱的，他捞不到什么，就使劲撺掇着我爹买地，说什么地是根本，不能没了根本。我爹也怕家骏说他偏心，也只能认了。这下好了，张店周围的地快让他爷儿俩买净了。六哥，你现在是没见家骏那做派，整天骑着马，挎着盒子枪，还拿着手电筒，在地里到处转。咱那个地方多么乱，都让土匪绑两回了。六哥，这不是个长法儿。这兵荒马乱的，手里没现钱不行。你看那些东北逃难的，要是都买成地，能带着逃难吗？我想手里有点钱，也好应急。回头你再给老吴说说，咱厂里分的红，也得给我爹那里留出一点来，放在一边给家里存着，以防万一。要是全给了他，还得买成地。”

六哥，咱弟兄俩不是外人，人家苗先生是看着你的面子，才收下那些粮食。要不，那么多麦子卖给谁呀！现在咱卢家是张店第一大地主，要是赶上年景好，都整列车地往济南运。”

寿亭点点头：“嗯，地已经够多了，可不能让老爷子再买了。那美国面才两块钱一袋子，粮食不值几个钱。”

家驹拉着寿亭去连椅上坐下：“六哥，你说得很对，粮食不值几个钱。英国历史上有圈地运动，就是把地圈起来种草，放羊，剪下羊毛来做呢子，做毯子，比种粮食划算得多。我把这话给我爹说了，你猜，他说我什么？”

寿亭笑着问：“说什么？”

家驹苦笑一下：“他说，只要佃户们能吃草，他就种。唉，真是没办法。”

寿亭笑了：“老爷子这是骑着洋车子下大坡——不敢拐把。”

那就给他们留出点钱来，不能由着他们这样办。老吴那里倒是好办，可是你爹年下得看账呀！”

家驹笑了：“六哥，这你就知道了。你要问我爹四书五经，这没问题，哪一句怎么讲，准能说个头头是道。别说咱厂里这工业账了，就是家里那账，他也是指望账房给他说说，他连算盘都不会打。他所谓的看账，就是问老吴。”

寿亭想了想：“行！咱这船布要是挣了钱，就给你。关于分红截留，我再和老吴商量商量。我先和你说好了，我把钱给了你，你可不能乱花了。这俩太太都在青岛，都挺好的，可不能再弄个老三来。”

“六哥，你放心，还老三呢，我早没了那个心了。”

二人说着站起来，家驹左右地扭动脖子。寿亭关心地说：“这一阴天，你那脖

子又不得劲？还得按时去推拿。”

家驹笑笑：“唉，就是老了。”

寿亭笑起来：“家驹，你是不知道呀！昨天晚上我碰上的那个妮子，真叫漂亮，两个眼忽闪忽闪的。”说着寿亭用眼学沈小姐慢慢眨眼的样子，“真叫风流真叫美。可惜你没跟着我，要是你见上了，你就年轻了。你就是玩儿了命，也得把她弄成你老三。俊呀！好呀！”

“六哥，你馋我。”

两人笑着往外走。这时，寿亭想起了一件事：“家驹，这日本布为什么比本埠布便宜那么多？那日本棉花也是从咱这里运去的，怎么人家织完了布，加上运费运回来，还比本埠布的价钱低呢？”

家驹说：“六哥，这就是中国！你看着国民政府那些人整天吹牛，其实，没有一个真懂经济的。这日本的纺织业在他国里属于换汇业，就是能挣外国钱的企业，他为了挣外国的钱，就不收这个行业的税。不仅不收税，还给百分之三的补助，也就是咱常说的三分，所以他价格低。可是咱这里呢，纺织业是纳税大户，加上工业不发达，能缴税的企业又少，所以就对纺织业猛抽税。这是竭泽而渔，就是抽干了水拿鱼。咱染布还好点儿，那些纺织厂，比咱难得多。每年秋天，先得等着日本人收购完了棉花，中国的纺织厂才能收，因为日本人给的价钱高，老百姓不懂什么中国日本的，捡着好棉花卖给日本人。日本收够了，好棉花也差不多没了。这是本埠布成色不好的主要原因。

这孬棉花既费工，又费力，疵点还多，所以在成色上争不过日本布。人家不纳税，还有补贴，本埠布成色差还得交很重的税，所以在价钱上也争不过日本布。六哥，你说得对，咱是想爱国，用国货，可那本埠布咱敢用吗？染完了一层小疙瘩，逼得咱还得再熨一遍。要不卖不了。就算卖了，老百姓回家一洗，小疙瘩又出来了。咱怕砸牌子，所以不敢用。这些年不是桂系打老蒋，就是冯玉祥和老蒋玩儿命，光剩下打仗了，根本没心管什么国计民生。”

寿亭听得很入迷，他眨着眼：“照你这一说，整个国民政府全是些废物？”

“全是废物，没一个中用的。”

寿亭拍拍家驹的肩：“这样，下一任我看还是你干吧。”

二人说笑着出去了。

下来楼，寿亭看看天说：“那个姓沈的闺女上济南，这会儿也不知道坐上车了吗？”

家驹笑着说：“六哥，你整天自称坐怀不乱，我看你是没遇上好的，那东北学生幸亏走了，要是在青岛呀，我看六嫂的地位受威胁。”

“揍死你这个小子！这些学生都有点儿傻，这火车上那么乱，我是怕她再让人家偷了钱去。”

小丁打开了汽车的门，躬身等着二位。

## 【 5 】

孔妈正扫院子，家驹的车夫进来了。孔妈赶紧让着往里走，随之喊道：“太太，东家的车来了。”

采芹从屋里出来：“我在电话里给她俩说，让老孔送我过去就行，还让你再跑一趟。老谢，抽支烟再走。老孔，拿烟！”

老孔跑出来。老谢说：“陈太太，不用了。我家二位太太那茶都冲上了，让我接着你就走。孔哥，好呀？”说着把老孔递过来的烟夹在耳朵上。

采芹上了卢家的洋车，随后对孔妈说：“东初捎来的火腿，老爷不让往咱家拿，说是有股子哈喇味儿。卢太太今天请了明白人来做，让我过去尝尝。晌午我不回来吃饭，你和少爷吃吧。下午要是变天，你就让少爷穿上坎肩。老谢，咱没有急事，不用跑，慢慢地走就行。”

沈小姐坐在餐车上。她穿着蓝衣蓝裤，外面是个黑绒镶边坎肩，依然是楚楚动人。服务生把茶和点心端过来：“小姐，慢用。”说着鞠了个躬。她也颌首回礼，随手拿起一块点心。

车开出了青岛站，她低头看着站台向后退着。

她喃喃自语着：“青岛??伤心之地??陈掌柜的??”

一个穿西装的男子回过身来朝她看，沈小姐停止了自语。

火车在田野上飞驰??





































## 第十二章

### 【1】

晚上，家中，寿亭坐在八仙桌的右首，采芹在左首，夫妻二人正在喝茶说话。采芹不安地问他：“寿亭，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儿悬呢？”

寿亭抬起眼来看着她：“干买卖就是富贵险中求。我哪回干事不悬？咱要是一直规规矩矩，现在还在周村呢！你放心，咱干完了这一把，就能吃喝嫖赌花上三辈子。”

采芹嘟囔着：“你也别吃喝嫖赌，咱也别花上三辈子。”

寿亭气得笑：“我这是打个比方，嫖可毁志，赌能败家，这我从小就知道。你以为我听说书是听热闹儿？我一直用着心呢！”

采芹给他倒茶：“我知道你不是听热闹儿。自从你一进俺家，我就知道你不是省油的灯，不是省料的驴。”

寿亭乐了：“噢？看出来？说说，怎么看出来的？”

采芹放下茶壶：“当初你根本没冻昏，我还看见你眼动呢（免费书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只是我没给咱娘说。”

寿亭多少有点尴尬，接着嘿嘿地傻笑：“我忘了，反正是冻得不轻。嘿嘿！”

采芹笑着说：“我当初要知道你胆子这么大，就不该让留下你，省得整天为你提心吊胆。一会儿让土匪绑了去，一会儿吃何大庚腿上的肉。这些年没让你吓煞，就是命大。”

寿亭开始插科打诨：“什么？你不留下我？这事你说了算？

周村街里那么多染坊，我为什么非得去你家？我这是有预先准备的，不是非昏在你家门口不可。这事儿你不提，也就罢了，既然你提起来了，咱就得说说。你猜我为什么昏在你家门口？”

“你说说，为什么？”

寿亭开始编造：“有一回呀，我要饭路过你门口，你呢，正在门口站着，我一

看，这个闺女好看，两个眼那么大。好，就娶她当媳妇吧！知道了吧？我是奔着你去的。哈??”

采芹也笑起来：“你编都不会编。那时候我娘根本不让我出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站在门口！你编得可真匀和！”

寿亭说：“不管编也好，造也好，我醒过来一看见你，心里明白了，这辈子光棍是打不成了。现成的媳妇就站在那里，手里还端着碗水。我知道自己将来能发财，能当大华染厂的掌柜的。可是一看你，不仅人长得好，还挺知道疼人，就劝自己，收下她吧！”

采芹气得笑：“我这就揍你！”说着扬起手。

寿亭接着说：“我常给家驹说，你是留学生，所以二太太跟了你，你那不算本事。看咱，一个要饭的，把掌柜的闺女给娶了，这是什么成色！”

采芹气得过来扭他的耳朵，寿亭忙求饶。

老孔在院里喊：“老爷，车我准备好了。”

采芹问：“弄车干什么？”

寿亭喊：“知道了！”

老孔在院外应着。

采芹说：“寿亭，婆婆公公死得早，我也没尽过孝，咱俩本身就欠着祖宗的。可是你在商会里起了誓，你买了日本布，人家不指名道姓地骂咱祖宗？”

“让他们骂去吧！还祖宗呢，连个坟头都没有，究竟埋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咱家世代受穷，到了我这里，人家还能骂咱祖宗，这就不错。这也算光宗耀祖了。再说了，这事儿他们知道不了。我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还叫陈六子吗？”

“寿亭，咱挣那么多钱没有用，还是免了这一场吧，啊？”

“免了？笑话！你就等着数钱吧！咱这又不是坑老百姓，是坑日本人。不过，等一会儿滕井来了，你让老孔拉着你和福庆出去玩玩，别在家。这事是挺脏，我自己掏大粪就行了。”

采芹无奈地叹口气：“你的事我也管不了，你就掂量着办吧。我也就是指画着给你洗洗衣裳，看着给你炖碗豆腐，别的事我也不懂。反正我也知道，坏良心的

事你不干。柱子来了信，说锁子叔的棉衣裳都弄好了，让你放心。我也让福庆回了信。

想起来呀，六哥，咱这也是二十来年了。真快呀！你看我这身子骨，还不知道能撑几年。”

寿亭宽慰她：“破罐子能熬坏了柏木筒。你想呀，那罐子虽破，打水的时候小心着，别碰到那井沿上，永远烂不了；可柏木筒就不行，看着结实，可天天水沤着，准烂到破罐子前头。

你看锁子叔，一到冬天就咳嗽得要死，可一立春，就缓过来了。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行下了善，老天爷不让他死。采芹，咱俩风里雨里城里乡里，买卖归买卖，可咱没干过一点缺德事儿。

放心吧，有病治病，你的寿限长着呢！我死了你也死不了。

哈??”

采芹却说：“我死了，你也难过，可过了那股子难受劲儿，别人劝着，兴许过几天就续上弦了。可要是你死在我前头，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还不如跟了你去。”

寿亭不满：“你这人顶不讲理，绕来绕去，还是说你有情，我薄情。说得好好的，怎么引到这个话题上，一会儿死一会儿活的。我这马上就要上阵杀敌，净败我的锐气。”

采芹并不为其所动：“你还是少点锐气好。卢老爷给你写的那俩字多好，‘藏匿’。人家也给裱好了，可你就是不让挂，说是像做贼的藏东西。人家不是那个意思，是让你做事的时候留一手，藏着点儿。”

寿亭听得很认真：“你这一说，我倒是计上心来，今天我就给滕井用这一手。军师，你还有何见教？”

采芹并没笑：“做人讲的是老要张狂少要板，不老不少不要脸。我说错了，你就不老不少的。哈??”

寿亭也笑起来。

采芹听见院里孔妈说话，止住了笑，对寿亭说：“兴许是滕井来了。”

寿亭点头沉吟，一抖袍袖：“列队，迎敌！”

采芹慌忙制止：“你小点声，让人家听见！祖宗！”

孔妈通报，说滕井来了。寿亭与采芹对视一下，向门口迎来。

## 【2】

东俊东初兄弟俩对门住着，两个院子一个路南一个路北。

东初的房子是中式花厅式的四合院，院内花木葱笼，曲径通幽，富贵之中透着雅致。北屋里，所有陈设全部西式，沙发前的茶几处还铺着地毯。沙发后面的墙上是剑桥珂罗版的油画。为了证明出处，在紫色的镜框边上还烫着金字CAMBRIDGE字样。

东初坐在沙发上看英文报纸，可刚拿起来，又气得扔下。

东初的太太有三十多岁，穿着制服裤，白衬衣束在里面，人也很高大，短头发，看上去很干练。她端着咖啡壶过来，看见丈夫烦躁不安，就说：“其实没必要这样动心计，采芹是咱表姐，六哥是咱表姐夫。你还是去南院给大哥说说，抓紧定下吧，省得一夜睡不好。”说着翻开丈夫面前的咖啡杯，把咖啡倒上。

东初抬眼对她说：“兰芝，你在这坐一会儿。”

太太坐下了。东初说：“临下班的时候，六哥也没回电报。”

其实大哥也不放心，也怕这买卖黄了。我走得晚，大哥到家之后又打电话到厂里问，听说电报还没来，我看他也挺着急，还故作镇定，真是没必要。”

太太把咖啡端给东初：“我看大哥做事情，在某些地方有些保守，这样下去可能会落伍的。”说着观察丈夫的反应。

东初放下咖啡杯：“六哥在张店周村一带很有名气，年下回家的时候，大哥听着那些人夸六哥，很是不服气，嘴上没说，可站起来走了。大哥熟读“三国”，干什么事都想想当年诸葛亮用的什么计。可那东汉离着现在两千多年了，那一套早过时了。”

兰芝笑了：“大哥通“三国”，可六哥不仅通“三国”，什么《忠孝烈女传》、《精忠说岳》他全知道。去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去青岛，他和六嫂陪着我吃饭，他讲得头头是道，我绝对不相信他不认字。他讲得相当有意思，我和家驹都听傻了。大哥要是用“三国”的招数对付他，我看未必能沾光。”

“那是他当年要饭的时候听来的。说来也怪，不管什么事，他一遍就记住。他不认字，也不看账，可老吴根本不敢捣鬼，他甚至比老吴还明白。明天他来电报，可能会降一点价，但大哥抻了他这一下，他早晚得找回来。兰芝，不信，你看着。”

“东初，六哥让咱帮着在济南买地，这事怎么样了？”

说到这里，东初看了一下门，低声说：“我给你说件事，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太太紧张地点头。

“你知道去年制锦市街爆炸的那家置业洋火厂吗？”

“知道，还炸死了六个人。我每天去妇女建国会上班，就从那里路过。”

“大哥想让六哥买那块地方。真不知道大哥怎么想的，那地方能行吗？”

“是呀，那地方不吉利呀！前后三家子在那儿开工厂，都没有好结果。那地方可是太不吉利了。”

东初冷笑一下：“六哥想到济南来开工厂，这本身就是大哥的一块心病。他嘴上没说，可心里却想着，让那凶地败败六哥的财运。这有必要吗？”

“你怎么说的？”

“我未置可否。有些话，虽说是亲兄弟俩，也不能明说。”

太太从果盘中拿过苹果和水果刀：“你不想把这事告诉六哥？”

东初笑了：“不用我告诉，大哥自己就会把这事首先告诉六哥。他知道六哥天不怕地不怕的，要饭的时候曾在坟地里睡过觉。他甚至会激六哥买下那地方。”

太太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东初，他没吃，放在了咖啡盘里：“做生意是得用心计，但要分什么事，什么人。六哥要是想坑家驹，那家驹还不一点招儿都没有？可人家不这样干。我看六哥来了济南，好好地和他相处，不仅不会妨碍三元染厂，可能还会多一个帮手。”

太太的眼睛转了转：“东初，有件事我从青岛回来之后就想说，可一直没说出口。”



“什么事，说。”

“我和六哥也就是一面之交，了解也不多，但我觉得这个人应变能力相当强，准能发大财。六哥要来济南开厂，咱是不是私下里人上一股，也好有个退路？你别熊我，我不是有私心，只是觉得大哥那一套跟不上时代。”

东初苦笑一下：“晚了。家驹对我说，六哥来济南，是想干印花，罗兰也好，海德堡也好，那些新式的德国印花布都相当贵。再加上三到四套滚筒染机，盘子已经很大了。咱自己的那点钱根本不管用，可大钱又都在厂里，大哥是不会让我提钱出来的。”

太太懵懂地点头：“现在不是时兴换股持股吗？能不能用三元的股换六哥的股？”

东初乐了：“你这不是挺懂经济嘛！”

太太低下头：“懂什么经济呀。在大哥看来，我就是会生孩子。我说到厂里干点事，他就是不同意。我给你当个秘书也行呀！”

东初拍拍她的腿：“就这么着吧！老式家庭，他同意你穿这制服裤，就不错了。这还说我惯着你呢！”说着看看外边，表情又焦急起来，“我去大哥那儿一趟，如果他同意，我这就去给六哥回电报。”说着站了起来。

太太给他拿外衣，趁机说：“你要看着大哥高兴，就帮我提提骑自行车的事。”

东初笑了：“让你穿制服裤，这已经破了例。我看也别说了，说也没用，他不会让你骑着自行车满街跑的。”

太太拿着西装，让东初穿上，连娇带叹地说：“唉，咱什么时候能自己说了算呀！”

### 【 3 】

滕井这不是第一次到寿亭家来，对周围环境和采芹都挺熟悉。采芹亲自给滕井倒茶，滕井手放在碗边，恭敬地照应着。

他回手提过一些西药说：“陈太太，近来感到好些吗？这是我让人从日本带来的西药，你按时吃，对你身体康复会有帮助的。”说着把药双手递给采芹。

采芹接过来，也是躬身致谢：“谢谢，总让滕井先生破费。”

滕井又拿过两只人参：“陈先生，这是给你的，是你们东北的上好人参。”

寿亭接过来，看也没看就放到靠山几上：“我说，滕井先生，你看看你们那些兵，没事不在家里好好待着，非要去东北。

你看看现在，满街筒子是难民，我厂里也收下了二十多个。照这样下去，咱俩的买卖都别干了。”

滕井抱歉地摇头：“陈先生，这是政府的事情，我们不去管它，咱们还是好朋友。”

“咱们是好朋友，可是这一弄，成了敌国。一边是咱们的交情，一边是两国的开兵打仗，咱俩夹在中间不难受？”

采芹见谈话开始，就冲滕井鞠躬：“滕井先生，我和孩子出去走走，你们谈着。”

滕井起身相送，寿亭示意他坐下。屋里只剩下他们俩。

滕井从椅子上站起来，拉出八仙桌中央的凳子，靠近寿亭坐上说：“陈先生，咱们认识十几年了。我既是你工厂的供货商，也是陈先生的朋友。这回西红丸上的布，陈先生一定要收下。”说着站起来鞠躬。寿亭拉他坐下。这时，滕井装的也好，真的也好，确实已经哭了，掏出手绢来擦泪。

寿亭给他倒茶，叹口气说：“滕井先生，我不是不帮忙，但这件事儿太大，我不敢呀！要是那些学生知道我买了那船布，还不把大华染厂给砸了！同业同仁又该怎么看我？滕井先生，我一生最讲义气，这一回，实在不同，我相当为难。”

滕井擦擦泪说：“请陈先生相信，政府出兵东北，我个人是不赞成的。我是一个商人，只想做生意。当然，政府也支持了我。我在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感觉都很好，不管中国强也好，弱也好，我是对着每个客户，我自信是平等地对待陈先生和青岛的其他商业伙伴。可现在，大家都躲着我。商社里也来了些新人，有些还是军部派来的，那么狂热，我自己的处境也相当艰难。”他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寿亭好像是被感动了，他拍了拍滕井的肩：“滕井先生，咱们慢慢想办法，沉住气，过几天，这股风就能过去。”

滕井擦擦泪：“陈先生，你只要给点钱就行，我只想抓紧了结这件事情。”

寿亭想了一想说：“滕井先生，咱把话说明了吧！我带头在商会里起了誓，我

是不能买你的布了。我给你推荐个人吧！”

“谁？”滕井眼睛一亮。

“元亨染厂的孙明祖。他准行。”

滕井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我找过他了，他也躲着我，厂里说他根本不在青岛。现在只有陈先生能帮我。我拜托陈先生！”

他又站起来鞠躬。寿亭伸手拉他坐下：“我说，老滕井，你别一会儿鞠躬，一会儿鞠躬，我受不了这个。你知道我这人心软，见不得别人受难为。你说吧，那布多少钱？”

滕井来了精神：“一共一万五千件，陈先生要是全能吃下，就算四十块钱。可以吗，陈先生？”

寿亭把手放在滕井的手背上：“滕井先生，这个价钱已经是够低了，但是我实在不敢要。我看你还是原船运回吧。”

“三十五块。”滕井的表情已经绝望。

“滕井先生，我说过，价钱已经是够低了，三十五块，刚刚够织工费。现在不是价钱的问题，关键是我不敢担这风险。

你卖完布，回国也好，在青岛也好，都没人敢动你。可是我，还得在青岛干买卖。”

滕井拉着寿亭的手：“陈先生，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说出这件事，在到你家来的路上，我还在想，是不是把这件事说出来。”

寿亭一愣：“噢？什么事？说出来，也好让我明白明白。”

滕井看着寿亭，攥住了他的手：“陈先生，大华染厂现在是大工厂了，这其中我也帮了你很多的忙。当初你们厂订购滚筒染机，德国人明明报价三万八，你却对我说报价三万整。其实我当时就知道了，是内德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让我与他合伙挤对陈先生，把价钱抬起来，等生意做成之后分利润。可是我没那样干。我不仅没那样干，反而佩服你精明。你说的这三万整，是把运费除掉了。你觉得日本到中国路途近，三万我准能接受。我很赞赏你做生意的态度，所以我接受了。但是，我不仅没有从那笔生意中得到一分钱的利润，反而赔进去六百中国币。这些年我都没说破，生意来往，理解尊重很重要。我希望陈先生??”

寿亭有些尴尬：“都哪年的事了！”

滕井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陈先生。元亨染厂的贾小姐常用关东军来压我，我给他们厂的布价格是低一点，但陈先生不知道，我给他们的每件布都少二十米。这样算来，比给你们厂的布还要贵。中国没有海关商检，他们也没发现，就是发现了也拿我没办法。可我给你的布都是足重足长的。所以三木常对我说，与陈先生交易，获得的利润最少。我不是今天有难处，才故意这样说，我是在有意识地保护陈先生的利益。

陈先生，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说出这些话来的。”

寿亭一听恍然大悟，但很快沉下脸来：“让你这一说，这些年我欠你情欠大了。”

滕井低下头：“我不是让陈先生领情，我是请陈先生帮忙，帮我个人的忙。”

寿亭点上支烟：“滕井先生，我不要你的货吧，你会认为我不帮忙；可我要了这船布，将来你会认为我这人太狠，用这么低的价钱买走了你的货，事后你会越想越心疼，越想越生气。

你会觉得我是乘人之危，这样反而伤了咱们的感情。滕井哥，我看你还是运回日本吧，或者找个地方囤上二十天。二十天之后，这股子风也就过去了，咱们还是朋友。”

滕井站起来，两眼通红：“陈先生，我宁可送给你。因为这船要去运军粮。”

寿亭佯装大惊，也跟着站起来，大瞪着眼怒吼：“你怎么不早说！嗨，你这个老滕井！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咱俩什么话不能说，你还藏着掖着，绕来绕去的。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我能见死不救吗？你还绕的哪门子圈子！你倒好，从民国八年一阵子给我弄到民国十八年，又是买机器又是大洋马的布少二十米，全他娘的没用！”寿亭拉着滕井坐下，“你这个老滕井！

我也就是看着你比我大两岁，要是你比我小，我一脚踹出你去！

你负了咱俩的交情。不就是那船布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今天，滕井哥，我给你玩儿一把‘破了头用扇子扇’！我一口吞下去，那船布归我了。”

滕井拉着寿亭的手，用力地摇着，热泪盈眶。二人齐感叹，随之滕井从提包里掏出合同。

寿亭很警惕，借着开玩笑说：“和我签合同不行，我不认字。”

滕井笑笑：“陈先生，数字你是认识的，别的我都填好了，填上个数就可以，只是要你按个手印。”

寿亭夸张地点头，滕井抽出钢笔，填上了“35”。寿亭用眼瞄着，等他填好了，寿亭才说：“35少点吧，要不你再加一点？就算我的意思。”

滕井鞠躬：“我已很感激陈先生，不加了。陈先生按个手印吧。运到什么地方，运费都由我负担。”

寿亭从抽屉里拿出印台，印上手印，叠起合同放进抽屉：“你那心病是好了，滕井哥，该我着急了。明天早上我派人去你商社，至于怎样处理这些布，我想再说说。滕井哥，今天夜里你是睡着了，该我睁着眼了。你看看你那些鸡巴兵，他们占了东北，咱这合法的买卖，倒和贩大烟似的。钱，明天一早就给你送一些去，要是凑不足，差个一星半点的，你也先将就着，我四处找人暗着卖，四处里给你淘换钱，五天之内准能付清。”

滕井笑起来：“可以，陈先生的信用我是知道的。这件事情我会常记着。”

东俊大宅正堂，带罩的电灯吊在八仙桌上方，东初东俊分坐两侧。东俊面色温和，平静自然。东初却有些焦急：“大哥，你说陈六子下午就能回电报，可都这时候了，也没回。我回家之后，又打电话问了厂里，电报还是没来。大哥，我看这事不能总抻着，别抻出别的事儿来。”

东俊给弟弟倒茶：“三弟，陈六子好弄险，咱再抻他一晚上，要是明天晌午他还来电报，咱就认了。咱要一万件，剩下的那一万就按他说的，先存在咱的仓库里。”

东初站起来：“不行，大哥，这事你玩得有点儿过了，不能这么个抻法儿。陈六子不是等闲之辈，咱总这样抻着，非出麻烦不可。大哥，这事儿我不能听你的，我这就去电报局给他发电报。放了这个机会太可惜。”

东俊过来摁下他：“东初，我知道这抵制日货长不了，但眼下正在风头上，陈六子再能，也找不到买主。你就听哥的吧。”

他就是降下一块钱来，一万件就是一万块。这买卖的额大，咱不能不算呀！三弟，现在咱三元染厂确实是大厂，山东省除了苗哥，大概没人比得上。可是，你别忘了，咱当初开始干的时候多么难！你在北京上大学不知道，我带着伙计们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一块钱一块钱地攒。三弟，咱和陈六子不一样。他是从染坊到染厂，咱家是从种地到开染厂。陈六子虽然是要饭的出身，但是他看一万块钱很小，咱就把一万块钱看得很大。为什么？咱得想想，种地的多少辈子挣一万块

呀！”说着用指关节敲敲桌子，“别的不说，就说咱老家博山，一万块钱差不多能买一千亩地。三弟，整个博山一共才有多少亩地呀！三弟，你应当常想着这些，想着咱的出身。当然一万块对咱来说，现在也不算什么事儿了，但是赚一万，就比赔一万强，这一反一正就是两万。关键是，不能他陈六子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又不是税务局，不能还价儿。听我的，三弟，抻着他，保证没错儿。我就不信他不降价。”

东初无奈地一甩手：“大哥，咱要是总想着种地，这买卖就别干了。你总想和陈六子见个高低，这实在没必要。大哥，陈六子是很刁，可是对咱，还算说得过去。上回青岛刮大风，轮船靠不上岸，咱给人家的硫化青那么贵，人家直说咱帮了忙，根本没提价钱的事。大哥，陈六子傻呀？他当初要说借咱四十桶硫化青咱能不借？可是人家没那样干。后来我问了家驹，其实咱那硫化青运到青岛的时候，大风早停了，船也卸下来了，咱那硫化青根本没有救了急。可是人家根本没提这事，如数给了钱。大哥，人家不欠咱的，是咱欠人家的。你觉得陈六子找不到买主，我看未必。他从十五岁就当掌柜的，走一步看三步。”

咱就说个最笨的办法，他把那两万件布装上火车，沿着胶济线一路向西卖，这一路多少染坊？多少布铺？就那个价钱，甚至到不了潍县就能卖干净了。大哥，抓紧定下这事吧，我也好去发电报，这时候电报局还关不了门。”

东俊认为有道理：“沿着胶济路卖，这样的办法他能想出来。可我觉得他不能那样干，他没有那么笨。这样吧，明天，就到明天中午。三弟——”他按下东初，“做买卖和做人一样，要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处变不惊才是本事。陈六子就是不和咱做了，他也会打个电报来，这一点你放心。”东初又想发言，东俊按下他，“这船布他之所以想和咱做，另一个用意就是把他那一万件布放在咱仓库里。这就是他将来在济南开染厂的压仓布。我之所以敢抻着他，倚仗的就是这一点。我想了一晚上了，他没不降价的道理。”

东初无奈地站起来，要走：“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我把话放在这里，咱就等着后悔吧！”说罢，头也没回就出去了。

东俊的太太一直在屋里听着，听见东初走了，这才从里屋出来：“他爹，他三叔毕竟上过大学，看得远，他说的那些话也挺有理的。”说着过来给丈夫添茶。

东俊冷冷地哼了一声：“书生之见，不足为用。”

太太把茶壶放下，坐在刚才东初那把椅子上：“买卖上的事，我不懂。可你得说说他三叔，他三婶子穿着制服裤，包着腕，那不是个样儿——街上没有看别人的了！”

东俊自嘲地笑笑：“读了几本书，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不在家里好好呆着，还去什么妇女建国会。今天下午她到厂里，让我捐点钱，说是救济难民，我根本就没抬眼看她。”

“你给她了吗？”

“差点让我骂出去。给她个屁！”

太太拔下簪子来，拢拢头发重新插上，小心地对丈夫说：“他爹，我说个事你可别着急。”

东俊一斜眼：“什么事？”

“她三婶子买了辆自行车，让我给你说说，她想骑着车子去上班。”

东俊忽地站起来，怒目而视：“你怎么管的家？嗯？”

“我??”太太后撤，进入防御状态。

“你什么？”他指着太太，“你这就去北院，把她给我叫来，让她把那车子也推来！伤风败俗！都是老三惯的她。快去！”

太太满面惧色，赶紧站起来说：“我去，我去。”

“把老三一块儿叫回来。这是什么家风！”

东俊本来就心烦，一听自行车的事，气得脸都黄了，一摔门去了书房。

#### 【 4 】

早上，老孔拉着寿亭在厂门停下。寿亭边和门房打着招呼，边往厂里走。这时候，他看见白金彪在仓库外边墙上弄电线，就大喊：“白金彪，你干什么？”

金彪听见喊，赶快放下电线从梯子上下来，快速跑过来：“掌柜的。”

“你这是干什么？”

“掌柜的，好几天了，我就看见这电线上冒火花。昨天后半夜下雨，我就走出来看看，吓了我一跳，整条线全漏电，滋滋地冒火星子。虽说是在仓库外头，可是我怕这旧线的包皮带着火掉下来，烧了仓库，就把线掐断了。这不，我想换上条新线。嘿嘿！”

寿亭盯着他看，金彪有点慌：“掌柜的，我干得不对？”

寿亭没说什么，叹了口气：“你去账房领十块钱。”

“为什么？”

“夜里下雨，还惦记着线路，这就该奖。”说着走了。

金彪想说不要，又不敢撵上去说，站在那里表情很乱。

寿亭走进办公室，吴先生跟着进来。老吴想问昨天谈判的结果，还没等他说话，寿亭就说：“你等一会儿下去，把姓施的那个电工辞了。”

老吴问：“为什么？”

“仓库墙上的电线都脱了皮，他也看不见，要这样的电工没用。你想着，奖给白金彪十块钱。夜里下雨，还想着起来查电线，这样的伙计就该奖。”

老吴答应着：“好好，这样的伙计是该奖。”接着提醒道，“掌柜的，那姓施的可是市长的亲戚，咱要是辞了他??”

寿亭的眼瞪起来：“什么？市长的亲戚？就是韩复榘他姐夫也得辞！照我说的办！”

老吴一看事不好，赶快答应，随之递上热茶，陪着笑问：“掌柜的，和滕井谈得怎么样？”

寿亭脱下外面的夹袄往椅子上一摔：“嗨，还是他娘的没修炼到家！”

老吴担心起来：“没谈成？”

寿亭放下茶碗：“那倒不是。滕井一见我，就装可怜相，我事后想了想，他那一套肯定是事先想好的。又是哭，又是鞠躬，把我弄得心软了。他说了三十五块，我也没再还价。唉！

这功夫不是一天练出来的，还是欠着火候呀！滕井走了之后，我抽了自己仨嘴巴。你看看这手印子。”他指着自已脸上的痕迹说。

老吴笑了：“掌柜的，行了，三十五，这是拾的呀！我给你弄个热手巾捂捂？”

“不用。留着这手印子，让我多记几天。我本来想好了，最多给他三十。唉！



在那个情势下，实在张不开嘴了。滕井比我大十来岁，尽管咱看着日本人不顺眼，可也是十几年的朋友了。我这人就是他娘的贱，不能看见别人掉泪。”

吴先生说：“掌柜的，行了，三十五块钱，就是没有赵东俊，咱自己也能吃得下。这回可发大财了！”

“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这钱不能一次给他。这好几十万不是小钱，咱要是一下子给了滕井，他会觉得咱早有准备，是设下套子等着他。

你见了他的时候要使劲说难，哭穷，说四处里给他淘换钱。这不，费了那么大的劲，才凑了一半，另一半两天之后才能凑齐。

这还不行，你还得埋怨我办错了事，不直说也得绕着弯儿地让他感觉出来。去了之后，给他来个哭丧的脸，一脸的不高兴。

要是说起话来，你再表现出爱国，拐着弯地埋怨我，得让他觉得咱挺为难。老吴，这买卖人要是把东西卖便宜了，那和吃了屎差不多。咱不能让他在这上头记恨咱。”

老吴说：“掌柜的，这事我怕弄不匀和。别弄过了火，再让他看出来。”

寿亭说：“没你这么笨的！这样，把本票往他跟前一扔，然后撅着嘴不说话。他给你倒水鞠躬，你就带搭不理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丈母娘刚咽了气儿，不表示吧，怕亲戚们说你；表示过了火吧，又怕外人笑话。就这样——”寿亭拉下脸来，学丈母娘去世后的表情。

老吴说：“我试着办吧，只要不笑就行了，我觉得也差不多。去年丈母娘刚死，那表情我还能想起来。你看是这样吧？”

老吴表演着，二人大笑起来。

寿亭一拍老吴的肩：“好，就这样。哈??”

老吴收住笑：“掌柜的，可是济南三元染厂还没回电报，咱是??”

“没回电报就对了。你这就去给赵东俊打电报。原先咱给他说的两万件，这回告诉他还有一万五千件，就说孙明祖已经提走了五千件。记着，电报上那话一定

不能客气，最好骂他两句。就以我的口气吧，这样写：‘不仁不义，胡猜乱忌，乱看“三国”，四处用计，不是东西，六弟生气。’哈哈??”

老吴笑着从衣襟上掏出钢笔：“我得记下这几句来，我听着还行。说完了正事之后，我把这几句弄到后头。”

老吴写着，寿亭继续批示：“咱原先报价五十五，这回报价五十六，给他长一块钱，先把你那一百亩地挣出来。哈哈??”

吴先生没笑，抬起头不解地问：“掌柜的，咱报五十五人家都不回信儿，再加一块，不是更不回信吗？”

寿亭哈哈大笑：“老吴，我把话放到这里，到不了中午，准回电报。你告诉他，让他带着银行的本票来。把咱那五千件也放到他仓里，这就是咱的压仓保本布。听我的，一点错没有。”

吴先生连连点头。

“你发完了电报，直接去找滕井，告诉他，让他用火车把布运到济南西货场，运费让他付。尽快装车。”

“不等赵东俊回信？”

“不用等。老吴，这赵东俊、赵东初都是最精明的买卖人，他们知道我爱弄险，所以抻我，等着我把价钱降下来。至于降多少钱他可能不在乎，他是想让我知道，他能识破我的计。也就是敲山震虎地告诉我，以后和他打交道，最好放老实点儿。

这是他的根本用意。可是，这五十五的价钱也太馋人了，他们一看别人要走了五千件，心里准慌，一看又长了一块钱，更慌。

这些我早就料到了，所以第一次发电报，我就故意给他多说了五千件。不用等了，装车发货。你就等着回家买地吧，这是三元染厂送给你的。哈哈??”

赵东俊正在办公室里看账，东初进来了：“哥，你总把别人往坏处想，六哥来电报了。那布被孙明祖买走了五千件，行市也长了一块钱。六哥在电报上骂咱不是东西。你看看吧！”

说着把电报摔到东俊的桌子上，气得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喘粗气。

东俊忽地站起来：“有这事？”他拿过电报来看，然后自己抬手打了自己一个

嘴巴，“嘿，这事儿怨我！”

东初把刚点着的烟摁在烟缸里，抬手拉着哥哥坐下：“什么也别说了，快说咱们怎么办吧！”

“怨我怨我全怨我！全怨我！这回是得罪陈六子了。”

东初又拿过电报：“别说这么多了，说什么也没用了，快说怎么办吧！”

东俊慌了：“就按电报上说的办，打发人腾仓库，办款，就按五十六办款。你发完了电报立刻去青岛，再打发人去玉记买上十个扒鸡。青岛没有藕，也给他带上一些。见了你六哥就说电报收晚了，你还把电报局骂了一顿。”

东初不等他说完，就朝外走。东俊又叫他回来。

“什么事儿，大哥？”

东俊想了想：“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呢！孙明祖的元亨染厂也不小，怎么只要走了五千件？他怎么着也得和陈六子平分，要一万呀！”

东初停在那里，把电报往回一送：“再等等？咱再抻抻他？”

东俊双手齐摆：“不不不！可不能再抻了，再等可就真黄了。快去办吧！”

东初什么也没说，出得门来，低低地自语道：“自作聪明！”

东俊点上支烟，慢慢地坐回椅子上，自言自语地说：“不能呀，难道我猜错了？”他忽地站起来，想了想，又坐下了，大声喊，“老周！”

茶坊老周进来：“大掌柜的，有事？”

东俊在那里愣神，自言自语地说：“呃，我看人不会错呀，难道这一回真的??”

老周一看掌柜的如此神态，倒退着往外走。

东俊看着老周带上门，木呆呆的。门一响，他这才醒过神来：“老周，回来！”

老周又进来了：“大掌柜的。”

东俊叹了口气，最后放弃了用计：“唉！你让账房赵光顺赵先生骑上洋车子，

快去五陵源，捡着最好的茉莉大方买上二斤。再去桂香村，泰康也行，买上四盒子好点心。三掌柜的要去青岛，让他带给陈掌柜的。”

老周出去了，东俊在屋里来回走动，自言自语道：“难道陈六子能有这么高？敢长上一块钱？唉！”他死心塌地地坐下了，回过身，看着墙上的大字横幅“宁神”。

东初家，孩子们都上学去了。家里只剩了兰芝，她坐在那里写日记。“昨晚，大哥把我叫了过去，训斥一顿。老式家庭，实在没有办法。我感到窒息，但是我要抗争。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要追求灵魂的解放。我不是哪个人的玩物，我不是娜拉，我要抗争！不让我骑自行车，不让我抹口红，从这些细节上，就能看出中国多么落后，多么没有希望??”她奋笔疾书。

院子里，洋车夫老王正在保养那自行车，摇得轮子飞转，还往上面滴油。王妈过来说：“不用上油，又不让太太骑出去??”

她的话还没说完，兰芝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北屋的高台上：“不让骑出去还不能在家里骑？老王，去把大门关上。”

老王放下油壶，应着跑出去。

兰芝继续指示：“王妈，把那些花盆子往旁边搬搬，我在院子里骑一圈。”

王妈应着，就去收拾。兰芝此时是运动员的打扮，制服裤，白色力士鞋，戴着白手套。

老王关大门回来了，说：“太太，你就围着中间的这些树骑就行，你可慢着点儿！”

兰芝笑笑：“我经常夜里两三点钟出去骑。??这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骑得很熟了。”

老王笑笑：“我知道，哪回大门一响，我就醒了。我也见太太骑过。嘿嘿。”

王妈拍打着手上的土，过来复命：“太太，好了。骑吧，也让我见识见识。老王说你骑得挺好，我还没见过呢！”

兰芝受到鼓励，开始表演，骑着车子在院里转开了。越骑越快，越骑越高兴。她一转回来，老王两口子就拍手，她在车上倒着链子，觉得自己挺帅。老王害怕，提示道：“太太，这院子还是小，还得慢着点儿。”

“没事儿！”兰芝说着又骑了过去。

王妈对丈夫说：“太太骑得真好，人也新式。我看着比哈德门烟卷那画上的人都好看。”

老王应着：“是骑得不孬。”

王妈说：“什么事儿，都是兴男人不兴女人。咱先生开汽车大掌柜的都不管，可咱太太骑个自行车，他倒是不依。我是看着不公道。”

他俩的交谈及赞颂，兰芝都能听得到，又骑过来后说：“不公道的事儿多着呢！不光这。”说着又骑过去。

老王怕出事，就喊：“太太，就这样吧，骑两圈过过瘾就行了！”

兰芝正在兴头上，只是笑，没回答。这时，北屋里的电话响了，她一分神，车子扎进树丛。王氏夫妇忙救驾，兰芝的腿磕了一下，疼得直咧嘴。她指着北屋说：“快，快去接电话！”

王妈飞奔北屋，老王想用手搀，又觉得不妥，就低下膀子让太太扶着，兰芝忍痛站起。

老王害怕：“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先生回来俺俩怎么说？”

兰芝咧着嘴：“没事儿，就说我自己碰的。哎哟，这么疼呀！”

王妈奔出来：“太太，先生让你接电话。”

王妈过来架着，兰芝一蹦一跳地向北屋走。费了好大的劲，才来到屋里，咧着嘴装欢乐：“有事吗，东初？去青岛呀！好，我知道了。你还回来拿点衣服吗？噢，马上回来呀，好，好，我这就给你准备。好好，我知道。”说着把电话放下了。

王妈慌着问：“这可怎么办？”

兰芝笑笑：“没事儿，先生知道了也不要紧。你俩出去可不能说呀！老王你出去，我好看看摔破哪里了。”

老王忙出来，王妈拿红药水，兰芝解裤腰：“真疼呀！我得把这笔账记到封建主义上面。”

下一篇日记有了主题。





































## 第十四章

1

年初一，早上鞭炮不断。锁子叔住的街上，拜年的人们来来往往，相互抱拳祝贺。还有三四位老者站在那里，晒着太阳。

寿亭已经买下了李家的院子，锁子叔现在住在北堂屋里，老李两口子住进了西屋。这北屋宽敞豁亮，两个窗户满是冬天的太阳。锁子叔已经七八十岁了，冬天生病在床，身后倚着个枕头。

瞎婶子坐在椅子上。房东李太太往炉子里填炭，炉子烧得通红，另一个小丫头在一旁切肉。瞎婶子说：“李太太，咱省点吧，我在这里都觉得烤得慌。”

李太太笑着说：“婶子，这可不行。陈掌柜的一会儿就来拜年，要是一看炉子不旺，屋里不暖和，大年下的，我可不找那个骂。”

瞎婶子说：“他不骂你，他是好骂老李。”

锁子叔咳嗽，李太太赶紧上前侍候。这时，老李进来了，他虽然换成了布裤布鞋，但还是细皮嫩肉。他给瞎婶子倒上茶，恭敬地端过去：“婶子，你喝茶。”

瞎婶子接过茶来说：“老李，一会儿寿亭来了，拜年归拜年，可别张嘴给人家要钱。人家买过来这院子，让你两口子白住不说，还每月给你钱，这就行了。他看见抽大烟的就生气，虽说你现在不抽了，可他还是忘不了这个碴儿。记下了？”

老李陪着笑：“婶子，你放心吧。我是想问问陈掌柜的，能不能带我去他厂里干个活儿。”

瞎婶子说：“你也别问，他肯定不要你。你也省得吃窝鸡，大年下的。”

这时，汽车笛响，老李一听，大叫：“陈掌柜的来了！”说着蹿出去。

那年代，周村没有一辆汽车，街上的人一见汽车，都围了上来。

小丁下来拉开门，寿亭先下来，采芹和柱子、福庆后下来。寿亭穿着普通的棉袍子，还是黑布棉鞋，但那气度却已非往日。

他站在原地，看了一眼四周，见有三位老者倚着北墙站在那里，都有七十多岁。他走上去，拉住第一位的手说：“叔，好呀！”

说着把一个大洋放到老者的手里，“侄子在外头很少回来，你自己买些点心吧。没事儿的时候常去和我锁子叔说说话儿。他老人家下不来床，也是想你们这些老弟兄。”老者拿着大洋，呆呆的，无言以对。他又走向第二位，也是给了一块大洋??

这时老李跑出来，见了寿亭就磕头：“陈掌柜的发财。”

寿亭看看他：“起来吧，你这不抽大烟了，脸色也好多了。”

说着一撩棉袍，进了院子。柱子采芹后面跟着，小丁双手满是礼物。

锁子叔想下床，瞎婶子和李太太按着他。这时，寿亭一行进来了。寿亭拉着福庆抢先跪下，其他人等也随之跪倒：“叔，婶子，你俩好呀，小六子给你老人家拜年了！”

锁子叔伸着手，刚想说话，却咳嗽起来，寿亭赶紧上前捶背。

这时，锁子叔老泪横流。

寿亭强笑着劝他：“叔，咱爷儿俩一年就见一回，哪回见你都是这一套。不哭，咱这不是挺好嘛！”

采芹忙上来帮着锁子叔擦泪，福庆过来拉着锁子叔的手。小丁放下礼物，到院子外面去了。

寿亭拉个凳子，坐到瞎婶子旁边：“婶子，日子过得还行吧？”

瞎婶亦是感慨万千：“唉！寿亭，你叔当年就是行了针鼻儿大小的那么点好，换得你年供米，月供柴，养老送终。这整个周村城谁不眼馋呀！”

“婶子，咱不说这些。我就要告诉告诉那些人，行好准有好报，作恶准有恶报。”

锁子在那里拉着福庆的手低声说话，采芹坐在床边上侍候着，柱子拉个小凳坐在旁边。老李两口在外围侍立。小丫头倒了一碗茶，双手给寿亭送过来。寿亭问瞎婶子：“这小丫头怎么样？”

听话吗？”

“小凤也是和咱投缘的人，你叔夜里整夜地咳嗽，她就整夜地陪着，和亲闺女差不多。”



寿亭转过身：“噢？好好！柱子，给她两块钱。”

小凤害怕：“俺不要。”

柱子赶紧掏出钱来给她：“快拿着，拿慢了我六哥就骂你。”

小凤拿过去，过来磕头。

这时，李太太过来给寿亭磕头：“多谢陈掌柜的赏饭。”

寿亭笑笑：“李太太，好好侍候我叔我婶子，这二老在，咱就这么着。二老百年之后，这个院子我再白送你。”

李太太高兴。柱子也给了她两块钱。这时，老李过来了：“嘿嘿，陈掌柜的，我想跟着到你厂里干活。嘿嘿，不知道行不？”

寿亭冷眼看他：“干活？你这个身子骨能干什么？”

“干什么都行。我想，我不老不小的，总在家里闲着也不是个长法儿。嘿嘿。”

寿亭点点头：“知道干活，这就不错。比抽大烟强得多。你别跟我去青岛了，去通和染坊吧。柱子。”

柱子赶紧过来：“六哥。”

“过了年让老李去染坊干吧，你看看他能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记着，不能让他碰钱。这抽大烟的人，没了钱也就没了瘾。

钱一多了，还得抽。”

“是是是，六哥。”

老李直给寿亭和柱子作揖，寿亭不看他，来到锁子叔床前：“叔，还得按时吃药，你老人家好好地活着。过了年我就到济南开工厂，等我站住了脚，我就把你和俺婶子接到济南去。”

锁子叔无声地笑着：“我在这里就挺好，到了济南谁都不认识，也没人和我说话，我闷得慌。还是在周村好。”

寿亭双手攥着锁子叔的手：“叔呀，我在青岛挺忙，可要是一闲下来，就想起你老人家。可柱子给我说，你还是不舍得全吃白面。叔呀，你和俺婶子都太老

了，你这身子骨儿本来就不行，多少年吃不饱，你这病还不是饿出来的？所以说，这老了之后得保养，不能再省着啦！叔，你算成全小六子，按我说的办吧。

你壮壮实实的，我也好有个念想，也省得挂心。咱爷儿俩今生有缘，咱就得好好地珍惜。别说你吃这一点儿，就是把周村的粮栈全买了，也就是一句话。这些年，我什么都忘了，就是忘不了天冷。哪天我去刘家饭铺，你都是先拉过我的手来攥攥，给我暖和暖和。一个要饭的，没爹没娘，人家见了我，不是放狗咬，就是用脚踹，哪有人把我当人看呀！你也不知道将来我能发了财，成了事儿。叔呀，你不是光给了我点儿剩饭，你还教了我怎么做人。我在厂里对工人，事事处处是学你。叔，大年下的，你别老是哭呀！”寿亭说着拿出手绢来给锁子叔擦泪。

锁子叔说：“我整天和在梦里似的。”

寿亭劝着：“叔，别说我小六子今天有了钱，就是我还要饭，要了来也得先给你，先给俺婶子。头年里，我就让账房给柱子来了信，不让会仙楼那大师傅回家，等着咱这一出。过一会儿，咱就在这堂屋里摆下大席。当初，你在饭馆里撩帘儿，人家吃着你看；我到馆子里要饭，盼着人家剩下点儿。今天咱给他倒过来，让他们也侍候侍候咱。”

锁子叔拉着寿亭：“寿亭，俗话说‘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我和你瞎婶子无儿无女，可周村城里最大的财主，见了俺俩也不敢小看。为的啥？还不是因为有你？”

我咳嗽起来，要死要活的，可一想你，那病就好了一些。”

寿亭高兴：“这就对了，好好地活着。叔，听我的，吃好喝好。”

你要不听，我就不让粮栈给你送粮了，改成天天让会仙楼给你送饭。这两样你自己选吧。”

锁子叔乐着：“六子，这都多少年了，你说话还那样利落。叔听你的。”

采芹在和瞎婶子聊着，小声说：“婶子，小六子是个邪驴，他真能让会仙楼天天来摆席。”

瞎婶子叹息一声，脸对着天。

采芹说：“婶子，你俩好好的，比什么都好。那三合面和白面差不了多少钱。可别俺们一走，再按你那一套办了。”

瞎婶子握着采芹的手：“侄媳妇，天也得保佑咱寿亭。”

寿亭对柱子说：“柱子，坐上汽车上会仙楼，让他上菜。”

柱子闻声而起。

寿亭对福庆说：“福庆，你给爷爷奶奶唱个歌，就唱那《万里长城大中华》。那歌挺有劲。”

福庆站起，来到了屋子当中，大家都看着他。

东起山海，西至嘉峪，

万里长城跨过崇山峻岭！

秦时关口，汉时月亮，

壮士挽弓钢刀也在手！

四万万同胞的血和肉，

这就是我们的大中华！

福庆那歌里，多少透着些天真和苍凉。

街上，大概所有的人都出来了，围着汽车看。小丁站在车前，保护着车，不让小孩子往上爬。

几个青年汉子挤到前面，围着小丁问这问那：“陈掌柜的工厂有多大？能顶几个通和染坊？”

这些问题小丁觉得很幼稚，但又不能不回答：“这猛一下不好说，要说顶几个通和染坊吗，顶一百多个吧。”

周围人轰的一声：“我的娘哎！”

“那快赶上整个周村城了。”

“这个要饭的真厉害呀！”

“还说人家是要饭的，你好好地跟着人家学吧！”

“那厂不是他自己的，还有张店卢家呢！人家是东家。”

另一个指着这汽车问：“这个东西值多少大洋？”

小丁回答得很干脆：“一万零五百大洋。”

“我的天哎！”

喧哗一片，小丁被众人包围着。

柱子出来了。

## 2

早春，夜晚，家驹的小洋楼前，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朝着楼上的窗户用冲锋枪扫射。窗上的玻璃碎落下来。

家驹从床上惊起，刚拉亮电灯，灯泡被子弹打碎。翡翠惊得抱着家驹。家驹拉着她一起滚到床下，然后向窗户跟前爬去。二人蹲在窗下定定神。这时，孩子们全吓醒了。家驹放下翡翠，向门外爬去。

孩子们从卧室里跑出来，一看家驹趴在地上，用手向他们示意，也就都趴下了。二太太抱着小女儿，坐在窗下墙角处。家驹就带着孩子们向窗下挪动。这时一个手榴弹扔进来，家驹大喊不好，拾起来从窗子里扔出去。但是那个手榴弹没响。

翡翠这时也爬过来，一家人缩在那里瑟瑟发抖。孩子们全吓哭了。家驹低声呵斥：“别哭！”

翡翠问：“你在外头惹谁了？这枪打得这么密。”

家驹捂住她的嘴。一家人就在那里潜伏着。

早上，寿亭在办公室和德国设计师讨论方案。索鲁纳的中文说不好，寿亭急得在屋里来回转。“老吴，你派个人去看看东家怎么了，昨天说好的早来，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

老吴答应着刚想走，家驹失魂落魄地进来了，他的手上包着绷带。

寿亭大惊：“怎么了？”

家驹坐在椅子上哭了：“六哥，快把厂子卖给滕井吧，昨天夜里一阵乱枪，差点要了我的命。”

寿亭也是一惊，气得在屋里来回走。他示意老吴先让索鲁纳下去。索鲁纳问家驹：“卢先生怎么了？”

寿亭说：“老索，你先下去待一会儿，等一会儿咱再说那新厂设计。我这里忙着。”

索鲁纳往外走：“纳粹？”

家驹没心思和他说话，只是说：“差不多。”

老吴让着索鲁纳下了楼。

寿亭气得脸色蜡黄，这时老吴回来了。

家驹从衣袋里掏出那个没响的手榴弹，上面用皮筋绑着一张纸。

寿亭问：“写的什么？”

老吴拿给寿亭看：“让咱滚蛋。”

寿亭冷冷地说：“这滕井怎么变成下三滥了！好，舅子，你陈大爷陪你玩儿一把。”气得寿亭在屋里来回乱转，“滕井，你这是逼着我和你玩。”然后他转向老吴，“老吴，按咱昨天商量的办，你这就坐上汽车去报馆，给他们点钱，让他把咱那稿子尽快登出来。”

老吴答应着出去了。

寿亭拉着家驹坐到连椅上：“兄弟，不用怕。滕井这是逼咱尽快卖厂，咱把厂子卖给他就是了。你看这样行吧？明天一早，我让王长更护送你家所有的人，先回张店。咱们陪着他玩儿，行吗？”

家驹低着头：“他们今天就想回去。过了年我就不让他们来，非得要跟着来。幸亏那个手榴弹没响，要是响了，就全完了。”

寿亭苦笑：“滕井要的不是咱的命，是要咱的工厂。前几天滕井去我家，知道你六嫂孩子没跟着回来，要不，昨天晚上就去我家打枪了。没事，等汽车回来你就回去收拾一下。你要是害怕，也一块儿回张店吧。”

家驹抬起头：“六哥，我不能放下你一个人走，我不怕，大也不过一个死。咱陪着滕井玩完了这一场，一块走。”

寿亭拍拍他的肩：“那也好，老婆孩子回了张店，你到我那里去住，带上咱厂里的枪，我再带上金彪等几个住在楼下，保证没事儿。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滕井要的是大华染厂。给他！”

第二天，家驹把老婆孩子送到了车站，王长更在一边陪着。

这时，三木带着另外两个人躲在一旁，见到家驹在送妻小进站，笑了，招手示意回去。

滕井洗漱完毕，向上拉了一下和服的领子，向窗前走去。他虽然很瘦，但胸膛上还有点黑毛。

他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樱花，表情沉静，不住地点头。

日本侍女小心地拉开了门，用漆器盘子端来茶和报纸。滕井不拿，那侍女就那样躬身等着。

过了一会儿，滕井转过身，从托盘上拿过茶喝了一口，放回茶碗，拿起报纸，看着大标题，念道：“‘大华染厂董事长卢家驹宅夜遭枪击，该厂上下萌生退意。’哈哈??”他狂笑起来。

接着大声喊：“三木！”

三木进来了：“社长。”三木鞠躬。

滕井问：“大华染厂有什么情况？”

三木鞠躬：“工厂那边一切照常。我守在卢家驹的门前，一直跟到他火车站，见他把所有的家眷送上了火车。现在他家里只有两个佣人。”

滕井点点头：“陈寿亭家里呢？”

三木说：“陈寿亭昨天住在厂里，没有回家。”

滕井笑了：“好！他这是害怕了。我看大华染厂用不了几天，就是我们的了。”

三木说：“是这样。”

滕井指着报纸说：“才两天，他们就撑不住了。今天晚上再去大华染厂门口放枪。住在厂里？住在厂里也不能让他安静。”

三木拿过报纸，小心地指给滕井看：“社长，你看。”报纸的下面是寿亭与德国人会谈的照片。

滕井又念副标题：“‘德国巨商贝格尔不日抵青，讨论大华转手事宜’。八嘎！”

三木应声立正。

“三木，这姓陈的原来是要饭的，胆子大，不怕吓唬。今晚先不要去放枪了，给他打电话，我最后和他谈一次。如果不行??”他用手做了个枪毙的动作，三木明白。

三木出去了。滕井看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陈寿亭，再一再二不再三，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 3

海边，梅鹤日本料理馆，滕井身着和服，席地而坐盘着腿，闭着眼听琴。

寿亭走进来。三木在门口等他。他拍了一下三木的肩：“三木，怎么几天不见脸上长了个疖子？这是上火呀！”

三木没理他，示意他换鞋。寿亭笑着说：“我这脚臭，怕熏着滕井先生。”

三木笑笑，带着寿亭进来。滕井起身相迎：“陈先生，你好呀？”

请坐，请坐。陈先生，你的气色不太好呀！”

寿亭笑笑：“这又是枪，又是手榴弹，我害怕，睡不着呀！”

他俩对面坐下，敬完茶，滕井叹口气：“唉，这治安越来越坏。

报纸我看到了，卢先生还好吗？”

寿亭笑了笑：“家驹很好，他也让我问你好，他愿意把厂卖给你。滕井先生，这不是你让人干的吧？”

滕井一变脸：“这不可能。我们历来都是公平交易，这一点，陈先生很明白。我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寿亭笑了笑：“我也说不是。我对家驹说，我和滕井先生认识十几年了，这种下三滥的事滕井先生绝对干不出来。”

滕井有些尴尬：“是这样，是这样。我和我的国家是很尊重中国人的，特别是中国商人。陈先生，这你是知道的。陈先生，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商业上的磨擦虽然也有，但总的来讲，这么多年还是比较愉快的。陈先生，你也不愿意再在青岛干下去了，我看，咱们还是谈正题吧。”

寿亭低头喝茶：“你说吧，还是那句话，只要价钱合适，我先照顾老朋友。我也干烦了，恨不得立刻脱手。”

滕井点点头：“好，陈先生痛快。你那厂里的机器差不多都是我卖给你的，大概也就值五六万块钱。我和陈先生相交这么多年，我出七万，可以吗？”

寿亭依然用嘴吹茶：“地呢？厂房呢？”

滕井眼睛一转：“在青岛，地不值钱。厂房也很旧了。陈先生，我这是帮帝国收购中国的工厂，这不是咱们俩做生意。”

寿亭放下碗：“这么说，你做不了主？”

滕井强笑：“不是我做不了主，我要考虑帝国的利益。七万块钱不少了，这个价钱是很公道的。”

寿亭并不生气：“滕井先生，就算地不值钱，可那一厂工人呢？”

中国的情况你比我都熟悉，在中国，技术工人是不好找的。我的工厂不仅设备运转正常，而且工人也挺能干。这个厂你今天买过来，当天就能开工，比你新建工厂要快很多。就算你建厂很快，但不可能一下子找到这么多技术工匠，除非你从日本带着工人来。”

滕井点头：“嗯，有道理，那我出八万。”

寿亭摇摇头：“滕井先生，咱们认识也十几年了，我认为你是一个很聪明的生意人，不仅信誉好，而且也很客气，做买卖也算公道。这样，德国人出十六万，卖给你，十五万。”

滕井听寿亭夸他的时候挺高兴，可一听报价立刻想急，但他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陈先生，不要再玩过去的把戏，我是不会上当的。那个德国人我们调查过，他是个犹太人，德国政府是不庇护他的。他不敢买你的工厂。”

“滕井先生，贝格尔现在是美国人，上次他给我看他的护照，我不认识外国文，家驹认识。”



滕井一愣：“噢，那说明不了什么，我们会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掉。”滕井腮上的肌肉绷起。他直盯着寿亭。

寿亭淡淡一笑：“这我完全相信。但这与生意没有关系。”

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票据，两个指头夹着传给滕井，“这是上海花旗银行的本票，存的是美金，换算过来就是十六万。

只要我同意和他立字据，也就是签约，他也会在这张本票上签字。我拿着钱走了，至于你怎么拾掇他，我就不管了。”

滕井接过来，看着，看了正面又看反面，慢慢地点头：“陈先生，确实是这样。十四万，这是我的最高价。你如果同意，我下午就付款。”他的眼里已经露出凶光，慢慢地将本票递还。

寿亭接过本票放进怀里，沉着脸地说：“滕井先生，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最近变化很大，我很意外。你们现在还没占青岛，如果是你们占了，你一分钱不用给我，直接让我滚蛋就行。

但是，现在你们还没有兵进青岛。我不管你是为帝国收购工厂还是什么，我是看着你这个人。就冲这多年的交情，就十四万。

滕井先生，当年你给我买机器的那档子事，今天就算扯平了。”

滕井站起来，拉着寿亭的手：“不仅是扯平了，我还欠陈先生一个人情。我下午就付款，你让卢先生来签协议。我明天就接管工厂，可以吗？”

寿亭要告辞：“滕井先生，我明天等着你来接手。交接完了之后，我就去济南了。咱们交往这么多年，这乍一分开，我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寿亭还真想掉泪。

滕井也唏嘘不已，拍着寿亭的手背：“陈先生，我会去济南看你的。你到了济南之后，我希望你还能购买本社的坯布。大华在青岛结束了营业，并不代表我们的友谊走到了尽头，咱们还是应当常来常往。本社在济南也有分社，叫高岛屋，我会吩咐他们，尽力协助陈先生。”

寿亭笑笑：“好，明天早上，我在大华等着你。告辞！”

滕井忽然拉过寿亭：“陈先生，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也是有感情的。我从东京帝国大学商科毕业之后，直接来到这里。我不见你的时候，有时候很恨你，但是见了你，就不想放你走。陈先生，我提一个要求，大华染厂还是你的，咱们一起合作，干更大的事情，赚更多的钱，我们一起发展，好吗？”

寿亭非常真诚地说：“滕井哥，咱们是老朋友了，我在济南已经开始建厂了。再说，你们占了东三省，我要是跟着你干，也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咱们要是有缘，还会继续合作下去。你刚才说了，日本人在山东的总部就是济南高岛屋，你的人也住在那里，你也常到那里去。胶济铁路这么方便，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我也会一直用你的坯布，尽管现在日本布已经算不上便宜。但是，我陈寿亭从二十多岁就和你来往，这些事情我是不会忘的。”

滕井点头：“是的，是这样。我今天没有约你到商社去，就是想和你喝几杯。可是咱们进行得太快，还没开始点菜，你就要走了。我知道你不会和我合作，但是我要作最后的努力。你算给朋友一个面子，咱们一起喝几杯吧！”

寿亭眼里含着泪：“滕井哥，你的情分寿亭领了。下午咱还得签约，我也得再到车间指画着，把机器给你保养一下，好让你接过来之后立刻开工。咱俩虽然也都老了，但是还有千千的早晨，万万的下午。我在济南等着你，等着你再给我唱日本歌，在你喝醉了时候。滕井哥，寿亭告辞了。”说罢，两人携手走出来。滕井原地站好，鞠躬。寿亭抱拳：“回去吧，我明天在大华等着你。”说罢回身上了汽车。

#### 4

明祖办公室里，明祖放下了滕井的电话，两眼发直，呆呆地坐到了椅子上。贾小姐在明祖接电话时，一直关心地听着，她看到明祖呆若木鸡，关切地问：“陈寿亭真把大华卖给了滕井？”

明祖掏出手绢来擦汗，嘴唇直打哆嗦。

贾小姐又问：“滕井给咱打电话是什么意思？”

明祖端过水来喝一口：“他问元享什么时候卖。”他呆呆地看着前方，“寿亭，你走了，我连一个伴儿也没有了。”

贾小姐拉起明祖，坐在沙发上，随之把茶也端过来：“明祖，别发愣呀，你说说，咱怎么办？卖还是不卖？”

明祖双手抱着头，低垂着。这时，刘先生进来了：“董事长。”

明祖抬起头来：“什么事？”

刘先生表情犹豫：“东亚商社打来了电话，从下月开始，停止提供坯布。”

明祖自嘲地笑了：“真让寿亭猜对了。刘先生，就按咱商量的办，打电报到上

海，从现在开始，用上海六合纺织厂的布。让上海六合派人来谈。”

刘先生出去了。贾小姐说：“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明祖说：“我忘了告诉你了，过年回来后，我和寿亭长谈了一次。他让我找赵东初，联络上海林家，就是六合。这林家不仅有纺织厂，也有染厂。前几天上海寄来了布样，也报了价。布的成色不错，比日本布差不到哪里去。但这还不是国内最好的，因为咱刚开始用，不敢订得太多，新近刚起的那些纺织厂，嫌咱要的量少，不肯来。不过这价钱比滕井现在的布价低。幸亏寿亭支了这一招，要不现在咱可怎么办呀！”

贾小姐说：“陈寿亭不是说把工厂卖给德国人吗，怎么弄来弄去卖给滕井了？”

明祖叹口气：“这也是没办法。你没看报纸吗，滕井让人去家驹楼前头放枪，还扔手榴弹！寿亭当初给我说，他虽然把厂卖给了滕井，但他又说保证让滕井开不了工，不让滕井挤咱。”

贾小姐不屑：“这是哄孩子哪！大华染厂接过来就能干，怎么还说让滕井开不了工。这是怕咱抢他的买卖，怕咱先把元亨卖给滕井。哼，这人心眼真多！”

明祖摇着头：“不会，他当时说得很认真，咬牙切齿的。”

贾小姐烦了：“明祖，咱也该想想，陈六子走了，青岛就剩下咱了。要不，滕井也会到咱这里来打枪。”

明祖苦笑：“寿亭卖了大华，能在济南继续干，可咱卖了元亨，到哪里去呀！看看再说吧！唉！”

贾小姐灵机一动：“明祖，你看这样行不行，咱让滕井入咱的股，咱和他合起来干。”

明祖垂着头：“那样还不如卖了呢！”明祖叹着气，看着窗外，“泱泱中华，天朝上邦，万国来朝，全他妈的屁话！中国，中国人的中国！在中国的地面儿上，让外国人逼得走投无路。”

说时，仰面看着天花板，眼泪淌下来。

寿亭还没回来，家驹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乱转。老吴站在一边，想劝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家驹走到老吴跟前问：“滕井不会把六哥扣起来吧？”

老吴忙说：“不会，绝对不会。这是谈买卖，他怎么能抓人呢？”

家驹又开始转：“那就好，那就好。这去了时候也不少了，也该回来了。难道汽车坏到路上了？”

老吴干笑：“那不会，就是坏到路上，这几步走着也回来了，看来是没谈完。”

家驹站到窗前：“东初说得真对，六哥就是死，也得先看好了哪家棺材便宜。都这份儿上了，给钱就卖吧，别再争来争去了。

唉，急死我了！”

老吴走到电话跟前：“东家，要不我给东亚商社打个电话？”

家驹愣了一下：“不行，不能打。别坏了六哥的套路。不行，这个电话不能打。”

老吴的手从电话上拿开：“要不，我打发个人到东亚商社门口瞅瞅？”

叮铃??电话响了，家驹一步迈过去抓起电话：“喂？哪里？

噢，明祖呀，六哥去东亚商社卖厂还没回来。”老吴在他身后一听这话，急得直摆手。“好好，你知道了？滕井告诉你的？

实在没办法呀，明祖。咱好好聚聚，十几年了，对，没问题。

不行，不行，明祖，还是我请客。好，好，六哥回来我告诉他。

好好。”家驹把电话放下了。

家驹脸上轻松了些：“六哥把厂卖了，滕井给他打的电话。”

老吴这才掏出手绢来擦擦汗：“万幸，万幸，卖了就好，卖了就好。”

家驹说：“老吴，快让人冲上壶茶，六哥这就回来。”

老吴答应着下楼了。

寿亭进来了，家驹一看寿亭，像小孩子似的哭了：“六哥，你可回来了。呜

——”

寿亭大惊：“怎么了？”

家驹哭着说：“我怕滕井扣下六哥。”

寿亭拍拍他的肩：“好了好了，这不回来了嘛！”

家驹也不好意思了，低着头摘下眼镜来把泪擦干：“六哥，咱那本票他看出来了吗？”

寿亭冷冷地哼了一声：“他看出来？看出什么来？那是真票，是咱自己存的钱。你的外国名就是贝格尔。滕井还他娘的神了呢！”

家驹看着天：“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寿亭警惕地看了一眼门口，拉过家驹来说：“下午你和老吴去滕井那里签协议。拿了钱，你一定坚持要银行本票。今天坐火车是来不及了，先让小丁送你到蓝村车站，先出去一百里地再说。赶明天早上，火车到了蓝村，你就上车去济南。现在滕井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怕他截了咱的钱。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干，但咱不能不防。你前脚走，我随后就给东初打电报，让他到车站去接你。你到新厂等我。咱账上的钱我早让老吴转到济南了。

我应付完这边的事，立刻去济南找你们。你愿意干，咱俩接着干；你愿意去干买办，咱们就分钱。反正都在济南，还能常见面。”

家驹的泪流出来，把头低下了：“六哥，我舍不下你，可我，说什么也不干了。”

寿亭安慰他：“好了，兄弟，快去办吧。贴个告示，让工人们知道。你下去的时候把白金彪给我叫来。你也给工人们讲两句，代表我，谢谢大伙。”

家驹答应着去了，边走边擦泪。

屋里剩下了寿亭自己，他不住地冷笑：“哼，哼，小日本，我日你祖宗！”

工人们在告示前乱了，都嚷着要跟陈掌柜的走。那些东北来的女人也抱着孩子来了，有的哭起来，拉着吴先生问究竟。

家驹站到椅子上，大声喊：“关上大门！”

两个残废把大门关上，然后两人双双哭了。没了左手的说：“杜二哥，咱俩可怎么办呀！日本人肯定不能用咱这残废呀！”

“是呀！咱得去找找陈掌柜的，不能这样扔下咱呀！”

“你过去给东家扶着椅子。天呀，这可塌了天了！”

没了右手的那一位哭着过来扶住了家驹的椅子。

家驹开始发言：“工友们，听我说，安静点儿，听我说！”

那个号称七号槽主的敦实小伙子哭着问：“东家，这是为什么呀！”

家驹站在椅子上也掉了泪：“工友们，弟兄们，大华染厂在青岛的营业结束了。这些年来，有赖于各位工友的努力奋斗，大华染厂才得以蒸蒸日上。我代表我本人及陈寿亭先生，谢谢大家。我给大家鞠躬了！”家驹站在椅子上三鞠躬，下面哭喊声乱成一片。

“工厂卖了，我们上哪里吃饭去？”

“死也不给日本人干！”

“东家，我从张店跟着你来青岛，十几年了，不能就这样走呀！”

家驹站在上面，哭着说：“弟兄们，我、我、我对不住大家。

日本人到我家里放枪，要杀了我，我卖大华是没有办法。弟兄们，我给你们鞠躬了，谢罪了！”

下面一片混乱。

5

寿亭抱着肩膀站在屋中央，白金彪进来了。他一进门还没等寿亭说话，就大声嚷：“陈掌柜的，我们是为了躲日本鬼子才来了青岛，你怎么又把我们交给日本人呢？”说着哭起来。

寿亭拉他坐下：“金彪，别哭！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还没弄懂四五六就咧着嘴哭呢！你也不想想，我怎么能舍下弟兄们，自己走了呢？你看着我办那些狗日的。”

金彪擦去眼泪，纳闷地看着寿亭。寿亭拉着他的手：“金彪，弟兄们愿意跟我

走？”

“愿意！掌柜的，你走到天边我们都跟着。”

“好！你听着，你这就下去偷偷告诉弟兄们，让老婆孩子三天之后先去济南，路费盘缠都算柜上的。我会留下账房的人帮着办。你们在这里给他对付一个月，打也好，骂也好，就是一个月。今天是三月初八，到了下月初八晚上，老吴会买好车票在火车站等着你们。我走的时候你们千万别哭。我就带上那俩残废，日本人不要残废，他们不注意。我要留给滕井一座空厂！”

让这些王八蛋干去吧！我坑不死这些舅子，就不姓陈！”寿亭咬牙切齿。

金彪说：“对，我临走的时候，把机器都给他弄坏！”

寿亭忙摆手：“别，别，咱不惹那麻烦。只要你们带着伙计们顺利地出了青岛，就是头功一件。我在济南摆下大席等着你们。”

金彪说：“现在下面乱成了一片，伙计们都急了。我这就下去说吧？”

寿亭拉着金彪的手：“你叫上王长更、王世栋等等几个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人，先劝着工人们散了，然后就说陈掌柜的另有安排。千万别把下月初八走人的事说出来！记着了？咱厂里一共有五个青岛的当地人，那个姓施的电工已经让我辞了，现在还有四个。这四个人家在青岛，兴许不能跟咱去济南。一会儿你下去把这四个人给我叫上来，每人给点钱，先让他们回家听信儿。等咱在济南安顿好了，咱再来信问他，愿意跟着咱去，咱高接远迎，不愿意跟咱去，咱也给了钱。省得他们回家乱说，坏了咱的事。门口那俩残废也给我叫上来，这两个人都很老实，别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金彪答应着就要走，寿亭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兄弟，你漂洋过海地来到青岛，咱弟兄们才算遇上，这是前世的缘分。

咱在济南的工厂能不能开起来，咱能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个空厂，就全靠老弟了。”

金彪二目圆睁：“掌柜的，你放心，我要办不好，就一头撞死！”说罢转身而去。

这时，司机小丁进来了，哭着说：“掌柜的，你把汽车也卖给日本人了？”

寿亭笑笑：“这汽车是我自己出钱买的，和大华没有关系。你放心，下去吧。”

小丁半信半疑地边走边回头。

6

早上，下着蒙蒙细雨。

明祖住的是一个公馆，院子很深，花铁艺西式栅栏门，一条甬路通向里面。他的楼房是白色的，十分气派。明祖站在楼前走廊上，和太太告别。

洋车夫把雨帘撩起来，等着明祖上车。车夫身上披着黄油布，裤腿挽得很高。

太太不放心地说：“现在这么乱，滕井又整天盯着你，下了工就回家。你不回来，我的心也就悬着。”

明祖说：“没事，他不能把我怎么样。”

正在这时，大门开了，寿亭的汽车开进院来。

明祖惊异：“寿亭的汽车。他不是今天走吗？”说着让洋车夫让开地方，回身对太太说：“柏芝，见了寿亭叫六弟，人家这是来和咱告别。你总说见见这个人，一直就没这个空儿。这人挺义气，临走了还想着来一趟。”

太太答应着。

汽车开上了门廊，小丁下来了：“董事长。”

明祖往车里看：“寿亭呢？”

小丁递过一封信：“陈掌柜的给你一封信。”

明祖赶忙接过来拆开，回身就往屋里走。他急着看，太太扶着他坐下。明祖轻轻念道：“明祖我兄珍重：寿亭来青岛这些年，与老兄不断争斗，给你添了不少乱，也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当初年轻，很不懂事，请老兄原谅我。日本人逼着我把大华卖给他们，实在也是无奈。今后青岛只剩老兄支撑民族染织业的局面，想来也是难过。如果在青岛能干下去，就干；干不下去，就去济南找我，咱们一样可以合伙来干买卖。车上有一套布样和我染布用的方子，是前几天我让家驹写下来的，十分详细，留给老兄，照此操作，万无一失。前年我想买辆汽车撑撑工厂的门面，家驹他爹不大高兴。我不便让他老人家为难，就自己出钱买下来。你也喜欢这汽车，常来借去拉客商。我去了济南，济南那地方比较土，我也用不着汽车，把它送给老兄，做个念想。小丁人很老实，就让他给你开车吧。我坐今天



早晨的火车去济南了，代我问嫂子好。总说去见见嫂子，也没见成。咱都太忙，没有这个空。我也不会写字，头上一句，腕上一句的，我说着老吴写。就写到这里吧。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务必珍重。弟陈寿亭泣拜。”

明祖已经泪流满面，他拉过太太：“快！快！快上车，火车这还开不了，和我去送寿亭！”

夫妻二人上了汽车。

汽车在雨中飞驰??

寿亭一个人站在雨中的站台上，那两个门房，一个在车上看着行李，一个站在寿亭身后用右手给他打着伞，寿亭把伞推开，把自己暴露在雨里。门房再把伞伸过来，他再次推开伞，仰脸向天，雨落在他脸上。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列车员来到寿亭身后：“先生，上车吧，马上开车了。”

寿亭慢慢地转回身，又慢慢地上了车：“青岛呀——”

一声凄厉的汽笛割裂了飘雨的早晨，车开了，青岛在寿亭的视野中退去，淡淡地，带着一份无法诉说的悲哀。

站台空旷，只有那辆雪佛兰汽车，和雨中的明祖夫妇。明祖望着火车开去的方向，脸上没有表情，只有雨水在淌。小丁趴在方向盘上哭着。

远处，飘着袅袅白烟，间或传来飘渺的汽笛声。

早晨，细雨蒙蒙??



































## 第十六章

### 1

虽是中午一点多钟，芙蓉街的妓女却已站在了门口，嫖客也络绎而来，东张西望，左右挑选。寿亭三人刚进街口，一个神情猥亵的中年人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寿亭虽不认字，但做派里却有点不怒而威的意味。那汉子看看寿亭，知道这是主事的，随之掏出来两包药：“先生，这是好东西。”

东初想拉着寿亭走，但那汉子把药杵在寿亭面前。寿亭接过来看。那汉子忙进行功能介绍：“这是‘金枪不倒’，这是‘一夜成仁’，灵着哪！”

寿亭认真地点点头：“嗯，好药，那你先吃上我看看。”

那汉子干笑着：“先生，我不开玩笑，这药真是很灵。你再看看这一包，‘梅开二度’，真正的印度货。”

寿亭拿过来：“嗯，这刚把你从局子里放出来，你又干上了。”

你是不是还想进去？嗯？”

那汉子一惊，结结巴巴地说：“先生，你，你认错人了。”说着撒腿就跑。倚在门边上的那些妓女也随之抽身而回，把门关上。

三人哈哈大笑。东初问：“你怎么知道局子里抓这个？”

家驹接过来说：“在青岛天天抓。这些人卖药挣不到太多的钱，没法给警察行贿，所以抓他。”

寿亭笑着把药递给家驹：“拿着，兄弟，说不定能用上。”

家驹接过来，随手扔在地上。三人笑着进了夜明妃叙情馆。

这个小楼是砖木结构，地上铺着青砖，庭中还有立柱。楼下的客厅很大，里面是一组沙发，靠外一点是个圆桌和几把圆凳。

整洁干净，气氛静谧。冲门是幅大中堂，画的是东坡踏青，两边的对子也是苏轼的旧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家驹耳目一新，兴味盎然，不住地点头称许。

沈远宜的姨母款款地向东初走来，不卑不亢，举止得体，虽有笑意却无笑

容。东初赶紧鞠躬：“姨母好！”

姨母手叉右腰，给东初还礼，让着三位坐在圆桌处。随之一壶热茶不期而至。

寿亭使劲嗅，转着圈看内里的陈设，感觉别致，不住地点头：“就凭这股子香味，嗯！行！”

送茶的走了，斟茶的佣人过来。家驹看着那茶说：“六哥，这是英国骨瓷机器壶，真是讲究。”

寿亭掏出土烟点上，不以为然地说：“新夜壶刷干净了，一样冲出好叶子。”

姨母闻言，看了寿亭一眼，寿亭并不躲闪，姨母只好隐忍。

东初谦恭地对姨母说：“姨母，你请沈小姐下来一趟好吗？我这两位朋友都没见过沈小姐，也想一睹芳容。拜托姨母。”东初再次鞠躬，口气谦和。

寿亭说：“嗯！说得这么热闹，是得看看。”

姨母鄙夷地剜了寿亭一眼。寿亭看见了：“怎么着？看我这打扮土？当心把你外甥闺女娶了。”

东初赶紧赔礼：“我这朋友说话直，姨母别介意。”

姨母没看寿亭，不满地对东初说：“三掌柜的，你是济南商界名家，这没说的。可你朋友这做派，怕是远宜不肯见。”

寿亭笑了：“不是我，是我这朋友上去。别说你不让我见，就是让我见，人家也不见我呀！”

沈远宜听见寿亭大声说话，在楼梯的拐角处停了一下，笑了。

她知道来的是寿亭，但她一见，还是愣了一下，抿着嘴笑。她低头来到跟前，十分温柔地说：“三位先生好！”

东初家驹连连问远宜好。寿亭大大咧咧：“难怪，难怪，就这一声，人都酥了。”说罢大笑起来。

东初伸手介绍：“沈小姐，这位是宏巨印染厂的陈寿亭先生，马上就在济南开业。”

远宜深情地看着寿亭说：“陈先生好。”

寿亭脸向别处，不敢正面接触：“好好好。”

“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卢家驹先生。就是他仰慕沈小姐。”

“卢先生好。”

家驹十分礼貌地轻轻拉拉远宜的手。

寿亭一抬手：“家驹，这就开始算钟点，你快上去吧，看看能不能弄出点实来。我和老三在下面喝茶。听着，这在家减衣裳，出门带干粮，没病预备药，你倒是好，三包药全扔了。”

东初十分尴尬，把脸看向街；家驹站在那里无所适从；姨母气得脸都青了。可远宜只是笑，像小妹妹一样拉起家驹的手，在前面用力拽。家驹还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给他俩打招呼，寿亭摆手让他快去。远宜随走随回头对着寿亭笑。寿亭也笑了：“你看我干什么？把我兄弟侍候好。”

远宜抿着嘴，点点头。寿亭那么粗鲁，她一点不生气。

姨母气得一甩手到里边去了。东初凑过来说：“六哥，我看这夜明妃对你有点意思。”

寿亭身子往回一缩：“老三，这你就外行了。到这儿来的都拿拿捏捏的，没文化也得装着大学毕业。人家没见过我这样的，觉得这新鲜，心想：咦，这个土孙挺有意思！”

“不是，六哥，那眼光，生生就是喜欢你。”东初认真地说。

寿亭一拍大腿：“你六嫂当年比她还俊。当然你六嫂不会弹钢琴。东初，这话又说回来了，她也不会纳鞋底子，不会炖豆腐做饭呀！”

“六哥，”东初喝口茶，“你这些年还真不赖，也没再给我弄个小嫂子。”

寿亭点上土烟，东初退开一点，他看着寿亭抽土烟，很无奈。

“买卖好，心闲的时候也不是不想。可我一动这个心思，就想起当初你六嫂对我的那些好处来，心里就酸，就不由得骂自己下三滥。家驹说我人虽然粗，可很懂感情，说我和你六嫂是情深似海，外人插不进来。我仔细琢磨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

我这辈子，免了！打麻将，来个清缺，绝了这一门吧。”寿亭笑起来。

2

楼上，远宜削个苹果递给家驹，家驹接过苹果放在一边，叹口气，表情怅惘。

远宜轻声问：“卢先生，是我让你生气了吗？”

家驹摇摇头：“没有，只是恨自己没和沈小姐生在一个年代。”说罢唏嘘不已，头也垂下了。

远宜笑笑：“生在一个年代又怎么样？”

家驹目光炯炯：“我要是和你一般大，就会不顾一切地追你。

四十了，晚了！”

远宜给他端过茶：“咱们是忘年交的朋友，一样很好的，何必去想那么多？卢先生，我不愿意看你不开心的样子。”她把嘴努起来，故意使气。

家驹干笑了一下：“刚见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海涅的一句诗。”

“噢？”

“你听得懂德文吗？我知道你英文很好。”

远宜摇摇头，那么天真。她看着家驹，眼神清澈。

“那诗不好翻译，如果硬是译成中文，大概意思是‘叶子落去之后，才想起枝头上的花，但是，明年春天你不在’。唉！”

远宜说：“卢先生，你太让我伤感了。”她玩着白手绢，眼睑垂下来。

家驹动了真感情，长吁短叹，不能自己。

远宜眼睛一亮：“卢先生，我给你弹琴吧！”

家驹恍恍惚惚地应道：“好，好，弹吧。”

“你愿意听什么？”她歪着头问。

家驹这才回过神来：“噢，噢，弹，弹 Dialogue du vent et de la mer，风和海浪的对话。”

远宜很高兴：“卢先生喜欢德彪西??”

琴声传来，寿亭抬头听着：“有点意思。东初，我看家驹能毁到这一场里。”

东初淡淡一笑：“不会，家驹见过世面，家里的二太太也是新派人物。”

寿亭说：“他那二太太？哼！是让我一顿骂，骂得没了脾气，这才放下学生架子，学做老婆。就她那套武艺，根本没法和这夜明妃过招。老三，这夜明妃要是真勾住了家驹的魂儿，我看，给他留在宏巨染厂的那一成份子，差不多就该全送来了。”

东初笑着说：“听琴听琴，别唠叨那些买卖上的事儿，那些东西和这个环境不配套。”

寿亭一瞪眼：“嘿！我看你那魂也快给勾去了。这事我可得给你哥说。咱浆里来水里去地染布淘纱，弄那俩钱儿可不容易。

要是看着好，花上大钱娶回家，没事儿慢慢地叙情，我看倒是比零碎着送钱便宜。”

东初斜他一眼，又向外拉了拉凳子。

这时，姨母过来了。姨母本来不想理寿亭，可他主动搭讪：“大嫂，你这买卖可真行！不用水，不用电，比开工厂都挣钱。”姨母不理他。“我说，别看你半老不老的，还真有一手。

别的窑子吧，费劲不少，挣钱不多。你这好，不费劲，嘿，不少挣钱。”

姨母实在受不了了：“陈掌柜的，你也是有身份的人，别张口窑子闭口窑子的，这里是叙情馆，是说话的地方。”

寿亭不管那一套：“其实都一样。只是别的窑子进门直接开始，你这里得慢慢滋润，等滋润透了，再说下一回。差不多也滋润透了，钱也花完了，最后还是什么事儿也没有。”

那姨母实在受不了这一套，一甩袖子气得走了。

家驹在楼上鼓掌。寿亭对东初说：“老三，没事，家驹还活着。”

东初有点儿烦：“六哥，是不是让那一百大洋心疼得你胡说八道？真是！以后咱还怎么再来？”

寿亭狡黠地笑着：“我是没打算再来第二回。”

楼上，远宜问：“那两位是你的朋友吗？”

“是，穿西装的那位你认识。穿便褂的过去是我的合伙人，一起在青岛开过染厂，青岛大华染厂。我那牌子叫飞虎牌，沈小姐听说过吗？”

“嗯，听说过。”远宜点头，“那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干了呢？”

家驹笑了笑：“沈小姐，做生意很不容易，我觉得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远宜问：“十八号开业你还去吗？”

家驹一愣：“你怎么知道十八号开业？”

“报纸。”她调皮地用手指了一下。

“噢，是这样。我去，宏巨也还有我的股份。在这里，我郑重邀请沈小姐也能赏光。”

远宜点点头：“我会去的。”

家驹惊喜：“真的？好！欢迎！十分欢迎！”

家驹有颈椎病，脖子总是不舒服，他一有空就东摇西晃地活动活动。远宜很温柔地说：“卢先生脖子不舒服？”

“唉，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老了。”

远宜站起来：“我给你揉两下吧，可能会好一点。”

家驹很意外：“实在不敢劳驾沈小姐。”他刚要站起来，远宜双手将他按回椅子上，转到他身后，慢慢地给他捏着。家驹闭上眼，如醉如痴。

远宜笑着，笑得很甜。家驹下意识地去摸远宜的手。远宜笑笑，撒娇地说：“别乱动嘛，听话！人家给你按摩呢！”

家驹摇摇头，把手拿开了，叹了一口气。

东初给寿亭倒茶，他好像缓过来了。

寿亭说：“东初，这时候也不短了，咱这一百大洋也快花完了，也不知道家驹弄着点真东西没有？”

“六哥！你别老说粗话。这是什么地方，真是！让人家怎么看咱！”

寿亭用指头点着他：“你看看，幸亏上去的不是你，我看你还不如家驹呢！”

东初不再理他。

寿亭涎着脸问东初：“你常去窑子吗？”

东初不回答。

寿亭觉得没趣，转换话题：“弟妹那自行车骑上了吗？”

东初这才回过身来，笑笑，说：“六哥，你抽空还真得说说我哥。你弟妹穿个制服裤，他把我叫去数落一顿，买了自行车，这不又不让骑。别看他认字儿，我看在有些事儿上，还不如你这不认字儿的呢！”

寿亭点点头：“这骑自行车我能说他，可这制服裤我也觉得还是不穿的好。”

东初纳闷儿：“为什么？”

“这制服裤的裤裆小，用布少，对咱这个行业不利。”

东初气得笑了：“你要是上来邪劲，一句正话也没有！我表姐不知道怎么和你淘的。”

远宜看了一下表，家驹意识到时间到了，识趣地站起来说：“我该走了。”

远宜轻轻地说：“没关系，可以再坐一会儿。”

家驹摇摇头，整理西装，自言自语地说：“李易安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过去以为她这是遣词造句，现在看来，这是‘只缘未到情深处’呀！唉，确实如此呀！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说着顾影自怜地整了下西装。

远宜笑而不语。她看着家驹，说：“卢先生，你把眼睛闭上。”

家驹十分听话地把眼闭上了。远宜慢慢地走上去，轻轻地依偎在他胸前。少顷，她用左腮右腮各贴了一下家驹的脸。家驹没睁眼，只是在陶醉。远宜离

开：“卢先生，十八号再见！”

家驹调整了一下情绪，深吸一口气，又长出一口气，大声说：“唉，平生愿足。”

东初三人走出门来时，太阳斜照着芙蓉街，街口上的小商贩也陆续出摊，开始营业。

寿亭用指头在家驹眼前晃。

家驹用手推寿亭：“干什么，六哥？”

“我看看魂儿回来没有。感觉怎么样？”

东初也很关心：“都聊了些什么？沈小姐的修养怎么样？”

家驹叹了口气：“真好呀！别说一百大洋，就是二百也值。六哥，你见了她，不是想把她怎么样，甚至一点杂念都没有，就是想和她那样坐着。面对面，心里真安静呀！真美呀！”

寿亭说：“你说的这套全是虚的。别说那些没用的，弄着点真玩意儿没有？”

“什么真玩意儿？”

大家笑起来。家驹不笑：“六哥，在她面前，要是想那事，俗！

不过最后她主动亲了我两下。”

寿亭大叫：“好！值！一下子五十块。五十块买一车肘子。她这钱来得容易，两下两车后肘子！”

东初指着寿亭对家驹说：“六哥就知道肘子！这哪跟哪？根本靠不上。你吃了蒜，本来就不让你跟着来，你非得跟着。跟着就跟着吧，家驹，你不知道，这俩钟头，六哥就没停下胡说八道，弄得我在人家那里上不来下不去的。”

寿亭说：“叙情馆，叙情馆，就是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老三，我看明天准找不着你了，你是一准儿跑来。一会儿回去，我先得把这个情报向你哥报告。”

东初说：“你给我哥说咱仨到了这地方来？你以为就没人能治了你？到时候，我让我哥给你来个以毒攻毒，让他把这事儿告诉苗哥，你就等着挨熊吧！”

寿亭忙说：“我错了，三弟。情报现在取消。哈哈??”



家驹始终没有进入他俩的谈话，只是一个人深思。他忽然转过脸来正色道：“六哥，东初，刚才我想，这沈小姐虽然美，人也看着挺善良，又会弹钢琴，又通英语，这样的女人不多见，但是，这样的女人不能娶回家，只能这样远远地看着。”

东初认同地点头。

寿亭问：“为什么？归了咱自家，还不愿什么时候叙就什么时候叙？真是想不开。”

家驹说：“六哥，这你就不懂了。这样的女子一旦娶回去，就糟蹋了。鲜花不能摘下来熬汤喝，那是暴殄天物，焚琴煮鹤。”

寿亭提出相反意见：“我看煮了就利索了。”

家驹并不笑：“六哥，你只要看着这个女人好，你真心地喜欢她，最好离她远着点儿。因为一旦走近了，在一起时间长了，就看出缺点来了，原先的那美也有残缺了。要是那样，实在是一种失败。我是刚才见了沈小姐，冒出来的这个想法。”

寿亭不以为然：“那按你这个意思，我和你六嫂，还得一个住南屋，一个住北屋？中间还得隔着个天井？花了一百大洋，什么实事儿没办了，没用的倒是弄回不少！”

东初说：“家驹，你今天别理他！他是胡搅蛮缠，根本不和你说正经话。”

他们正笑着向前走，叙情馆斟茶的那个老妈子撵上来：“先生，等一下。”

他仨停下来，很纳闷。

寿亭故作凶相：“怎么着？还想再要钱？”

老妈子赶紧赔笑：“不是，先生。”说着把银票递给家驹，“我们小姐说，让你们把钱拿回去。”

“为什么？”家驹问。

老妈子笑着摇头。寿亭乐了：“嘿，头一回见。家驹，难道你来个反勾魂，把夜明妃给勾住了？”

老妈子笑着走了。

东初接过来说：“六哥，你看咱俗了吧？人家玩的就是这派。

家驹虽说不懂印染，当然我是说不会干印染，可这学问却是通中西，人长得也好，又有留学生的派头。人家沈小姐也是欣赏。

人家不是光认钱。这下好了，你在那里胡说八道了一下午，人家又是茶又是烟地侍候着，还把钱退回来。这下看你怎么说。”

家驹有点费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寿亭点点头：“周村王铁嘴说过这样的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她练的这一功，一般人还真扛不住。不说别的，光不要钱这一招儿，咱仨就有点傻。她这是为什么呢？”

### 3

瞿家的房子青砖青瓦，四角伸出，高大阴森，像个庙。院子也是青砖墁地，左右各一棵银杏树，旁边还有口水井。旁边放着消防锨和一大桶沙子，以备火起急用。

瞿文海和儿子瞿有德坐在正堂里商量事，小丫头小心地倒茶。

那桌椅虽然也是八仙式样，但都是紫檀木的。瞿文海身后墙上是他留学获得硕士的大相片。他那时还年轻，黑衣加身，下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硕士”字样。

他有五十多岁，带着老式圆眼镜，上唇是细线式小胡子，只镶在嘴唇上一溜，上部剃得很干净。人本来就胖，再加上这溜胡子，就显得凶。瞿有德和家驹年纪相同，也是约四十岁，人长得很体面，中等身材，也戴着金丝眼镜。

瞿文海放下茶说：“这陈六子明天开业，到现在还不送请帖来，是不是忙得忘了？”

瞿有德说：“不可能。我既找了赵老三，也找了卢家驹，当面给他说过了。这二位都答应了，可为什么还没送来呢？不行我亲自去要？”

瞿文海一抬手：“不行，咱可不掉那个价。这陈六子刚从青岛来，不知道咱家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没往心里去。随他去吧，愿意送就送，不愿意送，哼，反正早晚都得认识。”口气极为自信。

訾有德点上支烟：“爸爸，咱既然想涉入印染行业，就得熟悉这一行。这陈六子挺能，胆子也挺大。滕井特别嘱咐，最好先别和陈六子弄翻了。这人并不好惹。”

訾文海看着院子：“滕井，哼，他不了解我，他哥哥了解我。

他应当知道咱们也不好惹。”

訾有德担心地问：“爸爸，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咱和滕井联合办厂，会不会影响到你在法律界的名声？”

訾文海不动声色：“咱的五十一，他的四十九，咱是大股东。

咱就是用他的钱，并不让他露面，不会有事的。”

訾有德试着说：“我看这滕井不好控制。比如，咱厂址上的那些旧房子，拆下来的旧砖也能卖钱，可他非得让咱用火药炸，要弄出点动静来。再说了，咱开业的时候不能让他到场。”

訾文海转过脸来：“有德，对于合伙人，要慢慢去改变他。时间长了，滕井就知道咱是谁了。其实，他在济南也找不到合作者。陈六子是他的老熟人，他为什么不去找他？”

訾有德点点头：“你是说他只能与咱合伙？”

訾文海冷笑笑：“别看他占了东三省，到了济南，滕井就得听咱的。国民政府再熊，也不会让他打到济南来。他那兵打不到济南，就只能用经济来占领。咱家是干律师的，并不懂印染，他之所以找到咱，就是因为咱有影响力。不用管滕井，我有办法对付他。倒是这个陈六子要费点心思。这人对我们很有用处，他要是能帮咱一把，咱就把滕井甩了。我也不愿意和日本人搅得太深。”

訾有德说：“爸爸，这同行是冤家，陈六子要是不能得到好处，怕是不会帮咱的。”

訾文海很自信：“他刚来济南，人生地不熟，能认识咱，对他有好处。让他入股就算给他面子了，不用给他额外的好处。哼，连字都不识，我不相信他能有什么超常的本领。”

訾有德认为父亲说得对：“爸爸，要不我再给卢家驹或者赵老三打个电话？”

訾文海摇摇头：“不用，他要是不送请帖来，明天早上咱自己去，山东第一律

师给他这个面子。”

訾有德说：“这是不是太抬举他了？再者他也不认识咱呀！”

訾文海冷笑一下：“他不认识咱，他请的那些客人还不认识咱？”

咱只要去了，就是给他捧了场，他就欠了咱的人情，接下来什么事情也就好说了。”

#### 4

聚丰德饭庄后堂会客室，寿亭家驹还有东俊兄弟俩在喝茶商量事。旁边是三盘子用红纸裹着的大洋。

门外金彪等四个一米八以上的大汉在通向后堂的过道处站立，表情严肃。

白志生钱世亨带着十几个地痞横着走进饭店，刘掌柜赶紧迎接。

“陈掌柜的在哪？我们来贺喜！”

刘掌柜不敢怠慢：“白爷，钱爷，陈掌柜的在后堂。这边走，这边走。”说着引他们往里走。白志生让手下留下，他只和钱世亨进来。

来到门口，金彪向前横跨一步，拦住了去路。刘掌柜赶紧上前说：“这是白爷，钱爷，来贺喜的。”

金彪打量一下这二人，侧身让他俩过去。白志生冷冷一笑，向前就走，路过金彪跟前时伸手一摸金彪的腰：“嗨，兄弟，还带着家伙。”

金彪冷冷一笑，轻轻哼了一声。

钱世亨低声说：“大哥，这家子不是善碴，我看还得见机行事，不能胡来。”

白志生根本不听：“去他妈的，我让他见老子的鸡！”

二人推门进来。

“嗨，陈掌柜的，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兄弟自己来了。”

说着就坐下，拿过烟来就抽。

东初赶紧上来照应：“怨我，怨我，陈掌柜的对济南不熟，是我把白爷给忘

了。对不住，对不住！”

寿亭脸色铁青，强压着怒火：“既然来了，就一块喝酒吧！”

白志生把眼一斜：“就光喝酒？赵家两位掌柜的没说咱济南的规矩？”

“什么规矩？”寿亭站了起来。东俊赶紧把他按下。东初顺手拿过三根大洋，递给白志生：“白爷，这是陈掌柜的给你的赏。”

白志生在手里掂了掂，哼了一声：“陈掌柜的，这就是规矩。

以后每月三百！谢了！”说完谁也不看，一撩褂子出去了。

寿亭气得咬牙切齿，大吼：“白金彪！”

金彪带着三个大汉进来：“掌柜的。”说着把枪抽出来。

东俊受不了了：“六弟，这些王八蛋咱惹不起，有警察在后头给他们撑着。咱是正规买卖人，不和他们生气。再说，今天也不是时候。”

寿亭怒火腾起：“我就是不干这染厂了，也要先办了他！”

说着就脱外衣。

金彪带着另外三条大汉提枪就走，东初一把拉住：“站住！你们先出去，把枪收起来，不叫别进来。没有我的话，老实待着。”

他们看看寿亭，家驹也示意他们先出去。金彪等人又把枪掖回腰里，答应着出去了。

寿亭气得呼呼直喘。

东俊硬劝他：“六弟，忍着，听哥哥的话，先忍他一忍。六弟，咱就是想出这口气，也得过了今天。再说了，就是出气，咱也不能出面。这事你甭管了，咱办完了这事，我亲自去天津，去叫运河帮的宁老五。当初在博山，仇家一刀没砍死他，他爬到咱家，是咱救了他的命。我一句话，他立刻就来。我也受够了，这事包在我身上，不仅办了这两个贼羔子，连他那药铺一块儿给他炸了。我这些年不愿生这气，总想着咱是正规买卖人，不愿意沾上贼匪。好嘛，他还没完了！六弟，放心，哥哥回头准办了他。”

寿亭这才坐下，还是呼呼直喘。

大堂里，白志生对钱世亨说：“这姓陈的挺横，不服气。等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给他砸了。我得让他知道咱是谁！”

众喽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白志生往椅子上一坐，高声断喝：“老刘，冲茶！”

饭店门口高挂灯笼，铺着红地毯。客人陆续到来。这些人有的抬着匾额，有的拿着礼单名帖，来到门口就交到司仪手里，司仪照单宣读。

寿亭家驹他们在大堂深处待客，一条紫红地毯一直通到他脚下。

东俊站在寿亭稍后侧的位置上，重要人物他就接着。东初家驹站在红地毯两边，都是西装革履，油头铮亮。

司仪站在门口的台阶上高唱客人名号：“陈寿亭先生同乡故友，山东商界第一名家，济南成德面粉厂苗瀚东先生！”

寿亭一听，回身对东俊说：“苗哥从上海赶回来了，快！”

两人赶紧来到门口。寿亭双手握着苗先生的手：“苗哥，我算着你就能赶回来。”

苗先生身着缎子夹袄，器宇轩昂，五十多岁，头发漆黑。他把手放在寿亭的背上：“六弟，咱弟兄们总算都来济南了。六弟呀，你是来了，可邮电局那买卖受影响呀！我没法给你写信了。”说罢朗朗大笑，旁若无人。二人还有东俊一齐往前走。

司仪不敢念下一个，家驹东初也赶紧上来鞠躬握手。

寿亭说：“咱弟兄俩常见面，也真省下不少心事。我要是想你的时候，抬腿就去了。再一来，我也肃静了，省得你整天炮二平五、马八进七地拾掇我。”

苗先生哈哈大笑：“快，快站到那里去迎宾！让东俊陪着我说话就行。东俊，我多年之前，就知道六弟有今天。别说在上海，就是在欧洲，我也得赶回来。我替我兄弟高兴。哈??”

东俊过来接住苗先生，陪着坐在上首说话。寿亭归位，示意司仪继续朗读。

白志生钱世亨一见苗先生，就是一愣，相互交换一下眼色，没说什么。继而见寿亭和苗先生关系不一般，二人的气焰减了不少。

客人依次往里走，寿亭向来客作揖寒暄。

“章丘旧军孟家暨京沪宁杭四十八家祥字号代表孟庆利先生！”

这位中式打扮，寿亭很客气。

“济南齐鲁铁工厂马长有先生！”

东初赶紧向寿亭引荐。

“济南玉华纺织厂厂长丁世聪先生！”

这位三十多岁，白西服上别着红花，打着红领带：“六哥，大喜呀！我爹发烧，派我来了！”

寿亭拉着他交给家驹。

“济南小清河运输公司经理赵树才先生！”

白志生对钱世亨说：“你看来的这些人吧，全是些干买卖的。”

他妈的，办他！都不敢碰苗瀚东，今天就在苗瀚东的眼皮底下办，看他能怎么样！”

钱世亨说：“可不行，姓陈的和苗瀚东不一般。”

白志生不屑：“没收他苗瀚东的钱，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不愿惹麻烦罢了。”

钱世亨说：“苗瀚东见了韩复榘都不站起来，他的背景深着哪！”

白志生一扬脸：“你净听那些人胡吹。要是按你说的，咱这买卖还不能干了呢！”

“德意志洋行安德鲁先生！”

安德鲁手捧鲜花，面带微笑，趾高气扬地走进来。

家驹满嘴里跑着中德两种语言，向安德鲁介绍寿亭，寿亭抱拳致谢。“家驹，你就陪着老安坐吧。”

白志生一愣，与钱世亨对视了一下。白志生说：“那小白脸不简单呀，还会说

外国话。”

钱世亨说：“这不算什么，赵老三也会。”

“英国渣打银行济南买办刘洪楼先生！”

家驹忙上去迎接。

“德国巴伐利亚康进西机器公司中国总办理何永平先生！”

“德国西门子公司中国总办理岳家庚先生！”

白志生有点沉不住气了：“我说，这小子还真是有点来头。”

钱世亨琢磨着：“还不要紧，全是买卖上的来往，倒是没有官府。”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华公使助理屠在东先生！”

这位也是三十多岁，身体笔直，一派绅士风范。他一见家驹就拥抱，然后向寿亭鞠躬。寿亭手足无措，哈哈大笑。

白志生说：“大不列颠这国，没听说过呀！”

钱世亨神情有点紧张：“就是英国。大哥，这事办得有点糙。”

“山东省国民政府副秘书长耿世年先生！”

寿亭急问东初：“你请的？”

东初摇头：“没有。先别管这些，先接着，随后再问。”

“山东省警察总署专员代表任海洋先生！”

这位文质彬彬，一点不像警察。

“四十二军长代表李志武将军！”

这位全副武装，见了寿亭双脚一磕，用力敬礼。寿亭无以应付，亲自让到座位上。

“天津德通银行刘炳琪先生长子刘继家先生！”



“山东文海律师行，山东省著名律师訾文海及长子訾有德先生！”

訾文海爷儿俩出现在门口，也是手捧鲜花。

苗先生坐在那里，脸上出现厌恶的表情。他厉声质问东俊：“老六才来济南，不知道轻重，你请他来干什么？你这是想干什么？”

东俊吓得忙解释：“苗哥，谁也没请他，这家人想干染厂，是他自己拱进来的。”

苗先生一甩袖子：“扫兴！”

訾文海的名字一报出，很多人都回过头去。大堂里安静了一些，东初家驹面面相觑。这时就见寿亭怒目圆睁，大吼一声：“赵东初！”

苗先生忙站起来往这边走，其他人也都回过头来。东初见势不好，快步跑来：“六哥六哥六哥，不是我请的，也不是家驹请的，是他自己来的。我和家驹没摠住。”

苗先生走到寿亭身边，低声命令：“六弟，先接着。”说完就往回走。

寿亭忙应道：“好，苗哥。”寿亭双眉一扬，冲着门口一扬手：“请！”

白志生钱世亨相互一看，白志生说：“世亨，这姓陈的真横呀，连訾文海都不放在眼里。”

钱世亨拉了他一下，让他别说话。

大堂里的变化訾文海都看到了，冷冷一笑，抱着鲜花走上来。

寿亭原地没动，二目直逼訾文海，毫不退让。

訾文海很有礼貌地浅鞠一躬：“久闻陈先生是商界奇才，慕名自来，多有冒昧。”说着把花递上。寿亭没有接的意思，东初赶紧接过去。寿亭也是冷冷一笑抱拳在胸：“寿亭初到济南，却是早已满耳訾家。请坐！一会儿我给訾先生敬酒！”那直接就是京戏里的花脸叫板。

家驹擦着汗，拉着訾有德，东初扶着訾文海，同时偷眼朝苗先生那边看看，拉着訾氏父子去远一点的地方坐了。訾文海毫无尴尬之色，表情十分平静。

苗先生对东俊说：“老六还行，话不多，挺有劲！”

这时，门口还有好几位等在那里。司仪看看里面恢复正常，回过头来，继续宣告：

“德国耶拿大学文学博士山东齐鲁大学西文系主任华西满先生！”

“北京富和洋行巩又成先生次子巩博伦先生。”

白志生这时有点傻了，与钱世亨紧急商量。

这时，两辆汽车停在门口。第一辆上先下来一队士兵，警戒在店门两边，另一辆汽车的门慢慢地开了，先下来两个当兵的开门，远宜这才慢慢地下了车。她身着淡青色旗袍，月白色开司米披肩，清丽脱俗，温文尔雅。她淡淡地笑着，怀抱一束红玫瑰，走向门口。

场外一阵骚动。

她把名帖递给司仪。司仪愣了一下，慌得没接住，又赶紧拾起来，连连道歉。继而声音猛然高抬：“济南宏巨印染厂陈寿亭先生之至爱亲朋，红颜知己，本埠红星沈远宜小姐！”

“噢——”整个大堂一阵轰动。

寿亭傻了，东初看了一眼寿亭，赶忙向外迎来。

瞿文海父子也惊得站起来，相互对视，眼里满是内容。

远宜沿着红地毯向里走着，婀娜多姿，光彩照人，眼里是深情的微笑，旁若无人，只是看着寿亭。白志生低三下四地脱帽鞠躬，她根本不看，好像周围的人都不存在。东初迎上去，她也好像没看见，径直走了过去，东初有点尴尬意外。她只看着寿亭，笑得那么明媚灿烂。

寿亭傻站在那里，一点主意也没有。大堂一片静寂。远宜款款地走到他跟前：“哥！”莺声呢喃。寿亭没了主意，双手扎煞着，不知如何是好。远宜上前一步，轻轻把身子贴上去，继而搂住了寿亭，把脸偎上去，借着贴上寿亭脸的机会小声说：“哥，我在青岛借了你二十块大洋。”

寿亭恍然大悟，架着远宜的胳膊审视，不禁大笑起来：“好，好！妹子，好！”

全场一片叫好声。家驹站在洋人旁边也傻了。

白志生急得没主意：“世亨，这回闯大祸了！”

钱世亨也慌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抓紧把钱送回去！不行！”

明天，明天备厚礼，咱俩亲自去他厂里，再送块匾！说好话，多说好话！人家这么大的势力，不会和咱们一样。”说完，带着他那些人，侧着身子溜出逃窜。跑出几步之后擦着汗说：“我的娘哎，这姓陈的是干什么的？”

苗先生对东俊说：“这小六子是有一套，行！”

东俊也笑着说：“苗哥，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光会染布。他那招儿呀，一万！”二人大笑起来。

白志生走了几步，在一个店铺门前的石台上坐下，抬手拉着钱世亨也坐下：“我说，这个土老巴子是干什么的？莫非真让你说准了，是韩复榘的亲戚？”

钱世亨说：“不会。要是韩复榘的亲戚，起码苗瀚东不会来。”

“给我棵烟抽。”白志生看上去很累。

酒宴在进行。

寿亭到哪里敬酒，远宜都陪在身边，也向客人鞠躬。她的右手总放在寿亭肘下照应着。

家驹忙里偷闲，悄悄地拉过东初：“我说，东初，六哥是真有绝的！”

远处，寿亭正在给苗先生和东俊敬酒。

寿亭说：“妹子，这是咱苗哥，是我做人做事的榜样。”

远宜赶紧致意：“苗哥好。”接着行了个法式的曲膝礼。

这时，苗先生的留学生的派头出来了，他剑桥一派地轻轻躬身：“粗俗商贾苗瀚东。”

寿亭接着插科：“看我哥这派！我怎么就是学不会呢！”

几个人碰杯大笑。

家驹和东初在远处看着，并不时地低语。这时，寿亭又和远宜去了另一张桌子，寿亭忙得出了汗，远宜掏出手绢，疼爱地擦着寿亭额角。家驹东初双双叹

息，二人碰杯，一饮而尽。

訾文海对儿子低声说：“咱和滕井合作定了。让这些满身铜臭的商人，重新认识訾家！”















































## 第十八章

1

初冬的一天，寿亭一行三人，住进了上海四川北路新亚大酒店。

这时，寿亭从卫生间里出来，从上到下一身新：“老吴，看我这套行头怎么样？”

老吴连连赞赏：“精神！有气派！”

金彪也跟着说：“一看就不平常。有气派！”

寿亭笑起来：“什么他娘的气派！我就是再怎么打扮，一看就是个土财主，不像工业家。这头发也短，有油也使不上。”

老吴摘下花镜：“掌柜的，你这打扮现在最时髦，这叫国粹派。

你没见报纸上委员长见外国人，都是长袍马褂？”

寿亭笑了：“让你这一说，我心里还有点底。他给咱定的两点见，咱现在就走。东初说这人傲，咱先到了在那里候着，别让他挑了眼。”

六合染厂是一个大厂，当街就是一座洋灰大楼，楼中央是个拱顶的门洞，这就是厂门。厂门旁边有个门市部，批发六合染厂的产品。寿亭进去看了，花色种类很多，一捆一捆地立在那里，还有成件打好包的。寿亭很佩服，不住地点头。

林祥荣正坐在办公室里。他四十岁左右，西装革履，油头铮亮，戴着紫框眼镜，气势逼人。他的账房约有五十岁，绸缎衣着，中式打扮，只是人瘦了些，显得很有心计。

“董事长，山东那姓陈的到了，安排在哪间会议室？”账房孙先生问。

林祥荣依然叼着烟斗写字：“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见他。”

账房上前一步：“董事长，生意场上讲的是个信用。我们既然答应让他来上海，还是见一下比较好。”

林祥荣抬起头来：“孙先生，这人极不简单，别看他认字。

他现在的厂虽然比不上赵东初，但是这人很有魄力。对于这样的人，不能马

上就见他，我要先杀杀他的锐气。”

孙先生一笑：“噢？来求我们，他还有锐气？那就不要来求嘛！”

林祥荣轻蔑地一笑：“他倒是不敢和我摆什么架子。只是上次滕井到上海，和我谈起山东的印染业，滕井特别提到了这个陈寿亭，说他极为狡猾，很难对付。哼，干小买卖的，不狡猾也没办法。”

寿亭和老吴规规矩矩地坐在候见室里，双手摆放在腿上，很老实，一副乡下人进城的样子。

金彪站在门外，一动不动。

孙先生给他们倒茶：“陈老板，真对不起，我们董事长正在和英国客人谈生意，你可能要等一会儿。喝茶，喝茶。”

寿亭赶紧说：“没事，没事，我等着。”

墙上的表正好两点。

黄浦江上，一艘灰色的外国轮船几乎占去了整个江面。它低沉地鸣笛，四个烟囱向外吐着黑烟。

外滩黄浦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十分刺目。

两个印度警察头缠红布，正在驱赶摆摊的小贩。

## 2

东俊在办公室里，正和东初说话。东俊多少有些焦急：“六子没来济南的时候，也没想起和谁商量事儿来，可他这一来，有什么事儿总想着和他商量商量。瞿家马上就要开工建厂，用不了一年，这厂就能建好。咱应当事先想个对策。可他去了上海。

老三，我从来没说怕过谁，这两三年，济南前前后后上了七八家染厂，我都没在意。可瞿家这么一闹腾，我心里怎么这么七上八下的呢？”

东初说：“其实瞿家没什么，是个外行。染布又用不上法律，这一年半载的他还上不了道儿。关键是那滕井。咱现在有那一万件布放着，倒是不怕什么。就怕六哥把合伙的事儿也谈成了，咱们都干起来了，滕井把布给咱断了，只卖给瞿家，那就麻烦了。”

东俊端起茶来想喝，一听这话又放下了：“你也是，应当给你六哥说这事儿，让他顺便和林祥荣谈谈布。现在本埠产的这些布，成色也还将就。咱和别的厂没打过交道，心里没底。你再去给他补个电报，给他说说这事儿。”

东初有些为难：“刚才我打电话问过老吴的侄子，他说六哥到了上海之后，没来电报，不知道住在哪个饭店。大哥，六哥是走一步看三步的主儿，不用咱嘱咐，他也能想着这事儿。”

东俊点点头：“你当律师就当律师吧，干的哪门子印染！”

东初笑着说：“大哥，这商业上使坏，首先得懂行。他訾文海再坏，可他毕竟是个耍嘴皮子的，根本弄不懂醋从哪里酸，盐从哪里咸。除了滕井截断坯布来源这一招，根本不用在乎他。”

东俊在屋里来回走了两圈：“老三，你再给宏巨打个电话，看看你六哥来电报没有。”

东初无奈地摇摇头，出去了。

### 3

林祥荣办公室，孙先生走进来说：“董事长，他们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看可以了。”

“NO!还不行，还要让他们等。我要折磨得他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再去见他。广东人讲究煲汤，不到那个火候，是出不来味道的。现在他来求我们，我们就是要慢慢地煲他，这样才好谈一些嘛！谁为主，谁为副，一定要搞清楚。你先下去吧，我要打几个电话，不要管他。”

寿亭还在那里等着。他看看墙上的表，已经五点了，用鼻子哼了口气。

孙先生走进来，表情十分尴尬：“陈老板，实在不好意思，董事长让你再等一下，他马上就处理完手上的事情。陈老板请多担待。”

寿亭起身说：“没关系，我等着。”他停了一会儿，问，“孙先生，你们上海人吃得好，工人的工钱很贵吧？”

孙先生忙说：“是这样，厂子大，这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没有办法，薪水低了请不到人的。”

寿亭傻瞪眼：“一般工人得三块大洋？”他伸出中间三个指头。

孙先生笑笑：“倒没有那么高，但是也差不多。”

寿亭点头：“那高级技工得十块大洋？”

孙先生说：“最高级的有五个人，他们是陈老板说的这个数字。”

其他的多是五块至八块。我们厂子的薪水是全上海最高的。济南低一点吧？”

寿亭答道：“济南是个小地方，很穷，一般的工人不用给工钱，管他们吃饭就行。这一点比上海好。要是这么高的工钱，在济南根本没法儿干。”

孙先生说：“噢？赵先生来的时候，说他们厂里给工钱的。”

寿亭笑笑：“赵先生是要面子，所以才这么说。他的布和我的布同样的价钱。如果他给工钱，那他的厂子就很难干下去。”

孙先生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陈老板，我再去看看，你等着。”

天渐渐地黑下来。

孙先生从候见室出来，回了账房。账房里有七八个人在外间办公。他进了自己的屋，把门关上。他拿起电话来拨号，一会儿，电话通了，他说：“林公馆吗？我是染厂的孙启孟，能让老爷听个电话吗？好好，我等着。”

林老爷六十岁出头，人略瘦，二目清朗，相当精神。中式对襟绸袄，十分可体。花白头发向后梳去，下巴一缕短胡须，显得流畅。他拿过电话：“启孟，有什么事情吗？”

孙先生说：“林伯，是这样。我们约了山东宏巨染厂的陈老板，谈在山东合伙开工厂的事情。他人也来了，我看人很憨厚，样子也蛮老实。可董事长到现在还不想见他。”

林老爷问：“他为什么不见？”

孙先生说：“他说??他说??”

林老爷说：“你大胆说，这没什么嘛！”

孙先生说：“董事长说，要先杀杀这个人的锐气。可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了，再等下去不太好吧？”林老爷说：“启孟，这要谢谢你！生意上的来往，就是要有信用。不想见，就不要让人家来，来了就要以礼相待。这是干什么？启孟，请陈

寿亭到上海，这件事情我知道。昨天祥荣也对我讲了，说陈寿亭今天到厂里去。这样，就当我们没有通过电话，我就当做关心这件事情，打个电话问问，你看好吗？”

“谢谢林伯！”孙先生放下电话，表情很满意。

林祥荣的办公室里，他正在和林老爷通电话。接老爹的电话，他十分恭敬。林老爷在那边说：“你开出的条件，已经够苛刻了。如果是换了我，就不会和你合作。但人家还是来了，这人很真诚嘛！马上去见，晚上请人家吃饭！”

林祥荣说：“好好，爸爸，我会的。”

林老爷说：“祥荣，不要因为人家没有上过学就瞧不起人家。

就是瞧不起，还有赵东初的面子！这样不好。今后你要做很大的事情，在这些小事情上处理不好，那就麻烦了。记得了吗？”

林祥荣说：“好好，记下了，爸爸，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说着放下电话，不服气地对着电话说：“什么都要你管！”

这时，孙先生进来了，说：“董事长，再不见一下，可不像话了。他们等了一下午了。”

林祥荣鄙夷地哼了一声：“这才刚开始。今天不见了，让他们明天早上再来。今天，哼，我今天本来也没想见他。”

孙先生有些为难：“这让我怎么去说？”

“你随便说！”林祥荣正在气头上，“说我今天不愿意见也可以，无所谓。让他明天早上八点来。”

四川北路桥旁边的面馆里，寿亭和吴先生正在吃面。老吴叹口气：“掌柜的，孙先生明明对我说是两点，咱也按点去了，怎么不见咱？他这是演的哪一出？他是不是想抻抻咱？他那条件够狠了，还想怎么样？”

寿亭冷冷一笑，冲着堂倌喊：“来头蒜！”

4

早上，上海的大街上车水马龙，有轨电车呼呼地从寿亭的洋车边驶过。他和

老吴坐在车上，金彪在地下也走也跑地跟着车。

寿亭他俩又来到候见室。孙先生比昨天还客气：“陈老板等一下，我这就去请董事长。”说着走了。寿亭起身，眼里充满了希望，还整了整衣裳，同时也算松了一口气。屋里没人，他回过身对老吴说：“兴许人家昨天真是忙。咱的买卖要忙到这个成色，那就好了。”

老吴赶紧跟进：“是这样，掌柜的，咱的买卖要是忙到这个样儿，咱就专门雇上经理，你没事就去和苗先生下棋。”

寿亭原是在看着窗外，听见这话回过头来：“我有那样的命吗？”

林祥荣办公室，他身后的那面墙全是紫木书橱，足有十几米长。

他顺着书橱来回走，虎口托着下巴深思。他步子很慢，抬起脚来想一想，才落下去。他这样来回地走着，慢慢用门牙啃着食指的根部。

孙先生敲门进来，先笑笑才说：“董事长，山东的那两个人又来了。”

林祥荣好像没听见。

孙先生涎着脸向前走了一步说：“董事长，我看还是见一下吧。”

林祥荣回过身来：“孙先生，这件事情我想了一夜。这姓陈的很有能力，我们要是和他合作，五年之后我们山东的市场怎么办？山东现在是我们的四大重点市场之一，仅次于南京，比天津好得多。如果他真要是掌握了印花技术，对我们江北的市场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赵东初也和他关系很好，他们要是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将很被动。”他慢慢地摇着头，“他们是有这个实力的。让我再想一下。”

“董事长，生意可以谈不成，但是要守信用。咱不愿意和他合伙，可以把条件再提得苛刻一些。可总是不见他们，赵先生那里好像也说不过去。”

林祥荣有些不高兴：“不用你教训我，我知道怎么处理。就是见，也不能现在见。”

孙先生连连说是，继而又说：“董事长，你说这姓陈的脾气很急，我们要是把他搞急了，他与昌盛、长城合作怎么办？”

林祥荣笑了：“孙先生，你是我们家的老员工，也算是我的前辈，但是，在有些地方，你和我父亲那一代人的头脑，有些旧了。你原谅我讲话直率呢！除了我们，上海还有三家厂子能印花，成甬已经被我们吃掉了，还有昌盛和长城，大概

用不了多久，也会被我们吃掉。姓陈的别看是从小地方来的，也不一定能看上他们。昌盛也是一样，他们也不敢和一个从不认识的人谈生意，何况是这样的生意。除了我们，他还能找谁呢？孙先生，既然是想和他合作，我们就要说了算。从会谈开始，就要养成这种习惯，明白吗？”

孙先生说：“我们现在是发展很快，昌盛和长城也可能支撑不了太久，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现在宁波无锡的一些士绅正在进军上海，也在谋划开印染厂或者纺织厂。这个行业想形成垄断比较难。我们是不是应当把山东姓陈的当做同盟看待？应当尽快让市场饱和起来，减少后起工厂生存的可能性。这仅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林祥荣不屑地笑笑：“这些我都想过了。孙先生，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我要从长远处考虑考虑。”

孙先生从林祥荣的办公室出来，十分不满。他点上支烟，叹口气，慢慢地向楼下走去。他的表情十分为难，都走到候见室门口了，又折了回来，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候见室里，表已到了十点。寿亭说：“难道英国人又来了？今天还见不上？”

吴先生赶紧安慰：“不会，不会。那孙先生一直没回来，可能是真有事，暂时走不开。”

## 5

瞥家，院里局部充满阳光。因为院墙太高，有些阳光被拦在外面。正堂厦檐下面放着个凳子，上面晾晒着紫毛皮袄，一个小丫头在皮袄上找东西。这时，老妈子又拿出一件抖开，飞起一些粉尘。

父子二人坐在那里喝茶。瞥文海穿着毛衣，外面披一件皮斗篷。

瞥有德穿着黑西装，披着水獭领子的皮大衣。其实还没到数九寒冬，但屋子太深，冷得就早一些。

瞥文海说：“自从定下这件事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事不明智。

滕井和咱想的不一样。咱想的是怎么发财，他想的是怎么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坯布由他控制着，机器也得由他出面买。

陈六子明明对我说德国机器好，可滕井非要买日本货。一切都由他掌控，咱这个大股东是不是有点冤大头呀！我越想越觉着该和陈六子合伙。可这些人不知

道对他说了些什么，陈六子把门堵得严严实实的。唉，有德，我这都是为了你呀！”

訾有德很领情：“爸爸，我知道，我会很努力。爸爸，有些事情不用想得那么难。不管咱是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滕井反正也投了资，厂房设备里有他的一半。他想扩大日本的影响可以，但不能妨碍咱赚钱发财。如果他不让咱发财，咱就停机撤股，反正机器是在中国放着，又不是在日本。也可以这样说，在当前局势下，除了咱，没有人敢和日本人合伙。咱根本不用怕他，到时候还是咱说了算。”

訾有德认为儿子的话也在理：“嗯，到时候再说吧。有德，你一定要主动和陈六子、卢家驹、赵家兄弟搞好关系。这也是对付滕井的一种办法。我们和滕井合伙，是被逼无奈，如果在济南能找到懂行的合伙人，我也不找这个麻烦。咱家虽然有点钱，但毕竟不如这些买卖人。这个厂一旦开起来，能让陈六子等人帮咱一把，那就好了。这就要靠你去拉拢他们。我呢，主要拉拢苗瀚东。他和陈六子还有赵家都是桓台博山那一带的同乡，让他说句话，一切都好办。这也怨你，当初我让你追苗翰东的妹妹，你却嫌人家胖。现在这个倒是瘦，能干什么？你现在要是苗瀚东的妹夫，我就是他的长辈，那不一切都好办了？”

訾有德不断地点头，设想着做苗先生妹夫的感受。

訾家住在一条南北走向的街上。这时，从街北头进来一队出丧队伍，抬着个白碴薄皮棺材，棺材上连漆都没有。一个号啕寡妇旁边有两个孩子。一个闺女有三四岁，拉着娘的衣裳哭；一个男孩子约五六岁，走在娘身边，两眼到处看人，没有哭。街上的人都看着可怜，不住地叹息。

那寡妇到了訾家门前，就用头去撞门，被陪丧帮忙的人拉住。

她又去撞，又被拉住，就势坐在訾家门口，倚着门哭起来：“訾文海呀，你可缺了大德了！就是因为滴水檐子那么点小事，你就逼死了人呀！天理呀！老天爷呀，我可怎么活呀！他爹呀，你怎么这么傻呀，撇下我们娘仨你走了呀！天呀，你睁睁眼呀——”寡妇突然昏厥过去，口吐白沫。众人赶紧凭经验急救，不外掐人中蜷腿之类，一阵忙活。

一个汉子问另一送丧的汉子：“这是怎么回事儿？”

“嗨，别提了，她家翻盖房子，往外扩了一砖的地儿，后院的刘家说她那房上流下来的雨水，能冲到他家的后墙。这刘家是济阳人，和訾文海是老乡，这就打起官司来。打着打着刘家撑不住了，就说不打了，可这訾文海不同意，硬是逼着刘家打，说刘家要是不打，他就帮着被告把刘家告成诬告。刘家没办法，只能硬



着头皮再打。这前前后后那钱是花老了！刘家也什么没剩下，连房子也卖了。这倒好，本来雨水冲了他家的墙，这回连房子也搭上了。这倒利索！官司胜了，就得有个胜的模样。

买老刘家房子的那一家知道这事，就说免了吧，别再折腾了。

可訾文海不愿意，说这样就毁了他的名声，就是要让市民知道违法是个什么后果。这不，前天，是前天，法院来拆了她家的屋，她男人一气之下，吞了六包老鼠药，眼见的工夫就七窍流血，毒得那牙都是黑的。唉，大哥，你说说，人家房主都将就了，你訾文海还撺掇什么？真他妈的坏呀！”

听得那汉子很生气，从地上拾起砖头扔进院里，咣的一声，不知道砸到什么东西上。

这时，一个老者对那汉子说：“快跑吧，訾家通着局子，跑慢了你就得进去！”

汉子一听，还想充硬汉，但一看老者那神态，吓得跑了。边跑边回头，也是觉得没面子。

老者说：“这是多少年了，年年有人来他门前哭丧。我看就冲这缺德劲儿，訾家也兴旺不了。”

那寡妇缓过来了，倚着门坐在那里两眼发直，两个孩子摇着娘的腿，吓得直哭。寡妇并无反应。众人呼唤劝导，那寡妇却是两眼呆滞，并无反应。

訾氏父子一听院门发生骚乱，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訾有德出来站在台阶上喊：“五更，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别开门呀！听见了吗？”

五更答应着向前院走。

訾有德回到屋里。这时，訾文海表情十分沉静，并无任何惊异之色，喝着茶，等着五更回来汇报。

五更进来了：“老爷，是西杆面巷张家那个寡妇，就是因为滴水檐打官司的那一家。”

訾文海点点头：“你出去吧。”

訾有德说：“爸爸，我看给她两个钱儿打发了吧，这样闹下去也不好。”

警文海不动声色：“这法律讲的是公正，既然是打官司，就得分出个胜负。他男人吞老鼠药的事，昨天就上了报，我也知道。但这和我一点关系没有。不仅要让他们知道这个，还要让人们知道，法律就是无情。你当初为什么不在原来的地基上盖房子？为什么要多盖出一墙来？既然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就要付出代价。还给她钱？如果给了她钱，她还觉得咱应当负责呢！”

再有这样的事怎么办？再给钱？哼！”说着站起来摸过电话。

警有德低着头，没往这边看。

“王云祥所长吗？我这儿又来了借着出殡闹事的了，还得劳驾你来一趟呀！忙着？唉，王所长，让这些人在我门口这样闹，不像话呀！劳驾，劳驾！云祥，我有重谢！好，好，拜托，拜托！好好！”警文海放下电话，回过身来，“宁肯把钱给了警察，也不能给这些人，给了一回，就有第二回。我要让他们知道，法律就这样。”

派出所的王所长放下电话。几个手下一听警文海来电话，本来都出了门，又都回来了，凑上来问：“所长，又是一笔小财。”

这就走？”

王所长向上一推帽子：“刚才这伙子人从咱门口过去，我就知道是去了警家。这警文海也真缺德，把原告弄得倾家荡产，回了济阳县，把被告的男人也给逼死了。刚才我看见那孤儿寡母的，心里都酸溜溜的。”

一个手下说：“他就靠这吃饭。他不逼得别人没法活，他自己怎么活？”

另一个说：“咱也管不了这么多。所长，这走吗？”

所长说：“你他妈的慌什么？你是所长，还是我是所长？这什么事都得讲个火候，光在电话里说了有重谢，没说是怎么个谢法。先让那伙子人折腾一阵子，他不来三遍电话咱不动弹。他刮了地皮想自己全掖起来，门儿也没有！先让那些人把他弄服了气，然后咱再去，这样他给钱多。知道吗？”

一个瘦子始终没说话，坐在那里想计策。这时他站起来说：“所长，我看不行，一个寡妇娘们儿，带着俩孩子，没什么闹腾头儿。咱去晚了，她再自己撤了，那咱什么也捞不着了。”

所长一听大惊，抓过武装带：“诸葛亮说得有理。快，走！”

他带着那伙子人出来，走到院子门口，他停住说，“到了那里之后，咱先别硬

轰，就由着那些人闹。等着訾文海把钱递到咱手里，再下手不晚。知道了？”

众人都是内行，大家都笑。

所长说：“还是好言好语的，谁也不能踢人家！”

东俊坐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东初进来了，手里拿着电报，可一看哥那神态，忙过来问：“大哥，出了什么事？”

东俊抬手示意他坐下：“唉，咱二车间的那个张万生你认识吗？”

东初点头：“认识，不就是前两天打官司的那个？一个多月没来了。”

东俊叹口气：“前天吞老鼠药死了。这个訾文海，可缺了大德了！剩下了一个寡妇带着俩孩子，这日子可怎么过！老三，你六哥能放俩残废在门口，这些事咱得学着。不光是学这个，这积点德，行点善，兴许也能有点好报。你去一趟，给那娘仨送俩钱儿过去。你再给难民局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给张家申请点救济。能申请着更好，申请不着，你就让张万生他老婆每月到厂里来领两块钱吧，两块钱吃窝头也就够了。他娘的，就冲这，他訾文海也发不了财。”

东初点头：“六哥要是回来，不说别的，就光这一件事，他也得气得嗷嗷地骂。大哥，也不差那一块钱了，就给那娘仨三块钱吧。”

东俊点点头：“好，就三块。咱全帮也帮不过来，从这开始，凡是咱厂里的工人，不管谁家出了事，咱都得表示表示。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说咱为富不仁。你手里拿的什么？”

东初乐了：“嗨，我快让訾文海气糊涂了。六哥的电报，他说会谈顺利。”

东俊为之一振，接过电报看了看：“给你六哥回个电报，提醒他一下本埠布的事。我看可以这样写：‘訾氏开厂，于我不利。

日本坯布，只恐有变。’他一看就明白了。”

东初站起来：“好，我先去拍电报，然后就去张家送钱。送多少呢，大哥？”

东俊站起来：“法院来拆了他家的后墙，怎么着也得把那墙垒起来吧？送二十块钱吧。訾文海缺了德，倒是拉上咱破财，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孙先生又走进林祥荣的办公室。他对林祥荣说：“董事长，都十一点三刻了，你要是看不见，我就让他们回去吧。”

“嗯，你说得对。”林祥荣站起来，表情很得意，“生意可以谈不成，可是不能不见面，不见面说不过去。我下午就见他，一定见他。孙先生，你告诉他们，下午把款子带来。每年按十万元的利润计算，我们说好是四成，先交三年，也就是十二万。”

这事赵东初已经对他们交代好了，他们也是同意的。告诉他们，一定要带款来。滕井说他狡猾，我们收了他们的款子，不管赔钱还是赚钱，我们先赚到手里了，任他怎么狡猾。”

孙先生应着，转身想走。林祥荣接着说：“爸爸又来电话，让我陪他们吃顿饭。这样的面子我是不能给的，就是要让他晓得，他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人物。所以，我要最后羞辱他一下。中午你不要陪，找个一般的职员陪一下就可以了。去乍浦路上找个小店——记着，店越小越好——要几个小菜。我就是要让他晓得，我们不重视他。让你账房里的小何陪一下。对，就小何，他人聪明。回来我要问小何，姓陈的说了些什么。”

孙先生带好门出来，无奈地摇着头，慢慢地向楼下走来。

小何把寿亭他们带到乍浦路的一家文嫂锡菜馆。

小何要了几个小菜。小伙子二十多岁，梳着分头，细皮嫩肉。

“陈老板，咱们喝一点加饭酒？”

寿亭显得很土气：“好，好，我没喝过加饭酒。我们那里都是喝土白酒。”

小何朝后喊：“加饭酒搞一点来嘛！”

酒来了。小何把酒给寿亭倒上，然后二人碰杯。寿亭咽下去后，连连说好。他指着那菜问：“这是什么菜？”

小何吃着解释：“冬笋，很好吃的。陈老板，吃一点。你们那里吃什么菜？吃，吃，陈老板。”

寿亭受宠若惊，忙夹了一口，嚼着说：“嗯，是好吃，我还没吃过冬笋。真好吃！我们那里这个季节只有白菜，再就是萝卜。”

何先生，我请教一下，你们这里吃得这么好，一定挣钱很多吧？”

小何不满地说：“不多，我每月赚两块。”

“是少点。不过你还年轻，将来还能长。那一般工人挣几块？”

“从一块到一块半，很少的。”

“那最高级的技工一定挣钱很多吧？”

小何喝口酒：“也不多，最多的五块。”他连吃带喝的挺忙。

寿亭跟上去问：“那五个最好的技工也只挣五块钱？”

小何还在吃，随口说：“是这样，陈老板，那五个人一个拿六块，三个拿五块，最少的那个四块半。就这样，也不是太多。”

寿亭突然站起来。小何有点意外：“陈老板不吃了？”

寿亭笑笑，拍了一下小何的肩：“何先生，你回去告诉林老板，我谢谢他的招待。你告诉他，这是我陈寿亭吃过的最好的饭。”

说着一撩棉袍，昂首而去。老吴金彪忙跟出来。

小何拿着筷子傻在那里。

新亚大酒店房间里，寿亭气得咬牙切齿，又不住地冷笑，继而哈哈大笑。

吴先生慌了：“掌柜的，别气坏了身子！”

金彪也过来了：“掌柜的，咱也没丢什么，和这样的人犯不上生气。”

寿亭一把拉住吴先生：“老吴，我是诚心诚意来上海，四成份子我也认了，五年的期限我也认了，款子咱也带来了。可这姓林的也太他娘的不知道头轻蛋重！”寿亭大口喝水，放下杯子说，“你，现在就去办！找上海最大的三家报馆，登广告，招收高级印花技工，每月五十块大洋，济南试工。金彪，你留下，咱花钱买票，带着应招来的人一块儿回去。要是那些应招的人不信，你就先给他十块大洋。老吴，广告上一定说明这一条：如果到了济南试工没试住，也就是不合格，也送五十块大洋，就算见面礼。老吴，你再打个电报给东初，问问他们厂要不要人。我非把上海的高级技工全给他挖空了不可。我一个月的工钱顶他一年的，我就不信请不动人。他还要四成份子！我一开始就没想过来，还傻儿巴叽地把汇票带来了。老吴，林祥荣这一晾咱，咱可省下大钱了。老吴，抓紧办！金彪，你跟着。”

老吴很激动：“掌柜的，还是你招儿多！”

寿亭冷笑一声：“这才刚开始呢！老吴你看着，我让姓林的到济南府来给咱赔不是。”寿亭吼了起来。

下午，六合染厂门市部内。这里的布都是成捆的，显然是不零售，所以很消停。三个职员，一个老的在里面算账，一个在柜台里面看小说，一个倚在门板上，嗑着瓜子看街景。这时，一个穷人模样的人戴着破毡帽进来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很旧。看街景的伙计站起来阻拦：“出去出去，这里的布不零卖的。”

穷人好像没听见，还是往里走，慢慢地低声说：“我看看，见见世面。这么多布呀！”

看小说的那位放下小说：“哪里来的？”

穷人说：“济南。”

柜台里面的那个伙计说：“家住济南府，生活真很苦，闲着没有事，出来卖屁股。哈哈??”

账房也笑了。

穷人说：“你才卖屁股！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说着就用手捻布。

门口的那位伙计过来：“你还是出去吧，这里的布你买不起的。

出去出去。”他说着就过来推穷人。穷人不走，还是看布。

“我看看还不行吗？”

“你这人好讨厌！这里的布不是卖给你的，出去出去！”

“这布多少钱一尺？”

“这里布不论尺，是论件卖的，你根本买不起，出去出去。”

“多少钱一件？”

“多少钱一件你也买不起！”

“你怎么这么看不起人，我问一下还不行？多少钱一件？”穷人说话的速度很慢，但很执拗，也挺气人。

“一块钱一件，你买得起吗？你有银洋吗？”

穷人点点头：“这几种都是一块一件吗？”

“都一样的，一块一件，出去出去，你买不起的。”

穷人笑了笑：“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我就说你买不起！”

“我要是买得起呢？”

“那你拿款子出来，一块一件，我马上卖给你！”

“你说话不算数。”

“算数的，一块一件，你拿款子来！”伙计的手伸在那里。

“这一共是八种，一种一千，八千件就是八千块，钱是不少。”

“我说嘛，你还是出去吧，你买不起的。还八千件，吹牛！你一件也买不起！”

穷人把帽子一扔：“我买得起，你每样给我来一千件，发货到济南北关车站。”

一屋人全傻了。账房跑出来：“你这个讨饭的捣什么乱！”

寿亭一笑：“我不是要饭的，我是济南宏巨印染厂的陈寿亭。”

“吹你妈的牛皮！”看小说的那位也跑过来了。

寿亭不再说话，解开怀，从里面拿出一叠银行票据：“八千？”

“嗯，这是一万。伙计，你看清楚了，这是真正的大英帝国渣打银行的本票，这是一万元，交完了运费之后，余下的钱按此账号给我汇到济南。”

看小说的那伙计两眼大睁着，张着嘴，只出气不进气，口吐白沫，当场昏了过去。年龄大的那位慌忙拉住寿亭：“陈掌柜的，得罪得罪！刚才他们是开玩笑的。”

寿亭冷笑：“哼，生意场上无戏言，准备发货吧！”

“我们没有说过刚才的话，我们不承认的。”

“你可以不承认，你如果说不卖，我立刻就走，马上去报馆，就说六合染厂言而无信，拿客商开玩笑，把客商当成要饭的要。”

你们看着办吧！”

孙先生一脸惊慌地撞开林祥荣办公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董事长，有人骗买！”

“慌什么，什么人这么大胆？跑到这里来胡闹。”

“陈寿亭！”

林祥荣惊得站起来：“啊？你先去处理一下。”

孙先生苦着脸：“董事长，这事得你出面，我不够分量。”

“你先去处理一下，看看怎么回事嘛！”林祥荣一跺脚，孙先生也只得去。

孙先生拉着寿亭的手哀求：“陈老板，他们不懂事，你务必高抬贵手，放过他们。现在找个差使不容易。”

寿亭笑笑：“这样的伙计不能用。你们董事长瞧不起人，伙计也瞧不起人。堂堂六合染厂就这样？”他拉过孙先生的手，“孙先生，你这人不错。不过，跟着林祥荣这样的人，这辈子怕是没有出头之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不要这些布，让你们林老板下来赔个不是，我马上就走。”

孙先生忙说：“这好办，这好办！”放开寿亭，飞也似的往回跑。

林祥荣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他拿起桌上的一件摆设要摔，举起来了，又放回去。孙先生跑进来，他忙上去问：“怎么回事？”

“唉，别提了，门市上那些伙计看不起姓陈的，以为是讨饭的，双方一激，姓陈的真掏出钱来了。八千件，好几十万呀！”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不管这事怎么办，你先把这些人全辞掉。这也太不像话了！”

姓陈的想干什么？”

“他说他可以不要布，就是让你下去道个歉。董事长??”



林祥荣抬手制止，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孙先生焦急地看着：“董事长，这有什么，不过是开个玩笑。赵先生不是说过嘛，陈寿亭常常搞出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董事长，这没什么??”

林祥荣回身站稳，示意孙先生不要再说：“孙先生，没有那么简单。姓陈的，赵东初，都是全国印染行业的知名人物，我要是让姓陈的耍了，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开我的玩笑。我们又正在收购昌盛长城两厂子的关口上，这个面子不能丢。我道歉，可以保住几十万，可六合染厂的信用，还有我们厂的气势就会打折扣。道歉？不！你下去，就按八千件发货给他，不仅发货，就说我晚上在国际饭店请他。我要借这件事情，树立六合在中国印染业的地位。姓陈的，我先让你知道什么叫财大气粗，然后你还得把布再给我运回来！”他的眼都红了。孙先生长叹一声：“天呀！董事长，这种事情在上海滩上也不是第一次，我们何必呢？我看还是打个电话问问林伯吧！”林祥荣怒吼一声：“不用，我现在是董事长，按我说的办！”寿亭喝着茶，和那个账房聊天。这时，孙先生进来了：“陈老板，我们董事长说，六合染厂的信用是第一位的。我一会儿就让人给你发货。楼上正在开单子，一会儿就送下来。我们董事长很佩服陈老板的才智，晚上他想在国际饭店请陈老板吃饭。”孙先生的口气这时已经有些傲慢了。

寿亭有点意外。稍顿，他说：“也就是说，林老板宁可赔上几十万也不下来道歉？”

孙先生说：“无所谓道歉，这是正常的生意，几十万对六合来讲不是太大的事情。”

寿亭冷笑道：“既然林老板不肯来，我就只能把布运走了。记住，济南北关车站。好，孙先生，你替我转告林老板，今天晚上的饭，免了。你原话转告他，我等着他到济南给我赔不是。”

寿亭突然放缓了口气，“孙先生，林老板这样逼我，你可都看见了。唉！林老爷那么大的商业家，养出这样的儿子来，让我这个外人都替他老人家难受。你代我问候他老人家，就说陈寿亭得罪了！”说罢，抱拳，阔步而出。

店里一片哑然。

孙先生坐在凳子上，低着头，无力地用手一划拉：“你们，全被辞退了！”

7

采芹正在家里和沈小姐说话。采芹递过毛巾说：“妹子，别再哭了，咱说点高

兴的事儿。你一哭，我的心里也酸溜溜的。咱姊妹说着话，喝着茶。我让孔妈买肉去了，一会儿咱俩亲自动手包饺子。我擀皮子，你包。妹子，听六嫂的，可别再掉泪了，啊？”

远宜拿过手巾擦擦泪：“嗯。”

采芹攥着远宜的手：“妹子，你六哥常说，事往宽处想，人往细处做。你姨也是没法儿，咱不说这个。妹子，你六哥临走，说你要来家，我高兴了好几天。今天夜里你就别回去了，咱姊妹俩说一宿话儿，行吗？我让老孔去给你姨送信儿，你打电话也行。”

远宜点头：“嗯。我恨不能永远不回去。”

采芹倒掉那碗茶，又添上新的：“妹子，你六哥临走，交代下了一件事儿，让我劝你从良，可别再去那种地方了。”

远宜点点头：“嗯，我听六嫂的。等六哥回来，我再听听六哥怎么说。”

采芹说：“妹子，你六哥还让我交代你——他一个大老爷们，不能直接说——让你见着那军长，就一口咬死了，咱是卖艺不卖身。妹子，这不是说咱不诚实，咱这是为他好。当初咱是大学生，真正的黄花大闺女，他倒是在咱前头有一个。这男人，不愿意把他喜欢的女人往坏处想。人家那军长是有学问有身份的人，兴许也不问。要是问，就按这个说。刚才我问了家驹的二太太，这个词该怎么说，她告诉我说，这叫守身如玉。妹子，至于守身不守身，染坊里出不出白布，这都是没有凭据的事儿，可别说出来，伤人家那军长的心。你就给人家那心里留下些肃静吧！妹子，记下了？”

远宜抬起脸来，看着采芹：“六嫂，你真幸福呀！六哥既懂道理，又那么爱你。”

采芹说：“妹子，咱不说这些。我刚才说的那事你记下了？”

远宜有些为难：“可是我??”

采芹勃然变色：“哪来的那么多可是！就按我说的办！”她的口气突然缓下来，“妹子，你心里就只有那军长，这就行了。”

那军长现在这么得势，在南京什么人家的闺女找不着？他老婆又陷在了东北，到这也没去南京找他。可是人家没说再找女人，倒是一天一封信地往济南来，这是什么心思？他是那公事缠着走不开，要是走得开，兴许早来了。他还不

知道多么想你呢！

妹子，这话得这么说，说了实话，害了自家，也害了人家。人家都觉得你是王宝钏，你为啥硬说自家是潘金莲呢！妹子，你六嫂是老式人，没经过第二个男人。咱这么说吧，就是蒋委员长想娶我，我也舍不下你六哥。你六哥听了这话该怎么想？还不高兴得蹦到桌子上去？男人要的是女人的心！就这么办吧！

当然，蒋委员长看不上你六嫂！”

二人笑起来。

远宜说：“你说得也对，有时候把实话说出来，双方都痛苦。”

采芹高兴了：“这就对了。”

孔妈提着菜回来了，放在南屋厨房里之后，过来复命：“太太，肉买回来了，剁馅子吧？”

采芹说：“你一点一点地切吧。我和俺妹子在这里说话，你别弄得和来了木匠似的。”

孔妈笑着出去了。

远宜笑着说：“六嫂，你和六哥待久了，说话也和六哥一样有意思。”

采芹说：“妹子，你六哥常说做人难，其实咱女人们更难。你这新式人，还好点；像我这样的，爹娘给你找个什么，你就得跟个什么。想起这些来，我也就知足了。等那军长来了，让你六哥给他拧上两把弦。按你六哥那意思，是在济南就把亲事办了，咱先捂住他再说。”

远宜笑得直不起腰来：“六哥太急了，没事儿，他跑不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采芹接起来：“谁呀？噢，翡翠呀！噢，我得问问。”采芹捂住电话，回身问远宜，“家驹的大太太，她俩听说你来了，想过来看看你。都听说你长得俊，想来开开眼。让她俩来吗？”

远宜过来接过电话：“卢嫂好，我是沈远宜。”

翡翠说：“妹子好。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六嫂，只是怕打扰你俩说话。”

远宜说：“快来吧。我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嫂嫂，可高兴呢！我和六嫂等着

你。”

“好好。”

远宜放下了电话。

老孔正在院里修理马扎，采芹和远宜来到门口，命令道：“老孔，你去汇泉楼，让他们五点钟送一桌好菜来。它那糖醋鲤鱼全中国有名。记住，让他们带着家什，来咱这里做这道菜。”

老孔答应着：“好嘞！”

采芹对远宜说：“我整天待在家里，都待傻了，把饭馆子这个碴儿给忘了。妹子，你六哥回来之后，要是知道我在家里摆大席，请了他妹子，准得夸我会办事儿。”

远宜稍挽着采芹往回走：“六嫂，我能常来吗？和你在一块儿，什么愁事儿都忘了。”

采芹说：“给你姨打电话，告诉她先住三天。不用你，我直接给她打。我虽没有你六哥那些招儿，但对付个老娘们儿还绰绰有余。我先让她见识见识周采芹——你娘家嫂子！”说着就去打电话。远宜站在那里笑。









































## 第二十章

### 1

家驹的房子是来到济南后新建的。虽说是中国式的庭院，但多了份典雅。院墙是大号的红机器砖加细线勾缝，没有大门洞子，两边是门垛，上面是拱形门架，还镶着块扇形贝叶石，上镂“意归”，取嵇康的典故，右面门垛子上还有一小块长方形的黑色花岗石门牌，镂的金字是家驹用英文开的玩笑：The Lus inhabit here。翻译过来就是“这里住着个姓卢的”。

一辆汽车等在门口。

院子里遍植丁香，只叹正是冬季，花没有开。

家驹和二太太一起吃早餐。家驹穿着背带裤，两位太太都成了中式打扮，只是二太太的头发烫过，显得和大太太不一样。

家驹吃的依然是面包牛奶之类，两位太太却是稀饭小菜和馒头。

家驹往面包上抹着果酱，说：“六哥厂里来了大买卖，从洋行订的颜料。我晚上得去六哥那儿一趟。晚上你俩不用等我了，和孩子们吃饭就行。”

两位太太对视一下，答应着。

二太太说：“六哥真厉害，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了。昨天六嫂让人送来的花布，是咱厂里自己印的，真是好看。是吧，大姐？”

翡翠看着二太太说：“二妹，以后别说咱厂里咱厂里的了。六哥给了咱一成的份子，这本身沾着人家的光，就不大合适，再张嘴闭嘴咱厂里的，让人家笑话。”

二太太赶紧笑着说：“我是习惯了，光想着在大华的时候咱是东家。以后改。”说着给大太太盛稀饭。翡翠赶紧接着。

翡翠说：“家驹，六嫂说，自从厂里开了印花机，六哥很晚才回来。你在洋行里下了班，也常过去看看，帮帮六哥。”

家驹点头，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说：“翡翠，六哥家就一个福庆，星期天孩子们不上学的时候，你也把福庆接来玩玩。咱这是代代的世交，让孩子们也成为朋友。老二见了六嫂多少有点儿发怵，你没事就常过去坐坐。”

翡翠忙答应：“我今天就去。张店老家捎来了好丝棉，我给六嫂做了个小袄，我一会儿就给她送过去。沈小姐过些天就要走了，我和六嫂商量商量，俺们想请远宜再吃顿饭。”

二太太说：“沈小姐那气质真不寻常，那天我去了，没敢多说话。倒是人家找着我。”

家驹说：“别去打扰沈小姐了。霍先生没来过山东，可能要去看看山东的名胜。‘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唉！”

“劫后重逢人再见，苍凉凄楚泪双垂。”唉，这一时里，他俩的伤心，外人是没法体会的。就让他们安安静静地互相适应适应吧。”家驹说完，无奈地摇摇头，“六哥说了，到沈小姐结婚的时候，咱们倾巢而出，包括你俩，一块儿去南京贺喜。”

二位夫人也跟着叹息。

家驹的六个孩子一齐进来告别：“爸爸，娘，妈，我们上学去了！”六个孩子一齐鞠躬。二位太太起身。家驹原地没动，扫了一眼那群孩子：“嗯，再见！都好好用功！”

六个孩子出去了。他们叫大太太娘，叫二太太妈。

家驹斜着眼问二太太：“孩子的作业你天天检查？”

“检查，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

家驹点点头喝下了杯里的牛奶，拿过餐巾擦着嘴：“我在齐鲁大学请了个老师，从下礼拜开始，让他们一块儿学英文。我没空教，教也教不好。老二，你也趁这个机会把英文恢复一下，好检查他们的作业。记着，把福庆也叫来一块儿学，这孩子我看挺好，很用功。”

二太太点头答应着，回身就去取家驹的皮大衣。

翡翠问：“那仨小的也学？”

家驹说：“都得学。”说着站起来。翡翠拿着西装，二太太的另一只手里拿着礼帽。家驹说：“洋行里我已交代过了，只要姓訾的打来电话，就说我出差了。訾有德要打电话到家来，就说我去了南京。让他乱死我了！”

二位太太应着，一起送家驹到门外。



家驹出来了，上了洋行汽车。

她俩看着家驹的车走了，二太太说：“我看着那姓訾的说话挺好呀！”

翡翠忙用手拨拉她一下：“可坏了！六嫂说，他家三天两头地逼死人。再来电话，直接让王妈给他说老爷出了差，咱俩都别接。”

2

东俊坐在办公室里，唏嘘不已。

茶坊老周把茶冲好倒上说：“大掌柜的，喝一碗吧。”

东俊点点头：“好。你出去把三掌柜的叫来。”

还没等老周去叫，东初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一屁股坐在桌前的椅子上说：“大哥，你知道中央军的被服订单被谁拿去了吗？”

东俊叹口气：“知道了。正要去叫你。唉，你六哥来过电话了，还分给咱二十万匹。你去把布样拿来吧！我总防着人家，可人家有了买卖还让出一些给咱做。唉，难怪人家都夸他是小号的苗瀚东呢！”

东初站起来：“噢？一共三十万匹，六哥就给咱二十万？有这样的事儿？”

东俊让他坐下：“老三，我说过你多次了，要处变不惊。坐下。”东初笑笑又坐回去。东俊也给东初倒了碗茶，接着说：“是给了二十万匹。不仅数量大，价钱也不低。他在电话里说他欠咱们一个人情，我想了个遍，他不欠咱什么情呀！他说这就算扯平了。这小六子！整天装神弄鬼的，一会儿弄个计，一会儿布个阵，弄得我整天乱猜。”

东初说：“大哥，是不是他看着花布赔得厉害，让咱补一下？”

东俊晃着头：“不是为这。这花布的价钱是上不去，不光咱赔，他也赔呀。”

东初说：“我见了他得好好问问。”

东俊说：“别问了，六子这人我知道，他不想说的事，问也没用。抓紧拿回布样来开工，一共二十天的工期，军队的事，咱不敢耽误。另外还有沈小姐的面子。”东初点头答应，刚要走，东俊又叫住他，“三弟，咱干印染多年了，可咱多是用纯色兑成中间色。你六哥是用中间色兑中间色。这中间色的价钱是纯色的一半。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跟他要个方子。这一是为了两家染的布色值一样，再者

咱也学学他那套办法，看看他怎么鼓捣的。”

东初面有难色：“大哥，我看这事儿就免了吧。方子是染厂的命根子。人家让给咱买卖做，这本身就是天大的人情，再要方子，是不是不大合适呀！六哥那么精，别再让他想歪了，反而不好。”

东俊点点头：“也是。好，你去吧。我这就去车间试着兑。你说得对，要方子是有点过分。”

寿亭和东初坐在圆桌边。文琪把烟茶端过来，然后又去门外站着。寿亭显得很疲惫，拿过订单递给东初：“老三，这是原订单，你自己看吧。告诉你哥，我一分钱也没加。”

东初接过去，也没看，又放回桌子上：“六哥，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我哥说，这三十万匹，你自己二十天也能干出来，分给我们二十万匹，真是过意不去。”

寿亭拍拍东初的肩：“老三，我这些天明白了不少事儿，这人哪，还不能光剩下钱！”寿亭的脸色很难看，口气里也透着感伤。

“六哥，你哪里不舒服？”

寿亭点上土烟：“没事，是我自己胡乱琢磨的。老三，咱不说这些了。你回去按样子抓紧干，用上心干，要不咱不好对人家交代。”

东初说：“六哥尽管放心。可是，六哥，人家沈小姐帮了这个天大的忙，我哥说，咱怎么着也得给人家留点钱。”

寿亭勉强笑笑：“这些事你就甭管了，我另有安排。你只管染布，剩下的事我来办。”

东初说：“好，要是出钱的话，你千万告诉我。”

寿亭说：“东初，我这些天得在厂里盯着，腾不出空来。人家沈小姐的朋友来了，过不多长时间，就是咱们的妹夫。他好像不大愿意见我，那你就和家驹陪着人家吃顿饭。你俩是我的兄弟，也是远宜的哥哥，又都有文化，一准儿错不了。记着，只字别提买卖的事。那军长旁边总跟着马弁，别哪句话说得不是地方，误了人家的前程。”

东初说：“好，六哥放心。昨天家驹也和我通了电话，他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又怕沈小姐这一时里正伤心，弄得人家嘴上不说，心里再烦。我们想在大明湖上

租条船，边看景边吃饭。”

寿亭说：“这天冷了，大明湖也没什么景可看，找个体面的馆子就行。回头我给远宜打电话，你听我消息吧。”

东初说：“好，六哥。”

寿亭说：“你上海的那朋友没来电报？”

东初笑了：“没来，六哥，别管他了，你把布卸下来卖了吧。

对于这样的人，不用客气。”

寿亭没说话。

东初说：“六哥，说来也巧，咱现在这笔买卖，林祥荣也知道，是他先告诉我的。那时候咱们还不知道是沈小姐的朋友经办。”

寿亭说：“噢？还有这么档子事？”

东初说：“六哥，现在想来这人挺差劲，还不知道这事儿在什么地方，他张口先要五分的利。我一听这话，怎么觉得人情薄如纸呢？那么多年的同学，怎么好意思直接说呢？买卖做成了，还能亏待他吗？唉！”

寿亭笑了笑：“让我办了他一下子，他嘴上不说，其实也是挺心疼，想在这个买卖上补回去。老三，我的气也消了，你给他打个电报，让他出个运费，把布运回去吧。都在生意场上，弄得过僵也不好。”

东初站起来：“六哥，这不行，他在上海三番五次刁难你，就是没把咱们看在眼里。这事不行，得让他来济南当面道歉。再说了，咱现在的花布赔着卖，还不是让他挤的咱？不行，不行。”

寿亭叹口气：“咱现在太忙，顾不上这王八蛋，等有了空再说吧。东初，回去告诉你哥，染这‘国军绿’得用进口草酸，试了好几遍，这是方子，按这方子办就行。”

东初接过方子，很意外也很感激。

寿亭接着说：“颜料你别自己买，我让家驹在洋行里订了。咱两家合起来量大，价钱兴许能低点儿。运来之后分开就行。”

东初已是无言以对，只是低着头。

寿亭接着说：“你哥染布我知道，他是用纯色加水兑成中间色。

这国军绿用纯色是兑不成的，加黑少了就是浅绿，加黑大了就成了菠菜叶子绿。回去告诉他，就按这个方子办。家驹怕搞错了，在每种颜色的下面对注上了德文。还有一件东西我没让写上，怕你那儿的工人偷出去，就是温度。”

东初第一次听说，十分惊讶：“六哥这么精到！”

寿亭苦笑：“记住，八十一度，高了低了都不行。你不是常问我，车间门口那些带螺丝嘴的铁桶是干什么用的吗？我告诉你，那是‘冷砣’。这国军绿在染的过程中不能兑水降温，一加水，色值就会降下来。这就要加冷砣。把那铁桶里装满水，拧上口放在外面冻着，水温一高，扔上一个，降下来之后就再拿出去。

我让金彪弄了十五个给你厂里送去了。济南这么多染厂，还有瞥家那窝子王八蛋，咱得防着点儿。你那工人要是跑出一个去，你六哥这些年的心血就白让人家使唤了。记住，不能对工人说，把插在槽子里那水温表上的字全刮去，只在八十一度那里做个记号，这样就行了。你哥明白怎么干。”

东初直接不敢抬头了，只是低低地说：“我记下了。”

东初下楼来到汽车跟前，回头见寿亭还站在室外楼梯的平台上看着他，就扬手让他回去。司机给他打开车门，东初无力地坐进去。车开出了宏巨染厂，东初闭着眼，头无力地靠在座椅上，长出一口气：“唉——”

寿亭站在那里，看着东初的汽车出了厂，低低地叹息一声。风吹来，他打了个寒噤，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天，天阴着，零星的雪花飘下来。他慢慢地转过身，向办公室走去，步子是那样没有力气。

### 3

下午，上海林公馆，阳光明媚。林老爷在花房里侍弄花，旁边一个花匠带着蓝围裙陪着林老爷。

花房的门开了，林祥荣走在前面，司机端着一盆花走在后面。

祥荣甜甜地叫了一声：“爸爸！”

林老爷看看他，又看看那盆花，脸上有了些笑意。

林祥荣说：“爸爸，刚才我去英国领事馆，亨利让把这盆花带给你，说这是比利时杜鹃。我也不懂，只是看着开得很好。你看还行吗？”

林老爷挺喜欢，用手托着花看：“好，好，放在这儿。你回头打个电话，替我谢谢亨利。”

这个花房很宽敞，阳光从玻璃顶子照下来，配了那葱茏的花木，十分怡人。花房的尽头，有一个乌木的圆桌，两把椅子朝南放着，对着花房的玻璃墙。坐在那里可以沐浴着阳光，看着院子里的景物喝茶。林老爷对花匠说：“让人把茶送到这里来。你们都出去吧，我和少爷要说话。”

司机和花匠出去了。父子二人坐下来。

林祥荣掏出烟来，还没来得及点，林老爷就说：“这里不能吸抽。”

林祥荣笑笑，把烟放回去，涎着脸说：“爸爸，身体还好吗？”

亨利说你哪一天方便，他过来和你下国际象棋。”

林老爷应着：“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正好有人给我送来一只宣威火腿，让他尝一下，看看中国的火腿比欧洲的怎么样。”

林老爷眼觑着，看着外面的景物。

“好好，我一回厂就告诉他。”

林老爷看着外边：“济南那些布还没运回来？”

林祥荣低头不语。

林老爷接着说：“祥荣，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死要面子。这样不好。”

林祥荣干笑着说：“是，是，爸爸。只是这几天厂子里太忙，我还没顾得上。”

林老爷不看他：“几十万的东西都顾不上，你的事情也太重要了！”林老爷的声音虽不高，但足以震慑得祥荣不敢抬头。

林老爷接着说：“这是有苗先生和赵东初的面子，才没出了其他事。祥荣，陈寿亭是生意人中的江湖派，要的就是面子。他给了咱们面子，也给了赵东初甚至苗先生面子——尽管我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们应当识趣。去认识一下，

大家哈哈一笑，这有什么不好？”

林祥荣嗫嚅地说：“我不想用这种方式要回来。”

林老爷看着外面冷冷一笑：“这几天你躲着不回家来见我，大概是在想主意吧？祥荣，这个家业早晚是你的。现在我活着，上海滩的工商界都让着你，也都夸你能干。真是这样吗？我看未必。不要总是想着以势压人。陈寿亭堂而皇之地运走了八千件布，你当时就没压住他，难道还想在山东压住他？人家同意把布还给你，这已经是万幸了，不要总觉得丢了面子。难道陈掌柜就不要面子？他如果不要面子，早把那八千件卖掉了。几十万的东西人家可以不要，这是什么人物？难道你也不想想吗？

这样的人不该认识认识吗？”

祥荣小声地说：“我会把布拿回来的。”

林老爷冷冷一笑。

这时，三个丫头把茶端进来。林老爷说：“把茶端走好了，少爷要走了。”说着站起来，向花房的后面走去。

林祥荣这才掏出手绢来擦汗，偷眼看向父亲的背影。

#### 4

早上，寿亭穿着工作服在车间里监工，拿着布看。

东俊穿着工作服在车间里监工，拿着布看。

滚筒染机轰轰隆隆地转着。

訾家，正堂上，訾文海和訾有德父子俩都穿上了皮大衣，看来要出门。

訾有德看看手表，焦急地说：“这个赵东初，说好的九点，怎么还不来？”

訾文海说：“我看昨天你就不该向赵家借汽车。”

訾有德笑笑：“爸爸，我不是想借他的汽车，是想让他看看咱这个场面。我想拉上赵东初私下里入一股，他太太那里我倒是说通了。其实，赵东初很看不上他哥那一套，早有分出来自己干的意思。”

訾文海坐在椅子上看着院子里，慢慢地摇摇头：“这事没有那么简单，关于咱

家的事，可能就是给陈六子说的。这些年干律师，咱得罪的人太多了。这一行是不能再干下去了，早该转行了。你看苗瀚东多大的气派，仅仅是一个开面粉厂的。别看开面粉厂的，谁都得吃饭，但不一定谁都要打官司，这就是实业的意义所在。仅从这一点来看，咱也得转了。人家那工厂越来越大，现在已经是山东第一粮商。韩复榘那么不着四六，见了苗瀚东也不便胡说八道。滕井是一点一点地挤咱。无声无息地拆了那些旧房子就算了，他非要炸，非要弄出点动静来不可。

他说那四条大型印花机已经从日本起运，咱钱也付了，说什么都来不及了。那四条印花机一旦开起来，就能顶三元宏巨这俩厂。这当然很好。可是流动资金怎么办？这几天我睡不着，总想这些事儿。”

訾有德安慰父亲：“这不要紧，银行方面反正也说好了，都是熟人朋友，再说你也帮他们打了多年的官司，资金周转应当没问题。”

訾文海笑笑：“银行的钱是要还的。我们还得指望着工厂挣钱。”

那四条大印花机一旦转起来，那么大的产量，势必与陈六子还有赵家产生冲突。再说了，天津上海的花布也挡着咱的道儿。

唉，哪一行也不容易呀！”

訾有德说：“没事儿，爸爸，李万岐当经理万无一失。他本来就是上海长城染厂的厂长，相当内行。他说咱一开始不能印花布，要印单色布，印布比染布成本低。我努力说服赵东初入股。

用不了几年，咱就能杀出一片天地。他苗瀚东能成为山东最大的粮商，咱为什么不能成为山东最大的布商？”

訾文海感觉有些道理，点点头说：“希望如此吧。那些人不是把咱家叫做模范监狱吗？好，我让他们都穿上模范牌的衣裳。

滕井说得也有道理，得弄出点动静来。报纸还没来吧？”

訾有德说：“还没有，得十点多钟才能来。”

訾文海冷笑着：“等一会儿一声巨响，不用报纸他们也就都知道了。再看看咱报纸上那广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染厂不怕谁！’哼，等着吧！”

看院子的五更跑进来：“老爷，少爷，汽车来了。”

父子俩对视一眼，一前一后走出院子。

东初那司机下车开门。瞥有德没见东初，说：“你三掌柜的没来？”

司机说：“三掌柜的有急事去了宏巨，他让我给瞥老爷道歉。”

5

滕井站在高岛屋的窗口处，尽管是冬天，却打开了窗户。三木站在他身后，关心地说：“社长，关上窗子吧。天气很冷，关上窗子也可以听得见。”

滕井笑着摇摇手：“我们的记者都去了。这一声爆炸很有意义，用不了几天，本土的所有国民就会知道我们在支那的壮举。哼！”

军队总以为他们能够攻城掠地，我们就是要在他们前面，先炸济南一下，从此改写日本商人海外拓展的历史。”

三木鞠躬。

滕井看着手表，指针慢慢向十点钟靠近。滕井把手举起来，准备向下劈。三木抬头望着北方——模范染厂的方向。

秒针渐渐靠近十二，滕井嘴里喊着：“预备——”秒针搭在了十二上，滕井大喊：“放！”随之把手劈下来。可那声音并未如期到来。滕井看三木，三木忙说：“可能差几秒。”

滕井又把手举起来，这次是准备用手势配合远处传来的声音。

侍女躬着身把茶端进来，滕井的手举着，可那爆炸就是不来。

他回身看了一下侍女：“走开！”手却还是举着。侍女又躬着身退出去了。滕井总举着手也感觉挺傻，就放了下来，命令三木：“打电话问一下为什么没炸。”三木听命去打电话，刚拿起电话来，滕井又说：“我亲自打。”说着就朝办公桌走。这时，一声巨响，滕井吓得浑身一抖，忙跑回窗口，手按窗台，频频地点头：“炸了，好呀！哈哈??”他狂笑起来。

此时，寿亭正在东初办公室比对布样，听到爆炸声，寿亭问：“这是谁家的锅炉炸了？”

东初笑笑：“什么锅炉，是瞥家那模范染厂奠基。”

寿亭放下布样：“别崩死这个舅子！”



这时，老吴拿着报纸跑上来：“掌柜的，瞥家那染厂登报了。”

东初接过来嘲笑道：“六哥，你先听听这广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染厂不怕谁！’他这不是冲着咱来的嘛！”

寿亭哼了一声：“他不冲着咱来，咱还想冲着他去呢！他这厂明年才能弄好，到时候再拾掇他也不晚。老三，报上说招工人的事儿没有？”

东初在报纸上找了一遍：“没有，只是说请了上海长城染厂的李万岐当经理。他现在招工还早了点。”

寿亭摇摇头：“老吴，这几天盯着这事。老三，他肯定是上印花机，这东西一时半会儿学不会，他得弄些人跟着学。我估摸着用不了几天，招工的广告就能打出来。”

东初说：“是这样，六哥，他准备上四条大印花机。”

寿亭冷笑一声：“这瞥家虽说是图财害命地弄了点钱，可这干工业，那是小钱玩不转呀！他要是真弄上这四台机器，我看不用咱办他，他自己就得死。”

东初说：“六哥，别忘了，他身后有滕井呀！”

寿亭哈哈大笑：“滕井赔得起，瞥家赔不起。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 6

家驹在办公室里忙着，安德鲁拿着单子进来了。家驹起身让座，然后拿过安德鲁的单子看着，随看随摇头：“这个价格，陈先生是不接受的。”

安德鲁笑笑：“为什么？这已经很低了。”

家驹把单子递给安德鲁：“陈先生是印染界的奇才，他用的全是中间色。这种方式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但是操作过程相当复杂。正是因为复杂，所以用的厂家就少，中间色的价格也就低。你不要因为陈先生没从咱们这里订购过中间色，就以为他是外行。其实他这些年一直在用。在青岛我是他的合伙人，这一点我相当清楚。我建议你还是把价格落下来。”

安德鲁不以为然地说：“那么他买别人的好了。”

家驹笑笑：“那样你会十分后悔。”

安德鲁说：“在济南，除了我们还有别人能提供这种产品吗？”

家驹递一支烟给安德鲁，他不抽，家驹就自己点上：“安德鲁，你对陈先生很了解。他在收到这份订单的同时，就派出采买人员去了上海。是我告诉他咱们想做这笔生意，他才勉强答应。”

现在是十点半，如果十一点得不到我们的报价，不能签下这份合同，他就会电报通知上海发货。现在英国人的报价是我们的百分之六十，其中包括运费。”

安德鲁说：“这不可能。”

家驹淡淡一笑：“生意我是争取来了，能不能做成，那就要看你的了。如果我们觉得无利可图，这次我们就放弃。我们再去争取他的印花专用料，那个量应当比这还大。”

安德鲁见家驹如此平静，就有些发毛：“他的印花用料我们可以争取到？”

家驹笑了：“没有问题，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会给我们做的。”

安德鲁点头：“我们和英国人的价格一样可以吗？”

家驹摇摇头：“我们不能向英国人示弱。”

安德鲁认同：“百分之五十八，我想陈先生会满意的。”

家驹说：“你去签合同吧。我马上给陈先生打电话。”

安德鲁一指自己：“我？”

家驹站起来：“你应当去感受一下陈先生风趣的谈话，争取和他成为朋友。你自己到了他的工厂，这本身也是一种礼貌。中国人很讲究面子。”

安德鲁笑起来，用力地拍着家驹的肩。

远宜和长鹤游泰山。长鹤身着便装，潇洒英俊。警卫也着便装在后面跟着，还有一个穿中山装的人陪着。旁边还有轿夫抬着两乘滑竿式的小轿。

他俩来到回马岭的亭子前。长鹤扶着远宜的肩：“回马岭，为什么叫回马岭？”

远宜笑着说：“你都不知道，我能知道吗？”

长鹤也笑了：“远宜，你累吗？”

“不累。”

长鹤又着腰，看着四面的山势，感叹不已：“这里虽然险峻，但不能伏兵。山形太规则，没有视觉差。山炮很快就能把上面的人全炸飞了。你知道日俄战争中，日本人进攻旅顺口为什么费了那么大的劲吗？”

远宜抿着嘴笑他：“我是艺术系的学生。”

长鹤乐了：“难为沈小姐了。当初日本人攻旅顺口，俄国人在旅顺口的炮台上，就只有几门老式的榴弹炮，那种炮只相当于现在的克虏伯 Q 型，炮弹又小，射程也很近，眼下早淘汰了。

但那几门就是瞄着旅顺港的入口。日本军舰一进港，这里就开炮，保证打中。日本人连攻了两个月，也向炮台上开炮，看着是打上了，可炮台上的那几门炮就是不哑，那是因为有个视觉差。后来我专门去看过，也从海里向上看过。那个炮台总共有十米宽，从海上看是山的一部分，但离着后面的山却有五十多米，所以日本人打不中。选址设计这个炮台的是乌里斯塔夫公爵，真是很有军事天才。”

远宜笑着问：“不会用飞机从上面先看看吗？”

长鹤笑她：“我给军官们上课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让我臭骂了一顿——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呢。”

那些随从离得很远，听不见他俩说话。

远宜说：“那你也骂我好了。”

长鹤说：“我不骂女生。”说着，长鹤拉远宜在亭子上坐下来。

他看着山形，说：“委员长说，要是在江西剿共的时候，有我就好了。”

远宜问：“你怎么说？”

长鹤笑笑：“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现在军队里也满是抗日情绪。远宜，你不是军人，不知道国土被别人占了，当军人的是种什么感受。在南京，我都不好意思穿着军装上街。六哥说得对，家里来了贼，那狗还汪汪两声呢。人家是没好意思说出来，咱这军队，还不如看家狗呢！家都看不住，真是没脸面！”

远宜用力握了一下长鹤的手，算是安慰他：“六哥没文化，你也别往心里去。”

长鹤说：“还用人家说吗？事实就是如此。没文化的人都这样想，有文化的更会这样想了。唉！”

远宜想把话题岔开，就问：“你平时不忙吗？”

长鹤点上支烟：“日本人在华北有驻兵权，他们正在往山西外围渗透。我来济南之前，阎长官请我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委员长同意我的要求，说如果日本人胆敢得寸进尺，在华北挑起战事，就让我去前线协助阎长官。你同意我去吗？”

远宜看着他：“我跟着你去。”

长鹤握着她的手：“我现在满脑子是和日本鬼子开战，一洗东北军的耻辱。远宜，你看着，总有一天，我要扬威抗日前线！”

7

下午，寿亭在办公室听文琪给他念报纸，老吴拿着一些单子进来了。文琪马上折起报纸，退了出去。

寿亭问老吴：“款子全到了？”

老吴把那些单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寿亭大致扫了一眼，说：“你把二十万匹的货款先给三元送去。

当初咱买卖小，没办法，借着滕井那船布一下子发起来。要是没有他这个下家，老吴，那事我还真不敢办。虽然他赵东俊也得了便宜，但这事老在我心里搁着，一见了他兄弟俩，就觉得对不住人家。”寿亭看了看外边，收回眼光来问，“老吴，这两年我是不是老得太快？”

老吴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掌柜的，你是操心操的。等忙完了这一阵，也得歇两天。这没白没黑地干，铁人也受不了。”

寿亭领情地拍了下老吴的袖子：“把这钱交给东初的时候，脸上不能表现出什么来。老吴，咱们也在一块儿多年了，这钱，是没多没少。给了他这笔钱，咱的心里也就肃静了。你抽空就给他们送过去吧。”

老吴说：“掌柜的，你看你说的！咱不欠他什么。五十六块钱一件布，和拾的

差不多，咱没坑他。你没必要总想着这事。”

寿亭摆摆手，老吴把剩下的话就咽了。“把那三十万也先给沈小姐送去。回头你再合算一下咱的成本，把咱这回挣的钱，全给沈小姐。人家一个孤身女人不容易，咱不能从这样的买卖上挣钱。她将来要是从了良，也就没了进项。唉！”

老吴称赞：“好好，该这样，掌柜的。”

寿亭又嘱咐：“你记着，一定亲自交到她本人手上，万万不能给她姨。你想想啊，能劝着自己的亲外甥闺女干这行儿，什么事干不出来？千万记着！千万千万，交到远宜手上。这钱太多，她姨能拿着跑了。”

“是是是，掌柜的放心。她不在家我就拿回来，你放心吧。”

老吴嘴角上有点笑，“掌柜的，你说她姨能拿着跑了？这么大个数目，我觉得她姨一看能晕过去。”

两人笑起来。寿亭说：“外甥闺女落难来投奔，吃不好还吃不孬吗？远宜给我说，她本来联络了一个中学去教书，人家也答应了，可她姨就是不依。这是他娘的哪门子亲戚！”

老吴也跟着叹气。

文琪进来冲茶，他出去后，寿亭说：“老吴，我想把文琪安到警家那个染厂里当个耳目。他这四条印花机真要是开起来，那可不得了呀！”

老吴说：“行，文琪很灵透。反正他晚上得回来住，这样他那厂的什么事，咱也就都明白了。”

寿亭说：“老吴，就冲警家那狠劲儿，我看对工人也好不了，文琪去了兴许得吃点儿苦。你哥临死把文琪交给了你，我想了好几天，觉得不合适呢。”

老吴说：“没啥，你不用觉得是个事儿。”

寿亭点点头：“这边的工钱照拿。你哥一家也没分出去，还是跟着老爷子过，也难为不着他们。如果遇上难处，就告诉我，咱们也是老弟兄们了。”老吴很感激，刚想说话，寿亭接着说，“你再去一趟家驹，让他把吕登标叫回来。我想在西门里最热闹的地方开个门市，你觉着这小子能撑起来吗？”

老吴赞成：“准行。其实谁干都一样，都是你在背后指画着。”

远宜与长鹤坐在趵突泉边上的茶社里喝茶。茶社的外边站着便衣，不让游人靠近。三股泉水努力地喷涌着，由于天冷，还有些热气飘起。远宜向水里投食物喂金鱼，她很高兴，长鹤在一边陪着她。

她喂完了鱼，拍打一下手，回过身来，和长鹤一起坐着。

茶社里有李清照的画像，画的也是她词里的意境“夕暮争渡”，装在玻璃框中的字却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石桌上放着茶社特意准备的《漱玉集》。长鹤看着李清照的画像与四周的环境，亦是感慨万千，把远宜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腿上，感喟地说：“人杰鬼雄均旧事，一番苍凉叹古今。此景此情，也算是与北宋南迁相近。一个纤弱女人，尚有如此襟抱气度，让我这样的军人感到无地自容。”说着拍打着远宜的手，叹息不已。

远宜低声地说：“长鹤，咱换一个地方坐吧。”

长鹤苦笑一下，摇摇头：“就坐在这里，这里挺好，面前是李易安，旁边是你。这样的心境，人之一生，大概也不会有几天。”

远宜说：“你心里的感觉我知道，只是这种伤怀会让你很难受。”她低下头，“我更难受。”

长鹤把远宜的手用双手握着，看着墙上的画：“委员长常找我去说话，他知道我日夜想着东三省，就劝慰我说，出世入世，都要讲究‘得时’。委员长的字写得相当好，他给我写了八个字：‘青山绿水，或待贞元’。等你到了南京就看到了。”

远宜说：“那是委员长赏识你，留着你将来有大用。李清照的词里也有这样的句子：‘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你看我老了吗？”

长鹤苦笑一下：“美人未迟暮，英雄却垂老。咱还是离开这里吧，去那边走走。我不愿意把你弄得也这么消沉。”

远宜挽着他走出来。冬天趵突泉公园里一片萧瑟。他俩走在石头甬路上，远宜脸轻枕他的肩。长鹤的声音很轻很深长，说得也很慢：“苏曼殊在日本写了很多诗，在他那《本事诗》里有这样一首：‘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破樱花第几桥。’我看了这些，觉得这是无病呻吟，现在想来，确实如此。远宜，等有一天，打走了日本鬼子，国家也太平了，我辞了一切官职，咱回沈阳买一个小院子住下来。”

晚上咱俩坐在院中的小凳上，天上是月亮，对面是你，喝着茶，就这样无尽无休地谈下去??”他的语气里带着凄婉的憧憬，“朝夕相守，好吗？”

远宜的泪已流下来：“长鹤，我们会有那一天的。”

## 9

车站里，成件的布在往车厢里装，士兵在旁边持枪警卫。寿亭和东俊都来了，表情挺轻松。

东俊说：“寿亭，这回可真亏了你呀，我自从干买卖以来，还没在二十天里一下子挣过这么多钱呢。咱可得好好地谢谢人家沈家妹子。我想，趁着人家还没走，咱老兄弟俩一块儿请人家吃顿饭。叫上老三，家驹。”

寿亭说：“行，可是老吴去了好几趟，一直没见着人。她姨不是说去了泰山，就说上了曲阜，我这些天一直还没见她呢！老吴——”

吴先生过来了：“掌柜的。”

寿亭说：“我和大掌柜的先回去。你交接签收完了之后，去一趟山东宾馆。上回远宜就是在那里请我吃的饭。远宜的朋友也住在那里。别去芙蓉街。如果见上了，就说我和大掌柜的想请他俩吃顿饭，他们大后天离开济南，你问问人家这两天什么时候方便。”

老吴答应着。

晚上，寿亭在家中给东俊打电话：“东俊哥，老吴没见着远宜。

可是她刚来了电话，说是后天晚上一块儿吃饭，就算送行。我说，东俊哥，你带上大嫂，我带上采芹??好，好，一定是鱼翅席，这你放心??人家什么都不缺??这些你就别管了，我都办好了。好，好，就这样。”说完放下电话。

采芹过来说：“我不去，人家是军长，我见了人家不知道说什么。要是光远宜嘛，我倒是能拉拉家常。”

寿亭说：“什么也不让你说，只管吃饭。陪着远宜拉家常就行。

我说，你还真有事干，我们喝酒的时候，你把远宜叫出去，把那钱给她。老吴去了四五趟，一直没见着她。”

第二天早上，寿亭正在办公室喝茶，东初一步冲进来：“六哥，不好了，沈小

姐走了，这是报纸。”

寿亭忽地站起来：“放屁！她大后天才走，昨天晚上她还给我打电话呢！”

东初说：“六哥，你看，这是照片，门都关了。我给你念念。”

寿亭慌了：“快快！快念，我不信！”

文琪过来扶着寿亭坐下：“‘香消玉未殒，叙情馆人去楼空；江山虽依旧，只留叹息忆佳人。’六哥，这是为什么呀！”

这时，一辆三轮军用摩托车冲进厂来，两个残废又吓了一跳。

老吴忙迎出来问：“老总，有什么事？”

当兵的从车上下来，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火漆封着的军用信封：“签个字，陈寿亭先生的军事专函。”

老吴的手哆嗦着，接过笔来总算签了字。

摩托车转一个弯，带着一溜尘埃飞驰出厂。

老吴这才醒过神来，抓紧向楼上跑。

寿亭两眼直勾勾地呆着。老吴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掌柜的，当兵的开着摩托送来的信，沈小姐的。”

寿亭呆呆地说：“念！”

老吴哆嗦着撕开信封：“‘六哥台鉴：青岛寻短，得遇我兄，古道热肠，妹实感念。妹自沦落风尘以来，深感飘零落寞，孑然一身，孤苦无助，凄凄惨惨，不知所终。强颜欢笑，梦死醉生。三省沦陷，归家无计，举目四顾，俱为陌路。天公怜我悲切，赐兄再遇济南??’”

寿亭早已慢慢地站起来，呆立着那里。他的眼前是远宜一幕一幕的往事，老吴念的什么，他大概也没听见，只听见最后一句：“妹远宜深躬，长鹤同拜。”

寿亭呆呆地看着外边，他的手在抖动，手中茶碗里的水也洒出来，随之当啷一声，茶碗落在脚下，碎了。泪也流了下来??















































## 第二十二章

### 1

晚上，天津国民饭店餐厅里，周涛飞要请寿亭和东初吃饭。周涛飞三十一二岁，看上去比东初年轻很多。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眉宇间有股刚毅之气。他得体地一躬身：“陈厂长，赵厂长，中餐还是西餐？”

东初看寿亭，寿亭说：“这中餐西餐咱先往后放放，咱先改改口。涛飞老弟，中国印染界都知道，我陈寿亭是要饭的出身，也不认字。今天能到天津来，能和上过洋学的工业家一块吃饭，我要饭的时候是从来没想过的。我想到过发财，但没想到今天这个情景。自从我第一眼看见老弟，就从心里喜欢。说书的说过，这人哪，宁生穷命，莫生穷相！这相貌要是让人看着不顺眼，这人就很难走运。我一看老弟这气度，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只可惜赵子龙跟着公孙赞——投错了主呀！咱今天这么着，老弟，一个人看着另一个顺眼，这就是缘呀！遇见不易，看着顺眼更不易。老弟，我比你大十岁，你就叫我六哥，我就叫你涛飞，你看怎么样？”寿亭语声朗朗，大气开阔。

涛飞谦逊地笑着说：“陈厂长是印染界的传奇人物，涛飞初入此道，与前辈兄弟之称，涛飞觉得不妥。”

餐厅门口有个身着白制服的老年侍者，满脸笑意，干净利落。

寿亭一指：“那位的年纪得六十开外了吧？我要是和他兄弟相称，那还不是抬举？老弟，买卖是买卖，朋友是朋友，咱就这么办！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帮着上海林祥荣办你！”

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涛飞笑着说：“好，那我就叫你六哥。”

东初接过来说：“涛飞，你和六哥认识的时间还短，等时间长了，你就会想他。我就是这样，过上几天不见六哥，心里就觉得没底，就得到他厂里去转一圈，说上几个笑话，一天心里都豁亮。”

涛飞有些感叹：“我很羡慕你们两个厂的关系，是同行，还相处得那么融洽。在天津就不是这样，大家见面也很客气，可是都相互防着。六哥，咱还没说呢，中餐还是西餐？”

寿亭说：“你那位朋友来了再说吧。”

涛飞说：“丁文东是我的助理，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不要去管他，他是中餐西餐都可以。”

寿亭说：“还是中国饭吧！洋鬼子的机器是没说，可他那饭，实在没什么劲。”

涛飞笑着一拍手，侍者忙走过来。“按我开来的单子上菜。”

他用手一指旁边桌子上的那对外国男女，“让他们走开，这周围的桌子我都‘买清’了，我们要谈话。六哥，这个饭店没有雅座，但是菜做得不错。”

侍者犹豫地说：“先生，那是洋人。”

涛飞剑眉一挑：“洋人更懂道理，告诉他们这些桌子订出去了。”

这是中国的土地！还要我自己去说吗？”

侍者过去对洋人说了几句，洋人站起来，对着涛飞躬身致歉，涛飞也还礼。

寿亭说：“老弟行，话不多，挺有劲。我和你一样，看见洋鬼子在咱这里晃来晃去的，那气就不打一处来。”

涛飞说：“六哥，你没出过洋，不知道外国人怎么瞧不起中国人。论说我在英国也能找到工作，也有些公司请我，可那感觉太难受了。他们有对仆人的礼貌，可对中国人呢？还不如对仆人呢！”

东初说：“涛飞，咱们这些人在表面上看来，是所谓的工业家，其实是在无奈地挣扎。在全世界，哪个国家丢了仁省还不宣战？

只有中国！人家能瞧得起咱吗？这怨不得洋人。”

寿亭说：“咱不说这些不高兴的，要是生起气来，咱这顿饭也别吃了！我给你说个笑话。”寿亭点上土烟，“德国人到我厂里安机器，一到六点就洗手下班。我不明白，怎么天没黑就不干了？就问我的那朋友卢家驹。他说外国人就这样，到点就下班。我说你把那仨洋鬼子叫来，他把三位叫来了。我说这是在中国，下班不看表，看天，天黑了才下班。你要是天不黑就下班，机器余款我就不给你。他们也是工人，怕丢了差使，就答应了。说来也巧，那天，天阴得乌黑，要下大雨，五点多天就黑了，他们就洗手下班。我一看不到点呀，就问这是为什么，他指着天，那意思是天黑了。真他娘的有意思！”

大家笑起来，涛飞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这时，涛飞的助理丁文东来了。这位也三十一二岁，中等身材，身子笔挺，少有的英俊。藏蓝西装，白衬衣，打着领结。他们都站起来，周涛飞一一介绍：“这是陈厂长，陈寿亭先生。这是丁文东。”文东躬身行礼。寿亭先是眉头一皱，继而问：“文东老弟，我先问句题外话，你和滕井是亲戚吗？”

文东摸不着头脑：“滕井？哪个滕井？”

寿亭说：“我怎么看着有点像日本人呢！”

涛飞笑得直跺脚，丁文东也笑起来。他又介绍了东初，坐下之后说：“文东的父亲原是北洋政府驻日本的采办，文东在日本上的大学，后来又在东京帝国大学教中国科技史，‘九一八’之后，不堪其辱，就回来了。我硬拉他来了开埠。六哥说他像日本人，一点不错，连日本人都这样认为。”

东初在笑着擦泪。寿亭问：“你在日本那么多年，喜欢日本人不？”

文东笑笑：“我喜欢日本女人。哈??”

涛飞说：“他找了个日本太太，一块带回来了。她太太家是日本所谓的贵族。”

寿亭瞅文东：“老弟是有一套！这堂堂国民政府、堂堂东北军都办不了日本人，你倒把日本人办了！”说完自知失言，抬手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呸！这不是当哥哥的说的话！对不住，老弟！”

大家笑得更厉害。远处那些洋人无奈地耸耸肩。

寿亭又问：“你太太对你好吗？”

文东说：“好是挺好。可自从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她在我跟前就像做错了什么事儿，一下子矮了半截。有时候我看着她也莫名其妙地生气。她越是低声下气，我就越想踹她！”说时，文东的脸上略有恨意。

寿亭拉过文东的手握着：“老弟，人家不愁吃，不愁穿，跟着咱漂洋过海地回来了，撇下爹娘，这相当不容易。人家不图咱什么，人家是图咱这人。好好地待人家，占咱东北的那些贼羔子和她不是一路。你可别价，国民政府打不了日本人，你就在家里拿着日本人出气。你要是那样，老哥哥笑话你！”

寿亭这几句话很让文东佩服，他深深地点头认可。

涛飞说：“文东，六哥——你也就叫六哥吧！文东，你要是不知道，我给你说

六哥不识字，你信吗？”

文东摇摇头：“绝对不信！六哥，你真的一个字也不认识？”

寿亭说：“也不是，钱上面的那些字我认识。哈??”

东初笑着说：“六哥虽不识字，但绝对不是没文化。多年前，就有位前辈这样评价过。就是现在，他也专门雇着人天天念报纸，什么西他拉（希特勒）上台啦，西班牙打仗啦，六哥全知道。”

周丁二人十分惊讶。这时，菜上来了，文东开始倒酒。

大家端起酒来，涛飞致词：“六哥，东初，由于敝厂股东不肯听小弟之言，不肯用低档布和林祥荣决战，更不敢把布向东北卖，这才致使开埠印染厂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烦请二位远道来此，人生际遇，殊难预料，小弟在此先谢了！”

他正要干，寿亭放下酒：“慢！涛飞，文东，我也不识字，说不出四六对仗的句子，但是我得说两句。我和开埠染厂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但二位是我的朋友——我就冲着你俩，也得帮上一把。涛飞，文东，我虽是老粗，但是从不说不说大话，因为我从心里喜欢二位。所以，用不了多久，我就让林祥荣的那位‘虞美人’血肉横飞。来，干！”

## 2

晚上，寿亭坐在椅子上听戏。突然电话铃响起，他一扭嘴，让采芹过去接，并嘱咐道：“要是瞥家那一窝子，就说我睡了，明天让他到厂里找我。”

采芹点点头：“谁呀？哟！东俊哥呀，俺嫂子那病好了吗？好了，那就好。你找寿亭呀，好！这电话也不只是你们男人用。

你先叫俺嫂子，我先和她说两句。随后你俩再聊。”东俊叫太太，采芹回过身来对寿亭说：“我这快，一两句就行。”

寿亭关上收音机：“你多扯上两句，我先出去放放水。”

赵太太来了，采芹说：“嫂子，好了？”

赵太太说：“好了。”

采芹说：“我下午连着打了两个电话，王妈都说你出去了。刚好了那病，满街跑什么！”



赵太太说：“你表哥让我去街上买两块花布，就是上海和天津那俩厂的。一样买三尺，也不知道干什么用。我说，妹子，梅兰芳来济南了。”

采芹说：“我就是为这事找你。明天晚上头一场，我打发人订了四张票。咱俩还有苗嫂子，再叫上老三家。”

赵太太说：“老三家不能去，现在东初不让她出门，说出门就打断她的狗腿。不行叫上家驹家老大吧？”

采芹说：“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家驹说他订了票，带着老大老二一块去。老三家也是，净掺和些男人家的事儿。待一会儿我给老三说，吓唬吓唬就行了，多大点儿事儿，还能没完没了！好了，嫂子，寿亭等着和俺东俊哥说话呢！”

寿亭接过电话来：“东俊哥，有事？”

东俊说：“我不放心呀！你不能看着周涛飞顺眼，就豁上钱拼命。六弟，咱犯不上。”

寿亭说：“东俊哥，那咱也不能就这样等着呀。再这样下去，开埠染厂就倒了。要是开埠倒了，那姓林的就该腾出手来拾掇咱了。让开埠活着，有这个厂在前头，咱兴许还能好一点。你说呢，东俊哥？”

东俊说：“这两天我想明白了，咱就用印花机印单色布吧。印单色布，也用不着技工，调好颜色就能干。别再搅和什么花布了。六弟，咱弄俩钱不容易，你那脾气我知道，只要上来那股劲，头都敢不要了。六弟，这不行。老三过来给我说了，我就坐不住，这才给你打电话。听哥哥的，千万别硬干，还是那句话，咱先看看再说。六弟，另一方面，现在滕井的布一件里长了三块钱，这是冲着咱来的。下一步，咱还得用上海布，和姓林的弄僵了，对咱不利呀！如果咱不印花布，把花布市场让出来，他卖给咱坯布还不得便宜点？”

寿亭笑笑：“东俊哥，死了张屠户，咱也不能吃带毛的肉。离了滕井这帖膏药，一样拔出脓来。不用怕，还长三块钱？我这就让他来求着咱买。咱弄的那船布一时半会儿用不完，不用慌。”

东俊无奈：“好吧，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明天我到你厂里去，咱见面再细说。好，好。”

电话挂断了。

寿亭坐在椅子上，抽着烟自语：“怪不得不让我和姓林的硬拼呢，原来是想买

点便宜布。”

采芹说：“你别谁的也不听。东俊哥是老买卖人了。别整天不是和这个拼命，就是和那个没完的。咱那心里肃肃静静的，比什么都好。”

寿亭说：“给老三打电话，让他明天放兰芝的假。今天下午兰芝打电话到厂里，让我帮着她说说。你出面，我看比我灵。熊他！”

采芹笑笑，开始拨电话，老妈子接的，采芹上来就说：“让赵东初接电话，我是他表姐。”

很快东初来接电话：“表姐呀，怎么，六哥有事找我？”

采芹说：“还你六哥！是我找你。你现在长本事了，还打断这个的腿，打断那个的腿的。什么不是，我看就是你的不是。让兰芝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是你，不让出门也是你，你想干什么！”

东初说：“表姐，你不知道，她胡闹掺和事儿。”

采芹说：“行了，我也说她了，以后不再掺和了，那建国会咱也不去了。明天，让她和我去看戏，有你嫂子，我，还有苗嫂子。把你那破汽车借俺们用用。什么？你敢说不行？还反了你了！你只要再说个不行，我这就让苗嫂子找你，你要是觉得本事大，能顶住苗嫂子骂，那你就挺着。就这么定了，让兰芝接电话！”

采芹捂着听筒，寿亭在一边说：“你给她说说，那警家没一个好玩意，别往前凑！这也怨不得东初。”

东初太太来了：“六嫂！”

采芹说：“怎么样？还得我救你吧！哈??”

第二天上午，寿亭在办公室听文琪念报纸。吴先生进来了，文琪自动撤退。寿亭赶紧问：“税务局叫咱什么事？”

老吴干咽了一口唾沫，然后自己倒了一杯水：“说咱偷税漏税。”

寿亭站起来：“胡说！咱来到济南没怎么开张，偷什么税？咱染的那些布都去了乡下，根本没有账。给中央军加工的那些东西是免税的，咱已经给他们说了。”

老吴坐下来：“唉！掌柜的，要不是给中央军干了那点事，咱的麻烦就大了。咱从上海弄回来的那八千件布我根本没入账，光这一下就能要了咱的命。好在税

务局那些贼羔子，一下子弄不明白咱的底细，这才没敢乱来。”

寿亭明白了：“噢，怪不得老三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的，姓林的就是不来提布呀，原来他是想让税务局办咱。他说什么？”

老吴说：“那个局长姓吴，倒是还算客气，他说他会考虑到具体情况，秉公办理。我一听没事儿，就想走，可他又是冲茶，又是倒水的，就是不让我走，拉着我在那里问这问那。他拐弯抹角地给我弄了一早晨，最后我算明白了，他又找了个相好的，想让咱给他买座四合院。”

寿亭想了想说：“我一般不吃这一套。官家敲竹杠，土匪敲竹杠，我是全不吃。可是有姓林的给咱下了蛆，咱也多少有点漏风的地方，要是不给他这个四合院，兴许还得来乱咱。给他办，捡着好的办！别说四合院，八合院也给他办！老吴，别的可以不做账，这个四合院得明明白白地写在账上，赶哪天咱有了空，还得让他吐出来，顺便把这个王八蛋除了。陈六爷喂狗的肉里，都带着七步断肠散。”

这时，家驹进来了。

### 3

早上，林祥荣刚进了办公室，茶坊就递给他一封快信。林祥荣一看，很高兴：“噢，吴伯来的。”说着放下手里的公文包，开始看信，越看脸色越不对。随后把信摔到桌子上，摔了还不解恨，拿起来撕个粉碎。他冲着门口喊：“叫孙先生来！”气得在屋里来回走，拿过烟斗往里装烟丝。

孙先生进来了：“董事长。”

林祥荣说：“吴胖子来了快信，说姓陈的在山东很有势力，他要慢慢来。他妈的，真是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孙先生很吃惊：“他收了咱们六块金表，能这样？”

林祥荣点上烟斗说：“咱们离得远，他收咱的礼，是偶然的；姓陈的就在他跟前，他可以经常地收下去，所以他要保护他。”

这些人一旦做了官，就忘恩负义，这是个最普遍的规律！”

孙先生说：“那咱们怎么办？”

林祥荣说：“你通知山东、天津，把布价再降下一分钱来！我谁也不求，我自

己就挤死这些江北佬。”

孙先生说：“那咱们会亏的。”

林祥荣笑着摇头：“不会的，等一会儿我就通知车间，加大拉长机的拉力，把短布硬拉长了。我们不会赔的。”

孙先生说：“董事长，这样可会砸咱的牌子。”

林祥荣说：“不要紧，等他们都死掉了，就剩下我们自己了，老百姓也就只能买我们的。上海虽然也后起了一些印花布的工厂，但一时半会儿还成不了气候。再说，这是暂时的，我们还可以把拉长机的拉力再恢复回来嘛！”

孙先生明白了。

林祥荣鼻子里出冷气：“我不仅要把姓陈的挤垮，还要把他搞臭！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先对付天津开埠那个所谓的英国留学生，接下来就是姓陈的。他就是不印花布，我也饶不了他。我要让他在印染界无法立足。”

#### 4

春天来了，桃花开了。宏巨染厂的那个小花园也是一片生机。

寿亭站在办公室窗口看着小花园，表情很平静。这时，吴先生进来了：“掌柜的，上海的那几个师傅问问咱们还干花布吗？

如果不干，他们就回去了。”

寿亭笑笑：“干！只是现在不干。”

吴先生说：“那咱得给人家说个时间。”

寿亭说：“告诉那些人，别觉着不干活，光拿工钱，心里过不去。没事儿！咱要是从此不干花布了，早让他回去了，让他们再等等。现在姓林的和开埠打得这么热闹，咱先看个究竟。等他们两家死上一家，我们才下手呢！”

吴先生说：“要是死的是开埠呢？”

寿亭笑了笑：“不用要是，开埠肯定干不过姓林的。我看开埠撑不了多久。东初又去了趟天津，刚回来，现在开埠就想停工，股东也开始撤股，还问咱要不要他那印花机。”

老吴不等寿亭说完，就忙着摆手：“掌柜的，这事万不能办！”

这印花害得咱还不够苦呀！”

寿亭笑了：“东俊也是这个意思，他是不要，我们当然更不能要。开埠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吧！咱就这样等着，看看院里的花，染点布往乡下卖着，这不挺好嘛！”

老吴说：“掌柜的，现在虞美人的布已经降到一毛一尺，他也不够本呀！”

寿亭笑笑：“我知道他不够本儿。可这个姓林的也太缺德了，他加大了拉长机的拉力。昨天我让你六嫂去买了一丈，下水之后缩了二寸多。我看他这牌子也差不多了。姓林的毕竟是个书生。哼！小王八羔子，你等着你陈六爷！”

老吴笑了：“掌柜的，你有日子没骂人了。你一不骂人，我就觉得咱这买卖没底。哈??”

寿亭也笑了：“老吴，我这一阵老是在想，这人，不能善！尤其是买卖人，更不能善！你要是善，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刚从天津回来的时候，想帮着开埠和姓林的干一场。可是我又一想，就是把姓林的干垮了，开埠也会掉过头来咬咱们。没办法，先让他俩打吧。”

老吴说：“掌柜的，你的善心可不能再发了。咱给了三元二十万匹的买卖，可他停了印花机，也不和咱打个招呼。明知道前边是坑，他绕过去了，倒是让咱往前走。”

寿亭笑笑：“那二十万匹也不全是善心，是我不想做那种买卖。”

也就是说，沈小姐的情我领着，但这钱却不能要。老吴，我让家驹打听沈小姐，还是没消息？”

吴先生摇摇头。

寿亭站起来说：“老吴，济南汇泉楼的糖醋鲤鱼那是一绝，你打电话给老三，说我请他吃饭，让家驹也去。”

5

天津开埠染厂，周涛飞的办公室十分阔气，紫红的家具紫红的地板。他正在那里和丁文东商量事：“这陈厂长给我说得好好的，口气那么坚决，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呢？前一阶段天冷，花布是淡季，可这花也开了，是时候了，怎么还不

动手呢？这人，还不能只听他说什么，还得看他干什么。”

丁文东也在思考：“我看陈厂长不是言而无信的人，他可能另有所图。大概他觉得还不到时候吧？”

涛飞苦笑一下：“还不到时候？再等下去，就是动手也晚了。”

现在股东们都急着往外撤，四处打听买主。天津是没人要，赵厂长也来看了，股东们也和他谈了。咱这厂里的机器这么好，只出了一个废铁的价钱，赵厂长他哥哥都不买。陈厂长更利索，根本没来，直接回了个电报，就俩字，‘不要’！文东，现在想来，是我害了你。股东们不懂经营，可总是乱指画。我一来到这个厂，就说要用绡布和林祥荣干，可他们怕那样会砸了牌子，以后没法干了。这倒好，现在想用绡布也来不及了。”说着摇摇头，“唉！陈厂长的那句话说得对，‘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当祖宗’！咱俩就是干的这种事——给些赖汉子当跑堂的。”

文东的表情很平静：“涛飞，你别急。我看着上次陈厂长到天津来，可能另有用意。是不是他想请你到济南当厂长呀？我看着，他的眼就没离开你的脸，那是一种男人对男人的欣赏。”

涛飞笑笑：“咱虽然和陈厂长接触的时间不长，可我看就他那能力，经营济南的那个厂，他玩着就能干了，根本不用另请人。”

你再去给他发个电报催一下，让他和林祥荣干一阵。虽然股东们不懂行，但是那些人却都不错。咱好争取一点时间，把开埠染厂多卖一点钱，也算回报人家了。”

文东点头，站了起来：“我这就去。可是，那电文怎么措词呢？”

涛飞笑笑：“很简单，就四个字：‘救救老弟’。连打上三个叹号。”

汇泉楼饭庄临水而建，窗下就是清潭——济南名泉江家池。寿亭他们三人临窗而坐。东初问：“六哥，怎么想起吃饭来了？”

寿亭舒口气：“你刚从天津回来，我想听听开埠染厂现在是怎么回事。”

东初笑了：“还能怎么样？快撑不住了。林祥荣这回是下狠心了，不把开埠染厂挤死，看来不会死心。那些股东现在急于卖厂，那价钱真是够低了，现在就是没人敢买。”

寿亭笑着问：“你哥不要？”

东初说：“他？他要有那个胆量，三元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可是，六哥，你为什么不要？”

寿亭说：“唉，有些东西看上去便宜，可这便宜，有时候也能咬着手！咱现在这两台机我都想卖，还要？要来摆着看呀？”

东初说：“那这花布以后咱就不印了？”

寿亭点点头：“印是得印，但我还没想好怎么个干法。”

东初说：“我哥也是这个意思。”

寿亭笑了：“我觉得，咱在天津也喝了人家的酒，答应了人家周涛飞，不表示也显得说话没准儿。好，回去我再想想，要不就开始印，边干边说。”

家驹插进来：“六哥，你可想好了，现在可是印得多赔得多呀！”

这事行吗？”

寿亭反问：“咱那印花机值十几万，就这样干放着？咱那技工就这么养着？”

家驹没话了。

东初接过来来说：“六哥，六合开埠打得这么热闹，咱要是再掺进去，是不是有点找死？”

寿亭自己干了一杯：“不掺进去，就是坐着等死。”

家驹摇头叹气。寿亭想了想说：“我先干一阵子，先和姓林的过过招。”

东初劝道：“六哥，这事得慎重。咱和姓林的不一样，人家是买办，咱是土生土长的生意人，没必要和他硬干。”

寿亭反问：“咱不干，他能饶了咱？”

东初无言以对。寿亭对家驹说：“家驹，你在宏巨虽说只有一成的份子，可这事还得你同意。咱现在有一千件印好的花布，一直没卖出去。我想拿着这些布玩一把，给六合搅搅局。”

家驹笑笑：“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听六哥的。”

寿亭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好！你写个广告，发往上海、天津、济南的大报馆。从明天开始，飞虎牌的印花布暂时降价，九分钱一尺！”

东初睁大眼：“六哥，你疯了！”

寿亭平静地笑着：“没疯，疖子不挤，脓总不出来。东初，你给周涛飞打个电报，告诉他我开始参战。”

东初摸不着头脑，糊涂着答应。

寿亭办公室，文琪冲完了水，刚想出去，寿亭叫住他：“你到楼下站着，别让人上来。”文琪答应着下去了。

寿亭开始给老吴面授机宜：“天津发了二百匹，你告诉老刘，让他在天津每天就卖十匹，多了不能卖。上海地方大，每天卖二十匹。记着，天津的这二百匹要卖二十天，上海那六百匹要卖一个月。告诉他俩，谁要是提前卖完了，就不用回来了，让他们滚蛋！”

老吴问：“济南这二百匹卖多长时间？”

寿亭笑笑：“济南的门市是咱自己的，告诉吕登标，每天卖两匹，也是不能多卖。”

老吴纳闷：“掌柜的，你这是要干什么？”

寿亭笑而不语。

## 6

林祥荣办公室里，孙先生对林祥荣说：“董事长，这姓陈的在搞什么鬼？每天卖那么几匹布，第二天又是几匹，他这是要干什么？”

林祥荣很内行地笑笑：“他这是在玩猫捉老鼠。他一降价，我们也得跟着降价，开埠也得跟着降价。姓陈的布少，无所谓，我们也无所谓，可开埠却受不了这种闹法。孙先生，这姓陈的本来是想挤咱们，但他不识字，实际上他这是挤开埠。他卖九分一尺，我们也降到这个价钱。倒要看看开埠怎么办。”

孙先生有些顾虑：“姓陈的要是一直这样与我们玩下去，时间长了我们会受不了的。”

林祥荣用一个指头左右摆动：“不会的，这是他库存的布，他卖完了，开埠也



就垮了。我会有办法收拾他的。你去吧，降下来，今天就降下来，我倒要看看姓陈的还有什么花样！”

## 7

周涛飞在和丁文东一起着急：“这个陈厂长，他把事情弄反了！

他是想打击林祥荣，可这样咱也受不了呀！这没文化就是不行，好心办不出好事来。”

文东说：“我是不是到济南去一趟，给他说明白？”

涛飞站起来走到窗前，苦苦地一笑：“想救火是好意，可拿着汽油当成了水。文东，不用去了，我想用不了多久，开埠染厂就不存在了，还是想想咱俩下一步干什么吧。九分钱，买坯布也不够呀！陈厂长，陈六哥，唉！”

文东走过来：“刚才我过来的时候，董事们正在开会，都快打起来了！”

寿亭正在办公室里与老吴下棋。外面，春雨如絮。

老吴问：“掌柜的，天津的布卖完了，是让咱的人回来，还是在那里等着？”

寿亭看着棋：“上海天津都再登个广告，说新布马上就到。让咱的人回来吧。”

老吴不解：“既然让人回来，那咱还登什么广告？”

寿亭落下棋子：“将军！”

## 8

家驹办公室里，家驹打开报纸，刚一看，立刻站起来，慌忙抓起电话。电话不通，他拿起包刚要走，安德鲁进来了。

安德鲁问：“你要出去？”

家驹说：“是的，天津开埠印染厂倒闭了，我要去告诉陈先生。”

安德鲁笑笑：“我也为这件事情。林祥荣又来了电报。你通知陈先生，他如果在一个月内不能开工，我们将终止与他的协议。

这怨不得我们。”

家驹看了他一眼：“那是你的事情，你自己去说！”说着冲了出去。

寿亭正在办公室里和苗先生通电话。

苗先生说：“六弟，还撑得住吗？”

寿亭说：“放心，苗哥，我还没开始呢！”

苗先生说：“林伯清，就是林祥荣他爹，给我来了封信，说了你在上海的事情，夸你聪明能干，可没具体说什么事。我看不用去管他。你放开了手干，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说得对，咱不能让他不把山东人放在眼里。”

寿亭笑着说：“苗哥，你得帮我个忙呀！”

苗先生说：“什么忙？说吧。”

寿亭说：“这样，晚上我去你家，一块儿看看苗嫂子。咱弟兄俩见了面再说吧。”

苗先生说：“缺钱吗？如果钱不凑手，你打发账房现在到厂里来就行了，不用等到晚上。”

寿亭说：“苗哥，这事比钱难。”

苗先生说：“好，晚上我等着你。我先说好了，咱谈完事可得杀一盘儿。”

寿亭笑笑：“苗哥，我是服了你了！好好，杀一盘儿。”

三元染厂，东俊办公室，东初和东俊正在商量事情。他的表情很紧张。

东俊说：“老三，你记着，不管陈六子怎么劝咱开工印花布，你也别答应。咱们没有实力和林祥荣干。开埠倒了，咱不能跟着垫背！”

东初说：“大哥，六哥可是一直对咱们很够意思呀！”

东俊说：“有恩说报恩。他陈六子要是倒了，咱再帮着他爬起来，那是情分。做买卖，不能明明看着是火坑也闭着眼往里跳。”

东初一扭头：“这话我说不出来，还是你说吧！”

东俊有点急：“咱俩谁也不用说。你这就去把上海来的工人全辞掉，让他们马上走。陈六子来了，什么话就都好说了。咱不是不印，是没了工人，咱印不了

了。”

东初用陌生的目光看着东俊：“大哥，这可有点不仁义呀！”

东俊说：“做买卖讲的不是仁义，做买卖讲的是识时务！开埠倒了，现在只剩下咱和六子能印花布。咱不印，姓林的愿意和谁打就和谁打，可咱要是掺和，就得跟着死。咱也好，六子也好，都是燕子叼食似的从小弄到大，并没有后继财力。可姓林的世代经商。开埠为什么干不过他？姓林的那布是专门织的，就是那么绌。绌了就用纱少，用纱少就成本低。开埠也不是不懂，关键是没人给他织那样的布。老三，你听我的，咱得抓紧上岸。最主要的是，咱辞了工人，退出了花布市场，姓林的肯定领情。你再去上海见他一趟，给他说，以后咱就进他的坯布。

咱要是张嘴让他便宜点，他能不答应？”

东初说：“大哥，辞了工人，以后咱也就只能染布了。唉！大哥，我们为什么不能给六哥搭把手呢？”

东俊说：“论说六子也不是外人，采芹是咱表亲。你还不知道六子，他要是发起狠来，根本不顾后果。前一阵子沈小姐扔下几十万，不辞而别，弄得他一直没回过神儿来。放下这么多的钱一走了之，这样的人谁也没见过。前天我见他，他一个劲地笑姓林的，还说让姓林的等着死。你说，就他那点钱能陪着姓林的玩儿吗？嗨！别说了，快去辞工人，他要是一步迈进来，咱就没办法了。”

东初摇着头，叹着气，慢慢地站起来。

寿亭办公室，家驹给他念完了报纸，寿亭哈哈大笑。

家驹问：“六哥，你笑什么？”

寿亭说：“该咱上场了，怎么着，不愿意看你六哥露一手？”

家驹没说话，只是干笑。

寿亭说：“你笑什么？觉得你六哥抵不住林祥荣？我这就弄出他的屎来！”他有点急。

家驹说：“不是，六哥，我不想再在洋行里干了，我还是想回来跟着你。”

寿亭惊且喜：“噢？不怕挨骂？”

家驹说：“六哥，自打我离开你去了洋行，就没有一天高兴过。”

翡翠也这么说，老二说我是把魂儿落在你这儿了。洋行里对我也不薄，可我就是不愿待了。这句话只能这样说，你的人格魅力别人是不能比的。”

寿亭说：“什么是人格魅??你直说，说我能听懂的词。”

家驹说：“就是你这人让人忘不下。”

寿亭一把拉住家驹：“这就对了。什么他娘的洋行，回来！回来！先别说多少份子了，只要是咱挣了钱，什么份子，抓过来花就是了。你还是天天给我念报纸。那文琪念得是不错，可外国的事儿，他说不明白，急得我直想揍他。”寿亭拉着家驹的手笑起来。

家驹问：“六哥，你想和林祥荣干一场？”

寿亭说：“对呀，你看我行不？”

家驹说：“不是，姓林的家里相当有钱。”

寿亭说：“他有钱，也是一点点地挣来的，也不是他祖宗一生下来就有钱。有钱怕什么？”

家驹说：“咱要是干，是不是拉上东初兄弟俩，让他给咱帮把手？”

寿亭笑了：“咱也不想拉，就是拉也拉不上。东俊的为人我很了解。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别让人家为难。家驹，没事，你就等着看热闹吧。哈哈??”

老吴进来了：“掌柜的，上海六合染厂的山东外庄掌柜的来了，这人姓周，点名要见你??”

寿亭一顿：“噢？下战书？请！”

9

东俊来到东初的办公室。他显然对弟弟很客气。

东俊说：“林祥荣知道咱辞了工人，也没说什么？”

东初没理他，随手把电报递给他：“你自己看吧。”

东俊看电报，小声念道：“‘我兄深明大义，在鲁协助，将来定当厚报??’老

三，这很好呀！”

东初站起来：“大哥，我想分出来自己干。”

东俊意外：“嗯？为什么？”

东初说：“我觉得这样挺没劲！”

10

周经理翘着二郎腿坐在寿亭对面，他摆弄着手里的烟嘴，根本没拿寿亭当回事。

周经理说：“我们林老板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你先辞掉上海来的工人，特别是六合背叛过来的那三个人。”

寿亭用肘撑着桌子，表情很认真：“辞掉了工人，那我怎么干呢？”

周经理把烟叼上了：“那我们不管。我们就是要让那几个人知道，背叛六合是没有好下场的。”

老吴和家驹在旁边生气。

寿亭依然和气：“噢？背叛六合没有好下场，你们林老板这明明是不让我印花布嘛！”

周经理说：“印不印花布是你自己的事。不过我们林老板说了，你就是印，也顶多是下一个天津开埠。你自己看着办吧！”

寿亭说：“你老板没提那八千件布？”

周经理说：“林老板说了，说你知道该怎么办。”

寿亭说：“噢，是这样。我知道怎么办。周经理，林老板也没给我写封信？”

周经理轻蔑一笑：“林老板说不用写，说你不识字。”

家驹想冲过来，寿亭示意他坐下。

寿亭笑着说：“我周围有识字的呀！老吴，你去把金彪叫来，他识字。”

不用叫，金彪就守在门口，他推门进来，怒目而视：“掌柜的，什么事？”

周经理根本不看，看着天抽烟。

寿亭说：“周经理，你们林老板的意思我知道了。现在请你转告我的意思。金彪！反正抽这个王八羔子十个嘴巴！”

周经理惊得站起来，金彪一把抓着他的领子。他叫道：“你不要胡来！你不要胡来！”

金彪的大巴掌抽了下去。

文琪在门外吓得两腿直抖。

周经理坐在地上，满嘴是血。

寿亭对老吴说：“通知车间刷机器，晚上江浙饭店请客。金彪，你这就去江浙饭店，让他把场子清了。两桌上海菜，专请上海来的师傅，三桌山东菜，就请那些老伙计。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喝完了酒，明天开工。”

周经理问：“陈先生，我可以走了吗？”

寿亭冷笑：“你也别洗脸，就这个模样回去，告诉林祥荣，用不了几天，他比你还惨。滚！”

金彪刚想过来扔出他去，周经理一看不好，自动蹿出去，由于撤退太急，一下撞在门框上。











































## 第二十四章

1

早上九点多钟，远宜来到南京新街口德安布铺，站在花布柜台前，她旁边跟着个丫头。伙计一看，眼神里透着惊异，殷勤热情：“小姐，你要点什么？”

远宜笑着问：“有虞美人牌的花布吗？”

伙计嘲笑：“还虞美人？早退掉了。现在讨饭的才要穿虞美人！”

小姐，你不是开玩笑吧？”

远宜问：“有什么牌子的？”

伙计忙着把布展开：“新牌子，飞虎牌，济南出的。这花样也是新的，刚从德国刻回来的版。人家不像虞美人，一个版用好几年。这布印得好，布也厚，很好的。小姐，这些天报纸上全是‘飞虎戏美人’的故事，你不知道？这宏巨染厂的老板叫陈寿亭，原来是个讨饭的。”

沈小姐打断他：“飞虎牌一共几个花色？”

伙计说：“八个，你看这一种比较适合你，很素雅。”说着顺手拿过一种。

沈小姐说：“八种每种给我来三丈。”

伙计有点傻。沈小姐声音不大：“听到了吗？三丈！”

伙计说：“好好。小姐，你买这么多干什么？”

沈小姐笑笑：“我把窗帘、床单，全换成飞虎牌。”

伙计半懂不懂地点头，丈量着布。小丫头站在一旁笑。伙计问：“这位小妹，你笑什么？”

小丫头说：“你说的那陈寿亭，是我们太太的哥哥。”

林祥荣坐在皮椅子里，一点威风也没有了，头发也掉在额头上，看上去有些失魂落魄。

孙先生站在那里，神色焦急，几次想说话，都被林祥荣抬手制止。

孙先生还是忍不住，说：“董事长，各地都在拼命地退货，要求我们还回货款。现在有几个地方，我们的外庄经理，都被当地的店铺打了。我们该想一个解决的办法出来。”

林祥荣说：“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做。”

孙先生说：“董事长，眼前的这种事态要及时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陈寿亭骗走的虞美人，和他自己的飞虎牌同时到达南京。过去经销我们产品的南京总办理，现在是飞虎牌的总办理。董事长，南京离上海太近了。上海六大棉布行的经理全都到了济南，如果我们再想不出办法来，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打到上海来。董事长，事情太紧急了！”孙先生急得双手抖动。

林祥荣闻言大惊，慢慢地站起来，盯着孙先生：“他想干什么？”

孙先生说：“不光上海，现在镇江苏州一线的棉布商也都去了济南。山东周经理打回电报来，说那些人都等在那里，争着拿到飞虎牌的总经销权。董事长，这事不能再拖了！我们应当先退款，抓紧使用好布印制，把拉长机的拉力也减回来，把我们的牌子改成‘绝代虞美人’。如果我们就这样等着，就会像报上说的那样‘飞虎戏美人’了。”

林祥荣坐了回去，双手插在头发里，丧气地叹气：“这个陈寿亭太难对付了。赵东初多次来电，让我取回布来，我大意了。”

他劝我那么多次，可是我没把他当人看，没想到他敢与林家对抗，总是想用硬的方法压服他。唉！孙先生，我现在脑子很乱，你先退款，让我再想想。我不能就这样输给他，事情还没完呢！”

孙先生看着林祥荣垂下了头，无奈地叹口气出去了。

孙先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电话：“林公馆吗？请抓紧让林伯听电话！”

林祥荣在办公室里垂头丧气地坐着，电话铃响了，林祥荣拿起听筒，没好气地问：“谁？”

林老爷说：“你爸爸！你给我滚回来，事情出了这么多天，还不服气！抓紧回来！”对方挂断了电话，林祥荣拿着电话犯傻。

## 2

訾氏父子的模范染厂，办公室是新的，家具也全是西式的，很气派。爷儿俩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是一摞报纸。訾文海指着那些报纸说：“陈六子厉害吧？林家

从清朝就开始做生意，曾经和胡雪岩共过事，就是这样的买卖家，都扛不住他。有德，这陈六子就在济南，离得咱太近。如果咱的产品一上市，一场争斗也是在所难免。唉，现在我还没想好，是除掉他，还是躲着他。”

訾有德笑笑：“爸爸，我想，还是给滕井打个电报，让他来一趟，咱们一块商量商量。”

訾文海摇头：“滕井不会有什么好办法，他在青岛和陈六子斗了那么多年，也没斗过陈六子，更别说现在是在济南了！”

訾有德试着问：“让滕井断了他的坯布，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訾文海说：“这个办法我也想过，但是三元和宏巨加起来，坯布的用量相当大，只怕滕井不肯放弃自己的交易。”

訾有德说：“我看差不多。爸爸，你想呀，滕井要不是为了打垮山东的印染工业，他能和咱合伙办厂吗？滕井是把他的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咱就这样给他说——陈六子和三元的发展，妨碍日本产品在山东的扩张，我觉得滕井能答应。”

訾文海点点头：“这样说是可以。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察哈尔抗战失败了，吉鸿昌又在去年冬天被枪毙了。全国上下反日情绪越来越高。吉鸿昌的余部，现在分散到全国各个城市，号称抗日锄奸团。济南也来了几个，前几天就在高岛屋跟前劈死了一个日本浪人。我怕在这个时候和滕井来往太频繁，安全是个问题。唉！”

訾有德：“爸爸，那个浪人大白天冲着学校撒尿，学生们正放学，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日本浪人也是找死??”

訾文海抬手打断儿子的话：“小心为妙吧！”

訾有德说：“爸爸，滕井虽然有政府的背景，但毕竟还是以商人的身份出现。我们和他的交易，是民间的交易，这不能说明什么。生意人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顾虑太多没必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向陈六子学，他就不怕林家的气势。当然，我们不是学他这种蛮干。你说呢，爸爸？”

訾文海点点头：“也是。我们一定要掐断陈六子和三元的坯布来源。”

訾有德看了一下门口，小声对他爹说：“爸爸，我还有一招，既干净，又利索。咱花钱让白志生钱世亨??”他做了一个打枪的动作。

訾文海并不惊讶，只是轻轻地摇摇头：“有德，咱家是律师起家，这犯法的事

情咱不能做。再说了，那俩人真要帮着咱办了这件事儿，他会一辈子敲诈咱。”说着站起来，“有德，这种想法不要再有了，关于这件事，到此为止吧！那样可能身陷牢狱。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 3

林家，林老爷坐在那气得喘粗气，林老太太在一旁劝慰他。

林家的客厅里是一色中式南洋红木家具，典雅气派，房子很大，桌前铺着地毯。

林老太太说：“伯清，阿荣让那个无赖耍了，本身也很着急。

来了之后，想想怎么办，不要太难为他。”林老太太很富态，看上去也是大户人家出身。

林老爷斜过眼来：“谁是无赖？是陈寿亭无赖，还是阿荣无赖？

人家多次让他去济南把布提回来，有这样的无赖吗？是他自己故作聪明，又是让吴其川查人家的账，又是在报纸上败坏人家的名誉。要是换了我，我比陈寿亭报复得还厉害！不要因为林家经商早一点，就觉得自己是最正宗的商人，其他人都不如咱。

这样不好！”正说着林祥荣进来了。

林祥荣说：“爸爸，妈。”说着放下包就要坐下，林老爷看他一眼，他又站起来。

老太太说：“有话坐下说。”过来就把儿子往椅子上按。林祥荣看看父亲，小心地坐在椅子边上。

林祥荣率先发言：“爸爸，我已经让老孙开始退款了，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

林老爷气呼呼地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丢了那八千件布，我没说你，你为什么还在报纸上骂他？自作聪明！”

林祥荣低着头，细小的汗珠已现额际。

林老爷转过脸来对祥荣说：“你在报纸上把他骂成了无赖，又嘲笑他原来是个讨饭的。讨饭的又怎么了？讨饭的难道就不能开染厂？我的爷爷也讨过饭，那又

怎么样？你说这事怎么收场吧！从你爷爷那辈起，我们创立了这虞美人的牌子，你知道这牌子值多少钱？现在只是在国内，如果这事传到南洋，咱的生意还怎么做？”

林祥荣低头受训。稍后他嗫嚅地说：“我们能不能告他扰乱市场？”

林老爷把茶碗往桌上一蹶：“放屁！人家报纸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你一块钱一件卖给人家，不是尿布是什么？还不服气！是谁在扰乱市场？扰乱市场的就是你！”他指着儿子的头。

老太婆过来按下老伴的手：“这是在家里，有话好好说，别让下人听见。”

这时一个穿花衣裳的小丫头提着水进来，老太婆赶紧接过来，把小丫头打发出去。

林老爷看着祥荣的头上直冒汗，口气缓和了些：“你找一下赵东初，看看能有什么办法。我给苗瀚东写封信，让他劝劝陈寿亭。我林伯清一生谨小慎微，没想到生出你这么个东西！你倒是不讨饭，你倒是上过学，你、你、你还不不如讨饭的呢！”

林祥荣只是点头，眼却乱转。他见父亲的气稍微小了一点，就试着说：“爸爸，我们是不是找一下黄金荣或者杜月笙，他们在济南也有弟子。”

林老爷慢慢地站起来，走到林祥荣跟前，林祥荣跟着站起来。

林老爷猛然抬手抽了他一个耳光：“我，我没想到你这么下贱！”

黄金荣杜月笙是什么人？是地痞流氓！咱是什么人？是堂堂大上海的商业家！做生意，有个闪失这不算什么，可你怎么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你还受过教育，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

祥荣捂着脸，老太婆过来护着儿子。

林老爷指着门，轻轻地说：“滚出去，我不叫你不许回来！”

祥荣拿起了包，冲着爸爸鞠躬：“爸爸，是我让你失望。妈，你代我劝劝爸爸，是我做得不好。”说着又冲他娘鞠躬。老太婆的泪都下来了，看了一眼老头子，扶着儿子出来了。

院子里的下人都低下了头，不敢看这娘儿俩。

林老爷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看着墙上的字画停下来。那“多忘”

两个字，出于上海名家吴湖帆之手，笔力旷达舒畅。他站在那里轻轻地叹口气，又坐回椅子。

老太太护送儿子归来，随手关上门，过来责备老伴：“你怎么能打他呢！”

林老爷示意她坐下，老伴坐下了。“你知道吗？他坏了我的大事。”

老太太一愣：“噢？什么大事？”

林老爷转向老伴：“这八千件不算什么。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再用绉薄布印花布已经过时了。那些布就是运回来，也是处理到乡下去。这不算什么事。关键是宁波嘉兴一带的乡下绅士，接二连三地在上海开办纺织厂，用的都是新式机器，不仅织得好，还既省工，又省料。六合纺织没有办法，也换上了新机器。

但是新机器的产量高，我们自己又用不了，我想拉住陈寿亭和赵东初这两个大户，把布卖给他们。前些日子，我已经给苗瀚东写过信了，还在信上夸赞了陈寿亭，想通过这件事情，和陈寿亭搞好关系，让他成为我们固定的客商。那样，我们的纺织厂就可以开足马力干。现在上海的纺织厂都看上了这两个户，报的价钱也相当低，也派人盯着。苗先生也含蓄地答应，帮我们说服陈寿亭买我们的布。正是因为这样，陈寿亭才没和上海去的那些厂签约。就在这当口儿，他在报上骂了人家。虽然苗先生在山东影响很大，和陈寿亭的私交也很好，但陈寿亭毕竟不识字，加上脾气急，阿荣这样一闹，还让苗先生怎么说话！”

老太太抱怨：“你的这些想法也没给阿荣说，他也不知道呀！”

林老爷说：“纺织厂也归他管。虽然那边有总经理，但他是董事长，纺织厂那边的情况他应当知道。淑敏，阿荣都四十多了，难道还要教给他怎么走路吗？”

老太太说：“伯清，你再费心给苗先生写封信。你的面子还是有的，苗先生虽然很高傲，我看对你还算尊敬。他每次来找你下棋，都是我亲自下厨烧菜，你就说我求她。你让他劝劝那个姓陈的。我看那姓陈的就是生阿荣的气，可未必能驳苗先生的面子。”

林老爷无奈地笑笑：“苗先生的文字在全国商界是有名的。上回来信，就拐弯抹角地挖苦了我，说‘谢家宝树，偶有黄叶，青骢骏骑，小疵难免’。现在阿荣骂了人家，这信，你让我怎么措辞？”

老太太鼓励道：“你的文字，我看不比苗先生差，总是有办法的。”

林老爷笑了：“没办法也得有办法呀。寄信是来不及了，应当派个人送了去。淑敏，陈寿亭的脾气那么急，可飞虎牌到了南京就没再往这边来。我派去的人回来说，陈寿亭还专门派了他厂里的人，在总办理那里看着。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就是给咱留了面子，可能也是给苗先生的面子。淑敏呀，要是陈寿亭一怒之下，进了上海，二分钱一丈布，虞美人满街是，咱林家这几十年的心血也就全毁了！”

老太太来了精神：“我就说嘛，他不好驳苗先生的面子。快写，在这里写还是去书房？我给你研墨。”说着过来就拉老伴。

林老爷半推半就地站起来：“都是你养的好儿子！”

老太太一听他的火气小了，就笑着对老伴说：“生儿子也不能光怨我，没有我能生出来吗？就知道怨人家！”说着拉着老伴去了书房。

#### 4

沈小姐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还备下了烛台，等着长鹤回来。

她来到客厅里，拿过报纸看，一边看，一边笑：“六哥，你真有一套！”

佣人过来了：“太太，这几天看把你高兴的，这报纸你都看了好多遍了。”

远宜笑着说：“我就知道姓林的抵不住我六哥。岳大嫂，不用说六哥，就是我六嫂，也和别人不一样。”

佣人见远宜高兴，就向前走了几步：“太太的嫂嫂什么时候来南京？”

远宜高兴地说：“快了。信我已经发了，她收到信很快就能来。”

这时，长鹤的汽车拐过弯来，远宜站了起来，向院子里走去。

长鹤赶紧下了车，快步走过来：“以后你别出来迎我，一是身子不太方便，再者你让我很抱歉，我觉得自己不配。嘿嘿。”

长鹤脱下军装，岳大嫂忙接过去。“远宜，你把窗帘换了？”

远宜深情地看着他：“知道这是什么牌的布吗？飞虎牌！六哥把林祥荣彻底打败了！”

长鹤过来亲她：“我已经在报上看到好多次了，再加上那些记者演义，都快成

评书了。远宜，商业也挺有意思。你今天去买布了？”

“嗯！”

长鹤说：“嗨！你让岳大嫂去买就可以。你怀着小宝宝，别到处乱跑！”说着，长鹤去洗手，然后夫妇携手来到餐厅。岳大嫂侍候着远宜坐下后，退去了外间。

远宜说：“长鹤，你也该去商店看看，南京全是咱六哥的布。

等一会儿你到楼上看看，我把床单也换成飞虎牌了。”

长鹤坐在对面，伸过手来弹了她额头一下：“你高兴的样子真好看！”

远宜歪着头：“你不高兴吗？”

长鹤笑着说：“当然高兴，就是不高兴也不敢说呀！哈??”

说着举起酒杯，“为六哥干杯！”

远宜说：“可惜我怀着孩子，只能喝点橘子水。来，干杯！”

这时，长鹤站了起来，绕过餐桌来到远宜身后，端杯子的手揽过远宜，二人一饮而尽。

远宜夹一点菜放在长鹤面前的盘子里，长鹤却没吃：“我在想，六哥要是个军人会怎么样？”

远宜说：“他当军人不行，脾气太急。”

长鹤吃了一点菜：“远宜，你知道在‘飞虎戏美人’这出戏里，你是个什么角色吗？”他深情地看着太太。

远宜说：“这里面哪有我呀！”

长鹤说：“你是个通风报信的小特务。”

远宜说：“我揍你！”

长鹤说：“你要不把报纸寄给六哥，他反应不了这么快。北方没有《江南日报》。”



远宜笑了：“你这一说，我还多少有点功？”

长鹤说：“可是！是大功。来，为你这功，干一个！”

二人干杯后，长鹤若有所思。

远宜看着他问：“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不说话了？”

长鹤笑笑：“我是在想这段话的出处。”

“哪段话？”

长鹤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无’，这是《大戴礼记》上的一段话。六哥也算得上良贾了。唉，多少人，有了点钱之后，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为人也吝啬得很。甚至有些人，自己本来也是穷苦出身，可一发了财，就忘了出身。唉，六哥也没读过书，可做出事情来，却是不脱仁义礼智。林祥荣他爹看来是撑不住了，今天下午派人送来信，说让我感谢六哥，没直捣他上海的老巢，还说六哥给了他面子。全是些客气话，我也没带回来。”

远宜说：“哼，现在知道了。我倒觉得，他该早劝劝自己的宝贝儿子。你也有功，六哥有你这么个好妹夫。敬你一杯吧！”

长鹤笑着，碰了一杯，然后说：“我明天陪着委员长去浙江，看看那所谓的海防。”长鹤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笑意全无，“日本海军最近很猖狂，拿着中国渔船当靶子打。他妈的，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总憋着，还要憋到什么时候？”

长鹤伸手拿烟，远宜把手按在他的手上面：“长鹤，上前线，咱去。你就是殉国了，我和肚子里的宝宝也为你光荣。可是，你可少说话呀！啊？岳大嫂，你先出去一下。”

岳大嫂出去了。

远宜说：“长鹤，伴君如伴虎，这你比我明白。记着，能少说一句，就不多说一句。啊？”

长鹤很沮丧，不住地摇头：“哼！派我去欧洲考察国防装备，回来单单把海岸炮勾掉了。英国的那 R9 海岸炮射程五英里，炮弹七十磅重，还带着自动测距仪，一炮就能炸沉军舰。英国人演示给我看，我从心里喜欢。不说了，越说越生气！远宜，我近来觉得，这辈子是废了！”

远宜绕过桌子，抱着长鹤的头：“你没废，亲爱的，你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英雄！”

5

东初愁眉苦脸地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什么都不顺眼，随手拿过一本书甩了出去。这时，东俊正好进来，东初斜他一眼，没说话。

东俊说：“老三，还生我的气？算了吧，你哥都快五十了，也是不容易！三弟，你还得去一趟，去找一下你六哥，让他派两个伙计来，先让咱那印花机转起来。现在那些去宏巨提货的都挤破了门，在他那里提不到布，都跑到咱厂里来了。三弟，你六哥特别喜欢你，你一去，他不好说什么。”

东初没抬眼：“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

东俊说：“老三，我??”

东初转过身来：“大哥，人家六哥开始印布之前，来和咱打过招呼，让咱一块儿印，说花布的好行市马上就来。你那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一口说出十个不印来！气得人家一摔门走了。

噢，现在见人家的花布卖疯了，飞虎牌也成了最有名的牌子，又想起印布来了。咱现在去请伙计，还是人家的伙计，咱这不是抢人家的买卖嘛！”

东俊尴尬地笑着：“我当初不是没想到他有这一手嘛！”

东初说：“哪一手？人家让咱印布，说用不了几天提货的就会自动上门，你说人家说梦话，结果怎么样？”

东俊说：“老三，要么这样，你去上海，再把那些工人请回来？”

东初一斜眼：“你说什么？去上海请人？那些人临走的时候都给咱下了跪，你就不让留下！还去找？不用找了，他们全在六哥那里，六哥把那些人派到了天津。”

东俊大惊：“天津？派到天津干什么？”

东初冷笑：“开埠印染厂让六哥买下了。”

东俊大惊：“什么？”随之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东初接着说：“哼！当时开埠要价那么低，全套的罗兰印花机只卖个废铁价钱，你死活不让买。大哥，你、你、你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人家，你觉得人家是个要饭的。不错，六哥是要过饭，可人家现在雇着英国留学生当厂长！你知道那俩厂长工钱多高吗？倒着四六分成！周涛飞丁文东他俩拿六，六哥拿四。大哥，这样的事你做不出来吧？六哥连个账房也不往天津派，这是多大的信任！周涛飞丁文东面对着这样的东家，能不玩儿命干？

大哥，六哥也看不懂《资治通鉴》，你看看人家这用人的方法！

大哥，六哥来了济南才几天，就干出这么大的事来，可是咱呢？

咱这些年有什么发展？”东初气得呼呼直喘，“大哥，咱什么也别说了。咱爹也死了，赵家门里就咱俩，这样，大哥，咱分开干吧！”

东俊坐在那里，神情恍惚地说：“开埠染厂不是让苗瀚东买去了吗？”

东初冷笑道：“大哥，你整天《三国》不离手，一会儿一个计，一会儿一个招儿，我就纳闷儿，你怎么没看出六哥这一计？六哥料定咱不肯买开埠，所以他也说不要。开埠染厂没了办法，正在绝路上的时候，苗哥出现了，开埠算是一眼看见了救星。

四台二十四英尺的罗兰机才七万块钱呀！大哥，人家六哥早就瞄上了开埠。大哥，这才是计。明哲保身，隔岸观火，那些烂计永远成不了大事。”

东俊仰天长叹：“爹呀，你当初嫌陈六子要的份子多??”

天津开埠染厂，周涛飞办公室里，寿亭正与文东涛飞商量事。

涛飞拿着计划单说：“董事长，错！该打！六哥，现在飞虎牌卖得这么疯，我看这两个月开埠就先打这个牌子。我是这样想的，开埠厂的货不能和宏巨对冲起来，我想开埠的销货半径为，南到德州，东到唐山，北到北平大同太原及山西全境，你觉得行吗？”

寿亭说：“告诉我销到哪里就行了，至于是打飞虎牌还是貂蝉牌，你俩看着办，不用问我。”

涛飞点点头：“好，六哥。老开埠欠工人們的工钱，咱昨天都给他补齐了。我还有个想法，也和文东商量过了，但是，这事儿还得你同意。”

寿亭说：“有什么想法，你俩只要觉得对，直接办就行，根本用不着问我。我在济南的时候多，天津一年兴许能来上几趟，要是什么事都问我，涛飞，咱什么

事都耽误了。什么想法，说！”

文东接过来：“六哥，开埠染厂这些年经营得也不行，工人的工钱也都很低，咱接过厂来了，要让工人们感觉到和以前不一样。涛飞的意思是，想给工人们长点钱。这样的事儿，必须经你同意。涛飞是想以董事长的名义出个告示，同时也好把董事长的威信树起来。”

寿亭盯着涛飞：“长工钱，这是一定得长。你看看以前那厂弄的，堂堂高级技工，和泥瓦匠差不多的钱。长！涛飞，干得好的，技术好的，多长！但是——”寿亭拍了一下涛飞的手，“不要以我的名义长。兄弟，咱这虽是一个工厂，但也和一个国差不多。这乍一改朝换代，人的心里多少都有些不自在。所以，天津我还是少来为好，尽量不来。就以你的名义出告示，长钱！今天就发钱！八月十五也快到了，每人发个后肘。不管是看门儿的，还是倒垃圾的，一人一个。来点实惠的。涛飞，你兴许没过过穷日子，这工人，你就是给了他钱，他也不舍得买肉吃。咱直接发根猪腿给他，他端着的那碗里全是肉，还不想着咱？还不想想这肉是怎么来的？就是不想这些，兴许也不能骂咱吧！涛飞，这工人要是来了劲，心里想着工厂，感念东家或是掌柜的，那股子干劲直接吓你一跳！根本不用管他，他就玩命地干。少出点废品，多干点活，省下的钱，比咱发给他的多得多。就这么办！”

涛飞十分认同：“是这样。可是以我的名义办这事，是不是不合适呀！”

寿亭说：“这工厂谁是东家？我是东家。我说合适就合适。涛飞，工人们认识你，不认识我。要是以你的名义长了钱，你就有威信，你说话他才听。”

涛飞也觉得有理，就点点头：“就按六哥的意思办吧。六哥，你还是派个账房来，这样好一些。”

寿亭多少有些急：“我派账房干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还是那句话，一切按你的意思办，不用问我。咱买卖好了之后，挣了钱，一人买辆汽车开着，也对得起留学生这身份。就这么着吧。”

涛飞感喟地叹息：“唉！”

寿亭说：“涛飞，开埠是个很好的工厂，可是这好工厂得分在什么人手里。比如，都是这个中国，唐朝那么盛，清朝那么熊，还不都是人弄的？我要不是上趟来天津，看上了你兄弟俩这人品能力，我是不会买下开埠的。老弟，放开了手干！别东家伙计的分得那么清，要是那样，就误会了你六哥的一番心意。”

涛飞和文东双双点头，寿亭话锋一转：“文东，我可有话说到前头，咱买汽车可不能买日本汽车。你想呀，你开着日本汽车，旁边再坐着日本老婆，人家会说——”寿亭的眼往外一瞅，“哟！这陈六子真能，雇着日本鬼子当厂长！哈??”

三人大笑起来。

## 6

早上，寿亭进了办公室，老吴亲自来送茶。寿亭问：“文琪呢？”

老吴坐下来，慢慢地说：“掌柜的，我说了你可别急，我让文琪上了瞥家那染厂了。”

寿亭气得一甩手：“老吴，咱不是说这事散了嘛！”

老吴说：“掌柜的，这些年我跟着你，也没出什么力，就是整天跟着分红。好歹有这个事，也算让文琪出去历练历练，替咱厂里出点力。那瞥家后头有滕井，咱防着点总是好。”

寿亭叹口气：“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老吴笑了笑：“那天咱说完，第二天我就打发他去考，这瞥家招人很严，文琪去试了三回，这才算验住。”

寿亭问：“让咱在那里干什么？”

老吴说：“现在还没说。我觉得文琪认字儿，兴许下不了力。

掌柜的，咱只要有个人在他厂里，就能知道瞥家干什么。起码，他印了多少布，咱能知道吧？”

寿亭也没再责怪老吴，只是说：“看看再说吧，要是让咱干壮工，卸布包，就让他回来。文琪还太小，撑不住。你去把发货的那账拿来，咱俩碰一下。”

老吴答应着下来了。

宏巨染厂一片繁忙景象，马车装着布往火车站运。提到货的外地经理喜气洋洋。

寿亭拿过烟来点上，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来：“哪一位？我是陈寿亭！”

“嗨，六弟，底气挺足呀！”

寿亭赶紧站起来：“苗哥，嗨！挺好吧？俺嫂子说那天津十八街的麻花还行吧？哈??”

苗先生说：“行，我也吃了半根。我说，寿亭，林伯清派人送来了信，谢你没把他那烂布弄进上海去。他很领情。咱俩商量的那一套还真行。他想来济南见见你，顺便想和你谈谈，让你以后买他的坯布。咱让他来吗？”

寿亭说：“让他来吧。这样，苗哥，我拾掇拾掇厂里这些烂事儿，马上就上你那里去，你还得给我指画指画！”

苗先生说：“你这是耍你老哥哥呀！你精得跟猴儿似的，还用得着我指画？我冲上茶等着你。我说，寿亭，这林伯清可是个人物，他那象棋下得相当好，也是惯用巡河炮，那真是沿河十八打呀！我看咱俩谁也顶不住。你觉得你那张店巡河炮有一套吧？可你那套和林伯清比起来，只能说是土炮。我看是顶不住。

我先给你说说他的布局。他是先手巡河炮，后手过宫炮，出神入化，变化无穷。六弟，林伯清是个不错的商人，也有正义感，很值得交往。我想，他来了之后，咱给他来个化干戈为玉帛。

先说正事，然后，咱仨开上汽车，找个肃静的地方——我想起来了，咱去大明湖里的铁公祠——咱仨来个车轮大战，造就鲁沪商界一段佳话！”

寿亭说：“苗哥，要不怎么说这人得有学问呢！你说出个事儿来，就是不一样，听着就那么舒坦。你别说我要贫嘴，我马上过去。”

苗先生说：“抓紧来吧！我挂了。”

寿亭放下了电话。

老吴拿着账本回来了：“掌柜的，咱飞虎牌现在最响。上海的那些客商都等了好几天了，就发给他们货吧！”

寿亭笑着：“上海，上海，飞虎牌要是进了上海，林家可就没有翻身之日了。老吴，这事不能做绝。这样，一会儿，我去苗哥那里有事商量。中午你和东家在聚丰德摆上两桌，请请南京以南一直到杭州福建的所有客商——让上海的那些客商坐上座，好酒好菜——就说林伯清找了苗先生，咱不能把货往南卖了。

我得让林伯清欠苗哥一个人情，让这些人回去向林家父子学舌。

咱接下来还有大事，等抽出空来，咱俩再往细里说。”

老吴说：“掌柜的，你不是说不能发善心吗？”

寿亭说：“是不能发善心。可这虞美人从清朝就有，是有名的牌子，要是毁在咱手里，那就有点过分了。就这么着吧！”

老吴说：“掌柜的，你忘了他把咱们弄到乍浦路那小店里??”

寿亭摆摆手：“老吴，要是单纯一个林祥荣，那咱怎么办他都不过分。可是他爹都出来了，这就行了。南京总办理的协议，当初我让签了三个月，到了期。南京也不再发货，咱把南京也给他让出来。老吴，长江以北，这个地方就不算小了。”

宏巨布铺，布摊子都摆到街上来了，就是没人买。伙计大声叫卖。过路的人都躲着走。

金彪来了，吕登标赶紧往里让，倒上水后问：“有事儿？”

金彪说：“掌柜的让收了这一套，全都送回仓库。让你清点一下，看看总数是多少，明天早上发回上海。”

登标问：“这就算完了？他骂了咱，就这么便宜了他？”

金彪说：“你现在就办，掌柜的让你尽快报数。那些事儿，不是咱能管的。”

7

早上，寿亭办公室，家驹领着安德鲁进来。他一见寿亭就张开臂膀，寿亭抬手制止：“老安！别，别，你那套礼数我受不了，坐。”

家驹说：“六哥，我们现在是德意志洋行最大的购货商，安德鲁先生决定降低对我们的供货价。”

寿亭笑笑，举着土烟：“老安，抽支土烟？”

安德鲁很高兴，接过来点上了，抽了一口说：“陈先生这专用烟真不错！”

寿亭笑笑：“老安，过两天林祥荣就来，一块见见？”

安德鲁说：“好，谢谢陈先生给我这个机会。陈先生，我在这个洋行服务了多年，走过好几个国家，中国人是最有意思的！”

卢先生当时对我说，林祥荣不是你的对手，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事实证明确

实如此，我很佩服。”

寿亭摆摆手：“老安，这人要是给逼急了，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你把我逼急了，我也一样！哈??”

8

寿亭在厂里的小花园浇水，东初来了。

东初说：“六哥。”

寿亭放下喷壶：“来了，老三，我派去的那几个伙计还行吗？

那布印得怎么样？”

东初拉着寿亭的手：“六哥，什么也别说了。”说着就要掉泪。

寿亭拉起他的手，向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里，他俩还是坐在那个圆茶几旁。东初说：“林祥荣从上海来了电报，他想把剩下的虞美人按正常市价买回去。”

寿亭一抬手：“我已经给他发回上海了，也打发人坐快车去了上海，把提货单给他送了去。老三，都在印染界，林祥荣是个书生，难免把事情想简单了。再说，他爹也找了苗哥，还有你这里的面子。我看就这么着吧！接下来，他的虞美人照样在山东卖，但是我的飞虎牌就是不过长江——给他一个恢复元气的机会，他只要领情就行。回头我再找找你哥，咱两家把布提起一分钱来，让虞美人低着点，也好在山东及江北恢复恢复。”

东初点头。寿亭接着说：“他爹给苗哥来了电报，说这几天就来济南。他来了之后，叫上你哥，咱和林祥荣商量一下，都用一样的布，让他低一分钱，等恢复过来之后，三家的价钱再一样。老百姓愿买谁的，就买谁的，咱把花色差开就行了。论说中国就这么几个厂印花布，根本不用这么打。只是林祥荣当初想独霸这个市场，这才惹出来这场乱子。好好的一个开埠染厂就这样给打垮了。这也得感谢人家林家，要不是他林祥荣打垮了开埠，咱能拾个染厂？哈??”

东初也笑了：“六哥，我哥不好意思见你，他想晚上请你吃顿饭，让你叫上六嫂。咱去汇泉楼。”

寿亭说：“你哥这是没味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又没害我。”



老三，我告诉你，你哥为什么不好意思。那是他整天看《三国》，满脑子里是诸葛亮那些计，可是我就在他眼皮子底下摆了一个大阵，他硬是没看出来，这才不好意思。哈??”

东初也笑起来。随后，他问：“六哥，你什么时候对开埠动了心思？你说出来，我也学学。”

寿亭看着天，想了想说：“这个事儿嘛，我得想想。当初我在张店要饭的时候，碰上了一位世外高人，把我带上了昆仑山——这就是我老师——传艺三年。在我临下山的时候，他老人家曾经特别交代过，不能把招数教给一个叫赵东初的人。哈??”

东初一直瞪着眼听，气得笑着站起来：“你到底哪是真，哪是假呀！”

二人大笑起来。

## 9

林家，林老爷正在书房看书，林祥荣拿着提货单来给父亲报喜：“爸爸，那个讨饭的不要钱，把我们的布发回来了。这是提货单。”

林老爷气得把书一摔，眼睛一瞪：“你这人怎么这样？人家把布还给你，你应当从心里感激人家才是，怎么还说人家是要饭的？不可救药！”林老爷站了起来，林祥荣自动让出场地，让老爷子活动。“人家陈寿亭早让你去一趟，把布运回来，你就是不肯掉这个架子。你要是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情，早去见人家一面，哪来的这么多麻烦！还说人家讨饭！要不是讨饭的放咱一马，虞美人在上海也得二分钱一丈。所有的讨饭的也都披在身上了。”林老爷向他跟前走，林祥荣的头更低了。“祥荣，你大概不知道吧？上海六大棉布行的老板们在济南，说了那么多好话，都想拿到飞虎牌的上海总经销权，陈寿亭最终还是没给上海供货，鱼翅的宴席谢客商，都给打发回来了。陈寿亭怕你吗？不是，是我找了苗先生。苗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多么自负！我舍下了多么大的面皮？还讨饭的呢！好几辈子的家业都快毁到讨饭的手里了！”

林祥荣没了脾气，连连说是。

老太太闻声又过来了，忙打圆场解围：“有话好好说嘛！阿荣，你也不对，以后不能再说人家是讨饭的！快坐下吧，有话坐下说嘛！”

爷儿俩双双坐下。

林老爷说：“派人去买票，我和你一块去济南，当面谢谢人家！”

林祥荣说：“没这个必要吧？”

林老爷说：“哼，还摆这样的臭架子！堂堂林家，堂堂大上海工商界的脸快让你丢尽了，还摆架子！”

老太太在一旁用手拉一下儿子：“苗先生回信说，陈寿亭这个人很好，很值得交往。虽是比你大两岁，但年龄差不多，你们可以借这件事情成为朋友嘛！阿荣，这事我得说你。咱家的家境太好，你没吃过一点苦。能和出身苦一点的人交朋友，你会学到许多东西的。”

林祥荣忙应着，嗫嚅地说：“赵东初也这样说过，说陈寿亭这人并不坏。”

林老爷说：“你派人去冠生园订一些点心，再去买些好茶。还有苗先生那里，他是老一代的留学生，喜欢喝巴西的咖啡，你也准备一些。阿荣，你自以为见过世面，上海的头面人物你都认识，哼，等到了济南，你也见识见识苗先生的风度！他穿上中国便服，那就是雅儒士绅；穿上西装，就是有文化的大亨！”

你呀，还早着哪！”林老爷放下茶碗，“唉！我一想要到济南去，脸上就发烫，丢人哪！我们林家在商界做了这么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太平天国打上海，胡雪岩空头囤货，上海那么乱，我们林家四处周旋，照样发达。一代一代，哪个不是上海商人的榜样？再看看你！”

林祥荣不敢抬头，脸上的汗向下淌着。

10

老吴正在做账，寿亭进来了，他赶紧站起来问：“掌柜的，有事儿？”

寿亭说：“我忙忙活活的把正事儿忘了！你，赶紧去银行办一张十万元的本票，我今天晚上要让林家父子却之不恭，受之没脸，让他恨不能找个地缝子钻进去！”

老吴疑问：“给林家？他能要吗？”

寿亭笑笑：“老吴，他要要是另一回事。今天晚上苗哥请客，那是我的老哥哥，林伯清也是商界的前辈，还当着他那个宝贝儿子，这个面子是要给的。再说，林家以后想给咱供布，正好，咱也担心这日本布长不了，这样一来，两方面都好！”

老吴说：“我琢磨着林祥荣他爹不能要，那么大的买卖家，不会掉这样价！”

寿亭笑了：“老吴呀，唉！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什么是奸商？

看上去仁义礼智信，这就是奸商。抓紧去办。”

傍晚，采芹在打扮寿亭。采芹让他穿上了新衣服，给他弄舒展了，嘱咐道：“见了人家林家父子，别说难听的了。”

寿亭笑笑：“不会，不会。现在我就觉得自己有点过了。林老爷子那么大年纪了，还亲自来了济南。唉，这怨不着我，是那林祥荣逼我。”

采芹劝他：“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记着啦？别喝上口酒，就胡说八道的，那些陈糠烂谷子的千万别提，尤其是还当着苗哥的面。寿亭，记着，人家林老爷是上海买卖家中的前辈，见了人家叫大爷，作揖，鞠躬。别让人家走了之后说，真是个要饭的！”

寿亭傻笑：“我就是个要饭的，借你爹的光，开了个小染坊。

嘿嘿！”

采芹打了他后脑勺一下：“别胡说八道了，走吧！”

寿亭傻笑着，像个小孩子。

这时，家驹和东初跑进来了，他拿着封信气喘吁吁地说：“六哥，六嫂，沈小姐的信。”

他俩大喜：“她在哪儿？”

家驹说：“信上没有地址，只写着南京。”

寿亭说：“念，念，快念！”

家驹的信早展开了：““六哥六嫂同鉴：恕妹不辞而别，有劳兄嫂挂念。妹本进步学生，亦想热血报国。然时事更迭，倭寇祸乱，误入娼门，万念俱灰。远绝父母，近避亲朋，醉生梦死，不得更生。兄嫂同时劝妹从良，又燃再生之念。良言一句，醒妹终生。由娼而良，始知美好??”采芹擦泪，不住地抽泣。

寿亭拿着烟，就是点不着，东初赶紧掏出打火匣给他点上。

家驹又接着念道：““自我兄与上海林氏骤起争斗以来，妹心悬系。然妹深知

我兄才智过人，定可不战而胜。现在南京花布，皆出我兄工厂，飞虎牌号，亦是家喻户晓。兄虽目不识丁，却是乱世奇商??”

寿亭站在那里，呆呆地发愣。他想起了当初远宜坐在海边上的情景，又想起了宏巨染厂开业，远宜款款走来：“哥，我在青岛借了你二十块钱！”又想起最后一面，在他的办公室里，远宜对他说：“你不是挺厉害吗？这是国防部的命令，不干，把你抓起来！”远宜那天真烂漫的笑就在他的眼前。家驹下面念的什么他再没听见，只是长叹一声，掏出手巾擦了一下眼泪，背对着家驹说：“信上没留下地址？”

家驹说：“沈小姐说，你只要别提钱的事，她就告诉咱地址。

她让你下保证。”

寿亭长出一口气：“好吧！山高水长，不在一朝一夕。给她回信，答应她。”

家驹看着寿亭：“还有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六嫂的，她说她快有小孩了，想让六嫂去南京帮帮她。”

寿亭回过身来，深有感触地说：“好呀！”

采芹催家驹：“你快念呀！”

东初一把把信夺过来：“我念！你这个家驹，你不知道六嫂着急嘛！”

此时，天已黄昏??

















































## 第二十六章

### 1

林老爷在花房里看着花喝茶，花匠在里面侍弄花。他气态陶然，神容俱静。这时，林祥荣提着皮包进来了：“爸爸，你好。”

林老爷挺高兴，指了一下那把椅子说：“坐下。山东的事情怎么样了？”

林祥荣说：“陈寿亭今天又来了电报，还是劝我不要往山东发货，我们驻山东的周经理也这样认为。有些事情我拿不准，所以来问爸爸。”祥荣表情谦恭。

林老爷点点头：“山东虽然是我们的大市场，但是陈寿亭赵东初比我们还着急。这几天我在想，日本人会不会也跑到上海来这样干。山东离着日本近，当然是先受其害，但是上海离着日本也不远，他们也会这样干。山东的模范染厂仅仅是个苗头，这倒不至于把我们怎么样，关键是，我们不能让他这种试验在我们中国成功。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和日本人的商业往来，尽快全面结束和他们的交易。”他叹了口气，“英法等国仅是在中国要了块租界，日本人却占去我们三个省，加上察哈尔及滦东地区，四个省都多了。我们这些生意人什么都不怕，就怕战乱。缴了那么多的税，纳了那么多的捐，也不知道都干了什么！”

林祥荣说：“我来找爸爸，就是为了这件事。赵东初建议，我们，还有陈寿亭赵东初，三家合起来把这个汉奸染厂灭掉。爸爸说得对，不能让日本人的这种试验成功。”

林老爷眼睛一亮：“有个计划吗？”

林祥荣摇摇头：“目前还没有。东初说爸爸是商界前辈，见的世面也多，想请你老出出计策。”

林老爷苦笑一下：“我能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也不妨想想。这次我们去济南，收获很多，拉住了两个大户。陈寿亭这个人也不错，很仗义。阿荣，商业就是商业，人情只是一个方面，你应当参照一下同业的布价，主动给他们降一点价下来，不要等着人家说出来。现在那里还有个什么模范染厂，他们也是很艰难。”

林祥荣说：“好的。爸爸，应当说，陈寿亭的机器也停下了，但是今天收到他的电报订单，让我们再发两件，这是为什么？”

林老爷也是一愣，摇着头：“我猜不出。阿荣，我这是老了，我要是现在你这个年龄，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陈寿亭拉到上海来。山东那个地方太小，这样的

人可惜了！这好比美女生在穷乡僻壤，只能在小地方露脸。”说罢喟然长叹。

林祥荣说：“这个人是挺有意思，我也常常想起他来。”

林老爷说：“上次一见陈寿亭，真是让我耳目一新。自己跪在了饭店门前——那明明是咱们有错在先嘛！阿荣，那可是山东有名的生意人呀！也是有身份的。不管他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都让我很感动。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商场更是一场戏，也无所谓真假，只要演好了就行。那天在铁公祠里下棋??”

林祥荣看着父亲这样夸奖寿亭，脸上略有愧色，说：“爸爸，我回去了，回头我把布价报给你。”

林老爷说：“山东的事情不用太着急，我想，一个陈寿亭，大概就能应付。如果需要我们帮忙，一定帮他们。你给陈寿亭写封信，就说等他有时间的时候，让他到上海来，我还想再和他下棋。”

## 2

上午，寿亭的办公室里，周涛飞听说了山东的情况，从天津来了，正和家驹寿亭在那里说话。

寿亭说：“涛飞，你和家驹都是留学生，你俩用外国话对两下子，我也听听！”

涛飞和家驹都不好意思。涛飞说：“家驹兄是留学的前辈，我怕顶不住。”

寿亭说：“顶住也好，顶不住也好，你俩都得对两下子。你知道，你六哥不认字，可我周围的人全会外国话。我心里那个美呀！来，对两下子，也让我开开眼。”

家驹说：“六哥，你这不是添乱吗？现在厂里全是退回来的货，咱那正事还没个头绪，对的哪门子外国话呀！你又听不懂。”

寿亭说：“正是因为听不懂，所以才想听听。要是看戏的都是梅兰芳，那马连良怎么吃饭？他那戏还有人听？来来，开始。

家驹，你先起个头儿。”

家驹和涛飞都笑。家驹说：“那说什么呢？涛飞，英语还是德语？”

涛飞正想说话，寿亭先说：“这好办，两样都来上一阵儿。至于说什么嘛，也

好办，你俩就装着谈恋爱，家驹，你装那女的。”三人笑起来。

这时，老吴进来了，周涛飞赶紧起身，寿亭拉他坐下：“我说，你一会儿一起立，一会儿一起立的，弄得谁都不敢进来了。坐着。老吴，有什么事儿？这里正想听外国恋爱，你一脚迈进来了。”

老吴尴尬地笑笑，不肯说是有什么事儿。寿亭说：“没事儿，说！”

老吴说：“济南的退货是完了，可外地的退货都在车站上堆着呢！掌柜的，这要是往厂里一运，咱那脸可丢大了。”

寿亭一笑：“那怕什么，往厂里运。不行，运回厂里过不了几天还得往外发，就放到纬六路车站仓库吧。”

周涛飞说：“六哥，不行租几个车皮发天津吧。”

寿亭按住他的手：“不用。谁退回来的，我还得让谁再买回去。

这瞥家长不了。老吴，明祖退了吗？”

老吴摇摇头：“没有，连个电报也没来。前几天他说货卖完了，还催咱发货呢。可是，咱最大的户——枣庄的老孔来了，虽说没退回货来，可是我看他也挺为难。瞥家派人硬把他拉来的，他说也是没办法。现在就在我那里坐着呢，他想和你说说这事儿！”

寿亭一顿，涛飞家驹都盯着他，寿亭看着窗户愣神儿。寿亭说：“家驹，你和涛飞下去，给东初打电话，让他开汽车来，你们三个先上聚丰德等着我，我得和老孔好好聊两句。”

家驹和涛飞站了起来，飞虎进来收拾东西。

老孔有三十八九岁，通红的脸，浓眉毛，身板结实，一看就是个急脾气。

飞虎端上来新茶，寿亭亲自给他倒上。

老孔说：“六哥，你那么信得过我，这事??”

寿亭给他递上烟：“老弟，咱什么都别说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觉得这模范染厂能长得了吗？”

老孔干笑着：“这不是说嘛！我怕就怕这个，就怕他卖个三天两早晨的煞了

戏。咱这飞虎牌我也不卖了，你也把经销权给了别人，他那模范染厂再停了摆，那我可就麻烦了。”

寿亭笑着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老孔一趟身子：“我不是没了招儿，这才来问你嘛！我要是不卖他这模范布吧，就怕他找了别的商家顶了咱；卖吧，又怕他长不了。六哥，你能不能想个急招儿灭了这个王八蛋？”

寿亭说：“我要是能有急招儿，那什么都好办了！这不是当时没招儿嘛！”

老孔叹气：“六哥，当初你打败了虞美人，那么多人来争咱这飞虎，你信得过兄弟，把枣庄临沂一直到徐州的经销权给了我。

我也在咱这飞虎牌上发了财。这八月十五，你还从济南打发人去给我送了礼，给了兄弟这么大的面子。让姓訾的这一闹，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唉，好好的买卖，又出了这么一套！”

寿亭把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说：“在你当地，还有实力和你差不多的商家吗？”

老孔说：“要是没有，我根本就不来济南。这回訾家一块儿叫来了俺俩，就是临城刘家。上回他争飞虎虽是没争过我，但那实力却不能小看，他家里有三四个炭场子，也是一方财主。六哥，我要是今天下午不答应訾家，他就让刘家干。六哥，要是那样，兄弟也就只能退货了。可是，退了货以后干什么呢？他娘的！”

寿亭并不着急：“訾家给你什么价钱？”

老孔说：“零卖才一毛二，他给了我一毛零五厘！六哥，你知道，这贸易行进价高低没有用，进得低也就卖得低。咱要卖高了，别处的货立刻就能冲到咱的地盘上来。价钱低，贸易行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点儿实在玩意儿也弄不着。唉！”老孔左右为难，摇头叹气。

寿亭问：“你一毛零五进来之后，多少钱往外发？”

老孔说：“顶多加上五厘钱，一毛一，他规定死了，只能卖一毛二，咱得给人家布铺留一分钱的利吧？”

寿亭平静地说：“好。老孔，咱也是老弟兄们了，我这人做买卖讲的是对眼！咱兄弟俩就挺好，也挺对眼。都退货你没退，还来找我说一声。这样，今天下午你就答应訾家，吃进一千件。

他这些天一共印了四千件，你最好吃进一千五百件。然后，你一毛一卖给我。我让你原地发财，连运都不用运。”

老孔纳闷儿：“六哥，咱厂里的机器都停着，你要那破玩意儿干什么？”

寿亭说：“这你别管。你还是卖你的飞虎牌，先别让刘家和瞥家接上火。这是主要的。”

老孔说：“我可没带那么多钱呀！”

寿亭笑了：“我这里有。今天下午我就派人跟着你去。接过货来之后，让他运到纬六路火车站仓库，那是公用仓库，他不会想到你就地把布卖给了我。”

老孔高兴：“行！可是六哥，我多少钱买的，你就多少钱接过去，不用给我加码。你要是那样，就是瞧不起你兄弟。”

寿亭乐了：“老弟，听我的，就这么办。一会儿我就让老吴算个数出来。兄弟，这钱不是我的，是瞥家那窝王八蛋的，一定得收！”

老孔说：“六哥，别说收钱了，咱能不让临城刘家挤进来，兄弟就很高兴了。只要他挤不进来，咱那飞虎牌就照样在当地卖。”

我再收钱，那就成了没人味了。”

寿亭说：“好！我不给你钱，回头给你的布低五厘。我就冲着咱兄弟们这份情义。走，咱一块儿去吃饭，顺便认识一下我的留学生厂长。”

老孔说：“六哥，不行，起码是今天中午不行。瞥家要请我，我要是不去，刘家就顶上了。咱办完了这一出，晚上好好喝！”

六哥，能说说你要了这些布干什么吗？”

寿亭说：“你想知道？”

老孔说：“可是想知道，我得好好地跟着六哥学几招。”

寿亭说：“好，到晚上，我当场干给你看。”

### 3

瞥文海家正堂上，灯火通明，爷儿俩正在宴请滕井。滕井听了寿亭的劝告，穿着一身中式衣服，只是肥了点，显得他人更瘦。

訾文海说：“四千件，就这样出去了，真快呀！”

滕井也美滋滋的：“陈寿亭和那些客商都有协议，但是协议又有什么用？商人都爱占便宜。你们中国的商人更是如此。”

訾有德插进来说：“日本的商人不爱占便宜吗？”

滕井笑笑：“不一样。日本的商人是很注重情义的。再说，我们本土的市场也没有这么乱。訾先生，通过这件事你看到实力是什么了吗？”

訾文海刚才在儿子说话的时候，就瞪了他一眼，现在忙说：“确实是实力第一。山东商界第一就是苗瀚东，他也不敢这么干呀！”他笑着双手端起酒杯，“来，滕井先生，我敬你一个，为了我们一炮打响，为了咱这平地一声雷。”

滕井也端起酒杯：“这才刚开始呢！”说着二人一饮而尽。

訾文海说：“怪不得陈六子发展得这么快，他那些客商真有实力，枣庄那个姓孔的一次就要了一千三百件。这是厂里没货了，要是有货，他要一千五百件。真厉害呀！”

滕井点头：“訾先生，对于这样的客商要特别重视。我们掐断了陈寿亭出货的通路，他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没用了。现在他可能正在哭呢！”

訾文海夹一只虾放到滕井的盘子里，滕井点头谢谢，但是没吃。

訾文海说：“滕井先生，有一件事情我要埋怨你。”

滕井说：“噢？什么事？”

訾文海说：“你不该提前告诉陈六子咱的价格，吓得他当天停了机。他要是一直印着，现在才难受呢！哈哈！”

滕井也笑起来。

訾有德说：“爸爸，今天三元染厂赵家也停机了，他们全服气了。真痛快！来，我敬滕井先生一杯！”

滕井说：“你应当叫我叔叔，我的哥哥和你的爸爸是同学，我和你爸爸也认识好多年了。是这样吗，訾先生？”

訾有德赶紧改口：“好，滕井叔叔，小侄敬你一杯！先干为敬。”说着一仰脖

子喝了下去。

滕井沾了一小口，放下杯子说：“中国的什么都不行，就是酒厉害。我都有些晕了。”

訾文海说：“慢一点喝，一会儿就好了。滕井先生，这五千件印完了，其他的还按这个价钱卖吗？”

滕井点点头：“如果现在停住，我们就前功尽弃了。现在还没有伤到他们的筋骨。第一步，要让他们的货卖不出去。第二步，逼着他们解雇工人。第三步嘛，当然就是他们关门了。訾先生，你放心，他们不会撑太久的。一直这样干下去，直到他们死掉。”

訾文海说：“滕井先生，这样做你当然没什么问题。我先不挣钱可以，但是我不能赔钱呀！”

滕井说：“你只要和我合作，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訾文海说：“滕井先生，从法律上来说，我是大股东，我自己就有决策权。可是你为了打垮竞争对手，提出了自己的销售建议。就是我一分钱不赔，你也是无偿地使用了我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因为设备及整个工厂我都占有百分之五十一。你现在的这种方式，在法律上只能称之为来料加工，你是应当付加工费的。”

滕井表情平静：“如果没有我，你能建起这个工厂来吗？即使可以建起来，以你的实力，还有钱买布吗？即使有钱买布，面对着山东这三个大牌子的花布，你能销出去吗？”

訾文海说：“滕井先生，这句话我不愿说出来，其实你在华的活动都得到政府的资助。你应当把这种资助拿出一部分，分给我，因为我帮助你在华拓展了事业。”

滕井在訾文海说话时，脸色很难看，但最后还是不住地点头，表示认同：“訾先生很了解日本。这样，你好好地干，新到的这五千件布仍然作为工厂的流动资金。我将写个文件，发回国内，称颂在支那地区的工作，争取让帝国奖励你。我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加价卖给我。当然我们这是私下的交易，表面上还是你在经营，我付你年薪。可以吗？”

訾文海笑笑：“滕井先生，你知道我做律师的礼金很高，如果不是为了创办实业，我是不会与阁下合作的。同时，这也是违法的。请你原谅。”说着来了个日本式的鞠躬。



滕井站起来：“我要回去了，工厂先这样运行。那些细节的事情，我们另外找一个时间谈。我要让陈寿亭等人看看，和帝国合作，能得到多大的好处，不和帝国配合，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瞥有德很佩服父亲的讲演，用崇拜的目光看着爹。

#### 4

早上，东俊急得在屋里来回走，老周提着壶站在那里劝道：“大掌柜的，茶已经倒上了，你喝一碗吧。”

东俊叹了口气，坐下：“你去把三掌柜叫来！”

东俊摇电话：“接宏巨染厂董事长办公室！”他端过茶来喝一口，“喂，寿亭吗？噢！飞虎呀，你掌柜的呢？没来？为什么没来？在家睡觉？什么？还不让往他家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打？”

什么？好好歇歇？好吧！”东俊气得放下电话，不禁哼了一声。

东初进来了：“大哥，有事儿？”

东俊说：“你说这个小六子！我想找他商量商量，他却在家睡觉。这机器就这么停着？”

东初说：“没事儿，六哥不是说让等等嘛！”

东俊说：“他能等，咱能等吗？真是，急死我了。这瞥文海真不是东西，快成汉奸了！”

东初说：“你以为他是什么呀？他就是汉奸！”

东俊拿起烟来想点，又放下了：“老三，把所有的染槽子全开了，染布下乡。”

东初笑着说：“你真让六哥猜对了，前几天，他就说咱快开染槽子了。大哥，咱争不过那些土财主，你就等等吧。六哥准有办法，林祥荣也来电报说，他愿意随时支持咱们。”

东俊说：“他在家睡觉？不行，我得给他打电话，不能让他这么安稳，有什么计策大家一块说说。可急死我了！”说着就要摸电话。

东初说：“昨天晚上刚见了面，这才一夜，他又不是神人。就他那急脾气，要是真想出计来，一早就跑来了！”

东俊不屑地说：“哼，他买开埠就没给咱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就在林祥荣和开埠打得最热闹的时候，他跑到咱厂里来，劈头就问要不要他那印花机，这才让我中了他的计。想起来了么？”

这就是你六哥！”

东初恍然大悟：“是，是这么回事。大哥，他那是怕咱和他争，把开埠的卖价抬起来。大哥，咱本来也没想买开埠，人家也没害咱，见了六哥可别提这事儿了。咱那么讨好林祥荣，我还和他是同学，咱为了不得罪他，还辞了工人，可他第一回给咱的报价和上海其他工厂一样，根本不低。就是那布好一点。还不是人家六哥，见了林伯清纳头便拜，一件布里下来了七八块？

这不又给下了两块。你一提当初开埠，一下子把他揭穿了，反而不好。”

东俊叹气：“咱现在要是有了开埠在后头垫着，我也睡觉不上工，也能沉住气。老三，这都是咱爹呀！嫌他要的份子高。要是现在六子在咱厂里，咱仨拧起劲来，还不生生地杀进大上海去。”

东初说：“这也一样，整天见面，还是亲戚，也是挺好的朋友。

大哥，别老想着这件事儿！一切都是缘呀！”

## 5

元亨染厂门口排满了退货的。贾小姐的汽车几乎进不了厂，按了好几声喇叭，那些人力车才让开。她问司机：“这是怎么回事？”

司机回头说：“贾总经理，你去了东北，这退货从昨天就开始了。青岛来了个模范牌的印花布，一毛二一尺，是原来咱厂里的孙明祖从济南运来的。咱的客商全去了那里，孙明祖那贸易行的门都快挤破了。”

贾小姐虽然老了，但打扮得还是挺妖艳。她一听这话气得在车上一跺脚：“回去，去东亚商社！”

东亚商社的旁边就是海，滕井穿着黑色和服正在海边向远方眺望，表情凝重，满脸憧憬。他听见了汽车喇叭声，慢慢地回过身来。一看是贾小姐的汽车，笑着慢慢地朝这边走来。

贾小姐怒冲冲地从车上下来，“模范布你都运到青岛来了，大华怎么干？元亨怎么干？”说完根本不看滕井，径直向商社走去。滕井在后面跟着，嘴里直说：“怎么会？怎么会？”侍女忙拉开门，贾小姐进了滕井的办公室，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掏出烟来点上。滕井过来扶她的肩，她用手打开。

贾小姐说：“我们在青岛干得好好的，你非跑到济南去开什么染厂，拓展什么帝国的事业，这下好了，没打垮陈六子，打起咱自己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滕井说：“应该不会太多吧，可能是少量的。我前天才回来，一共印了五千件。回头我打个电报问问。你知道是谁运来的吗？”

“孙明祖！这是陈六子干的。”

滕井一惊：“噢？有这个可能！嗨，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怪不得陈寿亭当着我的面就停了机呀，他故意向我示弱，原来是变着法儿地对付我！我不会放过他的！”

贾小姐说：“你能把他怎么样？你敢杀了他？”

滕井笑笑：“杀他倒不用，我要拉他一起干。他不干，咱们大华和元亨也把布卖一毛二，让他无法生存。思雅，你放心，陈寿亭是个小人物，不用怕他。我马上订票去济南，和他最后谈一次，如果谈不拢，大华元亨一块干，低价布占满整个山东。”

贾小姐说：“我当初就说这么干，你说先在济南试试，这倒好，咱得接受退货。你通知厂里的账房准备钱吧！”

滕井点点头：“好，我马上打电话，接受退货。思雅，你到孙明祖那里去一趟，看看他运来多少，还有没有别人也往这里运。

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

贾小姐说：“去干什么呀？让人家嘲笑咱们呀？我看还是免了吧！”

滕井绕过桌子，扶住她的肩：“去一趟吧，做生意，讲究知己知彼嘛！”

贾小姐没好气地站起来，用手把滕井拨开：“我看，还是停了济南那个模范染厂肥，那爷儿俩都是废物，根本不是陈六子的对手。”

滕井笑着说：“还不到那一步。刚开始干，出点小乱子是正常的，我会有办法对付陈寿亭的。”

早上，寿亭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老吴进来了。

老吴说：“掌柜的，这货也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青岛孙掌柜的干得怎么样了。”

寿亭说：“今天不来电报，明天准来。明祖是老内行，没事。”

金彪从东北没来信？”

老吴说：“没有，我估摸着快回来了。”寿亭点点头：“赵氏两兄弟找了我好几天了，我都让飞虎接的电话，说我在家里睡觉，这哥俩也急坏了。一会儿你下去给他们打个电话，把咱这一套给他说说，也让他高兴高兴。”

老吴问：“咱开机吗？”

寿亭说：“还不行，还得给滕井来点绝的。这个绝的咱自己就办不了，得拉上林祥荣和三元一块干。这样吧，你让他俩过来，说我晌午请他吃饭。”

老吴答应着就要走，寿亭叫住他：“先别慌，我得给东俊来两句韩复榘一派的诗。”

老吴站在那里笑：“快做，我好给他说！”

寿亭看天构思：“嗯，这睡觉睡不着挺难受，在哪里睡觉难受呢？有了！听着：鏊子上睡觉不好受，今天中午请炖肉。有点意思吧？”

老吴笑着坐下，从衣襟上掏出钢笔：“我得记下来，别一下子忘了。这煎饼鏊子的鏊是哪个字来？”

寿亭笑了：“你问谁呀？想挨骂呀！”

老吴也笑了：“想起来了，鏊子上睡觉不好受，今天中午请炖肉。好，我这就念给他听。”

寿亭又叫住他：“老吴，别让上海的那个高师傅请客了，咱那个小型的离间计撤了，留着那个李万岐。高师傅说这个人不错，只是投错了地方。让他混口饭吃吧，大老远的，从上海来了，也不容易。”

老吴说：“怎么着？那几顿饭就白吃了？”

寿亭说：“这訾文海呀，还真不能小看。老高和李万岐吃饭，他看见了，又是给老高敬酒，又是让老高问我好。他这是臊我呀！他娘的，识破老夫一计。”

老吴说：“那就再给他来一计，来个让他识不破的。”

寿亭笑笑：“据老高回来说，这訾文海很会用人。他不仅对李万岐很好，对李万岐从上海带来的那些人也挺好。李万岐说，上海有个印染界最有名的人，叫马子雄，原来是昌盛印染厂的厂长。昌盛倒了之后，马子雄去了宁波，可干着不顺心。訾文海知道了这事儿，就催着李万岐去请这个人。老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訾文海看来是真想大干呀！”

老吴说：“马子雄再能，那昌盛也让林祥荣给挤趴下了。他要是真能，就该把六合挤倒了。我下去了，掌柜的。”老吴下去了。

寿亭自己倒上茶，和着西皮流水的板式吟唱起来：“老滕井，不知道头轻重，在六爷的面前胡闹腾。施小计，让你手忙脚乱，等明天，我操你祖宗！哈哈！”

## 7

訾家那爷儿俩面面相觑，坐在办公室里有点傻。訾有德看着父亲摇头叹气，想说话又不知道从何说起。“爸爸，你喝点水吧，这怨不着咱。是他滕井让卖这样的价钱。货出了厂，往哪里卖，咱根本管不了。”

訾文海说：“他来电报说，不让卖大宗，可卖小宗，外地客商根本不来。来趟济南，搭上路费就弄一件布？咱外行，我看他比咱也内行不到哪里去。”

訾有德说：“爸爸，李万岐昨天算了一下，就咱厂里的这个产量，仅能供应济南和济南周边地区，跟本用不着往外地卖。济南的这些布铺加上周围，这块地方正好。咱占住了这块地方，就是胜利，他陈六子和三元就没法在这些地方卖。这样他既运不到胶东去，咱还挤了他们。我看咱就出个告示，指定些县，除此以外，一概不卖。”

訾文海笑笑：“他是按人口算的。济南能和上海比吗？济南周围全是些穷地方，有几个穿得起洋布的？还得往外地卖。实在不行，等滕井来了，咱就给他说说，恢复正常价钱，和陈六子他们一样，正常地竞争吧。他要不愿意这样干，那就拉上青岛的两个厂，一块干，一块赔，只要他赔得起就行。”訾文海鼻子里出粗气。

訾有德说：“爸爸，咱还是挣钱第一。你说得对，咱和陈六子的价钱一样，一

块发展吧。我看滕井也没大有劲了。”

訾文海说：“不行，就是恢复正常价钱也不能在这当儿恢复！”

借着滕井在气头上，把那五千件也印出来，你这就去车间，通知开工。不用等滕井了，他也没告诉咱停机。印！咱不管什么青岛胶东，先解解气再说。”

訾有德站起来：“爸爸，你想好了？”

訾文海说：“想好了，就这么干！”

訾有德出去了。訾文海在屋里独自散步，走来走去。这时候，一个监工敲门，訾文海大声说：“进来！”

监工进来了，冲着訾文海龇着牙笑。訾文海正在气头上，怒问：“你有什么事？”

监工一躬身：“董事长，门口来了个人，问你现在还接不接打官司的事？”

訾文海气急败坏地说：“让他滚，不接！还打官司，都什么年代了，还打官司！”

寿亭东俊等四人从厂里的伙房出来，往办公室走。飞虎站在楼梯的平台上瞭望着，一见寿亭他们往这走，飞也似的跑去冲茶。

寿亭从远处看到了，对东俊说：“东俊哥，飞虎跑去冲茶了，你信不信，保证冲的是青茶。”

东俊说：“你怎么知道？”

寿亭说：“吃饭之前我告诉他的。”

东俊说：“寿亭，你也四十多了，怎么还和没长大似的！”

寿亭说：“东俊哥，这话你说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才二十多岁呢！”

四人说着上了楼，在小圆桌处坐下。飞虎端上茶来，还没来得及倒，老吴举着电报上来了：“掌柜的，电报！”

四个人一齐站起来，家驹一把夺过来。这时，老吴才说：“是南京来的。”

“远宜来的，快念。”寿亭说，两眼直盯着电报。

家驹念道：““六哥，妹得子，六斤，长鹤请六哥赐名。六嫂安好，勿念！远宜。””

大家都挺高兴，东俊说：“六弟，这是好事，咱得把那伙子娘们组织起来，让她们去南京贺喜。”

寿亭说：“咱先说赐这名，贺喜是后一步的事儿。东初，这赐名是不是让我起名呀？”

东初说：“是这个意思。霍军长很看重六哥，所以才让你起名。

这是抬举你。”

寿亭说：“这是胡闹呀！我不认字，他是留学生，让我这老粗起名，不行，不行！”

家驹说：“没事儿，起一个寄去，用不用是人家的事。咱几个帮着六哥起。”

寿亭说：“我这外甥倒是和我有点儿缘，六斤，和我下生的时候一样沉。我看着，这小名就叫六子。你们说怎么样？”

东初说：“这不行，孩子要是来了济南，我哥有时候就叫你小六子，你爷俩倒是叫的谁呀！”

东俊也说：“这不行，这叫犯尊讳，你不认字儿，不知道这一套。这绝对不行。”

家驹说：“这倒不一定。在西洋，孩子往往和最尊敬的人一个名。什么保罗约翰之类的，都是《圣经》上的西洋神。我那孩子大的叫寿之，小的叫亭之，就是用的六哥的名字。我看叫六子不错，也显得亲。”

寿亭指着东初说：“还是留学生！东初，你这中国土大学就是差点事儿。什么尊讳，六子！这小名就定了。家驹，回头给远宜写信的时候，把你刚才说的这一段儿写上。可这正规名叫什么呢？你们都说。”

家驹受到了肯定，很高兴，接过来说：“远宜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成语中有冰清玉洁，六哥，叫玉洁怎么样？”

东俊说：“不行，那是个女人名，将军的孩子不能叫这样的名儿。”

东初说：“对，这军人的后代那名字叫出来得劲。我看叫扬威行，耀武扬威。”

寿亭点头：“老三说得有点意思，可是直了点。他俩都是沈阳人，这沈阳让日本人占了??”

东俊抢着说：“对，叫光复！光复东北大好河山！”

大家一致叫好。

寿亭说：“家驹，你也不懂印染，这茶你也别喝了，到楼下写信去吧。”

“六哥，我四十多岁了??”家驹气得笑，说着站起来。

寿亭说：“你先别走，东俊哥说了，得把那伙子娘们儿打发到南京去。到南京忙活月子的有以下人士：东俊嫂子，老三家，还有你家翡翠，一块儿去！你下去通电众娘们儿，让她们开会准备，随后把礼单报来。”

东俊气得笑：“你弄的这一套，怎么和黎元洪段祺瑞那伙子似的，动不动就通电下野。”

老吴又上来了，还是拿着电报：“掌柜的，是来了两封电报，刚才我一慌，拉下了一封，是青岛孙掌柜的来的。”

寿亭高兴：“念！”

老吴念道：“‘青岛大捷！’这是第一行，下面是‘青岛满街是模范，大华元亨全都乱，有布继续往这发，办死这帮王八蛋！

明祖拜上’。”

寿亭一拍大腿站起来：“好，正宗韩复榘！韩派！”

东俊拉他坐下：“你坐下！你一惊一乍的，就这么一会儿，让你闹得我晕头转向的。”

东初说：“六哥，明祖这诗虽属韩派，但是该给訾文海发一份去。”

家驹说：“你们先坐着，我不懂印染，先下去写信。晚上咱好好喝一场，可他娘的出气了！”说着和老吴下去了。

东俊说：“六弟，咱这会儿能开机了吗？”



寿亭说：“开机还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估摸着滕井该想想退路了，他是个老买卖人，虽不懂印染，可是懂得经商。只是訾家那爷儿俩怕是不肯罢休。滕井有布囤在他厂里，他兴许还得给咱捣乱。”

东俊点点头。

东初说：“滕井会不会联合青岛的两个厂，仨厂一块儿压价捣乱？要是那样，咱可真顶不住。”

寿亭说：“他能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回头给明祖去电报。那俩厂里都有他的熟人，一有动静，咱很快就知道。东俊哥，怕事没用，咱得想想怎么对付他。”

东俊说：“要是真到了那一步，咱再另说。咱先对付訾家这窝子。六弟，你得想个狠法，咱得弄得他没法干了。”

东初说：“老孔买他一回布行，再去可就不灵了，他们已经加上小心了。訾文海虽说是外行，可那李万岐是个内行。”

寿亭说：“刚才咱是吃炖肉，没腾出嘴来说，接着是远宜这喜事。东俊哥，我有个想法，得拉上林家，咱三家一块干，我自己办不了。”

东俊说：“快说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 第二十八章

1

一个秋天的黄昏，兴家从店里端出了门板，把门上好，回到屋里扫地。

兴业回来了，进门之后丧气地坐下：“哥，咱光等年三十，模范染厂的布全运走了，一件也没有。从明天开始，我也不用去上工了，让在家听信儿。”

兴家过来问：“瞥家染厂垮了？”

兴业抬头看了他一眼：“垮了还让我听信儿上工吗？”

兴家问：“那是怎么回事儿？”

兴业站起来：“当初放给咱爹印子钱的那个银行——劝业银行又来了，和瞥文海合伙。”

兴家说：“好，这样更好，一块儿给他烧，咱那仇正好一块儿报。”

兴业冷冷地哼了一声，说：“哥，你就猜不到，刚刚开始合伙干厂，没进布，没进料，什么材料都没进，你猜猜先进来了些什么？”

兴家问：“什么？”

兴业说：“十条德国大狼狗！正在那里驯呢！还专门请来了人。”

兴家拉着兄弟慢慢地坐下了：“那可怎么办？”

兴业说：“唉，他妈的，他也是防着呀！瞥家坏，仅是害了几家人，可那劝业银行害人可就太多了，他比瞥家仇人更多，所以才买来狼狗。”

兴家说：“兴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先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咱就直接在下工的路上砍了瞥文海！没事，咱再另想别的法儿。”

兴业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不是觉得砍了不解恨嘛！让他一下死了，什么也不知道，那就便宜他了。要砍不早就砍了嘛！”

兴家说：“慢慢地来，兴业，他要是来信儿让咱去上工，你还得去。”

兴业说：“我可得去，我还得看着他死呢！他不给工钱我都去！”

早上，东俊办公室里，寿亭正在和这哥俩一块儿喝茶。

东俊说：“从八月十六瞥家开业，到这也就四十多天，滕井就在这里放下了几十万！那瞥文海可占大便宜了。现在来了劝业银行，这个放印子钱的也不是好东西，不知害死了多少小买卖人。六弟，真要是比起来，这一窝子比瞥文海还坏。你说说，这济南府出过李清照，出过辛弃疾，本来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怎么到了现在，净出些王八蛋呢！六弟，咱还得想办法，不能让这家子王八蛋缓过劲儿来！”

寿亭笑笑：“我料他也不会会有什么出息头儿！一窝子外行。东俊哥，别看瞥家只干了四十来天，咱的市场可让他弄了个一塌糊涂。有些客商回来了，有些不好意思回来，还得再打发人去请！这一正一反，是多大的费用！那天家驹给我念了瞥家合伙的广告之后，我就想好了，不办，也就罢了；要是办，一次把他办得死挺挺的，从根儿上除了这一害。”

东俊一拍桌子：“就得这么着，不能让他一会儿缓过来拉上这个干，一会儿缓过来再拉上那个干。要是那样，咱什么也别干了，光侍候着他吧！老三，回头你给林家写个信，告诉他瞥家这边的事儿，没让这个王八蛋和滕井逼死咱，就是万幸。这一害绝不能留着！六弟，要是他的布一上市，咱拉上林家，一块儿降价，挤得他没法活，不给他留下一口气。可让这窝子气死我了！要不是你办住了滕井，咱现在还不是在刀尖上？这还不是让瞥文海逼的？”

寿亭说：“东俊哥，不用生气。咱要是一块儿降价，那就中了人家的计了，咱三家也就吃大亏了。那是以大搏小。为了这么一个鸡巴厂，咱三家一块儿赔，这样的傻事儿咱不能干！”

东初说：“六哥，瞥有德还真是不要脸，前天提着点心去了我家，说是要给咱讲和，还说什么一块儿发展。我当时想，没必要当场把他轰出去，就在那里和他胡扯。这小子扯着扯着来了精神，非拉着我去喝酒。我一想，也好，就一块去了。我灌了他几盅，这小子一高兴，说那李万岐回上海请高人去了。六哥，这一行还能有什么高人？”

寿亭说：“高人不高人，那是后话，天外有天，这也不一定。”

至于讲和，可以，让他爷儿俩自己骗了。只要他爷儿俩自己骗了，从此蹲着更衣，咱就和他讲和。还他娘的讲和！你想打就打，你想和就和？这些爷都是中国机器印染的开山祖师爷，你他娘的算什么东西！不讲和！那几天我整夜地想着怎么和滕井干，弄得我差点疯了。讲和？现在我琢磨的不是讲和，是让他开不了

业！”

东俊说：“对，不能便宜了这窝子王八蛋！我看着他还不如滕井呢。滕井还识趣，人家一看不行，就知难而退了；这窝子王八蛋是什么东西！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东初问：“六哥，你为什么不等着滕井把布放出来之后，再办他一下子？”

寿亭苦笑一下：“老三，没那个必要。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和滕井好言好语地叙交情吗？我是硬把滕井往人里推。这些日本人都是狼！当初他派人往家驹家打枪，还扔手榴弹，咱要是弄上几千件布往东三省一冲，滕井肯定能给逼急了。杀人的事儿，滕井能干出来。知道吗？兄弟。多年之前，滕井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是真话，我也很感激他。那是他请我喝酒，谈经商谈得对了路，他拉着我的手，说‘国家太弱，个人太强，就容易吃亏’。唉！滕井是个不错的商人，就是他那鸡巴国，整天到处里杀人放火的，他也跟着耀武扬威，给弄得不像商人了。兄弟，咱见好就收吧！”

东俊点头，随之问：“小六子，你也真沉得住气！这么大的计策，也不先告诉我一声，没把我急死！就冲这，你也得请饭。”

寿亭点上烟，认真地看着东俊：“东俊哥，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佩服谁吗？”

东俊说：“谁？苗哥？”

寿亭说：“不是，家驹他爹。”

东俊十分意外：“噢？说说。”

寿亭说：“卢老爷子的眼力、才分和见识，不在林伯清之下，甚至还高。当初人家是东家，人家是大股东，却让咱倒着四六分成，一般人能答应吗？我在青岛干了有一个月，老爷子去了青岛一趟，当着我的面，硬是把家驹轰了出去，随后从腰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一行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我是不认字，但那一行字，我认识，就这一行字，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东俊两眼直盯着寿亭：“快说，一行什么字？”

寿亭叹口气：“很简单，‘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成害。’这么大的事我能说吗？我说了，你俩不一定谁，一高兴再走了嘴。家驹、涛飞还有文东全在唐山，还有全东北最大的八个走私贩子，唐山离日本人的地盘那么近，甚至唐山就是日本人控制着，滕井派人杀了他仨怎么办？那都是我的五虎

上将，都是我的兄弟呀！”

东俊长出一口气：“唉！这学问分什么人学，什么人用，根本不在多少！”说罢神色怅然。

东初说：“卢老爷子真是高人！”

寿亭很激动：“他要是一般的高，我根本不和他干，早跟着你家老爷子干了。东俊哥，咱兄弟们也都老了，这话我也能告诉你了。后来，你家老爷子答应了我要的份子，专门打发你现在的账房赵先生去了周村。赵先生现在就在楼下，你叫上来问问。

但是这时候我已经和卢家谈成了，正在忙着给柱子办婚事，就让采芹他爹——当然也是我爹了——给你老爷子回了封信。这时候，我就知道你老爷子高人一头了。他一见回信，当着我爹派去的那伙计，抬手打了自家一个嘴巴。东俊哥，咱们是同行，也是亲戚，我也把你兄弟俩当成亲兄弟看，就是因为欠着你爹这个人情。一个要饭的，能被这些前辈高人这样抬举，这是多大的面子呀！我能忘吗？”寿亭说完潸然泪下。

东俊把脸侧了过去，泪掉到地上。东初低着头。寿亭擦了一下泪：“这些前辈，敢把这么大的事业，甚至是所有的家当交给我，我能不玩命干吗？家驹他爹就见了我一面，人家一眼就看出我的毛病来，所以专门来青岛，教我认下了那行字。你家老爷子和卢老爷子，是生在了乡下，要是在上海，能比林伯清林老爷子差吗？”

室内默然，只是秋风吹来，办公室的门轻叩一下。外面，秋雨如诉。

寿亭说罢，抬起脸来看着天棚：“一个人再有本事，要是不被明白人看上，唉??”

### 3

林公馆，林老爷子很高兴地在书房里写毛笔字。老伴在旁边侍候着。林老爷子写的是幅“四尺三开”。写完之后拉开距离欣赏，然后转向老伴：“寿亭在和滕井进行最后谈判的前一天，给我来了电报，写的是‘小侄将用前辈之巡河炮狙击滕井’。

在济南，我和他还有苗先生，在大明湖里面的铁公祠下棋，我用巡河炮杀得他不能抵挡。实际上，他谈判之前早已成竹在胸，所以来电让我放心。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怎样写个字给他。我太喜欢这个人了。今天夜里我想起来了。你看

——”他指着自已写的对子，““一炮巡河，三言御倭’，还可以吧，淑敏？”

老伴赶紧笑着赞颂：“好，我看着你写的什么都好！”

林老爷不满意：“不是，我是说，我对得还工整吗？”

老伴立刻明白刚才赞颂得不到位，马上加强力度纵深颂扬：“可是行！一对三，这是数字对数字；炮，是兵器，言，也是兵器，而且是更厉害的兵器。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朗，都是用的言，这比炮还厉害。好，对得好！你这正合李笠翁那‘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对得严实。伯清，我盼着你天天这么高兴！”

林老爷朗朗大笑起来。

这时，林祥荣来到门口，见父母拉着手，即所谓“白头情话”，忙欲退出，林老爷回头笑了，从书房里出来。

父子坐下之后，小丫头端上茶来。林祥荣说：“爸爸，我有事情来问你，看看是不是给六哥说。”

林老爷说：“什么事？”

林祥荣说：“赵东初来了封快信，说那个模范染厂又和银行合伙干起来。还说这个姓瞿的要到上海来招高人。我马上派人出去打听印染行，原来昌盛的那个马子雄让模范染厂请去了。”

林老爷多少有些惊讶：“这太不利了。马子雄是精通印染各个环节的顶级高手，他如果去了济南，那个汉奸染厂还得作乱。

寿亭都未必能对付得了他。唉，这些人呀，我们那么请，给了那么高的薪水，就是不肯来！为什么偏偏跟着汉奸干！当初，要不是这个马子雄，兼并昌盛哪能费那么大力气。”

林祥荣说：“是李万岐来拉他去的，说是那个厂给他二成的股份。”

林老爷摇头感叹，看着儿子说：“阿荣，这是值得我们检讨的地方呀！咱给马子雄出的价太低了。在中国的文化中，有‘一人兴邦’之说，当然更能‘一人兴厂’呀！唉，他去了别处还好一点，偏偏是去了山东，而且还是咱没留住。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再加码子，把马子雄挖回来？”

林祥荣说：“爸爸有所不知。六哥打败滕井之后，我去济南贺喜，专门请所有上海在济南的师傅吃了一顿饭。六哥东初他们也陪着。当时我和六哥就商量把模范染厂的师傅全挖走，可是他们都不敢出来，说瞿家是律师，只要毁约，立刻就会被起诉。

我觉得，马子雄这时候已经签过合同了。”

林老爷刚才的高兴劲全没了：“模范染厂，要是有这么个能人当经理，身后又是家银行，唉，用不了太久，又是一场大战。

滕井刚刚偃旗息鼓，又出来了马子雄！阿荣，抓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寿亭，让他多加防备。”

林祥荣说：“好，我一会儿就派人给他发电报。不，写信，详细介绍一下马子雄，派专人送去。”

林老爷很赞同：“好，不能让这个汉奸染厂再干起来。他能勾结青岛的滕井，就能勾结上海的山田。自己是中国人，连祖宗都忘了，这样的人一定要灭掉，不能让他商界立足！”

林祥荣说：“爸爸，通过这几件事情，我倒觉得不用太担心，那马子雄不是六哥的对手。”

林老爷：“阿荣，当初昌盛没干好，是因为那些股东发财心切，给马子雄捣乱。如果当初昌盛全权交给马子雄经营，昌盛就是上海最大的印染厂家。这个汉奸染厂爷儿俩全是外行，可在用人上却有一套。大意不得，快，快回去办！”

林祥荣站起来就要走，这时，老爷子想起刚写的字，回到书房拿出来：“我本想裱好了给寿亭，正好有人去，就带去吧。在信上务必给他说，让他一有时间就来上海一趟，我真是挺想他。”

林祥荣看了看那字：“一炮巡河，三言御倭。好！爸爸的字也好，词也好，六哥准会喜欢的。不要紧，爸爸，我派人送到朵云轩，多出钱，让他们急裱，用熨斗烫干，一个小时就好了。”

林老爷高兴：“嗨！真是老了，这都忘了。上海朵云轩不下于北京荣宝斋，办这点事情没有问题。好，快去办！”

模范染厂会议室里，瞿氏父子和高名钧还有马子雄在开会，听取马子雄的经



营建议。

马子雄放下手中的稿子之后，訾文海频频点头：“好好，马总经理真是业界精英！只是我和高经理都是外行，你最好能举个例子说一下。我过去是律师，所以很注重实际的例子。”

马子雄有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西装革履，人也长得很体面。

他笑笑：“济南市面上的这三家花布我都看了。论印工，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少了一道工序，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首先在布的感觉上和他们区别开来，让老百姓拿过布来一摸，就买我们的。”

訾文海兴趣大增，两眼发亮：“快说说，怎么能让老百姓一摸就买我们的？”

马子雄淡淡地一笑：“这布在纺织的过程中，都要经过浆洗，因为只有把棉纱蘸上浆，线才发硬，才好织一些。但是我们在印布或染布之前，首先要把这层浆淘洗掉，否则，印上去的颜色就不能印到纤维中，而是印在了布表面的浆上，那样，老百姓买回去，下水一洗，颜色掉了。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台淘洗机？就是因为要洗掉布上面的这层浆。但是，一般的工厂在印完布之后，只是拉宽，拉长，整平，却不肯再挂上一层浆，所以布就显得柔软，也显得薄。我们在印完之后，再挂上一层浆，让老百姓一摸，布很厚，布也发硬，他们是外行，自然会觉得这布结实。这样，我们产品的优势就出来了。”

高名钧鼓起掌来，訾家爷儿俩一看，也跟着鼓掌，连连说好。

马子雄受到鼓励，接着说：“挂这一层浆，只需要很少的钱。

一件布也用不到一块钱，但是效果却相当好。林祥荣，大家当然都知道了，我在昌盛的时候，和他同用绡布印花，‘虞美人’就卖不过昌盛的‘兰贵族’。只是昌盛的那些股东不懂行，感觉这一块钱是费了，不让再挂浆。我常说，昌盛倒就倒在一块钱上。这是上海印染界都知道的。李万岐也知道。”

訾有海点头：“但是，马经理，如果陈六子他们也挂浆呢？”

马子雄笑笑：“同是德国海德堡的印花机，为什么这个陈六子印不出花布来，而跑到上海去请师傅呢？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诀窍。这个挂浆，林祥荣也挂过，但却挂得让人看出来，后来干脆不挂了。等咱们的挂浆机运来之后，我要再改动一下，这是他们学不去的，只要我们自己保好密就行。德国的印花机都附带着挂浆机，咱们用的是日本印花机，只要在整平机前面，连上挂浆机就行。”

訾文海说：“这没问题，这个机器不让外人靠近，让我老家来的那些本家叔侄开。外人也进不来，十几条狼狗看着门呢！”

马子雄点点头：“再就是价格。现在花布的价格已经很低，利润已经很小，大家的成本也差不多，但是，我们要硬把成本拉下来。”

訾文海问：“怎么往下拉？”

马子雄说：“我有办法。现在上海的纺织厂日子都不好过，竞争也十分激烈，甚至快把日本布顶出中国了。这样，我们招标，上海布也好，日本布也好，谁的价格最低，我们就用谁的。我们今天定好之后，我就开始起草编制标书，然后回上海登报。

到时候我们就在上海招标，到时候现场的竞争将空前激烈。我们以一万件为单位招标，这一万件，我们厂顶多用三个月。这次的获标者，就是我们以后的供应商，就按这个价格给我们供货。他们为了得到这个用户，会拼命地相互压价。我们再请上路德维拍卖行，让所有的竞标者交上保证金，到时候如果不能按招标价格如期交货，保证金归我们所有。我想，保证金的数目暂定十万。董事长，你看着，日本大件布，不超过七十五元，本埠小件布，不超过六十元。这样的价格陈六子能拿得到吗？”

訾文海绕过桌子，过来握着马子雄的手用力摇：“马经理，太好了，太好了。用不了几年，我们就是山东最大的印染厂。这全靠阁下呀！”

马子雄说：“没什么，我就是要干个样子给那些人看看，特别是过去昌盛的那些股东。我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

訾文海靠着马经理坐下来：“没问题，我全力支持你。”

马子雄说：“我会努力的。咱们今天只是谈的大方面，至于怎么卖布，那都是小事情，我有办法的。”

訾文海说：“好！好！”

马子雄说：“事不宜迟，我请董事会抓紧讨论决定。如果定下来，我就回上海发布招标消息。我们这边也要准备资金，到时候也要放到拍卖行里，如果我们不能履约，人家也是要扣我们保证金的。”

訾文海说：“我是律师，这我懂。资金先准备八十万可以吗？”

马子雄说：“用不了那么多，七十万就够。日本大件布我想把它打压在七十以

下，我就敢说这样的话！”

高名钧说：“好，我回到行里之后，马上召开董事会，把咱们的讨论结果通报一下就行了。”

马子雄说：“好，现在是十一月初，定在十二月八号可以吗？”

因为再晚了，我们就赶不上过年这个旺季，那我们的经营是会受影响的。我们就定下上海交货，当场成交，三日内交货。我们早一点把广告登出来，我回上海后，先让把标书定向投送各个纺织厂，各个日本商社，广告也同时刊出，也好让投标方准备货源。甚至日本货还要往这边运。我们要给人家留出充足的空间，这样，才显得我们通情理。”

訾文海说：“好好好好！一切听马经理的安排。陈六子，你不是能嘛，还有比你能的！”

马子雄说：“董事长，以后不要再提那个什么陈六子了，他那样的人物早过时了。我们现在是在山东小干，等我们立住脚之后，咱们大家一起去上海滩闯天下。”

訾文海用拳砸响自己的手掌，断喝：“好，就是要有这样的气度。有德，你以后要多向马经理学。”

訾有德诡谲地笑着说：“陈六子还有赵东初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又要大难临头了呢！哈哈！”

## 5

林老爷那作品挂在了寿亭的办公室里，他越看越高兴。东俊东初还有家驹坐在那里，商量对付模范染厂的办法。

家驹拿着林祥荣的信说：“按祥荣这一说，这个姓马的不是等闲之辈呀！”

东初也说：“要不是有两下子，訾家是什么人？能给他二成的份子？”

寿亭看着墙上的字，不住地笑：“一炮巡河，三言御倭。行，这几个字我也认识了！又多认了八个字。家驹，这右边是巡河炮那一句，这一点问题没有，那‘一’我认识。我没说错吧？”

东俊说：“行了，以后就在那里挂着了，先别看了，先说说咱下一步怎么迎敌吧！”

寿亭把目光收回来：“有我这‘一炮巡河’你们还怕什么？姓马的？姓驴的也得让他趴下！”

家驹问：“六哥，祥荣在信上说的这成品挂浆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挂不上，姓马的就能挂上？”

寿亭点着土烟，依然看着那“一炮巡河”：“这封信，我听来听去，就听出这点事儿来？”他回过头来，“什么？挂浆？挂什么浆？光绪年间的工艺了。”

东俊说：“我也挂过，是不好挂。”

寿亭说：“东俊哥，你知道我在周村是怎么让那些染坊趴下的吗？就是靠的挂浆。回头我把柱子叫来，那是我挂浆的大弟子，模范染厂马经理挂浆的老祖宗！”

家驹东初都笑。

东俊问：“你说说，怎么挂？”

寿亭说：“东俊哥，你也好意思问。干咱这一行，讲的就是浆里来，水里去。怎么才用了几天机器，就把挂浆忘了？中午你请饭！”

东俊说：“快别看了，你再看我给你摘下来拿走。快说说，我说的是机器挂浆。”

寿亭说：“我先说说你是怎么挂的。你是印好了布，拉宽整平全完了，这才挂浆，那浆在布上面浮着，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

你还挂不匀，是不是？”

东俊诧异：“你怎么知道的？”

寿亭一笑：“这你得问家驹。德国印花机都带着挂浆机，我嫌乱，让我给撤了。挂浆机说明书上就是这样写的。”

家驹也笑了。

东俊问：“你说怎么挂？”

寿亭问：“挂双浆还是挂单浆？你是不是想让布摸起来厚点儿？”

东初说：“六哥，你快说吧，这就把我哥急死了！”

寿亭说：“中午这饭你是请定了！听着，印染完了之后，干布下浆，溷透了，再上甩干机，然后拉宽整平，这是单浆。你得答应晚上饭你也请，我才说挂双浆呢！”

东俊抬手佯装打他，寿亭吓得缩头：“我说，我说。想让布再厚点儿，把挂浆机改一下，把两个滚筒调低了，滚筒下部蘸着浆转，布在整平之前先从挂浆机上过去，接着趁热整平，这布就厚了。东俊哥，我拆下来的那俩废物就在厂西头放着，你走的时候，正好，你兄弟俩一人扛一个。”

东俊笑起来：“你是真有一套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对，这很简单，就是没想到。晚上饭我也请了！”

寿亭说：“姓马的蒙眛文海那样的外行当然行，让他跑到这里试试？还二成份子！就是挂浆呀！一件布里多上一块钱？老百姓买回布去一下水，黏黏糊糊的，人家不骂咱吗？就这点本事，还跑到济南府吓唬我？我用我的巡河炮一炮就结果了他！”

大家都笑起来。

## 6

林氏企业开完了董事会，大家纷纷过来给林老爷道别，林老爷也和大家打招呼。最后，会议室里就剩下他爷儿俩，林老爷坐下，林祥荣也坐下了。

老爷说：“祥荣，寿亭收到你的信，好像不把马子雄放在眼里。

不能刚刚胜了滕井，就高兴过了头。前天他给我来了电报，也是八个字，说‘绳索钢叉，专绊快马’。这马子雄可不能小看呀！”

林祥荣说：“是，东初也给我来了封信，我看也有点轻视马子雄。爸爸，这模范染厂背后是个银行，不能小看他的实力。

走，到我办公室，你看看，他想在上海招标买布呢！”

林老爷一惊：“噢？要是那样，纺织行的水分就全给挤干了，大家的生意还怎么做？这个马子雄，曾经在上海练过这一手。

他找一个人，专往低里喊，你低他跟着低，低得快让你受不了啦，正好让他套住。他那回是收的保证金，中标不履约，保证金就被罚扣掉。那时候竞争没有现在这样激烈，纺织厂也少，以后也没人去了。可现在要是这样干，不仅上海的这些厂会应标，我看日本人、英国人都得参与进来。那可真叫拼命呀！”

父子俩说着来到林祥荣的办公室，林祥荣把报纸递给父亲。林老爷掏出花镜来看看，林祥荣亲自给父亲倒水。

林老爷摘下花镜，点着报纸说：“和上次完全一样。这事你是怎么想的？”

林祥荣：“昨天早上，模范染厂招标组派人送来了标书，报纸是后出来的。我已经派人送到济南去了，这时候大概都收到了。”

林老爷说：“这是胡闹呀。马子雄去了之后，还得往布上挂浆，他一挂，大家都得跟着挂。咱又挂不他那么好，这不是添乱吗？”

林祥荣笑了：“东初来信说，六哥是挂浆的祖师爷，让我们放心好了，到时候他派人来指导咱们挂。”

林老爷说：“寿亭说的大概是手工挂，不是机器挂吧？”

林祥荣说：“爸爸，东初说六哥就是靠挂浆发家，机器挂也会的。你放心吧。”

林老爷笑了：“这个寿亭??”

7

下午，寿亭办公室，家驹给寿亭念完了标书，担心地看着他：“六哥，这姓马的还真不能小看呢！”

寿亭点点头：“这一招是够毒的。我这巡河炮猛一下子还不知道往哪里打呢！”

家驹看看标书，说：“六哥，这标书上还有英文和日文，看来他是想来个中外大战呀！”

寿亭一听，猛一下收住笑容，开始愣神，眼从家驹的头上看出去，呆在那里。家驹想站起来，寿亭伸手：“别动！”然后继续往外看着，手也停在那里，不肯放下。他看着外面，用一只手在桌子上摸索着找烟，家驹慢慢地把烟放到他手底下，他摸出一根来，家驹忙给他点上。他叼在嘴上并没抽，只是那样燃着。稍后，他回过神来，认真地问家驹：“你是学染织的，这布横着撕是经线受力，还是纬线受力？”

家驹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想了想说：“横着撕是经线受力，纬线受力仅为百分之十。六哥，你问这些干什么？”

寿亭站起来：“你马上给周涛飞发电报，让丁文东以最快的速度来济南。然后你立刻回来，咱俩要商量大事。”

家驹答应着，快步跑下楼。

寿亭又坐回去，大声喊：“飞虎！”

飞虎闻声进来，这时寿亭已经到了门口，他拨开飞虎急速地下了楼。

这时，老吴正好从屋里出来。他问：“掌柜的，你这是干什么去？”

寿亭盯着老吴，愣神。

老吴害怕，双手扶住寿亭：“掌柜的，你这是怎么了？”说着就想哭，“掌柜的，你哪里不舒坦？”

寿亭缓过来：“没事儿。我去车间找块布。老吴，没事，我是在想事。噢，碰见你正好，咱厂里一共有多少人？”

老吴毫不犹豫：“二百八十二个。”

寿亭说：“这样，咱给每个工人在银行里立个存折，先存上一块钱，告诉他们不能提出来花了，这是底钱，要是提出来，以后就没法往里存了。告诉工人们，谁要是干得好，咱就暗地里给他们存，年下再告诉他们总数，一块儿提出来过年。到时候也省得一个一个地发了。”

老吴说：“这个办法好！”

寿亭说：“你就按着工人的花名册存吧。咱这些伙计四十岁以上的也得占一半了，都是跟着咱闯青岛下济南的子弟兵，实在也是不容易。过年多发钱！我这一辈子，就是不当守财奴！去存，按花名册存，存到劝业银行。就这样吧，记住了？”寿亭瞪他一眼。

老吴点头：“好好，劝业银行。”

8

模范染厂马子雄办公室里，他在和訾文海一块儿看文件。

马子雄说：“董事长，到现在为止，日本贸易商报名的有七家，上海的有十家，只有林家还有另外的两个厂没报名。离着报名结束日期还有一个礼拜呢。让

我意外的是，英国人没有报名。”

瞿文海说：“可能中国境内货源不够吧。不用管英国人，他的布咱也没用过，我还是倾向于用日本布。”

马子雄说：“可能是这样，没有英国人更好！我觉得日本人还好对付一些。至于上海的那些厂，我差不多全认识。董事长，你看着，这次竞标将空前激烈。日本商人分属于各个不同的株式会社，这些会社又依附于不同的银行，也是相互竞争。他们也都急于在中国发展。我估计，最后中标的可能是日本人。只是东亚商社没有报名，是不是再催他一下？”

瞿文海哈哈大笑：“他不来正好。滕井也有些老了。新一代的日本商人有些有军人背景，有些是家族财阀，甚至过去的贵族也加入到开发中国的行列里来。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 9

林祥荣正在办公室里处理手边的文件，孙先生进来了。

林祥荣抬起头：“有事吗，孙先生？”

孙先生笑笑：“那个日本人明石有信来了，在候见室等着呢。”

这人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刚才我怕他不会说中国话，就请刘先生一块儿去，刘先生出来说，他的日语太棒了，是最高贵的那种日语。我看，人长得也不错。”

林祥荣说：“噢？我把这事忘了。我这就见他。”

候见室，林祥荣进来了，明石有信身着黑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文雅潇洒。他一见林祥荣，站起来鞠了个九十度的躬：“打扰了。”

祥荣也还礼，明石有信双手呈上名片：“井伊商社明石有信。”

林祥荣一听这话，多少有些吃惊：“明石先生，原来是日本的名门望族呀，请坐。”说着递上自己的名片。

明石鞠躬坐下。

林祥荣问：“明石先生的贵商社开业不久吧？”

明石一鞠躬：“小灶初起，多承关照！”



林祥荣说：“我看你的名片，贵社在霞飞路，那一带的房子很贵呀！”

明石说：“是这样，如果是一般日本商人，在什么地方办公都可以，但我家就不便这样。”

林祥荣说：“明石先生屈尊敝号，林某可以在哪方面为阁下效劳？”

明石淡淡一笑：“想定织一万件布，三十二支一等纱。贵厂可以费神吗？”

林祥荣说：“没有问题。那是最好的纱，但是价钱要高一点。”

明石说：“请林先生报价，我初涉此道，还请关照。”

林祥荣说：“我看明石先生人很好，你是要日本大件还是中国八百米件？”

明石说：“日本大件，商标为井伊牌。我们谈妥之后，详细要求及商标我会派人送来。”

林祥荣想了想：“六十七元可以吗？”

明石说：“谢谢林先生。”从西装内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林祥荣面前，“这是六十五万，林先生的报价比我预估的高出两万，回头就让人送来。”

林祥荣抽出银行本票一看，多少有些意外，又装了回去，笑了笑说：“能为明石先生效劳，林某已是荣幸之至。就按六十五万吧，不要送了。明石先生，什么时候交货？”

明石说：“十一月底可以吗？”

林祥荣说：“可以，十一月二十八号就可以织好。发往什么地方？”

明石说：“放在闸北仓库，就是日本商人的共用仓库。”

林祥荣说：“好。织好之后，我会通知明石先生的。”

这时，明石又从西装内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林祥荣盯着。明石从里面抽出一缕线，放在林祥荣面前：“林先生，经线用三十二支一等纱，纬线请用这种线。”

林祥荣拿过线来，随之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式高倍放大镜，摘下眼镜看，然后戴上眼镜，不解地问：“明石先生，你这是要干什么？”

明石一笑，把一张纸放在林祥荣面前：“请林先生在上浆的时候，在这种线上加入桃胶和 SIN 胶，具体的配伍上面写得很清楚。我想让布更结实一些。”

林祥荣放下线，看着那张纸，笑笑：“明石先生，我写一个字，好吗？”

林祥荣掏出钢笔，在上面写了一个字，推到明石的面前。明石看着，然后迷惘地问：“林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林祥荣笑笑：“没什么。我会按时交货的。就按明石先生的要求织，一定织好。我不会让明石先生失望的。”说着站起来，明石也站起来。

林祥荣送明石到楼梯口，双方同时鞠躬作别，孙先生负责送下楼去。

林祥荣快步走回办公室，拨通电话：“喂，我是少爷，老爷在吗？在花房？好，去告诉老爷，我马上回家。”

他放下电话，按铃，茶坊进来了，还不等发问，林祥荣大声命令：“马上备车，我这就下楼。”

林老爷在客厅里站着等儿子，林祥荣跑进来。

林老爷紧张地问：“出了什么事？”

这时，屋里有个下人，林祥荣示意他出去，又走到门口看着下人出了院子那竹子扎的院栅，向公馆的假山处走去。他这才回过身，拉着父亲去红木长椅上坐下：“爸爸，那个日本人今天到厂里去了，他要定织一万件布。”

林老爷问：“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林祥荣拿出那缕线，林老爷接过一看，大惊失色：“啊？他想干什么？”

林祥荣递过一张纸：“这是蘸浆过胶的配方，这种配伍是最先进的，这 SIN 胶也是最好的。”

林老爷拿着线走到桌前，拿过花镜，又从抽屉里拿出放大镜，走到靠门的亮处，细细地观察，然后抬起脸来，自言自语地感叹：“大上海呀！”

林祥荣站在父亲身后，不敢再说什么，看着父亲的背影。

林老爷看着院子里的梅树，慢慢地低下了头，然后又抬起头来，慢慢地回过身。林祥荣看着父亲那苍老的样子，走过去扶住他，慢慢地、轻轻地扶着父亲在

长椅上坐下。林祥荣又忙倒杯茶过来，放在父亲的面前。林老爷一语不发，就那样呆呆地坐着。

林祥荣慢慢地坐在父亲的身边，看着父亲。林老爷望着墙上“多忘”那两个字，喃喃地自语：“我忘不下呀！唉！”叹罢无奈地摇摇头。

林祥荣掏出信封，抽出那张六十五万的本票，林老爷拿过去，觑起眼来看，更是感慨万端。他把本票又装回了信封，慢慢地站起来，走进了书房，抽开一个抽屉放了进去。然后慢慢地走出来，来到院子中，在梅树下的一个石凳上坐下来，林祥荣小心地扶着。林祥荣小心翼翼地问：“爸爸，我们怎么办？”

林老爷低下了头，良久，又抬起头来，指着对面的石凳说：“荣儿，陪爸爸坐一会儿好吗？”

林祥荣小心地点点头，看着父亲，坐在了石凳上。

林老爷抬起头来，看着梅树：“荣儿，我忘了，梅花几月开呀？”

林祥荣嗫嚅道：“早春二月吧。”

林老爷点点头：“最晚也就是三月，咱家这棵老梅树也就开花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这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想起来让我心里不能平静，所以请吴湖帆先生写了那两个字，总盼着自己忘掉一些人和事。但是，哪能忘得下呀！”

林老爷透过门栅，看着那偌大公馆的远处，表情里带着失意、迷惘和一缕深深的哀伤.....













































## 第三十章

### 【1】

夏天的一个早上，兴业兴家高高兴兴地走进宏巨染厂。随后，寿亭穿着圆领汗衫走来。没了右手的老杜好像不大高兴，但还是笑着说：“掌柜的，早呀！”

寿亭也说：“早！”说完就往里走。他走了两步突然回过头来问：“怎么就剩下你自己了？老王呢？”

老杜叹口气：“唉！掌柜的，老王病了。”

寿亭答应一声，又往前走，走出去有十几米了，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急匆匆地折了回来：“我昨天还见他，今天怎么就病了？这十几年他从没请过假呀！”

老杜一看寿亭那表情，也只能实说：“掌柜的，老王这病有些时候了，断不了地吐血。我也劝他告个假去看看，他就是不去，只是一把一把地吃药丸子。可那病还是不见轻。掌柜的，俺兄弟俩跟着掌柜的从青岛到济南，这十几年来，年年多发给俺俩钱。俺俩也给厂里出不了什么力，本来脸上就挂不住，心里放不下的，再??”

他的话还没说完，寿亭抬手抽了他一个极其响亮的嘴巴：“混蛋！老王在哪里？”

老杜捂着脸，含着泪说：“老王觉得自己不行了，想收拾一下回老家。他不让我给掌柜的说。”

登标站在车间门口看着工人上班，一看寿亭打残废，马上跑过来：“掌柜的，这是怎么了？”

寿亭气得呼呼直喘：“什么也别说了，你，上车间找上两个人，再去老吴那里拿上钱，抓紧去老王家。他一口一口地吐血，这个王八蛋不去医院，一把一把地乱吃药丸子。觉得自家不行了，想回老家去等死。他娘的还有你，你这把头是怎么干的？全他娘的一窝子糊涂虫！去，快去！去那外国人开的和瑟医院。先住上医院，看看是怎么回事，赶紧打发人回来告诉我。”

登标答应着，飞奔而去。

寿亭看着老杜，老杜吓得想下跪，寿亭忙拉住他：“老杜，咱既是同乡，也是多年的弟兄们，你这事办得不对呀！你俩从二十多岁就站在厂门口，现在都四十



多了。我天天看着你俩站在这里，一个少了右手，一个少了左手。我陈寿亭没什么能耐，但是我愿意让弟兄们知道，这辈子跟着我，没有跟错了人。老王长病你不告诉我，他也不告诉我，你让我怎么想？不错，看病是得花钱，那能花多少钱？花了咱再挣呀！咱的布都卖到了广东，这么大的工厂还看不起病？你俩轧断了手，我一辈子欠着你俩的情。你呀，老杜，伤了你六哥的心了！”寿亭说罢潸然泪下，一甩手，走了。

## 【2】

东初的汽车开过来，他一看大哥没像以往一样在厂门口站着，就停下车，问门房：“大掌柜的呢？”

门房冲那边一指：“大掌柜的在那儿呢。咱那棵枣树不知为什么突然死了。”

东俊看着那棵碗口粗的枣树，一脸的迷惑与哀伤，不住地摇头。

东初放下汽车后，走过来：“大哥。”

东俊没有回头，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东初说：“大哥，死了一棵树至于这样吗？”

东俊慢慢地回过头来：“老三，当初咱从博山来济南开染厂，咱爹让佃户挖了这棵树来种上。当初你在北平上学，不知道——这棵树只有指头那么粗。咱爹说，这枣树既耐旱，又耐涝，那意思就是让我挺住。这些年，我只要遇见难事儿，就看着这棵树，一切也都觉得无所谓了。这些年来你兴许也看到了，我每天从这棵树下走，天天抬头看看。可是今年春天，这树就死了一半，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又是浇水，又是上肥，总算活过来了。后来开了一树花，可是一个枣也没留下。这不，自从上个礼拜开始，叶子就开始干，怎么浇水也没有用了。唉，我是想呀，自打灭了訾文海，这两年多来，咱的买卖顺风顺水，一天比一天好，这棵树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这是个什么征兆？

唉——”

东初忙安慰：“大哥，这棵树在这里有十几年了，你和它有了感情。实际上树并没有灵性，它是植物，和咱的买卖没有关系。这夏天不能挪树，等明年开春儿，咱再种上一棵。咱再从老家挪一棵来。”

东俊苦笑：“我一看这棵树，就想起咱爹来。唉，咱拼打了这么多年，工厂总算成了气候，咱的货也卖到了武汉。这么好的买卖，这树怎么就死了呢？”

东初用手扶着哥哥的后背，慢慢地向办公室走。一路上，东俊不住地叹息。

寿亭坐在小圆桌那里喝着茶，看着墙上林老爷的题字。飞虎把电扇往这边搬了搬，寿亭说：“飞虎，这两年给我端茶倒水的，还行吧？”

飞虎笑着：“可是行！你就是不管饭，光让我听你说话都行！”

寿亭说：“行！小子，会说话，比你叔强。飞虎呀，刚才你没进来的时候，我坐在这里想，这宏巨染厂的人，我没骂过的兴许没几个，这里头就有你和文琪。飞虎呀，东家还没来，你坐下，咱爷儿俩说几句。”

飞虎看看寿亭，不敢坐。

寿亭一欠身子，拉着飞虎坐下。飞虎虽说是坐着，但只是虚坐在椅子边上，随之给寿亭添茶。

寿亭看着那“一炮巡河，三言御倭”说：“自打前两年灭了那訾文海，咱们的货出郑州，过衡阳，一阵子杀到了广东。

这济南府也因为有了这些染厂、纺织厂、面粉厂，在全中国扬了名。买卖也挺顺。可是飞虎——”他盯着飞虎，目光里有些疑惑，“这些年一直着急上火的，这乍一肃静了，我这巡河炮咋不知道往哪里打了呢！”

飞虎说：“掌柜的，我还是站着和你说话吧，坐着我害怕。”说着就想站起来。寿亭哈哈大笑，拉他坐下：“飞虎，你知道我是怎么走的运，发的财？”

飞虎傻笑：“掌柜的本事大，这谁都知道。”

寿亭说：“你说得不对。是因为我先是碰见了好心人，后来碰上了明白人。没有这些人，我就是一堆狗屎！虎呀，我有些老了，回想这一辈子，觉得应当先做人，然后才能做买卖，做不好人，那买卖也做不好，就是做好也长不了。虎呀，我和你叔就和亲兄弟差不多。当初我派他去青岛元亨下蛆，他连眉头都不皱，真是好样的！当初咱要是青岛打不响，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些故事了。他比我还小一岁，可是去年就死了，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寿亭低下了头，飞虎的头也低下了。寿亭叹了一声，淡淡地说：“虎呀，明天，你就别在这里给我倒水了，我给老吴说好了，你去账房学着买卖吧，去学着认字。

今年你才十七，认字还来得及，别和我似的，在上海把报纸都拿倒了！”

飞虎站了起来。

家驹提着公文包急匆匆地往寿亭办公室奔，然后跑上了楼，一下子把门撞开，飞虎惊得站起，退到一边。寿亭也愣了一下：“怎么了？”

家驹把包往旁边一放：“六哥，今天早上我听英文广播，说日本人正在打宛平，在卢沟桥与中国守军干起来了！”

寿亭大张着嘴：“天呀——”

家驹急问：“六哥，咱们怎么办？”

寿亭呆呆地说：“北平离天津太近了，天津本来就驻着日本兵，开埠危险呀！家驹，快！给涛飞文东发电报，让他们不要把一个鸡巴工厂放在心里，能处理的都处理了，不能处理的，扔了不要了，让他们带着家眷来济南，看看再说。”

家驹说：“六哥，不至于吧。这一回，咱们的军队总算放了枪，和日本人打了一阵。加上守天津的又是张自忠，那可是有血性的军人啊！他就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占领天津？我觉得??”

寿亭抬手制止他：“家驹，你不知道。林老爷子对我说，蒋介石此人很有心计，他对他的部下极好，甚至都兄弟相称。

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那是张学良他爹呀！张学良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呀！可是老蒋一句话，张学良一枪不放，弃了东三省。这都是老蒋那‘义气’起了效。去年张学良在西安，又是哭谏，又是跪谏，实在没了法，这才把老蒋扣起来。现在张学良在哪里？还不是给送上了军事法庭？咱再说一件事，远宜她男人那也是好样的，他和日本人也有亡家之恨。他是一个专门在山地作战的军官，据林老爷子说，霍长鹤极有才能，不用看，只听那动静，就知道炮弹是从多远处打来的。老蒋怕他帮着张学良，生生地把他调到国防部，待如上宾，还给了个肥差。又是加官，又是给钱，远宜坐月子，还派人送了礼。他没血性？还不是乖乖听话儿？张自忠是一个师长，老蒋要是不让他打，他敢怎么样？咱再说说咱厂里，咱的买卖这么好，我为什么不让再添机器？就是林老爷子支的招。钱咱可以带着走，机器能带走吗？要是没有林老爷子，家驹，咱比现在还着急。

你快去办吧！”

家驹并没站起来：“六哥，我觉得济南不要紧，有黄河隔着呢！”

寿亭苦笑一下：“家驹，别人说这话，我不在意，你说这话，我就觉得不对了。咱在青岛待了这么多年，你看见青岛港里有一条中国的军舰吗？有吗？一条也没有！日本人根本不会从北边来，他会顺着胶济一路西进，三天就能打到济

南。林老爷早说了，整天是什么蒋桂大战、中原大战，除了和李宗仁打，就是和冯玉祥打，再加上他娘的剿共，咱缴的那些税，全买成了陆地上用的家什，哪里有海军呀！林老爷子，小侄这里谢了！”寿亭抱拳在胸，仰望天棚，“家驹，要不是人家，咱这染厂还不得扩大三倍呀！”

家驹紧张起来：“既然形势这么危险，咱那两万件布就别往这运了！”

寿亭叹口气，苦涩地笑笑：“晚了！昨天祥荣来了电报，咱和三元一共是三万件。因为数量大，专门组了一整趟车，今天早晨就发出来了。你快，快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东初，让他们抓紧到我这里来。天哪！这是他娘的什么国，什么政府呀！”

老蒋呀，你可害死这些买卖人啦！”

### 【3】

上海，林祥荣办公室，他站着给铁路局长打电话：“刘局长，帮帮忙！让那辆专列停下，不要再往前开了！”

刘局长说：“我刚问过，车已经过了真如，这时候快到苏州了。”

林祥荣一头大汗，孙先生站在旁边双手直抖。林祥荣说：“刘局长，就是到了苏州也得停下！对方是诈骗犯，你要不让车停下，我们林家就完了！刘局长，停下吧，就算我和我爸爸求你了！祥荣在这里给你跪下了！”说着真的跪倒，“刘局长，你是前辈，咱们也是多年的世交，你就帮帮我们吧！”

刘局长叹了口气：“唉，祥荣，这不是小事呀！让我想想。”

林祥荣跪在地上，双手抱着电话，汗流满面。这时，刘局长说：“好吧，原车运回吗？”

林祥荣跪着说：“原车运回。祥荣及林家全体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我给你磕头了！”

刘局长说：“好吧，我这就命令调整运行图。运回后停在哪里？”

祥荣站起来：“把车甩进北货场，随后我就让人去卸。”

刘局长说：“好，最晚也就是明天就能回来。告诉伯清兄，让他放心吧！你净给我添乱子，不收到款子就发车！好，我挂了！”

林祥荣放下电话，孙先生过来把他搀起，慢慢地坐回椅子上。一头大汗直往下淌。孙先生递上湿手巾，林祥荣拿着，呆呆地说：“给我六哥发电报，让他放心吧，专列停下了。”

孙先生说：“陈老板并没来电让停运，咱??”

林祥荣抬着手：“不用说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生意，已经做到头了。运了去，我六哥多年的心血，就都给了日本人了。我一个人坐一会儿，掐断我的电话线，告诉我爸爸，我马上回家。”

孙先生答应着出去了，祥荣的眼泪从脸上淌下来。

南京东路上，一片恐慌，各商店门前全是抢购的人群，马路上有人扛着面，有人扛着布，人们在乱跑着??

林公馆里，林老爷和老伴拉着手坐在长椅上。老伴把另一只手压在老爷子的手背上安慰着。

林老爷表情平静，一言不发。一个佣人进来说：“老爷，商会来的电话，是谢会长。”

林老爷没回头，只是淡淡地说：“告诉他，我已经退出商会了。”

这时，林祥荣进来了，母亲站起，林祥荣坐在了父亲对面：“爸爸，我把那辆专列截下了。这事办得对吗？”

林老爷看着儿子：“好呀！荣儿，你也成熟了！”他十分难看地一笑，“可是国家也不行了。这都是天意呀。”说罢，浅浅地笑着。

林祥荣看着父亲：“爸爸，那些布运回来怎么办？现在正在抢购，张德裕贸易行正在囤货，交易所的布价一路狂升，我们是不是卖掉？”

林老爷笑笑：“荣儿，你让我自豪，也让我感动，你商业的头脑越来越灵。只是，天公不佑我华夏，可惜呀，林家另一代的商业英才没有机会啦！”

佣人送来了茶，祥荣给父亲倒水，表情很凄凉。

林老爷说：“把那三万件布高价卖给张德裕，逼着他用美金交易。他如果不要，就减一点卖给周得海，刚才他来过电话，同意用美金交易。然后，把卖布的钱，按两万件、一万件分开。

三元的那一部分，你去电报问问东俊东初怎样处理。寿亭那部分钱，一半继续持有美金，一半用美金买成黄金。”林老爷冷冷地一笑，“‘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这句话今天算是用上了。我就不信泱泱大中华——”他的嗓门儿突然提高，“就这样长久被日本鬼子欺负！祥荣，留下这笔钱，也就给你六哥留下了翻身的本钱。”说罢，剑眉竖起，满脸恨意，腮上的肌肉抽搐着。

林祥荣问：“爸爸，咱们怎么办？是接着干还是渐渐地收口？”

林老爷说：“荣儿，北平卢沟桥虽然离着上海很远，但上海比济南更危险。日本人本来就在上海、苏州、昆山有驻兵权，自今年春天以来，这三个地方都增了兵。日本军舰就泊在吴淞口。蒋介石忙着剿共，买的军火全是山炮机关枪之类，中国哪有海防呀！自甲午海战以后，中国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林祥荣点点头，看着父亲那平静而悲壮的脸。

林老爷淡淡地说：“荣儿，咱林家，是帮办入行，买办起家。咱们是在外国物资与中国市场之间，上下其手。上海人把买办称作‘康摆渡’，咱们就这样摆渡来，摆渡去，投机取巧，从小到大。现在咱们有四个印染厂，六个纺织厂，两个橡胶厂，一个锅炉厂，也算是上海数得着的买卖了。这些年来，我也好，你爷爷也好，虽然是投机钻营，甚至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到了后来甚至操纵市场，但那仅仅是为了赚钱，并没干出辱没祖宗的事情来。”说着林老爷站起来，从博古架上拿下一个玻璃盒子。这盒子里面红绒衬底，上面放着指甲大小的一块瓷片。

他坐下后，把盒子放在茶几上，小心地打开盒盖，爷儿俩看着那块薄瓷片。“荣儿，在所有的瓷器中，这碗是最难烧制的，大碗，更难烧制，因为胎子薄，不等晾干进炉，胎子就变了形，碗口也就不平了。咱家——那时候你也就是有两三岁——就有这样一个宣德官窑的大碗，直径三尺，就这么薄！要说价值连城，那是说小了，根本就没价儿！当时收藏界称之为‘一碗胜万瓷’。那个大碗，摆在一个专门的架子上，要是想动动地方，要六个人围起来，小心地捧着，稍微用力不均，那碗就能断了。

那是国宝呀！不能给外国人呀！正好，英国远东公司的经理史沫特到我们家来，一见这碗，张嘴就要买。咱当然不能卖，可是当时咱正和英国人做着买卖，不敢得罪人家。你爷爷就说买什么，既然你喜欢，送给你吧。史沫特非常高兴，就过去摸碗。

你爷爷装着出去方便，对两个下人交代了两句。回来之后嘱咐下人小心地往外抬，两个人也就真小心翼翼抬着往外走。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我们的本家，我得叫他二伯。二伯倒退着走在前面，过门槛的时候故意摔倒，那个碗也就碎了。你爷爷心疼得当场就昏过去。这就是林家的家风！宁可疼昏了，国宝也不能

给外国人。这就是我们林家的气节！也是我们家这些年聊以自豪的地方。咱家是发财了，甚至是发了不义之财，但是咱家，进口，没进口过一钱鸦片，出口，没出口过一件国宝！阿荣，明白了吗？”

祥荣一脸肃穆，认真地点点头：“爸爸的意思是——”

林老爷拉过儿子，坐在自己身边：“过去咱们东三省朋友那么多，现在都不来往了。他们为了自己的那点生意，保财舍节，现在被逼都干了伪差事。难道我们也要步其后尘吗？如果日本人真的占了上海，拿刺刀逼着你，你能不干吗？我知道自己没有那样的勇气。荣儿，趁着现在工厂还值点钱，我们全卖掉吧！你说呢？荣儿，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人生的得与失，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说罢深情地看着儿子。

林祥荣拉着父亲的手，坚定地说：“爸爸，我们家，就是一切都从头再来，也不能在日本人的刺刀下面发财！”

林老爷长叹一声，父子俩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在八一三事变的前一天，林氏企业被后来的汉奸商人张德裕以极低的价格买去。经营六十余年的林氏家族就此退出商界，结束营业。

#### 【4】

远宜家，她急得在屋里来回走。老妈子抱着孩子在院里坐着，逗着孩子玩。这时，长鹤的汽车飞驰而来，还没等远宜出来，长鹤就从车上跳下来，随走随解军装的扣子。他连院子里的孩子也没看，直接冲进屋来，把上衣猛摔到墙上：“他妈的，我的肺都快气炸了！”坐在沙发上，摸过烟来，然后又扔下，“这是要干什么！”

远宜过来拉住他：“你小点声！”

长鹤怒目而视：“大也不过是个死！不说增兵，倒是讲和。”

从金元，到明清，北平就是中国的国都，那是京畿重地。大批的飞机就在徐州，增援一下又有什么不好！炸他一顿还不一样讲和吗？哼，反倒说我乱言误国。抓了张少帅，扣了杨虎城，怕我不满，把我调到作战部，我想这可来了机会！还什么抗战不分前方后方，全是胡扯！”

远宜按了一下他的手，站起来过去把门关上。院里的那两个卫兵知趣地去了

院子门口。老妈子也抱着光复往外走了走，但是没出院子。

远宜倒了杯水端过来，然后扶着长鹤的肩坐下：“消消气，喝杯水。长鹤，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别生气了，我比你还急，一天到晚在家为你担着心。”

长鹤炯视着门口：“你看看这个中国，日本人四处有驻兵权，从吴淞到舟山，全是日本人的军舰。日本要是大国，那也罢了，一共他妈的和个鞋底大小，根本没有能力和中国全面开战。怕它干什么？就是因为不战而退，它才有恃无恐。我在日本多年，全面地考察了它的国民产业，十分脆弱。日本人是用中国的资源侵略中国。我今天说了这些，你猜那蒋委员长说什么？”

远宜看着他，长鹤说：“他说，他到日本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呢！好，既然不听我的，为什么夜里四点把我叫了去？”

远宜，你知道今天谁最忙吗？外交部！忙着要求国际调停！我说飞去北平亲自看看，哼，怕我不回来了。错呀！”长鹤仰天长叹。

远宜拉过他的手来抚摸着。长鹤慢慢地说：“告诉六哥准备南迁吧，北平一旦失守，日本人就会直扑济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远宜，你也准备准备吧。今天已经讨论到迁都的事情了，是昆明还是重庆，还没定下来。唉，让人心寒呀！”

远宜问：“南京有长江之险，难道也守不住？”

长鹤原样没动：“日本人会从上海打过来。唉！这时候他该想起那些海岸炮来了。”长鹤自嘲地笑着，“得时，得势，堂堂的少将，仅是个摆设。远宜，你嫁了个行尸走肉呀！”

远宜伏在他的胸前：“别这样想。北平的事情可能会有转机。我陪你喝点酒吧。”

长鹤好像没有一点力气，他看着天棚：“保不了国，就保家吧。你明天打电报给六哥，就说西南可以安家。”

远宜说：“我想去一趟。”

长鹤猛地坐正了，拉住她的手：“远宜，要不是为了你和光复，我今天就跳起来了。咱们已经有了一次沦陷的经历，别再冒险了。六哥是明白人，知道该怎么办。我求你不要去，我实在受不了了！”说着把远宜抱过来，嚤嚤地哭起来。



下午，开埠染厂周涛飞办公室，他和丁文东二人站着说话。

涛飞说：“你去花旗银行，汇丰也行，把刚卖的这些钱也都买黄金。从今天开始，给工人发双薪，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干，把仓库里最后的那三百件布全印出来卖了。街上正在抢购，各染厂都缺布，如果有要坯布的，也卖。然后，你带着金票去济南，我等着和德国人办交接，随后去找你。合同已经草签了，德国人还要请示国内总部最后定夺，只要一回电报，立刻就能交接。一旦交接完毕，我带着剩下的钱，立刻去济南。”

文东说：“这些事情都没问题，只是我觉得咱这厂卖的价钱太低，便宜了德国人。”

涛飞说：“这十几天来，六哥一天一遍电报来电催我，让我直接把工厂扔了。德国人虽然给的价钱低，但也比扔了强。

德国人就是趁着咱这国难，所以来发咱的财。文东，随着张自忠和日本人的交涉，战事好像有了些转机，可能日本人一时半会儿还打不进来。金价也开始落了。你快去吧，别不知道哪里再响一炮，哪怕就是不小心走了火儿，金价还得上去。虽然咱的钱大部分换成了美金，但什么也不如黄金。你把所有的钱全买成金子。就这么定了！拿着金票比什么都踏实。”

## 【 6 】

早上，寿亭在办公室里急得直转，来回乱走。您即将读完本书，更多免费书搜索“雅书”下载。

家驹进来了：“六哥，咱厂里的布全卖完了。我又给涛飞发了一封电报。”

寿亭站住：“都什么时候了还卖工厂？都什么时候了！家驹，我得去天津把他俩抓来！这样不行。一会儿打，一会儿停，我都快疯了！”

家驹扶着寿亭坐下：“六哥，你不能走。你一走，我们这些人全没了主心骨。还是我去。”

寿亭把眼一瞪：“什么？他俩不来，你再往里陷。不行，你去了弄不回他俩来。这两个守财奴，日本人就在眼皮子底下，还管他娘的什么染厂呀！”

家驹安慰他：“六哥，从卢沟桥开了火，到这也有十几天了，日本人虽说还闹腾，好像轻了点，兴许一时半会儿的没事吧！”

寿亭说：“有事怎么办？这些年，开埠染厂的布全去了东北，尽管咱一会儿换

一个牌子，一会儿换一个牌子，那些日本特务能不知道是开埠在给他捣乱？日本人最恨的就是开埠染厂。

日本人在东北实行什么统一价格，可让开埠弄得，沈阳以西的布就是便宜三分钱。日本人一旦占了天津，能不去找周涛飞？

还有那个丁文东，娶了日本老婆，可 he 比谁都恨日本人。这两个人凑到一块，见了日本人能有个笑脸？要是国民政府向天津增兵派将，咱心里还踏实点，可你听听那戏盒子里，都是放了些什么屁！什么要求国际社会调停，可气死我了！家驹，从今天开始，停止念报纸。不听，我这气还小点儿。”

正在这时，老吴领着柱子进来了。寿亭一惊，忙站起来迎上去：“兄弟，出了什么事？”

柱子拉着寿亭的手，哭着说：“六哥，锁子叔病重，周村治不了。我想抬着上火车，可火车怕那病传染，不让咱上。咱爹这才打发我来问你咋办。”

寿亭一听，脸色蜡黄，拉着柱子呆呆地坐下：“难道真要大难临头？难道锁子叔这是来给我送信？家驹，快打电话给东初，你俩开着汽车去周村。这边我让老吴联络和瑟医院，拉来之后直接去医院。现在走，夜里就能回来。我在和瑟医院等着你。”

家驹给东初打电话：“东初，锁子叔病重，开上汽车过来??”

寿亭拉着柱子坐下，慢慢地问：“家里都好吗？”

柱子点点头：“都还好。按你说的，把所有的染坊都卖了。

咱爹咱娘也都搬到了我那院子里。六哥，这染坊都卖了，咱以后干什么呀？”

寿亭给柱子递上烟：“兄弟，这干什么，一时我也说不上来，咱先这样吧。咱就坐着吃吧，没事儿。那面都买下了吗？”

柱子说：“整个西屋里垛的全是面，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吧。

日本人是往城里打，兴许不下乡，乡下没有值钱的东西。”

寿亭说：“这些王八蛋，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你和咱爹咱娘好好地在家里呆着，还有你那些孩子，别乱上街。听见了吗？”

柱子点头。

这时，东俊大步流星地进来了，他撞开门冲着寿亭说：“听说咱锁子叔不好？”

三人坐下来。寿亭说：“唉，前天看门的老王就死在和瑟医院里。东俊哥，难道咱弟兄们就到此为止了？”

东俊拉着寿亭的手：“六弟，咱就等着吧。苗哥也是急，他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儿，咱好一块合计合计。”

寿亭说：“好吧，锁子叔这一病，我看也是凶多吉少。瞎婶子去年死了之后，他就一直没下来床。唉，也八十多岁了。”

东俊哥，一想锁子叔要走，我的心就和碎了似的，就想起当年他给我的那半块饼来。”说罢泣不成声。

一轮血红的太阳照着原野，汽车里十分闷热。东初开着车，家驹坐在旁边，用蒲扇给东初扇着。后面，两个工人揽着奄奄一息的锁子叔，一行五人向济南驶来。汽车在土道上颠簸着，顶着太阳。

两个工人轮流着把毛巾在水桶上润湿了，然后往锁子叔额头上放。

东初两眼大瞪着，盯着前方的路，想开快，又怕颤抖，急得两跟通红。家驹的蒲扇越扇越快。

夜里，医院病床上，锁子叔已经不省人事。寿亭坐在床前，双手捧着锁子叔的左手，放在自己的脸上，泪顺着那手往下流着。采芹坐在旁边，也是不住地擦泪。

家驹东初东俊站在病房外。家驹问一个刚出来的大夫：“大夫，这病人还能撑多长时间？我们好准备后事。”

大夫摘下口罩：“已经不行了，顶多也就是到天亮。”

他们几个人进了病房。东俊伏下身子说：“六弟，大夫说锁子叔怕是不能撑到亮了天。咱们??”

寿亭没有动，只是慢慢地说：“东俊哥，准备后事吧。”

家驹，让老吴叫开棺材铺的门，今天下午我让他去定下了一口柏木四独的棺材，运到我家去吧。东俊哥，我心里乱，你们就商量着办吧。”说罢寿亭泪如雨下，已经不能言语。

多少年前的那个冬天的景象，又出现在寿亭的面前，他的声音再次响起：“叔，你放心，谁也不是带着钱生下来的！叔，有财等着我去发，我死不了！锁子叔，你老人家好好地活着，你看我陈六子给你盖青砖大瓦房，看我让你和瞎婶子三顿吃白面！我就不信我陈六子要一辈子饭！”??

这时，寿亭感觉到锁子叔一抖，他急忙站起来把脸贴上去，然后大叫一声：“锁子叔呀，你可再看小六子一眼呀——”

众人急拥进来。

## 【 7 】

天津日本特务机关，一个汉奸进来说：“伍田先生，周涛飞卖掉了开埠染厂，这两天就办交接。”

伍田站起来：“想跑，不行。”伍田凑到汉奸的耳边低语，汉奸点点头出去了。

晚上，汇泉楼饭庄，寿亭和柱子对坐着，腰里还都系着孝带。店里并没有其他客人。

掌柜的过来了：“陈掌柜的，你这番孝道，兄弟是从心里佩服。济南府谁不知道陈六爷是铁汉子！可早上发丧，你哭得周围那人都起了鸡皮疙瘩。这桌饭，你说什么也不能再给钱！

就算我跟着陈掌柜的学做人了。”

寿亭苦笑着站起来，双手抱拳躬身：“寿亭谢了！”

掌柜的叹息着走去，随之拿起一块板子，立在了店堂门外，上写“贵客清场”。

寿亭二人端起酒杯，举过头顶，然后洒在地上。二人泪流不止。

柱子起身给寿亭斟上酒，自己也斟上：“六哥，我??”

寿亭不让他说话，把他敬酒的双手慢慢压下：“兄弟，我有话说。拉着锁子叔灵柩的骡车，后天才能到周村。明天早上，我让东初派汽车送你回去。兄弟呀，我十五进的周家，咱俩在一块儿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年中，咱经历了多少事呀，可这想起来，就和昨天似的！本来我想找个空儿，咱弟兄俩好好说说话，可是自打日本鬼子在卢沟桥闹腾之后，我就心烦意乱的。

天津的那俩厂长也让我揪着心。锁子叔这一去，我的心更乱。

兄弟呀，今日一别，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的日子。”他的口气极其平静，也极其哀伤。柱子想说话，他抬手不让说：“我又不在周村，你就代我尽孝吧。回去替我问咱爹咱娘好。再有空儿的时候，去趟张店，去看看家驹他爹。我看老爷子也差不多了，也是躺在床上半年多了。兄弟呀，你六哥风风雨雨几十年，脾气又急，张嘴就骂人，哪里有不当的地方，兄弟你就多担待吧！”二人相对流泪，沉默片刻。寿亭擦擦泪，调整了一下情绪说：“回去之后，不要想着干什么买卖。安葬完锁子叔之后，就好好在家过日子。过日子要节省，咱的钱再多，可要是没了进项，也有花完的时候。好比一大缸水，就是用酒盅子往外舀，也有舀干的时候。看着孩子好好念书，好好上进。对那些孩子说，不好好地念书，你六伯就回来骂你。唉！我弄了点金子，已经交给了金彪，他明天带着人，带着枪护着你回周村。回去之后别放在一个地方，分开埋着。虽是不多，但要是省着花，三辈子是够了。兄弟呀，来，咱弟兄俩开始喝酒，我先敬你一个！兄弟，陈寿亭这里谢了！”

柱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 【 8 】

早晨，涛飞文东在办公室里，另外还有洋行来的德国人和中国帮办。交接完毕之后，双方握手，德国人送出来，双方告别。

涛飞对文东说：“你先回家，带上所有的票据，晚上咱码头上见。三天之后，六哥家驹也到上海，咱们在那里聚齐以后，再和林老爷子还有祥荣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文东问：“你这不走？”

涛飞说：“我沿着厂子再转一圈，算最后的道别吧！走，我先送你到厂门口，然后我从厂门口开始转。唉，这乍一离开，心里还酸酸的。”说罢苦苦地笑。

二人说着就走到厂门口。周涛飞抬手和丁文东告别。文东向西走了，涛飞站在那里目送着他，然后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一下，开始往回走。

他刚一转身，一辆黑色的汽车冲过来，一枝长枪从后窗上伸出，一排子弹打在他的后背上。

文东走出去并不远，听见枪声忙往回跑，这时，就见那辆黑汽车已经飞驰而去。

文东跑到厂门口，见涛飞倒在血泊中。文东把他抱起来，涛飞苦笑着，最后说：“人生多么快呀。去，去济南吧。问六哥他们好！”

文东大声喊：“涛飞——”

工人们跑出来了??

## 【 9 】

寿亭和家驹坐在办公室里，寿亭问：“从天津到上海，三天能到了吧？”

家驹说：“不知道他俩是坐的法国船，还是英国船。英国船能到了，法国船得四天。”

寿亭说：“一会儿你给东初打个电话，让他准备准备，咱明天就走，咱先去了等着他。这些天可急死我了。看我见了周涛飞不骂他个狗血喷头??”他的话还没说完，丁文东一头撞进来，扑通跪倒：“六哥，日本人在厂门口打死了涛飞！”

寿亭坐在椅子上没动，家驹忙过来扶丁文东。寿亭这时盯着门，两眼发愣，直勾勾的，一言不发。家驹他俩赶紧过来叫：“六哥，六哥——”

寿亭把手搭在家驹的手上，想慢慢地站起来，文东挽着他另一只胳膊。可寿亭站了两下，没有站起，只好再坐下，坐下之后，又想站起来，站了几次，还是站不起来。寿亭一急，往上猛一蹿身，身子站得笔直，随之昏过去??

东俊正在办公室里，东初一头撞进来，两眼通红：“大哥，不好了！周涛飞被日本人杀了，六哥一急，口吐鲜血，人事不知。”

东俊扶着桌子，慢慢地站起来：“日、本、鬼、子，我日你祖宗！六弟——”他张着手向门外冲去。

林老爷和老伴坐在院中的石凳上说话：“这回寿亭来了，我就扣住他，不让他再走。我要天天和他在一块儿说话。”

老伴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寿亭一会儿一个笑话，一会儿一个笑话，笑得都肚子疼！”

林老爷说：“这些天我想来想去，中国不是商人待的地方。”

欧洲也乱哄哄的，希他拉（希特勒）也闹得紧，我看也是麻烦不少。我和阿荣商量了，咱叫上寿亭他们，一块儿移居美国吧！”

老伴说：“你和阿荣家驹他们可以，我和寿亭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去了做什么？”

正说着，林祥荣跑进来：“爸爸，不好了！周涛飞被日本鬼子杀害，六哥一急，住进了医院，上海不来了。我去济南看看吧！这是电报。”

林老爷没看电报，慢慢地站起来，老伴在一边扶着他，两三个佣人也过来搀住。林老爷推开他们，两眼怒视：“我要是蒋介石，早自己吊死了！”

一个佣人从屋里搬来了椅子，大家扶着林老爷子坐上去。

林老爷老泪纵横，老伴给他擦着，林老爷拉住太太的手：“周涛飞才三十多岁，那是少见的商业奇才，就这样死了，这是为什么呀！寿亭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林老爷举首向天，“天呀，国民政府呀，怎么这么多窝囊废呀！”说罢，顿足捶胸，咳嗽不止。众人齐忙。佣人端来水，林老爷喝进去，又吐了出来，林太太说：“快去叫医生！”

一个佣人跑了出去。

林老爷止住了咳，摆摆手。然后抬起头，拉住了祥荣的手：“荣儿，我们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看着，看着日本鬼子到底还能怎么样！我倒是要看看这个蒋委员长，怎么对中国人交待！”他呼呼地喘着，“我要好好地活着，我要看着日月重光！我哪里都不去，就在生我养我的大上海！”说罢又是大咳不止。

祥荣点头，满脸是泪：“爸爸，我们陪着你！”

林老爷稍微平静了一些，对祥荣说：“去济南，祭奠周涛飞，看望陈寿亭！”他转向老伴，“淑敏，你去研墨，我要写下我的心痛！”说罢放声大哭。

书房内，多人扶着林老爷，林老爷手拿提斗大笔，写下一副十二尺长的大挽联：

国祚将尽西山日薄空劳少年捐身躯山残水剩东海涛飞何是商贾过零丁林老爷的泪，滴在纸上。笔掉在了地上，人也软下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双双沦陷。

【 1 0 】

天凉了，树上的叶子也已落去。寿亭倚在家中的床上，家驹老吴在病床前，

金彪和几个人站在院里。

寿亭拉着家驹的手：“兄弟，林老爷用当初訾文海扔下的那些钱，在法租界里买了两个小楼。本来是想等着咱俩去住的，院子里还有个带棋盘的石桌子，老人家还等着再用巡河炮和我杀几盘。可涛飞死后，我的魂都散了。涛飞呀，你把你六哥疼煞了呀！”说罢放声痛哭，众人无不落泪。

采芹过来劝解：“寿亭，你把这些人叫来，是要说事的。

先别哭了，啊？等着光剩下咱俩的时候，你再哭。寿亭，听话！”

寿亭勉强止住了哭声，稍微稳定了一下说：“那两座小楼，涛飞老母妻儿和文东住了一座。你别在这里陪着六哥，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潍县，另一路也打到了德州、恩城。与其都在这里等死，不如你先逃生。你带上那些孩子们走吧。这里有你六嫂陪着我，就行了。家驹呀，咱弟兄们一生相伴，时候也够了。

林老爷子在上海给咱存着钱，万一你六哥不在了，你就用那钱，替我给涛飞的老母养老送终，看着涛飞的儿子长大成人。陈寿亭在这里谢了！”说罢要起身，众人按住。家驹已经泣不成声，把头伏在了寿亭手上。寿亭说：“你起来吧，我和老吴有话说。”

家驹哭着去了院外。老吴坐在那个凳子上，寿亭拉着他的手：“老吴，我什么话也不说了。你回去之后，让弟兄们散了吧，发钱给弟兄们，让他们另找饭碗吧！”

老吴含着泪问：“每人多少？”

寿亭笑笑：“你就和东家商量着办吧。跟着咱去青岛的，多发些，剩下的那些人，唉，你就看着发吧。你起来吧，把金彪叫进来。”

金彪来到床前就跪下。寿亭苦笑：“兄弟，坐下说话，六哥没劲拉起你来。”

金彪坐在凳子上，寿亭拉起他的手：“金彪，我什么也不说了，日本人打东北，咱弟兄才遇见，这遇见就是缘呀！金彪，你得帮六哥办件大事儿。”

金彪哭着说：“说吧，掌柜的，要命，你这就拿走！”

寿亭说：“这韩复榘整天在戏盒子里说，誓与济南共存亡，这是咱惟一的盼头儿。咱盼着他能挡住日本人，咱不当亡国奴。

可是咱也得有点准备。从明天开始，一般的工人都回家了，我让老吴留下了



十几个人。你是电工，比我内行。你听着，你把两路火线全进电机，所有的机器都这样接上。我让东家从普利门的化工行买了一百大桶汽油，明天一早就送来。你把这些油放在咱厂里重要的地方，好机器跟前多放，孬机器跟前少放，新车间里多放，旧车间里少放。你也想个法儿，把电线接过去，把线扯在厂后墙外边的那个小屋里。只要日本人来占咱宏巨染厂，你就合闸，我要让宏巨染厂一片火海！从明天开始，你也不用来看我了，你就住在那个小平屋里。文琪到点就给你送饭，你一刻也不能离开那个地方！韩复榘如果真能挡住日本人，咱就接着干；挡不住，咱这工厂也不能留给日本人！兄弟，听明白了吗？”

金彪点点头：“掌柜的，你就放心吧！”

## 【 1 1 】

天，渐渐地冷了，人们穿上了棉衣。

苗先生打电话给东俊：“东俊，我刚从寿亭那里回来。这天公真是显了灵了，寿亭前两天都交代了后事了，这又好起来了。高兴！高兴！”

东俊说：“苗哥，家驹去问过那个外国大夫，寿亭没什么太大的病，是气的急的。我昨天就见他下床了，挺好的。苗哥，你厂里也乱哄哄的，不用天天过去看了。我天天去看寿亭，回来给你打个电话就行。”

苗先生高兴：“我说，小六子从来不过生日，刚才我问了采芹，下月初七就是他的生日，咱也别说祝寿了，他比咱俩都小，咱弟兄们凑到一块儿去吃顿饭吧！就在聚丰德，我刚才打电话订下了。连那些家眷都叫上，咱一块热闹热闹，用喜气给他冲冲！”

东俊说：“好，这事好！我一会就去告诉他。”

重庆西坪军官别墅，远宜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跪在那里，双手合十，闭目祷告，面前是个菩萨。“菩萨啊，你显显灵吧，保佑着韩复榘守住济南，保佑我六哥一家平安。我六哥叫陈寿亭，我六嫂叫周采芹，我侄子叫陈福庆。他们都是好人呀。菩萨呀，你显显灵吧，你让那些日本鬼子全长病，让日本人的炮打不响。菩萨呀??”

她正祷告着，长鹤轻轻推开门，笑了：“太虔诚了，连我回来都没听见。”长鹤想过来拉起她，她不起：“长鹤，你来祈祷一下吧。”

长鹤笑笑，冲着菩萨鞠了一个躬：“好了，起来吧。好消息，我明天一早去济南。”

远宜一跃而起，惊喜地抱住了他，用力亲着。二人来到客厅。

远宜问：“去督战？”

长鹤轻蔑地一笑：“哼！有这个意思，但主要是把山东的黄金运回来。让我当天返回。”

远宜焦急地问：“又要撤吗？”

长鹤说：“倒是不撤，先把黄金运回来，以防万一。”

远宜说：“那为什么让你去？”

长鹤说：“让韩复榘觉得重视他。你递给我一张纸。”

远宜起身拿了一张纸递给他，长鹤掏出笔来：“济南的防御体系是我协助制定的。韩复榘弃守黄河以北，这在军事上是对的，因为黄河北面全是平原，现在他的炮全架在黄河的二道坝与一道坝之间。济南南面是山，轻兵驻守就可以；济南以东，有两处制高点，一个叫茂岭山，一个叫燕翅山，这是济南的两扇大门，全有重兵把守。制高点的前面是纵深二十公里的地雷带。只要韩复榘想守，日本人休想靠近济南！由于六哥在济南，我是特别用心，上次去，我每一个地方都亲自看了。今天飞机送来了部署图，基本完成了原来的构想。现在就看他韩某人的了！”

他随说着随画，远宜半懂不懂地点着头。

远宜问：“你觉得韩复榘能守得住吗？”

长鹤点上支烟：“此人心计很重。中原大战，他弃冯投蒋，这次涉及民族存亡，我想他不会干出太离谱的事来。委员长还是不放心，才让我再去见见他。”

远宜说：“我们先不说这些。你到济南之后，务必把福庆接来重庆。六哥就这一根苗，六哥有工厂，走不了，可这孩子不能留在济南，那太危险了！”

长鹤点点头：“上次我去，六哥病得那么重，我话都到嘴边了，也没好意思说出来。现在六哥好了，我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非把福庆接来不可。就是抢，我也得抢来。远宜，你不从军，不知道军队里的事。要是这兵败起来，唉，咱不说这些丧气话。也许明天晚上，福庆就在咱家里了。”

远宜站起来，长鹤问：“你干什么？”

远宜说：“我让人去给六哥买礼物。”

长鹤拉她坐下：“太太，放心吧。礼物我都让人装到飞机上了。”

## 【 1 2 】

初冬，寿亭渐渐地好起来，穿着棉袄坐在椅子上。

采芹说：“咱福庆吃不了四川那辣，也不知道胖了瘦了。”

寿亭说：“他俩全是东北人，家里那饭不是四川饭。净操些没用的心。”

采芹说：“要是这日本人紧着不走，咱福庆在重庆呆上几年，那回来还不是一口四川话呀！”

寿亭说：“四川话也是中国话，也比那些满洲学生说日本话强。”

这时，电话铃响了，采芹过去接：“老吴，寿亭挺好。好，我让他接电话。”

采芹把电话拿过来，寿亭说：“什么？韩复榘派人收抗日捐？”

老吴说：“是，要一千块呢！”

寿亭说：“给他一万！让他把日本鬼子顶住！多杀日本鬼子，给周涛飞报仇！一万不行就两万！就这么着吧。”说罢放下电话。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涛飞??”

采芹吓得赶紧过来说：“寿亭，中午你想吃什么？”

寿亭恨恨地说：“我想吃炖肉！炖日本鬼子的肉！”

采芹忙笑着打趣：“这日本鬼子现在也不好逮呀，你就将就着吃猪肉吧！”

东俊东初在办公室里，工厂也停下了，厂子里也是很冷清，门也关了。

东初说：“六哥就是个急火儿，这火儿渐渐地消了，他也就好了。我昨天去看他，基本是没事了。就是不说笑话了。”

东俊说：“这日本人杀了周涛飞，他一是心疼，再就是他治不了日本鬼子，没有报仇的办法。现在就是不知道，这韩复榘说得挺热闹，是不是真能和日本鬼子干。”

东初笑笑：“大哥，韩复榘是山东的土皇帝，又是自己审案子，又是自称韩青

天，他就是为了他自己这地盘儿，也得和日本人玩命。现在黄河南岸全是炮，一排一排的。”

### 【 1 3 】

农历初七晚上，聚丰德饭庄，还是上次大家聚会的中等规模的餐厅，还是里外各一桌。仍然是女席在外，只是少了周太太和丁太太。

采芹说：“苗嫂子病了，要不一块来多好！”

东俊太太说：“唉，寿亭好得这么快，全是天保佑。苗嫂子下午来电话，托我给寿亭敬酒。寿亭又不让祝寿，说一祝就把他祝煞。妹子，这样，咱先不去敬寿亭了，就一块儿敬天一个吧！是天保佑着寿亭。”

采芹说：“大嫂，咱等一会儿再敬天，还是先敬韩主席一个吧，是他让咱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日本人要不是怕他拼命，要不是怕黄河南岸的那溜炮，还不早打进来了？”

翡翠说：“是，咱天和韩主席一块儿敬，让天也保佑着韩主席！”众女人一块儿举杯向天。

里间，寿亭看上去已经完全好了，苗先生坐在上首，左首靠着寿亭，右首靠着东俊。家驹东初也都挺高兴。

苗先生说：“六弟，前几天看着你就是不行了。六弟，你要是去了，那就把我生生地疼煞了！”苗先生浓眉一挑，“我苗瀚东当初梳着清朝的辫子留洋，刻苦学习，没日没夜地用功，盼的就是国家强大。唉，这国家不仅没强大起来，反倒是一天不如一天。六弟，咱不说这些了，你这里也好了，我的心也算放下了。咱慢慢地来吧。盼着战事有转机，咱一块儿干一个！”

寿亭端起酒杯说：“苗哥，这日本鬼子也怕不要命的，韩复榘这一拉开拼命的架势，日本人还真就在济南外头停下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登标闯进来，大呼：“掌柜的，大事不好！韩复榘扔下济南跑了！”

寿亭说：“胡说！”

登标说：“掌柜的，现在满街上都是逃难的，济南府的人都往泰安那边跑。韩复榘的那些兵满街抢东西。咱们也跑吧！”

寿亭冷冷一笑：“你跑吧。”

登标突然一昂头：“我不跑！我死也陪着掌柜的！”寿亭用一种新眼光看着登标：“好，好样的！你回厂，告诉金彪和护厂队的弟兄们，只要那些乱兵一进厂，就给我开枪打！打这些王八蛋！”

登标坚定地应着，转身跑去。

屋内，十分静寂。

寿亭苦苦一笑，平静地说：“苗哥，来，咱弟兄们干一个！”

众人愣了一下，还是举起了杯，一饮而尽。

寿亭说：“老三，这里头你年纪最小，给你这些哥哥斟上酒。”

东初表情平静，给众人一一斟上。

寿亭端着酒杯站起来，众人也随之站起。寿亭淡淡一笑，说：“苗哥，东俊哥，这是天意！家驹，老三，这没什么！天意如此，济南即将沦陷，咱弟兄们正好凑在一块儿。这就是咱弟兄的缘分！来！咱再干一个！”

外间里那些女眷也齐端着杯子站起来。

众人表情悲壮，把酒端起，一饮而尽。

寿亭放下酒杯，却还站在那里。苗先生坐下后，又站起来，他看着寿亭，小心地扶着他：“六弟，你怎么了？”

众人也都围过来。寿亭脸色冷冷的，他盯着远处，一言不发，牙咬得格格地响。他一只手扶住了桌子，一只手拉住了苗先生，两眼通红，慢慢地说：“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他紧抿着嘴，怒视着，血从他的嘴角漾出来，身子打了个晃，向后一仰，又向前一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他，慢慢地，向后倒了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沦陷。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民族工业，那一现的昙花，彻底地凋谢了，似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了中国历史的天际。

人们目送着那颗流星，带着那长长的叹息??

国家，是人生活的最终平台，当这个平台倒塌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亦如流星逝去。能力、热血、才华、激情，也仅是垂死者那惨白的面孔上，一缕灿烂的笑容！

